生命科學系列著作

上師相應法

——著名生命學家潘麟先生講授《事師五十頌》

潘 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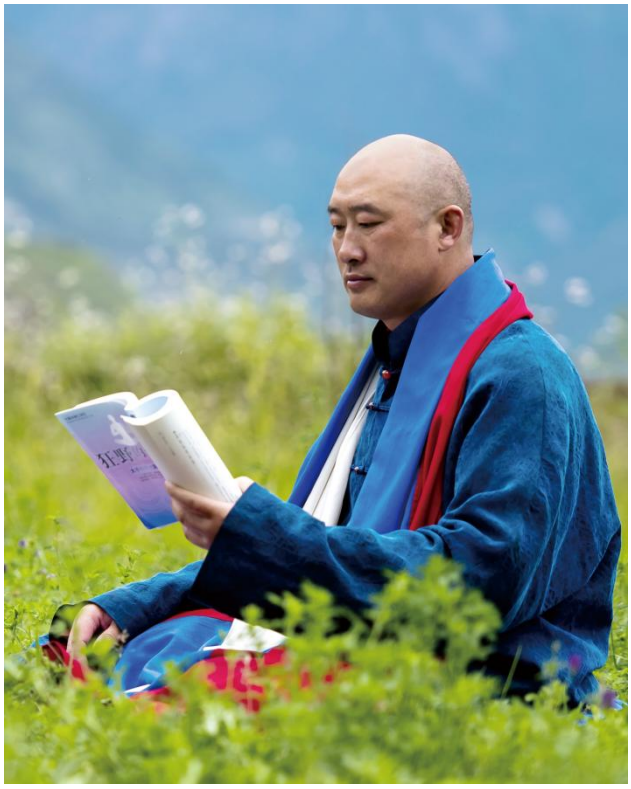
馬鳴菩薩　（約西元 2—3 世紀）

宗喀巴大師　（1357—1419）

作者簡介

潘麟先生，安徽定遠人，哲學碩士，生命學家，教育家，當代對生命科學有深刻貢獻的思想家。長期致力於東方文明的傳播與推廣，注重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心性傳承與實踐爲基礎，開創、倡導並推動生命科學的發展與普及。

主要著作有《家門沒上鎖》《皇冠瑜伽》《〈大學〉廣義》《到彼岸賞月》《〈瑜伽經〉直解》《以心傳心》《直指生命的真相》《〈中庸〉心要》《明點》《茶道》《陽明新學》《聖賢的教誨——〈弟子規〉精講》《外王之道——〈孝經〉詮釋》《生命的洞見》《普賢上師言教——著名生命學家潘麟先生講授大圓滿前行》等，部分著作被譯成英、俄等文字在國外出版，並撰有各類學術論文近百篇。



本書作者 潘麟先生

版權聲明

包括本書在內的我的所有生命科學著作，都是源自於過去 40 多年，我深入學習東方傳統各流派文明文化、從事各類生命修證活動的智慧所得。“生命科學”一詞由我率先提出，但生命學的事實，則與人類文明，尤其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的起源相伴而生。以現代文明的科學視角視之，這些終極的智慧結晶完全能夠建構和形成一門完善的生命科學體系（具體論述詳見我的各類著作）。遺憾的是，由於歷史原因，它們長期被封存在遠離都市的山林中，混雜於宗教或准宗教傳統中，而極少被大多數人理性認知，更不用說受益。這正是我提出建構和傳播“生命科學”的根本原因和願力所在。為讓更多人受益，讓思想、文明最大限度溝通，讓全球心靈越來越近，本人自願放棄名下所有著作版權，希望更多有識之士能夠將其翻譯成其他語種（這種翻譯含各種電子翻譯、紙張翻譯出版以及網路發佈）並廣泛傳播。

如您有這方面意願或想法，請隨時與我的工作團隊聯繫。

電話：+8617856345223

郵箱：m17856345223@163.com

WeChat:Dyglg_9999

願善增長。

潘麟（加蓋章）

嚴重警告：潘麟先生所有生命學著作僅供讀者個人學習、研究和交流。任何人或組織不得以此謀取任何商業利益，否則必將追究法律責任。

目 錄

序 言……/1
《事師五十頌》原文……/3
學習《事師五十頌》之緣起……/5
師的四層含義……/7
《事師五十頌》對師與徒的要求……/14
心傳的內涵及實現前提……/25
《事師五十頌》作者簡介及流傳情況……/31
金剛薩埵之兩義……/35
灌頂與頂禮……/41
六事供佛與供師……/47
陳設之學問……/51
出家弟子給在家上師做事的戒律……/53
師徒之間的三昧耶誓言……/58
非具格上師的七類特徵……/62
具格上師應有之諸種品德……/67
輕蔑、誹謗、擾亂上師之後果，兼論如何懺悔……/89
如理如法事師：事師即事佛性……/104
如何成爲妙法器……/139
結語：祈願眾生速成佛……/145

序言

宗喀巴大師雲：「一切世間與佛法之成就，無不出於師長之恩德及開示，故依止師長乃修行及成就之根源！」佛法有小乘佛法、大乘佛法與金剛乘佛法之分，各乘佛法皆異口同聲地強調依止師長的重要性，但客觀而言，又以金剛乘佛法對依止師長的要求最高、最嚴，故金剛乘得以綿延至今，法脈興盛，歷代以來，即生成佛者浩如繁星。那若巴、密勒日巴等聖者就是通過真誠侍奉師長，而積纍了無量功德、消除了累劫業障，最終即生成佛，其事蹟鼓舞了無數修行人。此爲尊師重道之典範也。實際上，不獨佛家強調尊師重道，儒家、道家、瑜伽等各家聖學，無一不將尊師重道擺在首要地位，蓋其理本來如此。

當修行人決心追求生命覺醒，踏上成佛之路，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擇師？如何辨別一個上師是否具足大慈大悲、真才實學與實修實證？一旦締結師徒關係，修行人所面臨的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怎樣如理如法地事師？師徒關係的本質及最高境界是什麼？如何處理好師徒關係，使其順利晉陞至最高境界？如何將低劣的身心打造成可堪承載最高大法的妙法器？如何遠離各種歧途？如何避免退失道心，步步成長直至圓滿成就？萬一破壞了師徒關係，如何進行修復？有無規矩可循？有無經論可依？

《事師五十頌》就是一部關於如何看待、依止金剛上師的論典，其教導大多出自金剛乘諸經續，馬鳴菩薩將其摘抄出來，編譔爲此五十頌（四句一頌，五十頌即兩百句）。佛家之《事師五十頌》，猶如儒家之《弟子規》一樣，教導具體，條文細緻，易學易行，學人衹要依此而行，便能夠在日常生活的言談舉止之間，將其貫徹於師徒互動之中，從此進退有據，方圓可成。

上師是一切成就之源，能否如理如法地依止上師，能否重樹師道尊嚴，不僅是關乎個人能否取得大成就的決定性因素，更是關乎整個儒佛道等百家聖學能否復興、文運是否昌盛的根本性要素。這就是《事師五十頌》的價值與意義之所在：得之則得重生。

因本論典的義理多來自金剛乘諸經續，故其在金剛乘地區一直被廣爲講說及流傳著。而中國漢地流傳的是小乘與大乘等顯宗經典，故此論典雖於北宋年間就由宣梵大師翻譯爲漢語，卻一直被束之高閣，幾無講解與傳誦。由於聖學凋敝數百年，漢地修行人絕大多數只知尊師重道概念，不懂如何落實之理。爲切實匡扶師道之風，潘麟先生繼講授儒家《弟子規》之後，時隔兩月有餘，於甲辰龍年春節•元宵之際，在安徽定遠開闢爲期三天（2024 年 2 月 20—22 日）的講壇，係統完整、深入淺出地講授了佛家《事師五十頌》。此兩部經論，皆屬聖人所傳之戒律學規，是個人修身之指南，構成了生命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潘麟先生爲安徽定遠人，少年立志，深研三乘（小乘、大乘、金剛乘）經律論，以及儒家、道家、瑜伽等百家聖學，無有偏廢。自二十六歲於聖城拉薩明心見性，三乘佛法如觀掌紋，瞭然於心，無不通達。先生戒律清淨，節操高邈，倜儻不群，一生廣拜明師（儒、佛、道、瑜伽以及文史哲等各領域皆有涉及），前後達數十位，每拜一位師父，皆盡心盡力以侍奉之，皆真誠無偽地尊重之，故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最快的速度傳承師之學問，成爲當代屈指可數的通達百家聖學與道統之大師。現略舉一兩例先生尊師重道之例子。

譬如，1996 年初，先生乘坐老式的綠皮火車，經過數十小時的長途顛簸，進入川西拜見上師雲登桑布法王。當發現法王患有風濕病後，不待法王吩咐，先生不顧刺骨寒風，拖著瘦弱的身軀（先生少時賣血換書，導致身體虛弱，加上長期求學，風餐露宿，營養不良，故而身軀瘦弱），艱難步行到很遠的偏僻藥店，拿出身上僅有的幾塊錢給法王買藥。再譬如，儘管先生現在已經成爲受人敬仰的一代大師，但先生每次見到根本上師時，都會對根本上師行標準的跪拜大禮（唯有在鬧市中擔心被人誤解，而改爲深鞠躬）。在上師跟前的時候，除非上師讓先生坐下，否則先生一定是侍立在上師身側。又譬如，若是上師批評其他弟子身上的某些

問題，被先生看到了，那麼類似的問題在先生身上永遠不會再犯；或者說同樣的事情，上師只說一次就管用一輩子。類似這樣的尊師重道之例子，在先生身上不勝枚舉。總之，先生乃當代活著的尊師重道之典範也。

本次講授，開漢人於漢地講授《事師五十頌》之先河，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因先生是漢人，故此講授與漢人也最爲相應，漢人依此修學，當有事半功倍之效。由于先生有著獨特的成長歷程、性格特徵、歷史使命，故先生講授的《事師五十頌》與金剛乘其他傳統上師的講授，也有著諸多不同：

（1）從生命科學角度，以「去宗教化、去神秘化、去庸俗化」的原則進行講授。先生將佛家判爲三個部分——佛教、佛法、佛學。佛教是一個信仰體系；佛法是通過系列的身心修行而開顯般若智慧以實現生命圓滿覺醒的生命科學體系（生命科學由生命義理與生命實踐組成，佛法既含有高深的生命義理，也擁有豐富的生命實踐）；佛學是關於佛教和佛法的學術性研究。我們的態度非常明確：深入研究佛學，切實修證佛法，堅決不信佛教。先生是將《事師五十頌》視爲生命科學的組成部分來講的（就像儒家的《弟子規》一樣），任何人無需成爲佛教徒，皆可修學。自此標誌著《事師五十頌》從宗教的窠臼中脫離了出來。

（2）緊緊圍繞著心性（明體、生命）展開講授，以心性爲旨歸。先生不僅對每句經文的含義都進行了通透的闡述，而且每當涉及重要術語時，根據金剛乘佛法的外、內、密、極密四個層次，逐層對其進行系統而深刻的開示。這是傳統的講授所沒有的，傳統的講授都是停留在比較基礎的層面——外層或內層，極少有密層的講授，更遑論極密層了。「極密層」指的是心性層面，或者說金剛乘之巔——大手印、大圓滿層面。故《事師五十頌》既是一本具體指導我們如何侍奉上師的基礎手冊，也揭示了心性之無窮內涵。

（3）避免使用生澀拗口的佛教術語闡述，而是使用通俗易懂的現代語言講說，不論是修行多年的行者，還是飽讀詩書的學者，還是村夫民婦，都能聽得懂。

（4）熔鑄佛家、儒家之長於一爐。由于先生無門派之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一位同時通達儒、佛、道、瑜伽、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西方哲學等流派的聖賢，故先生講授佛家經典時，並不局限於佛家，而是習慣與儒家、道家等百家相互參照，先生的講授帶有極強的綜合性與創新性。

（5）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先生是漢人，所帶弟子也是漢人，故在本次講授裡，先生總結了多年帶弟子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並對這些問題進行針對性的深刻剖析，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6）先生奉行嚴師出高徒的宗旨，故他對待學生不僅極爲慈悲，也極爲嚴厲。他也以相同的態度對待乞丐與權貴，毫無分別。在任何情況下，他唯一關心的都是如何利益他人；在修行上，他永遠只說最有用的話語，而不管這些話語在社交上是否恰當。先生常以尖銳的反諷，指出我們在修道上容易犯下的錯誤。宗喀巴大師認爲，最好的上師就是揭露你的過失，最好的竅訣就是擊中你的要害。但誠如宗薩欽哲仁波切所言，切勿將其作爲觀察別人過失的窗口，反而要以此作爲檢視自己過失的明鏡。每當看到先生揭露過失時，應滿懷歡喜，仔細檢視自己是否有隱藏的過失，如果有的話，認出它們，並驅除它們。

本書由東方生命研究院學術編輯中心諸同仁根據先生授課錄音整理而成，以期日後諸緣成熟之際，能夠付梓出版，饒益有情，不負潘麟先生所盼，不負馬鳴菩薩所盼：唯願眾生速成佛！

本書是眾人共同努力的結果，胡琳琳、方方、蘇治中、魏登軍、彭志敏、錢春蘭、李曼等人負責授課錄音的聽打工作；我與莊雪梅、許亞明等人共同完成了本書的整理編校，最後由我負責統稿工作。本書整理過程中還得到很多熱心人士（如楊同可）的協助，在此也一并致謝！

李小利

二〇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事師五十頌》原文

巴布拉尊者・造論

索達吉堪布・翻譯

成就具德金剛薩埵因，上師蓮足之下敬頂禮。

諸多無垢續中所宣說，略而言之此當敬諦聽。

得受殊勝之灌頂，金剛上師之面前，十方世界中所住，如來三時敬頂禮。

以大信心三時中，手捧具花束曼荼[1]，合掌供養於上師，恭敬稽首禮其足。

在家抑或新僧侶，爲斷世間人誹謗，陳設佛經等之前，持禁戒者意禮師。

供養坐墊身起立，幫助上師做事等，具禁戒者皆當行，不做頂禮斷劣事。

上師以及諸弟子，相同失毀誓言因，是故勇士先觀察，上師弟子之關係。

具慧弟子切莫依，無有悲心憎恨害，驕傲貪執愛炫耀，不護根門之上師。

穩重平和具智慧，安忍正直無諂誑，了知密咒續部事，具仁慈心通論典，

了達十種真如義，擅長繪畫壇城事，精通傳講密宗法，極具敬信根調柔。

身爲弟子若故意，輕蔑如是之上師，則已輕侮一切佛，故彼恆時受痛苦。

誹謗上師之弟子，患傳染病危害病，中邪瘟疫染諸毒，大愚之人依此死。

遭受惡王及毒蛇，水火空行與盜賊，妖魔鬼怪眾所殺，墮入無間之地獄。

何時何地永切莫，擾亂金剛上師心，設若愚者如此作，定於地獄受燉苦。

佛經真實而宣說，誹謗上師之眾生，長久住於無間獄，此等恐怖地獄中。

是故一切精勤者，永遠亦莫惡言謗，智慧高超不炫耀，賢德金剛阿闍黎。

稱心如意之供品，恭敬奉獻上師尊，依此今後不遭受，瘟疫病等諸損害。

於自誓言阿闍黎，難施兒子與妻子，自之生命亦恆獻，何況不定之受用？

無數俱胝劫之中，亦難證得佛陀果，於諸具足精進者，上師即生亦賜予。

恆時護己之誓言，恆時供養諸善逝，恆時亦供上師尊，上師等同一切佛。

欲求無盡果位者，自之稍許悅意物，至極珍愛物品間，悉皆供養上師尊，

供養上師即等同，恆時供養一切佛，供養上師乃福田，積纍資糧成佛果。

具有慈悲慷慨施，戒忍功德之弟子，上師與佛金剛持，切莫觀爲異體也。

畏懼如毀佛塔罪，師影尚且不應跨，鞋子坐墊乘騎等，不能跨越何須言？

大智慧者以喜心，聽從上師之言教，合理之事若無力，稟師無能爲力也。

由依上師而獲得，悉地善趣及安樂，是故一切精勤者，切莫違背師言教。

上師財物護如命，師愛之人亦如師，師之眷屬如親友，專心致志恆思維。

坐於高墊與先行，頭上帶[2]有圍巾等，雙足放於坐墊上，雙手叉腰皆莫爲。

上師如若已起身，切莫躺臥與端坐，恆時圓滿而精通，此等承侍上師事。

隨意口吐唾液等，坐墊之上伸雙腳，輕拍緩捶與辯論，上師之前皆莫爲。

搓手唱歌與跳舞，彈奏樂器亦莫爲。談論諸多閑雜語，師聞附近切莫爲。

---

① 音 tú。

② 「帶」應爲「戴」，後文據此修改。

應當恭敬墊上起，以恭敬心而端坐。夜晚過河恐怖途，得許可後當前行。
上師能見之眼前，具智慧者身扭轉，倚靠柱子不應爲，亦莫抻[1]拉手指節。
洗足以及沐浴身，擦拭以及搓揉等，首先頂禮再爲之，最後亦可隨意行。
倘若稱呼上師名，師名之後加尊者，爲令他人恭敬之，言說尊稱之敬語。
請求上師予吩咐，口中當說謹遵命，雙手合十不散亂，洗耳恭聽師吩咐。
發笑以及咳嗽等，應當用手摀住口，事情成辦圓滿後，當以柔語作陳述。
上師之前調柔住，衣等儀表當整潔，雙膝跪地手合掌，欲聞法等祈三遍。
承侍一切行爲中，當無貢高我慢心，知慚畏懼護根門，當以新媳姿態住。
嬌媚姿態等諸行，上師之前當斷除，其餘類似之事宜，自己觀察當捨棄。
開光灌頂與火施，攝受弟子傳佛法，上師若在彼境內，未經開許前莫爲。
作開光等所得物，悉皆供養上師尊，上師接受供品後，其餘隨意自享用。
不攝上師之弟子，於上師前當禁止，自之弟子承侍己，起立頂禮等行爲。
供養上師任何物，以及上師賜何物，具有智慧之弟子，應當頂禮雙手接。
不忘正知與正念，自之行爲謹慎者，道友行爲越軌時，當以喜心互制止。
病人對於事上師，雖未頂禮求開許，已做一切遮止行，具善心者無罪過。
於此多言何必要，能令師喜皆當爲，師不喜事悉斷除，於此應當盡力行。
所謂悉地隨師生，此乃金剛持親言，了知此後諸行爲，竭盡全力令師喜。
意樂清淨之弟子，已於三寶前皈依，此部事師五十頌，應當施彼讀誦也。
傳授欲學密咒等，令彼堪爲妙法器，後當讀誦與受持，密宗十四根本戒。
爲利隨學師弟子，造此無垢之論典，以我所積諸善根，祈願眾生速成佛。

大智者巴布拉上師所造的此《事師五十頌》，印度堪布班瑪嘎繞瓦瑪與雅欽大譯師比丘仁欽桑波將其從梵文譯爲藏文，並對詞義作了詳細校正。

① 抻，音 chēn，指拉長東西。

學習《事師五十頌》之緣起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佛家的一個重要文獻，叫《事師五十頌》。先說一下學習的緣起：爲什麼我們要學習《事師五十頌》？就是佛家有那麼多的經論，爲何把《事師五十頌》如此急迫地排在第一位，先學習它，而把其他同樣很重要的經論排在後面來學習？

兩個月前（2023 年 12 月初），我們就是在這個教室裡面（安徽定遠維傳書院）講授了儒家經典《弟子規》，據說頗受大家喜愛。我瞭解了一下：爲什麼它頗受大家喜愛？共同的回答是：它教我們具體怎麼做。諸如什麼「父母呼，應勿緩」就很具體，意思是，父母喊「兒子！」，兒子要馬上回應「在！」這就是很具體地教我們如何做。我因此就有了個小小的頓悟：教導要具體。

我們之前使勁提倡尊師重道，把尊師重道提陞到個人修學能否有成的決定性要素的高度，提陞到文運是否昌盛的決定性要素的高度，提陞到國學或聖學能否接續、弘傳的根本性要素的高度，都把尊師重道提陞到了這樣一個高度——準確地講不是提陞，而是它本來就是這麼重要，衹是我們重申了它本有的重要性，但是幾年下來，效果不太顯著。儘管在我們弟子中也的確不同程度地樹立起了尊師重道的意識，但也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沒有達到我們期望的那個程度；第二，這種尊師重道的意識始終難以落實到具體的言行中去。具體表現就是，平時沒事的時候想想尊師重道覺得也挺有道理的、挺對的，師父講的確實沒錯，但是一走進師門，一走近師父，一到具體事情的時候就手忙腳亂，那個尊師重道就跑得不見蹤影了。這個時候是什麼在掌控著我們的言行呢？就是幾十年來養成的私見、小我之見和種種習氣在掌控著。這些習氣由於被我們培養了幾十年，已經融化在我們的血肉之中，由機械變成自然了，而且是完全的自然，有點像孔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狀態了。但我們這個「從心所欲」從的是習氣，就是我們在習氣中已經到了揮灑自如、不用刻意、完全自然的程度。所以，在手足無措、緊張慌亂中，那個已經揮灑自如的習氣自然立即掌控了我們的身心，開始當家做主，尊師重道的種種教導就跑到爪哇島去了。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爲什麼出現這樣的現象呢？究其根源，是沒有教大家具體怎麼做，衹是籠籠統統地說要尊師重道。那具體到了現實生活的時候，怎麼在言談舉止中，怎麼在四威儀也就是行住坐臥中，來體現這個尊師重道，來強化這個尊師重道，這一塊內容是缺失的。因此，一到現實生活中，一到言談舉止中，就不會落實，就落實得亂七八糟，顛三倒四，手足無措。

一講《弟子規》了，大家就說：「這很好，很具體。它給我們指明了在現實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如何體現孝道、如何體現道德覺醒和生命覺醒。」也就是說，我們這麼多年來缺失的正是在現實生活中，也即內在的起心動念、外在的言談舉止中，如何具體地把儒家的仁愛之道、佛家的般若之道體現出來、呈現出來、落到實處的教導。由於受到了《弟子規》的啟發，我們就緊接著講佛家的《弟子規》，也就是《事師五十頌》。

《事師五十頌》可以視成是佛家的《弟子規》。反過來講，《弟子規》也可以視成是儒家的《事師五十頌》。這兩部著作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針對如何在言談舉止之日常生活中體現和落實聖賢的教導，給出了具體而詳細的指示。《弟子規》有這個特點，《事師五十頌》更有這個特點。

因爲聖學太過幽深高遠，沒有相當的智商，沒有相當長時間的浸潤，是難以在短時間內，將聖學和我們當下的起心動念、言談舉止那麼天衣無縫、渾然一體地貫穿起來的。除非我們是一個老修行，都修行佛法三十年、五十年了，由於長期浸潤於佛法之中，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就慢慢地自自然然地能夠把如此深奧、博大、高遠的佛法，一點一滴地落實到言談舉止之中。

但如果你只修學了兩三年或者更短的時間，那麼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是很難將聖學體現在具體的身心、具體的生活中的，很難很難。即使你想這麼做，結果也像兩張皮一樣——它們不粘，不能夠有機交融於一體。我們的弟子中幾乎所有的人都遇到了這樣的困惑，即試圖在短時間之內把聖賢的教導落實到生活中、體現在起心動念中，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難，發現落實得十分不理想，乃至自己就不會落實、不知道怎麼落實。因爲沒有經驗、沒有具體的參照系、沒有具體的指引和啟迪，就衹能艱苦地去探索——有些時候是探索對了，多數時候是探索錯了，各種錯誤的理解、錯誤的體驗層出不窮，自己也很苦惱，也無可奈何。

因此，《弟子規》的講解一出來，大家油然發出感嘆：哎呀，太好了！終於有了參照系、有了準繩、有了規和矩了。什麼叫「規矩」呢？規是規，矩是矩，它們是古人用來畫圖和測量的兩種工具：圓形的叫「規」，方形的叫「矩」，合在一起叫「規矩」。所以，沒有規矩不知方圓。現在，《弟子規》讓我們的生活有了規矩，我們知了方圓和進退——該方則方，該圓則圓，該進則進，該退則退，都是很具體的一些指導和參照。我們就趁熱打鐵，在《弟子規》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學習佛家的《弟子規》，也就是《事師五十頌》。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把其他同樣重要的經典往後推一推，先講解《事師五十頌》的緣起。

師的四層含義

進入《事師五十頌》正文之前，我們先學習幾個重要的概念。第一個概念就是：什麼是師？《事師五十頌》講的是事師，「事」是侍奉、對待，「事師」就是如何侍奉和對待我們的恩師。但問題是，什麼是師？我們對此要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師」的含義可細分爲四個層次，或四個環節。之前，我們也是在這個教室中[①]專門講過一節課，用了幾個小時來重點討論了什麼是師，也就是師之四層含義是什麼。既然之前有過討論，也有過完整的視頻，我們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提示就行。師的四層含義，即外、內、密、極密四層含義，要點如下：

第一層之師是外層之師，或曰外在之師。什麼叫「外在之師」？就是社會化的師，從外在看待的師。如果師徒之間的關係停留在外層，也就是停留在師的第一層含義——「外在之師」中，那麼我們對師的看法就是完全外在式的。我們在意的是這個師父、老師的外在身份、社會化身份，比如說他的職業、他的地位、他的名聲、他在業內的身份是怎樣的，以及他有多少著作，這些外在的東西才是我們眼中的師的重點。就是這個時候看師，我們只在意其師有沒有很高的學術地位，有沒有高質量的著作，有沒有很大的社會名聲，有沒有被收錄進什麼《中華大詞典》《名人大詞典》等的典籍之中。如果有，我們就趨之若鶩地要拜其爲師，自居弟子位。這是典型的外在之師。

若是停留在這個層面，一旦成爲師徒以後，弟子就處處以此師之社會地位、社會名聲爲自己之炫耀點。他會到處炫耀：「你知道我師父是誰不？我師父可不簡單了，他著作等身，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著名教授、著名博導。他在業內老牛了，在中國業內乃至世界業內，那個資格是能排到前十名，乃至前三名的……我有這樣的師父多榮耀，你看！」弟子就以師父的外在名聲或地位作爲自己之榮耀，就是徒以師爲榮，徒以師爲耀。這是外在的師徒關係。

但是，這衹是師徒關係的第一步。這個時候我們只在乎師是不是名師，也就是看師有沒有名、是不是著名，只在意這些外在的東西。要是他不著名，無論他有多大的本事，我們都不去拜他爲師。爲什麼？他丟我們的人，甚至我們的名聲都比他大，怎麼可能去拜他爲師呢？這個時候我們衡量師父的價值，就是看他名聲的大小：名聲越大，這個師父在我們心目中地位就越高。這叫「以名擇師」，也就是根據他的名聲大小來決定他做不做我們的師父、老師，反過來講，就是根據他的名聲大小來決定自己當不當他的弟子。

第二層之師是內層之師，或曰內在之師。這就比第一層的建立在外在名聲上的以名爲師，明顯地進了一層。什麼叫「內在之師」？能夠滿足我們內在的精神和心靈之需求者，謂之「內在之師」。這個精神和心靈需求的滿足，又可細分爲很多個層面，比如情感需求的滿足、知識需求的滿足等等。

幾乎所有的人都有情感上的缺失性需求，就是在人間獲得不了理想中的或者說更多的關懷和愛。幾乎所有的人都有愛缺失的問題，衹是或多或少的缺失而已。要是有人說「我完全沒有缺失，身上的愛都溢出來了」，這樣的人是很幸運的，但現實中是很少的。絕大多數的人，一生都處在不同程度的愛缺失狀態中，也就是獲得不了周圍人足夠的關懷、關愛，情感需求獲得不了滿足。

那麼，恰好有一個師父能夠給我提供很好的情感價值，滿足我的情感需求，這是非常重要的。不敢說我全部的情感需求都可以通過師父一人獲得滿足，但至少在重要的情感需求方面，我能夠很好地獲得滿足，也就是說，我能夠從師父身上獲得遠高於常人、遠純於常人的情感。這個「純」就是沒有私心私利的清純、純潔的意思。我能夠很清晰地捕捉到、感受到來自師父的那種大愛、那種慈悲、那種關懷，哇——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感到非常滿足與欣喜。就是把自己的身心比喻爲一個沙漠，這個沙漠都乾旱了一百年，現在終於下

① 此處地點爲誤，應爲廣東深圳。2021 年 8 月 14 日，先生於廣東深圳曾專門作過「上師瑜伽」的主題講授。

了點雨，就那種感覺。我的身心已經乾涸一百年了，我活了半輩子都沒有好好地體驗一把人間的真愛，也不知道哪裡有人間的真愛，就是不帶功利的、不帶前提條件的純粹的關懷、慈悲和博愛。現在一下子從一個師父那裡獲得了這種真愛，哎呀，那種滿足感、那種欣喜感、那種重生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就是衹有自己才知道。那是難以用言語來表達和形容的，但是自己心裡特清楚——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中，從師父那裡湧出一股博愛的暖流，像甘霖一般地灑落在我的身心中，讓我有一種枯木逢春般的重生、欣喜以及意外。

我都已經絕望了，就像沙漠中的那棵樹都已經絕望了，因爲等了一百年都沒等來一滴雨，看來在臨死之前是不會再有雨了，怎能不絕望？沒想到，哪一天突然之間「轉角就遇到愛」，就是突然之間在某個人生的拐角中遇到了師父，我一下子從師父那裡體會到了那種無私的不摻雜任何世俗功利的大愛和慈悲。啊！簡直就有一種遇到了知音的感覺，反正難以形容。我如久旱逢甘霖似的，情感上的需求得到了深深地滿足，就感覺得到了知音一般：哎呀！終於有人知我了，終於有人懂我了，終於有人關懷我了，那是一種暖流，那是一股春風，那是一縷陽光。就像一個在地下室待了幾十年的人，突然照見了陽光一樣，哇——整個人都被照亮了，整個心情、整個精神都被照亮了。那種感覺衹有自己知道，難以向別人說清楚，這就叫「欲道已忘言」（原句爲「欲辨已忘言」[①]），就是本來我想跟你說說的，但是到了真正開口說的時候，發現什麼語言都不足以形容之。這是情感需求的滿足。

另一個是知識上的滿足。幾十年以來，我的心靈如荒漠一般寸草不生，因爲我獲得的都是一些知識碎片和知識垃圾，真正有用的知識、關鍵的知識、深奧的知識、能夠照亮和指引我人生的如金子般的知識，我獲得不了。幾十年下來，我貌似讀了一些書，貌似看了一些紀錄片，也貌似參加了一些這樣那樣的學習班，但最後發現自己還是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知道，衹是裝了一肚子的垃圾知識，而不是有用的知識，更不是金子般的知識，更不是救命般的知識。某一天，我又在拐角處遇到「愛」了。就是我在人生的某一個拐角處遇到了一個師父，他一下子傳給了我很多金子般的知識，他不說廢話，屏蔽了我前半生常見的那些垃圾知識、無用知識、碎片化知識，以及可有可無的知識、價值不大的知識。他告訴我什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知識，告訴我什麼該追求、什麼不該追求，什麼該進、什麼該退，告訴我人生該怎麼走、目標該怎麼定、人生的方向在哪裡、人生的價值是什麼，由此重塑了我的三觀。在重塑三觀的過程中，讓我有一種再生般的感覺。這是知識層面、觀念層面的再生，這是脫胎換骨式的再生。

無論是出於情感上的滿足——感受到來自師父那無私、純潔、不帶世俗功利的大愛或博愛，讓我有了一種久旱逢甘霖般的感覺，還是出於三觀重塑、知識更新的滿足，總之大有一種整個心靈、整個精神世界脫胎換骨的感覺。因脫胎換骨而自發自然地生起了對師父的尊敬，以及對師父的依賴和依戀。由於師父跟我建立了更深的相應、聯繫與連接，我一生都離不開他，一生都深度地依賴於他，他就是我精神的源頭、情感的源頭、三觀的源頭……如果我丟失了師父，那就像河流丟失了源頭一樣，身心迅速乾涸。我很清楚地意識到，我的師父就是我精神的源頭、情感的源頭、三觀的源頭、正確知識的源頭——不是那種垃圾知識、一堆廢話的源頭，是正確知識、金子般教導的源頭。因爲師父是這麼多的源頭，所以我對師父產生了命運相依般的依戀，父子般的情感自此建立了起來。

這種關係遠遠高於社會化的師徒關係，所以它比社會化的師徒關係明顯地上升了一層，是第二級別的師徒關係，叫「內層關係」。因爲精神屬於內在、心靈屬於內在，所以心靈關係、精神關係我們統稱之爲內在的師徒關係，不再是外在的師徒關係了，它比外在的師徒關係大爲促進了一層。但是，內層關係不是終極關係，還有比內層關係更高的關係，這就涉及第三層之師了。

---

① 陶淵明《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第三層之師是密層之師。與之對應的師徒關係是密層關係。密層關係是修行的關係，是衹有修行者才能夠建立起來的關係。外層關係和內層關係，都是普通的師和普通的徒之間的普通關係。到了密層關係的時候，就不是普通人與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了，而是修行人與修行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個立志成爲聖賢的徒和一個已經成爲聖賢的師之間的關係。

比如，我立志成爲聖賢，就得拜個師父學習如何成爲聖賢、如何獲得生命解脫的法理。有了這樣的志趣以後，我就去找了一個師父——這個師父當然是一個已經獲得覺醒和解脫的人，我和他因此建立了師徒關係。那麼，我們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師徒關係呢？是解脫上的師徒關係，不是常人意義上的僅僅獲得情感滿足、知識滿足這一層面上的關係了，而是遠高於這個層面的關係。從現在開始，師父要教我各種法門，而我要在師父的教導下修行這些法門。他要不斷地加持我，持續地給予三傳，即形傳、心傳和神傳。

師父給予我相應的知識，但這個知識不是普通的知識，而是修行竅訣之類的知識，這叫「形傳」。這裡重點介紹什麼叫「心傳」。心傳的前提是，師徒之間要建立遠高於、遠深於外在關係和內在關係的關係，我們姑且把它稱爲「生命關係」。就是我隨時能夠準備好爲師父去死，師父也隨時能夠準備好爲我而死，這樣一種達到性命級別、生死級別的關係，就叫「密層關係」。如果達不到這樣的關係，很多很多的法要是難以通過心傳傳承下來的。

如果師徒之間要實現心傳，就必須建立起密層關係。就像我們儒家的「十六字心傳」那樣：堯用「十六字心法」[①]傳到了舜，舜又用「十六字心法」傳到了禹，禹又用「十六字心法」傳到了商湯，商湯又用「十六字心法」傳到了「周初三聖」——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周公又用「十六字心法」傳到了孔子，孔子又用「十六字心法」傳到了七十二賢人，等等，這樣一代一代地傳承了下來，一直傳到了孟子這裡。但是，孟子歿，此道不傳也，也就是「十六字心法」終止了，滅絕了，不傳了。

此道不傳以後的事我們先不說，我們就說這個傳之前的事。爲什麼堯傳舜、舜傳禹能夠傳下來？爲什麼沒有舜傳普通人能夠傳下來的情況呢？因爲普通人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所以傳不下來。衹有大賢之人，才能夠獲得大聖的心傳。不是隨便一個普通的凡夫俗子來到一個聖賢身邊，彼此之間就可以迅速建立生命相通、心靈相應的關係的。這裡指的是全然的相通、全然的相應的關係，衹有建立這樣的關係才能實現傳承（心傳），然而普通的凡夫俗子是做不到的。

爲什麼？因爲他們關係的深度、廣度、純度這三個度都不夠。第一，深度不夠，指的是師徒關係沒有達到那個應有的深度。第二，廣度不夠，指的是弟子的整個身心和所有的方面，沒有跟師父的整個身心和所有的方面全然地融合，全然地貫通。衹是某一方面的貫通、某一點的貫通是不行的，要所有方面都貫通、打通合一，才叫「廣度」。第三，純度不夠，指的是師父眼中的弟子和弟子眼中的師父沒有完全脫離世俗。「純度」就是師徒看待對方皆不帶任何世俗的成分，諸如什麼功利、什麼名聲、什麼算計等等，這個時候早就沒有了，也就是全然地拋棄了。此時，師父在弟子眼中就是一個道的化身，就是一個般若的化身，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至於師父是不是有名、是不是獲得了諾貝爾獎、是不是獲得了國務院特殊津貼等外在的東西，在弟子眼中簡直就可笑至極。就是從弟子角度來講，如果還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師父有沒有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我的師父是碩導還是博導這些事上，簡直連自己都想抽自己一巴掌。而且一邊抽一邊罵自己：「你怎麼如此下劣不堪！你怎麼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方面呢？簡直就是孺子不可教也，簡直太過低劣！」這就叫「純度」。「純度」就是去掉一切社會化、功利化、後天化的東西——不是去掉一點，而是全然地去掉。

此時，師在徒的眼中，完全沒有世俗的東西：師父是不是一個教授，我完全不關心，徹底忘掉；師父是不是獲得什麼國務院特殊津貼，我完全不關心，根本不在意，就連一秒鍾的在意都沒有過。有沒有特殊津貼

① 「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

他都是我師父，我管他有沒有特殊津貼幹什麼呀？他在社會上有沒有名聲關我什麼事呀？我拜的是師父，又不是名聲。所以，這個時候弟子擇師就由「名師」變成了「明師」。我擇師的時候，只管看他有沒有開悟成道，衹要他有開悟成道，那他就是明師。因爲他已經明心見性了，他已經是一個見了道、得了道的人，他當然可以成爲我的師父，因爲他是明師，他明白生命的內涵、心性的內涵。這正是我需要的師父，好，那我就拜他爲師。

所以，他在社會上是否有名聲，我根本不在乎。甚至我希望他在社會上沒有名聲，爲什麼？他有了名聲俗事就多了，就沒時間帶我們了，所以最好是他在社會上沒有名聲。沒有名聲他就不被世名所累，不被世名所累他就有更多的時間來教導我們。最好是連山下的村子都不知道他是誰，衹有我們幾個弟子知道師父是誰，除了我們這幾個弟子之外，別人都不知道師父是誰，這樣師父就不被世俗所累了。因爲名聲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那麼由於他沒有名聲，不爲名聲所累，就有大把的時間教化我們。啊！要是這樣就太好了！

因此，對於一個到了密層關係的弟子而言，其心中是渴望師父千萬別出名的。因爲人怕出名豬怕壯嘛，一旦出了名，這豬就壯了，這豬一壯了，它離死就不遠了。此時各種誹謗就接踵而至，因爲名滿天下就謗滿天下嘛。名和謗是同時的，有多大的名就一定有多少的謗。衹要名聲一大，各種誹謗、謾罵、評論就鋪天蓋地而來，把師父搞得焦頭爛額，就沒心情、沒時間教導弟子了。所以，弟子是從內心渴望：「師父，您千萬別出名嘍，您要是出名了，就是我們當弟子的災難，因爲您沒時間教導我們了。您要是不出名，不爲名所累，當然就有大好的心情和大把的時間教導我們了，那樣該多好呀。」所以，那個時候心中只追問師父是不是明師，而不問他外在的虛名。外在的虛名大不大重要嗎？不重要。既然不重要，那要那個虛名幹什麼？甚至當弟子的還主動爲師父隔擋外在的虛名，因爲虛名無益，給師徒之間帶來了種種麻煩和拖累。

一個高明的弟子是帶頭自覺地和師兄弟們說好，給師父弄一道防火牆，把虛名都隔擋在防火牆外面，這樣師父就不爲虛名所累。這也是我們愛師的一種表現。讓師父不爲虛名所累，難道不是一種敬愛師父的表現嗎？所以弟子應該帶頭去隔擋和降低師父在社會上的虛名，以讓師父身心清淨，不爲名所累，不爲名所辱。因爲名聲越大，誹謗就越多。誹謗就是一種侮辱，所以叫「爲名所辱」。名聲越大，這個侮辱力量也越大。爲了不讓師父爲名所辱，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師父的名聲降小降低。名聲一降小降低了，師父爲名所辱的程度自然就大爲降低和減輕，乃至於消失。

以上就是第三個層次的師徒關係。就是在三個度（第一是深度、第二是廣度、第三是純度）上，去除了一切社會化的虛名、功利。師父在我眼中就是師父，至於他有沒有名聲、有沒有地位，是多大的年紀、是什麼性別等等，這些東西全部不是我關心的。我只關心一點：我的師父有沒有見道、得道、成道。如果有，那他就是我的師父。衹要他有道了，我就願意用全部身心和性命以待之。那麼，一個見道、得道、成道的師父，他也一定會用全部身心和性命以待我。所以，相互之間都是性命級別、生死級別的關係，也就是真正的生命關係。在這樣的前提下，雙方就建立起了第三個層次的師徒關係：密層關係。

第四層之師是極密層之師。與之對應的師徒關係是第四層關係，也是終極關係、最後一層關係，叫「極密層師徒關係」，簡稱「極密關係」。什麼叫「極密關係」？徒完全視師爲己、完全以師自居，師則完全以徒自居。前三種關係才是關係，衹要是關係就意味著有彼和此，沒有彼和此何來關係呢？關係的前提是有一個此有一個彼、有一個甲有一個乙，然後彼此之間、甲乙之間建立了一種名叫「師徒關係」的關係。到了第四層關係，也即極密層師徒關係的時候，已經瓦解了彼與此，沒有了彼與此：彼消失了，此消失了，師消失了，徒消失了，沒有師了，也沒有徒了。

沒有師了，那師哪兒去了？師成爲徒了，師以徒自居了。也沒有徒了，那徒哪兒去了？徒以師自居了，此時徒就是師，徒的整個生命和師的整個生命融爲了一體、混爲了一體。從徒的角度講，他已經分不清哪些

是自己哪些是師父，找遍了自己身心內外，找到的都不是自己，都是師父。具體點講，就是這個弟子往內在的身心裡找，無論找到哪兒，都是衹有師父沒有自己。所以，自己哪兒去了？自己已經全然地變成了師，就是自己的思維、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證量等所有的方面都變成了師：外在是如此，比如相貌越來越像師了，乃至於外在的言談舉止和聲音音色都恍惚之間似乎變成了師，包括這個身體也時刻處在化身狀態，等等；內在就更是如此了，氣脈明點就變成了師的氣脈明點，內在的境界就變成了師的境界，等等。總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都是師，沒有己。這就叫「極密層師徒關係」。

極密層的師徒關係是沒有師徒關係的師徒關係，因爲這個時候沒有師了，也沒有徒了，所以叫作「沒有師徒關係的師徒關係」。此時發現自己不僅像師父，而且還像師父的師父，而且還像師父的師父的師父……就是往自己的整個身心裡找，找到的全部是師父，又進一步找，找到的是師父的師父，又進一步找，找到的是師父的師父的師父……從釋迦牟尼到師父的整個如黃金珠串般的傳承的歷代祖師（佛陀是第一代祖師，我的師父是這個傳承鏈上距離我最近的上師），全部都融化到我的身心之中。因此我往內找，首先找到的是我師父；再進一步找，找到的是我師爺；再進一步找，找到的是我太師爺……；再進一步找，找到的是佛陀，就沒有自己了。我的身體、我的心靈，乃至我所有的存在，都成了師父的宮殿，成了諸佛的宮殿，成了諸菩薩的宮殿。我的氣脈等所有的一切，都變成了包括師父在內的諸佛的三身（「諸佛的三身」指法報化三身），唯獨沒有我自己，至少沒有我過去的那個平庸的凡夫的自己。這是極密層的師徒關係，就是沒有師徒關係的師徒關係，取消了師徒關係的師徒關係。

我們通過這四層師徒關係就可以發現，師徒關係不斷深化的過程，就是我們成就的過程。就是說我們跟師互動的過程、跟師的關係不斷深化的過程，就是我們不斷成就的過程。這個過程在金剛乘裡被稱爲「上師相應法」。而上師相應法又是貫穿於八萬四千法門中的一個核心法門，其他的法門都相對獨立，唯有上師相應法不是相對獨立的法，它是貫穿於所有法門的靈魂性法門。無論你修什麼法，最後都要把上師相應法帶進去貫穿於始終。

那麼，不修其他法，只修上師相應法可不可以呢？歷代祖師都說，上師相應法是八萬四千法門中最高、最好、普適面最廣的法。沒有任何一個法門能夠高於、好於也就是優於上師相應法。在修八萬四千法門的其他法門的時候，必須把上師相應法貫穿於其中才能獲得成就，否則不能獲得成就。但是，修上師相應法不需要其他法門貫穿於其中，僅有一個上師相應法足矣，僅僅它一個法門就可以把我們由凡夫直接引渡爲佛，不需要再修第二第三個，衹要把上師相應法修好即可。

而我們大手印、大圓滿是兩種法門都有。當然大手印、大圓滿也是個法門，儘管它們是所有法門中的最高法門，但最高法門也是法門，也屬於八萬四千法門之一。大手印、大圓滿要想修好，也必須把上師相應法貫穿其中，沒有上師相應法貫穿其中的大手印、大圓滿是永遠修不好的。這不是我說的，這是所有大手印、大圓滿的祖師異口同聲而說的。

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可以不修大手印、大圓滿，只修上師相應法，就可以獲得和修大手印、大圓滿一樣的成果，而且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可能更快，爲什麼？爲什麼我們不修大手印而又取得了和修大手印同等的成果，不修大圓滿而又取得了和修大圓滿同等的成果呢？答：我們表面上是沒去修大手印、大圓滿，只修了上師相應法，但是由於我們的上師是大手印、大圓滿的成就者，當上師跟我們融爲一體的時候，實際上就把他大手印、大圓滿的修行成果與境界，在我們師徒越來越融爲一體的過程中遷移給了我們，轉移給了我們，就等於是代我們修完了大手印、大圓滿。所以我們沒有直接修大手印、大圓滿，卻取得了和我們的上師、我們上師的上師，乃至所有的本尊、所有的佛菩薩一樣的成果。這就等於是我們沒有修上師相應法之外的任何法門，僅僅修上師相應法，就可以獲得八萬四千法門的全部成果。究其原因，雖然我們沒修過，但是我們

的上師修過，衹要我們的上師修過，就等同於我們修過，爲什麼？當我們和上師逐漸深入地融爲一體的時候，上師所修的任何東西都呈現在我們的身心中，自然就變成了我們的成就，不再僅僅是上師的成就。那麼，不僅是上師的成就變成了我們的成就，就連上師的上師，一直往前追溯到密勒日巴大師的成就、瑪爾巴大師的成就、蓮花生大師的成就、釋迦牟尼佛的成就，在上師相應法中也全部變成了我們的成就。所以表面上我們沒有修大手印、大圓滿，沒有修這個法沒有修那個法，但實際上歷代祖師都替我們修完了，而且比我們本人修得更好，自然就不需要我們去修了，我們衹需要享受其成果即可。這就是上師相應法的原理，這就是爲什麼修八萬四千法門都需要上師相應法貫穿於其中，而修上師相應法不需要其他法門貫穿於其中，僅僅一個上師相應法即足夠了，它是所有法門的總法。

那麼，如何進一步修好上師相應法？這就是我們現在學習的《事師五十頌》所要開示的。《事師五十頌》裡面的每一句話都是上師相應法，所以《事師五十頌》的別名就叫「上師相應法」。把《事師五十頌》吃透了、做好了、踐行到位了，就是把上師相應法吃透了、修好了、踐行到位了。這兩者完全是一個意思。

這就是師的四重含義，或者叫師的四層含義，或者叫師之四境界，或者叫師之四層次，即外層之師（外在之師）、內層之師（內在之師）、密層之師和極密層之師。

師之四層次既是修上師相應法的四個次第，也是四個檢驗標準。如果你自覺不自覺地——尤其是不自覺地佔壓倒性地注重上師外在的東西，你以此自省和自檢，就能檢查出自己和上師之間，還處在師徒關係中的第一層關係，也就是外在關係（外層關係），這是你自己檢驗出來的。你是怎麼檢驗出來的？就是通過反省自己老是關注師父外在的身份，而得出這一結論的。比如，你老是關注師父有沒有獲得諾貝爾獎、有沒有獲得教授職稱、有沒有獲得省級表彰或國家級表彰，以及他在社會上有沒有地位、名聲——是不是衹要在人群中報出師父的大名，十個人中有八個人都說知道，就是你很在意自己的親戚朋友知不知道師父的威名。要是你在親戚朋友中一說起師父的大名，十個人中至少有八個人都說「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師父名聲廣大」，一聽到這話，哇——你的虛榮心瞬間就獲得了很大的滿足。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這些方面，以此檢驗出，你和師父之間的關係是外層關係。其他的都以此類推。

所以，這四個層次的師徒關係也是我們用來反省、檢驗我們和師父之間的關係究竟處在哪一層的標準。這是很容易就能檢驗出來的，衹要捫心自問，一秒鍾就能問出來，我們和師父之間的關係處在哪個層次。如果是處在第二層次，也就是內層，那麼心裡就清楚，我們還有密層和極密層這兩個奮鬥目標，要往這個方向去奮鬥、去努力、去成長，由此也知道了自己成長的方向。因此這四個層次既是層次，也是檢驗標準，也是方向。那麼，如果是處在外層的師徒關係，我們就知道自己下一步的成長方向是要跟師父建立內在的師徒關係。如果已經處在密層的師徒關係，我們也很清楚自己下一步的成長方向是要跟師父往極密層關係上突破、發展和晉陞，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努力。

總之，這四層關係既是一個修行的方向和目標，也是一個用來自檢的標準。我們能欺瞞得了天下人，能欺瞞得了父母，唯獨欺瞞不了自己的內心。我們和師父之間的生命關係、身心關係到達了哪一層，一秒鍾就檢驗出來了，非常容易，清清楚楚，歷歷在目。不需要那麼多的大道理，就是依此四標準來參照，一參照就參照出來了。

這就是師的四層含義。就是什麼是師？答：師有四層含義。相應地，師徒關係也有四個層次。我們的師徒關係處在哪個層次，背後反映的是我們與師之間的距離。我們與師之間的距離，就是我們與真理之間的距離，就是我們與真善美之間的距離，就是我們與解脫之間的距離。這個距離指的是心靈的距離、生命的距離。這個距離是遠是近、是純是雜，也是一秒鍾就能檢驗出來的。因爲我們的心靈就是良知——它太良了，良到一秒鍾的過程都沒有，立即就能知道此時自己跟師之間的心靈距離是遠還是近。沒有那麼多的廢話，沒有那

麼多的彎彎繞，衹要靜下心來感受一下，那麼我們與師之間的距離是遠還是近，一瞬間就能感受到，而且清晰得很。包括這個距離的變化，比如原來很近，最近有點遠，或者是原來很遠，最近經過一番努力，覺得又很近了，也是能清晰地感受出來的。這些呀，誰都能瞞得過，就是瞞不過自己的內心，也就是瞞不過自己的良知良能。

如果我們與師的距離越來越近了，那麼我們應該感到歡喜，因爲我們與真理越來越近了，與真善美越來越近了，與解脫越來越近了。反之，如果我們感受到自己與師的距離越來越遠了，那麼我們應該感到悲傷，因爲我們與真理越來越遠了，與真善美越來越遠了，與解脫越來越遠了。這難道不應該悲傷嗎？當然應該悲傷。總之，我們與師之間的距離，就是我們與真理之間的距離，這一點很重要。

什麼時候我們的師徒關係到了第三層，特別是到了第四層，就意味著我們跟師之間沒距離了，也就是「我即師師即我」。此時我們往內找，無論找到哪兒，找到的都不是我而是師父，是師父的境界、師父的智慧、師父的學養等師父的一切；更進一步地找，找到的就是師父的師父；更進一步地找，找到的就是蓮師（蓮花生大師）；更進一步地找，找到的就是釋迦牟尼佛，唯獨沒有找到我。這個時候，由於我們與師之間沒有距離了，我們就與真理或曰真善美融爲了一體。因此，師就是道成肉身，師就是真善美的化身。

《事師五十頌》對師與徒的要求

我們這裡講的「師」和「徒」都是有特指的，下面我們分別介紹《事師五十頌》的「師」是什麼師，「徒」又是什麼徒。

佛家就有個專用詞來指稱這個「師」，但這個專用詞在顯宗和密宗還不一樣。顯宗稱之爲「菩薩師」，也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師」，但指的是明心見性以後的菩薩師，就是他已經是菩薩了，他成了你的師父，所以叫「菩薩師」。那麼西藏除了保留「菩薩師」這個稱呼之外，還有一個獨有的稱呼，叫「持明師」，這是密宗也即金剛乘佛法對菩薩師的一個專用稱呼。「持明師」也叫「持明者」，全稱「持明大師」，簡稱「持明」。什麼叫「持明」呢？「明」就是火把、光明的意思，就是指手裡托著太陽的人，或者是手裡舉著火把的人。在黑暗中，用他手裡的火把引領我們前進、照亮我們前進道路的那個人就叫「持明大師」，簡稱「持明」或「持明者」「持明師」。

無論是叫「持明師」也好，還是叫「菩薩師」也好，總之都是指明心見性的達到菩薩級別的師父，尤其是在密宗裡，爲人師者都是菩薩級別的人。相對而言，在顯宗裡，現實中的菩薩就很少了。顯宗各大宗派（如三論宗、華嚴宗、天台宗、禪宗、淨土宗等）的代表人物，活著的時候就是菩薩水平的，可以說幾乎沒有，衹有禪宗的一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在活著的時候是真正菩薩級別的人物。

這裡面還存在爭議：這個「持明師」「菩薩師」指的是大菩薩，還是小菩薩呢？好像是大菩薩，即至少達到八地的菩薩。那麼達到八地菩薩的標誌是什麼？就是能夠在石頭上按手印、踩腳印，這是區分一個人是大菩薩還是小菩薩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還是很直觀的標誌，這就避免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口頭之爭。如果你說你是大菩薩，那就在石頭上踩一個腳印也行，按一個手印也行，就像按豆腐一樣地按石頭，一按就是一個一兩寸深，乃至三四寸深的腳印或是手印。如果你能做到，就啥也別說了，你百分之百是六地以上的大菩薩，很可能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薩。如果你做不到，那麼你就是五六地以下的小菩薩。所以這個標準非常直觀，避免了很多名詞術語上的意氣之爭。

但是，我們中國漢地顯宗佛法的歷代代表人物中，除了禪宗的幾代祖師之外，極少有大師能夠在石頭上按手印或踩腳印的。據我所知，中國漢地達到這種水平的有限的幾個人之中，除了禪宗的一祖到六祖之外，其中一個人還是來自新羅國（其地界爲現在的韓國、朝鮮），名叫金喬覺[①]（約 696—794，生於新羅國雞林州，現今的韓國慶州）。他是九華山的開山祖師，在九華山留下了一對深深的大大的腳印，有左腳的，有右腳的，那是很清晰的腳印，現在這對腳印所有的遊客都可以看到，就在九華山的拜經台（又名「大願庵」，

① 素有「東南第一勝境」之稱的九華山，其最早的開發者是道教徒，曾被道家視爲「七十二福地」之一，居第三十九位。但是，歷史上九華山道教並不興旺，九華山能稱譽佛界，成爲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應歸功於在此佈道傳教的新羅僧金喬覺。
金喬覺是古新羅國（今朝鮮半島東南部）國王金氏近族。據記載，唐開元七年（719），金喬覺拋開王室生活，渡海來到中國，輾轉至九華山。金喬覺見九華山峰巒聳秀，山川幽奇，遂於九華山深之處棲居岩洞。金喬覺初來此地，條件十分艱苦。因無糧充飢，他時常採集野果和中藥材以及觀音土充飢。金喬覺修行十分刻苦認真，常一邊端坐禪修，一邊鑽研佛經，並對徒弟充滿著愛心與關懷。在九華山修行期間，金喬覺一邊爲山上百姓治病，一邊傳經佈道，深得廣大民眾愛戴，漸漸聲名遠播，收了不少徒眾。由於山高林密土地少，糧食不能維持山上眾僧的生活，長期缺乏營養，當時人們稱金喬覺爲「枯槁僧」，稱其徒眾爲「枯槁眾」。金喬覺苦修二十餘年後，經地方官員奏請，朝廷准予爲他營造寺廟，賜名「化成」。九華山地藏道場開始創立。
金喬覺在九華山苦修七十五年，九十九歲圓寂。肉身歷經三年沒有腐爛，開缸時「顏色如生，兜羅手軟，骨節有聲，如撼金鎖」，與佛經所說的「菩薩鉤鎖百骸皆鳴，知其爲聖人降世也」相合，因此，其弟子和廣大佛教徒都確認他是地藏菩薩應世，尊稱他爲「金地藏」，並在神光嶺建塔供奉。這座殿宇（即今肉身寶殿）十分有特色——殿塔合一，即「殿中有塔，塔中有缸，缸中有肉身」。宋代開始建塔院，明朝又在塔院上建殿，以殿護塔。先建七層精雕細刻玲瓏剔透的華貴木塔，罩在三級浮屠之上。塔基用方形漢白玉砌成，塔身呈八角形，每層八面皆有佛龕，每個佛龕供奉一尊金地藏坐像，並輔以閔公父子的侍立像——這是中國地藏菩薩標誌性的形象。肉身寶殿所供金地藏真身，千年不腐，受到僧俗大眾頂禮膜拜。從此，九華山聲名遠播，成爲地藏王菩薩道場。據傳，佛教徒每六十年打開一次地宮，探視地藏靈跡，並且添油進香。參見黃成林：《安徽旅遊文化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3 頁。

俗稱「古拜經台」），我也多次看到過這對腳印。至於金喬覺和現在的金正恩（現今朝鮮最高領導人）是不是一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都姓金。

金喬覺這個名字挺繞口的，他還是個新羅王子呢，也有說他是新羅王族的某一支屬（歷來金喬覺的祖籍、出身和來唐時間等，比較混亂，此處介紹的衹是其中較爲常見的說法[①]）。當年，他曾經跟著遣唐使到中國來學習佛法。當時新羅國與唐王朝交往密切，是大唐的藩屬國，每年都派人來唐求學，其中就包括僧侶。這是一個流行風潮，就像我們現在流行成群結隊地到美國等歐美國家去留學一樣。當時，大家留學的最大目的地就是大唐，所以大唐周邊國家的學子都希望能夠到大唐來留學。作爲大唐藩屬國的新羅學子，他們最高的理想也是期望自己能夠通過國家舉辦的遣唐考試，一批一批地到大唐來留學。爲什麼他們都想到大唐留學呢？因爲大唐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學問、最高的文化、最完備的教育。他們到大唐後，一般學習十年左右的時間，學成回國後就能受到國王重用。金喬覺是王子，他就跟著遣唐使團來到了中國。過去的使團不是衹有幾個人，過去的使團隊伍都相當龐大，少則兩三百人，多則兩三千人。使團裡面真正的大使、公使是沒幾個的，那其他的都是什麼人？大多都是前來大唐留學的學生。那麼金喬覺就是其中一個留學生，他來到中國留學後，學得很好，那爲什麼他不回國好好地當他的王子呢？

據說金喬覺是新羅聖德王金興光（本名金隆基，因避唐玄宗諱，故改名）在繼位之前，他的平民妻子淑賢所生的第一個兒子。金興光是新羅國王金理洪的弟弟，本無心朝政，只想與自己的妻子淑賢、兒子金喬覺一家幾口平淡地生活。但沒想到金理洪英年早逝，而且沒有子嗣，故而朝臣金元泰擁戴金興光爲王，是爲新羅國歷史上的「聖德王」，那一年爲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金喬覺七歲。因爲妻子淑賢是平民，故聖德王金興光繼位後，她的名分得不到認可，就連以普通嬪妃身份入住王宮的資格都沒有；而金喬覺雖然是聖德王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同樣也因母親的平民身份，沒有繼承王位的資格，衹是一位普通王子。三年後，金興光正式迎娶朝臣金元泰的女兒，並封其爲王妃，即「成貞王后」。淑賢就如往日一樣平淡地生活在王宮之外。

雖然金喬覺是王子，生活富奢，但生性淡泊，酷愛讀書，在大唐留學期間，遍覽中國諸子百家典籍，博聞強記，還創作了不少優美詩篇，被收入了《全唐詩》。一天他慨然嘆曰：「六籍寰（huán）中，三清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六籍」指儒家「六經」；「三清」指道家三尊（玉清、上清、太清），故「三清術」指道家；「第一義」指佛家。他認爲，儒佛道諸家之中，唯有佛家最爲殊勝，也最合自己心意。因深愛佛法，乾脆立志出家學佛，所以就削髮爲僧，成了和尚，那一年他二十四歲，也就是唐開元七年（719）。新羅佛教界有句古訓叫「遷喬必出谷，學道務求師」，金喬覺好學求道，嚮往中土，故而決定乘船渡海入唐，輾轉來到九華山修行，最後成爲一代高僧。他活了九十九歲，也就是近百歲。在近百歲的時候，他就圓寂在九華山。在圓寂之前，金喬覺已經獲得了至少六地，很可能是八地以上的菩薩境界，所以他可以很輕易地在石頭上踩下他那珍貴的腳印，以此證明他來過地球。金喬覺大體上是這麼一個情況。

除了金喬覺大師能夠輕易地在石頭上留下腳印之外，中國漢地雖然還有幾位能夠達到這個水平的祖師，但是數量非常稀少。那麼，能夠在石頭上踩腳印和按手印的人在漢地很稀少，這一事實就證明，漢地各個宗派的代表人物和大師們，很少在修行上達到菩薩水平，特別是達到大菩薩水平。絕大多數的大師，包括唐僧在內，都是義學高僧。

什麼叫「義學高僧」？指義理上、理論上學富五車的高僧，就是說他們不是實修實證的高僧。同樣是翻譯家，玄奘大師（600/602—664）的境界比鳩摩羅什大師（344—413）的境界，那差的不是一星半點。玄奘大師一輩子就沒修行過，他是一個典型的翻譯家，所以他在翻譯的每一部經典上，都是署名「三藏法師玄奘

① 具體情況，參見劉永智：《釋地藏金喬覺考》，載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編《朝鮮史研究》（5），吉林省文化廳（八三）338 號批准，內部刊物，1984 年 3 月版。沈培新主編《九華山大辭典》，黃山書社 2001 年版，第 197—198 頁。此外亦參考了諸種網絡資料，如空覺法師所寫的《九華山金地藏菩薩傳奇》等。

譯」，而不是「實修法師玄奘譯」。那麼，「三藏法師」的「三藏」具體指的是哪三藏？就是經律論三藏。這些通通屬於義學，不是實修，它跟實修半點關係都沒有。經律論都衹是學問，所以「三藏法師」的意思是，玄奘的學問很好，他既通經又通論又通律。如果一個師僅僅通律，就是律學他很精通，但不通經也不通論，那麼這樣的師叫什麼師呢？就叫「律師」。如果他只通經，不通律也不通論，這樣的師就叫「經師」；如果他只通論，不通經也不通律，這樣的師就叫「論師」。那如果三者皆通，這樣的師叫什麼師呢？就叫「三藏法師」。可見，「三藏法師」就是比一藏多了兩藏而已，就像五環比六環少了一環，而比四環多了一環，所以叫「五環」一樣。你想在地圖上找北京五環嗎？那就在比四環多一環的那個地方找，或者在比六環少一環的那個地方找，那就是五環。同理，什麼叫「三藏法師」呢？比經藏多了兩藏的，或者比律藏多了兩藏的法師，就叫「三藏法師」。三藏法師指高於經藏法師，或律藏法師，或論藏法師的法師。但是，我不管你是經藏法師，還是律藏法師，還是論藏法師，還是三藏法師，總之你都是學術型僧人，不是實修型僧人。那麼，玄奘就是一個典型的學術型僧人，所以叫「義學僧人」。在學術上他精通三藏，但是修行上他並不通達，因爲他到死都沒修過，所以他不懂修行、不會修行，也沒有修行。

但是鳩摩羅什不同，鳩摩羅什不僅是三藏法師，還是一個修行有成的聖人，就是說他在學術上很厲害，在修行上更厲害。後秦（姚秦）皇帝姚興因仰慕鳩摩羅什的大德，於後秦弘始三年（401）遣姚碩德率軍討伐後涼（鳩摩羅什原爲龜茲國國師，東晉太元八年，即西元 384 年，後涼太祖呂光攻破龜茲國將鳩摩羅什擄到涼州，然而鳩摩羅什並不受呂光父子待見，因此在涼州韜光養晦了將近十七年），迎請鳩摩羅什到長安弘揚佛法。鳩摩羅什就在長安的逍遙園（後起名「草堂寺」）中率眾翻譯佛經。雖然姚興十分敬重鳩摩羅什，但爲了延續聖人的優良品德，竟逼迫羅什娶妻，說：「你是當代聖人，實在是智慧廣大、品行高潔，你這樣的人一定要有子嗣，你得把你高尚的品行傳承下去。」[①]鳩摩羅什說：「我是和尚，哪來的子嗣呢？」皇帝說：「那你還俗娶妻不就有了嗎？」於是就給了他十個美艷的宮女（歌姬或舞姬），逼著他必須娶這十個宮女爲妻，不娶不行，說：「你必須娶她們爲妻，而且一定要生下你的孩子，把你優良的基因（現在叫基因，當時不叫基因，當時就叫血脈），也就是優良的血脈傳下來，利益我大秦，讓我大秦子民從此以後都是聖人之後，那樣多好！總之就是希望你的優良血脈取代我們之前低劣的血脈。我們之前的血脈呀，都是阿貓阿狗的血脈，太過低劣。我要讓你這個聖人的血脈越生越多、越生越多，子子孫孫地延續下去，最後就可以把我們這個低劣的血脈消除掉，我們大秦國就成了聖人血脈之後，想想就激動。所以，你必須結婚。」他就不得已還俗娶妻。因爲姚興是正式下了聖旨的，過去的聖旨是至高無上的權威，他不得不遵守，這就叫「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他其實不是中國人，而是龜茲國人（其父鳩摩炎是天竺人），也就是外國人，他在中國討口飯吃很不容易，所以在皇權的威逼下，他只好還俗娶了皇帝給他的十個宮女。有沒有生孩子，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所以這是個懸案，但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生不生孩子不重要。

我們要討論的是鳩摩羅什有三千弟子，有些弟子想要傚彷他娶妻的故事。這三千弟子也是三千大譯師，跟他一起翻譯了很多經典，我們之前學習過的《金剛經》就是他主持翻譯的。這三千弟子中的某些弟子看到他娶妻就不樂意了，說：「師父，您爲什麼能娶十個妻子？您都能娶，那看來我們也能娶嘍！我們娶不了那麼多，娶上一兩個也行啊。」他們就拿這個問題去問鳩摩羅什。鳩摩羅什說：「你們想傚彷我娶妻可以，我有一個神通，你們要是能做到，就可以像我一樣娶妻。」他就命人拿來滿缽的鋼針，一口把這些針吞了下去，還喝了點水，就像吃飯一樣，把針吞下去了。吞下去以後，大家看著看著，那些針就一根一根地從毛孔裡出

① 梁慧皎《高僧傳》卷二《晉長安鳩摩羅什》載：「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指以歌舞爲業的女子）十人逼令受之。自爾以來，不住僧坊，別立廨（xiè）捨，供給丰盈。眉批：別傳什自請於秦王曰：『有二小兒登肩，欲障須婦人。』興進宮女一，交而生二子。諸僧欲效之，什聚針盈缽，舉匕不異常食，曰：『若能效我，乃可畜室。』」

來，一根不少，合在一起又是一缽鋼針。他說：「你們有我這個本事嗎？你們要是有我這個本事，別說娶十個了，就是娶二十個都行。要是沒有我這個本事，就好好當和尚，別胡思亂想。」

大家一看，什麼也不說了，暗想：「好好當和尚得了，因爲咱們沒有師父這個本事。別說吃一缽鋼針了，就是一根鋼針吃到肚子裡，都能把咱們給吃壞了，就別提把它從皮膚毛孔中逼出來了。既然沒這個本事，還說什麼呢？好好當和尚，好好接著修行唄。」

鳩摩羅什能夠吃下滿缽鋼針，而且又讓這些針全部從皮膚毛孔裡一根一根地冒出來，一根不少，這種神通、這種本事，就證明他是有真修實證的。按照佛家的標準，他達到了六地到八地，甚至是八地以上的境界，所以他是真正意義上的大菩薩，不然是達不到改變這個物理的身體的程度的。因爲身體是個物理結構，而改變這個身體的物理結構的最低要求是六地菩薩的境界，最好是達到八地菩薩的境界。鳩摩羅什顯然可以改變這個身體，因此我們斷定，他至少是六地菩薩，很可能是八地菩薩。

那麼，鳩摩羅什如果願意，就可以像金喬覺一樣在石頭上按手印、踩腳印。他有沒有踩我不知道，但有一個事實也能證明他造詣匪淺，就是他死後留下了舌頭，他想留下什麼就留下什麼，這也是大菩薩的一個標誌。他爲了向世人證明，他所翻譯的經典沒有錯誤，就說：「如果我翻譯的經典有錯誤，那麼我死後屍體被焚燒的時候，我的舌頭跟屍體都被燒掉。相反，如果我翻譯的經典沒有錯誤，那麼我的身體會被燒掉，但是我的舌頭燒不爛，以茲證明，從而讓後人放心，儘管信受奉行我所翻譯的佛經，不需要有任何的質疑，因爲我的翻譯完全符合佛義。正因爲完全符合佛義，所以我的舌頭能留下。」[①]果然，他死後，當大家焚燒他屍體的時候，他的舌頭留了下來。不僅留了下來，他的舌頭還變成了舍利花，就是開出了一些像花朵一樣的東西，所以這個舍利花比舍利子更爲珍貴。這個事件也有力地證明，鳩摩羅什是一個有修證的大師。不像玄奘，玄奘沒有修證，就身體而言，玄奘就是一個普通凡夫，他衹是普通凡夫中的一個大翻譯家而已。所以他是「三藏法師」，而不是「三藏修證大師」。

在我們漢地的顯宗裡，絕大部分的大師都是像三藏法師這樣的義學法師，少有修證者。那個天台宗的智者大師也是這樣，他的修證並不高，還有別的一些法師也是這樣。總而言之，在中國漢地，學問做得好的大師一抓一大把，到處都是，但是修證好的達到菩薩級別的，特別是大菩薩級別的大師，歷史上寥若晨星。

但是在西藏的金剛乘中，情況正好反過來：義學大師儘管也不少，但不是太多；達到大菩薩級別的實證大師特別多。金剛乘佛法有一個基本的精神、基本的理念，就是非常注重實修，無論哪一個流派都是這樣。金剛乘不太注重經教的研讀，好好地讀幾本經，把那些基本術語、基本名詞弄明白就可以了，就不用再讀了，再讀就是往專家學者的方向發展了。他們不需要發展成什麼專家學者、經院哲學家、經院思想家級別，也就是義學僧人這個級別，他們衹要打打基礎就可以了。因爲他們要留下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到山洞中去實修。一段時間下來，他們就可以證到不同程度的菩薩位，用我們金剛乘的話說，就是不同程度的持明位，「持明位」就是「菩薩位」。

在西藏的金剛乘中，上師都是菩薩級別的人物，他們教授弟子的時候，是直接從自己的心性中流出智慧來教授弟子的。就像密勒日巴[②]（也作「米拉日巴」），很多人都說密勒日巴沒有文化，沒有接受過多少經

---

① 梁慧皎《高僧傳》卷二《晉長安鳩摩羅什》載：「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及卒，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② 密勒日巴尊者（1052—1135，一說1040—1123）是一位深受藏族人愛戴的大手印瑜伽修行者及詩人，藏傳佛教噶舉派早期代表人物。密勒日巴亦稱「米拉日巴」「米勒日巴」，本名倪（脫）巴噶，意爲「聞喜」，法名「協巴多吉」。生於吐蕃貢塘地區（今西藏日喀則地區的吉隆縣北部），家族爲瓊波族。幼時喪父，與寡母弱妹三人過著貧困的生活。家產被伯父、姑姑霸佔，受人欺凌。成年後，爲報仇雪恥，習苯教咒術，懲罰了仇人，因而產生「悔罪」之心，遂改宗佛教，拜噶舉派始祖瑪爾巴爲師，矢志習受密法，注重實際修持，以苦行僧著稱。故世人稱他爲「米拉日巴」，意爲米拉家族中的穿布衣者。他終身堅守佛教的清規戒律，循跡山林，潛心苦修，一生爲傳教遍游西藏各地，門徒眾多。他的生平像一首動人心弦、可歌可泣的史詩，他的詩歌是至精至要、千古不朽的教言。在修持上，他的造詣可謂獨步古今，比起佛教的其他許多聖哲來，總覺有過之無不及。尊者最令人欽佩的地方，便是終生不建廟宇，不集僧眾，做了一個灑脫自在的遊方行者。參見武金銘、劉士文、王文治主編《中華文化人物辭海·文化人物》，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2頁。

論的訓練，所以經論上他簡直就像一個小白一樣，是入門級的水平，他有什麼資格當大師呢？那是他們不瞭解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在獲得大手印傳承不久，就回到了家裡，看到自己的家也破了，人也亡了，就是母親去世了，妹妹也變成了乞丐，不知流落在何處。他就非常悲傷，下定決心修行，因爲他沒有了牽掛，所以專心修行去了。這一修行，在山洞裡一待就是九年。

密勒日巴開始是提了一大袋糌粑去的。糌粑是西藏人的主食，拌上一點水就可以吃了，所以西藏人的飲食非常簡單。他提了一大袋糌粑到山洞裡，就開始了長期閉關的修行。據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翻譯的《米拉日巴尊者傳》第十四篇《無散山中修行》記載，才吃了幾個月，他就把這袋糌粑吃完了。他每天吃得很少，只吃一勺糌粑，衹是讓自己保個命死不掉就行了。但是吃得再少，也總有吃完的時候。幾個月以後，那一袋糌粑終於吃完了。後來，他的姑姑供養了他三藏斗青稞（一藏斗約爲 28 斤），但她是爲了趕走密勒日巴，好霸佔密勒日巴家裡的田地和房子，才給他供養這點青稞。密勒日巴生起大厭離心，帶著這些食物和其他物品轉到了紮嘎達索（也叫「查嘎達索」，西元 1160 年，拉尊巴・仁增朗傑在那裡建了查嘎達索寺）一個山洞中修行，每年吃一藏斗糌粑，三年時間又吃完了（每天吃不到一兩糌粑）。那時候他還是個凡夫呢，還沒有獲得成就。凡夫嘛，沒有食物吃當然就餓了，簡直把他餓得頭暈目眩的。餓得不行了，實在扛不住了，都快有性命之憂了，他說：「不行，我要下山討一點飯上來再接著打坐。」轉念一想，又說：「但是我進洞的時候發過誓，我病死不下山，餓死不下山，凍死不下山。總之一句話，我就是不下山，我就死在這個洞裡，這個洞要麼成爲我的墳墓，要麼成爲我成就的聖地。衹有這兩個結果，不會有第三個結果。現在兩個結果都沒實現，就是我既沒死，也沒成就。那衹要沒死或沒成就，我就要待在這個洞裡。」[①]所以他就想，餓就忍著吧。但忍總有忍不住的時候呀，過了幾天又餓得不行了，忍無可忍，他說算了，終於飢餓戰勝了他的誓言，他開始決定下山，去討一點糌粑再回來。

剛出山洞沒走幾步，他就大喜過望，爲什麼呢？食物找到了，不用下山了，漫山遍野的都是蕁麻。他說：「我就吃蕁麻了，它就是我的食物來源，我可以不用下山了。」從此以後他就開始以蕁麻爲生。要不了一年時間，由於攝入的葉綠素太多，導致自己的頭髮、體毛、身體都變成了綠色，就像那個植物一樣的綠，就像那個綠松石一樣的綠。後來這個顏色還成了密勒日巴有別於他人的獨有特色，一看有個全身發綠的人，那一定是密勒日巴，不會是別人，因爲這個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全身發綠的人。從那以後，一直到死，他身體的顏色都沒變過來，一直都是綠色的。因爲他吃的時間太長了，他不是吃一口兩口，也不是一天兩天，他是吃了整整六年。就是他在山洞裡待了九年，前面三年多是吃糌粑的，糌粑吃完了以後，此後的五年多時間吃的全是蕁麻。就是因爲吃的時間太長，葉綠素攝入得太多了，所以到了後來他吃不吃蕁麻身體都是綠的，一直到死身體都是綠的。他都苦修了近九年了還沒成就，還在那個洞裡堅持打坐，人都已經瘦得皮包骨頭了，他都還在那裡坐著呢。

他妹妹是個乞丐，有一天打聽到了他的消息以後就來找他，來到洞前，一看果然是她哥哥。這兄妹倆就抱頭痛哭起來，他們一個是乞丐，一個是瘦骨嶙峋的苦行僧，所以他妹妹說了一句經典的話：「這個世上沒有比咱兄妹倆更悲慘的人了吧？」事實的確如此，確實沒有比他們更悲慘的人了。他妹妹還說：「哥哥喲，你這個佛法跟別人家的佛法咋就這麼不一樣呢？你這個佛法以吃苦爲樂，你看別人家的佛法，那些和尚們吃得肥頭大耳的，你這個佛法怎麼把你搞成了皮包骨頭，皮膚都是半透明的，而且是綠色的半透明。怎麼會是

① 「之後，早晨，帶著田儥物品和其他一點剩餘東西，無人知曉，就去了紮嘎達索。來到達索，就在一個非常適宜的山洞中住下，鋪上舒適的小硬修墊當敷具。之後，發誓不去村落：『我在未生起殊勝覺受證悟之前，於此山中，寧餓死，亦不爲信齋與喪筵之幹灰故前往；寧凍死，亦不爲衣之故前往；寧悶死，亦不散漫放逸；寧病死，亦不爲一劑藥之故前往。身體稍許亦不爲成辦今生事之故所動，三門無散成就佛果，祈請上師本尊加持使我成辦此等誓言，諸空行護法成就事業兮。假使毀壞違背此等誓言，留不能修行之人身，不如死了快哉。具誓海眾若有毀壞違背誓言，就當即斷我性命。祈請上師本尊加持，來生得一能值遇正法，堪能修行之人身。』」見第十七世大寶法王翻譯：《米拉日巴尊者傳》第十四篇《無散山中修行》。

這個樣子呢？」她說：「我無論如何都要下山給你討一點吃的，你有了吃的，再繼續搞你這個跟別人不同的佛法。」

很幸運，她乞討到了一條很大的幹牛腿，也就是風乾了的牛腿，還有一大袋酒。過去的酒是裝在那種牛皮做的袋子中，所以有個詞叫「酒囊飯袋」。「酒囊」是一種裝酒的囊，不像我們現在是用玻璃瓶來裝酒，那個時候沒有玻璃瓶，它是用牛皮縫製的一個囊，在裡面裝上酒，就叫「酒囊」。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人罵別人「酒囊飯袋」，意思是說，他只會喝酒吃飯，什麼都不會。話說回來，她乞討到以後，就提著一袋子的酒和一條牛腿來了。啊！密勒日巴高興壞了，說我已經六七年沒嘗過飯的味道了。所以他一口氣就把一條牛腿吃掉了，一口氣就把那一大袋的酒全喝完了。哇，那個舒服呀！他覺得這一輩子都沒吃過那麼好吃的東西，怎麼這麼美味呢？太美味了！所以一口氣就吃完了。

吃完的當天晚上，他就腹痛如絞，一直痛到第二天早晨，開始只是有一點點痛，後面就越來越痛。到了第二天上午的時候，已經痛到了在地上打滾的程度。他就跳躍著滾動，滾動著跳躍，因爲太痛了，痛得他一邊滾一邊跳，跳完了滾，滾完了跳。後面又更進一步地有一個疼痛襲來，把他疼痛得猛力一跳，突然之間就竄到天上飛了起來。他因此擁有了神通，就是在天上像大鳥一樣飛翔著，只不過他是綠色的大鳥。他發現自己能飛了以後，說既然能飛了就多飛一會唄，所以他就在天上飛了差不多有兩三個小時，才又回到了自己的洞裡。

從那以後，他發現自己不僅會飛翔了，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本事出現了，什麼本事呢？他衹要往那兒一坐，突然就發現，他來到了西方極樂世界聽阿彌陀佛在講法，歷歷在目，清清楚楚，如真人一般，就像你看我、我看你這麼清楚。他就這麼看著阿彌陀佛給他講法。當他念頭一動「我想去東方阿閦（chù）佛的淨土，見見東方阿閦佛給我講講法」，剛動了這個念頭，他突然就發現自己到了淨土，還疑惑了一下「我怎麼就來到了阿閦佛的佛國？我面前就是阿閦佛，清清楚楚」。阿閦佛就開始給他講經說法。他很快又發現，自己可以同時來到難以勝數的如來面前聽他們講法。就是說，他可以分身千萬，每一個身體都到一個佛面前聽其講法，因此同時有千千萬萬個他，去到了千千萬萬個佛面前，聽這些佛們講法。他很快又發現，他不僅白天的時候能做到這樣，晚上在睡夢中也能做到，所以他連睡覺都不浪費。他從白天到晚上有千萬個分身一直在聽這些佛和大菩薩們講法，晝夜不停地聽、晝夜不停地聽，連睡著了也在聽，一直聽到圓寂，就沒間斷過。所以，你說他有沒有聽過經？

不知情的人就說，密勒日巴不學無術，你看他身邊連一本經都沒有，所以他是一個不學習的人。這些人也不想一想：他學習需要告訴你嗎？他天天在學習，就連做夢都在學習，他比我們勤奮多了。他還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五佛面前學習，他是在難以勝數的佛面前晝夜不停地學了幾十年，也就是聽諸佛講經說法，他是這個世界上聽聞經論最多的人，他不是沒有聽聞經論的人。像這樣的人，他到中晚年的時候帶弟子，還需要照本宣科地跟弟子們讀經嗎？根本不需要，他這幾十年來在難以勝數的如來面前學習了那麼多的經論，哪怕隨便從中摘幾句出來教授給弟子，弟子都受用不盡了。這樣的教學纔是真教學，這樣的傳承纔是真傳承，才是活傳承。他是鮮活地學來，鮮活地傳給弟子，而不是從書本到書本、從文字到文字地傳。從書本到書本、從文字到文字的教學是死教學，不是活教學。

具備密勒日巴這種能力的大師，在西藏一直傳承至今。儘管現在活著的像密勒日巴這樣的大師的總數量在急劇萎縮，但並不是沒有。仍然有一大批人是直接從佛菩薩那裡獲得教授，然後將其轉化成人的語言，再教授給身邊的弟子。這是最鮮活的教授，這樣的教授比從書本到書本的教學要好得多。

這種能夠直接從佛菩薩那裡獲得加持傳承和教授的大菩薩級別的師，纔是《事師五十頌》所說的師。不是只會背幾本經論的顯宗的師，不是像玄奘這樣的師。《事師五十頌》裡所說的我們要侍奉的師，指的就是

類似於密勒日巴這樣具大成就的能夠和佛菩薩心心相印、生命相通而隨時隨地獲得其加持傳承，乃至於晝夜不停地聆聽佛菩薩講授法要經論的大師。這樣的師叫作「持明師」，也就是活著的菩薩。「事師」就是指我們在侍奉一個活著的菩薩的意思。

在顯宗是只拜菩薩而不見菩薩，爲什麼？現實中的菩薩太少，也就是達到金喬覺、鳩摩羅什這樣境界的活著的菩薩極爲罕見，幾乎沒有。那我們在漢地顯宗裡見到的菩薩是什麼菩薩呢？就是書本經論中的菩薩，或者是寺廟中的泥塑菩薩。後來不是出現了一句俗語叫「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嘛——他都自身難保了，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了，我還侍奉他？他有什麼值得我侍奉的？我們漢人拜菩薩所拜的也是那個泥菩薩。因此在漢人心目中，一說到「菩薩」，馬上腦子裡浮現出來的是兩種菩薩：一種是文字中的菩薩、經論中的菩薩，就是說這些菩薩都活在經論中，沒有活在現實中，衹是一堆文字，所以叫「文字菩薩」；一種就是泥塑菩薩，就是我們到寺廟裡看到的那一排排菩薩。這就是我們漢人對「菩薩」的概念和認知。

但是在密宗裡，「菩薩」既不是文字菩薩，也不是泥塑菩薩，而是現實中獲得證量的活著的菩薩。這些菩薩就是密勒日巴這樣的大師，而且這些大師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如果我們有幸走到他們身邊，拜他們爲師，那麼就盡心盡力地侍奉他們。這個時候，身爲弟子的我們一定要清楚：我們在侍奉的是活著的獲得大成就的佛菩薩。既然是活著的佛菩薩，那當然要盡心盡力地侍奉之。所以《事師五十頌》完全可以改名爲《侍奉佛菩薩五十頌》，這就更爲準確、更爲清晰了。它是在教導我們如何侍奉一個菩薩，乃至一個佛。就是身爲弟子的我們，對於現實中這樣一個活著的菩薩、活著的佛，我們應該怎麼侍奉，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用什麼樣的方法來侍奉，是這麼一個定義。所以，這個師具體指的就是活著的佛菩薩，我們是在侍奉一個活著的佛菩薩。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清晰、一定要清楚。

這個師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大學、中學、小學裡面的那個老師。那個「師」跟我們這裡所說的「師」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兩者存在著天壤之別呢。大學也好，中學也好，小學也好，這些社會上的老師是不需要用《事師五十頌》的辦法來侍奉的。比如，對待舞蹈老師、雕塑老師、繪畫老師，或者是中學老師、大學老師等這樣的老師，學生都是交點學費，再認真聽其講課就可以了，是用不上我們現在所要學習的《事師五十頌》裡的內容來侍奉的。再說了，他們也不配得到這樣的侍奉，他們衹是充滿了自我跟五毒的凡夫，當然不配我們拿出像《事師五十頌》裡所說的態度來對待，用通俗的話說，他們也消受不起這樣的侍奉。

但是，對待一個活著的佛菩薩級別的上師，我們就必須用《事師五十頌》這種級別的態度和方法來侍奉。如果我們用《事師五十頌》裡所教授的方式來對待上師，就是在進行上師瑜伽的修行。那麼，在這些上師們身邊聆聽、侍奉，就是時時刻刻在修持上師瑜伽，而且這個上師還是活著的在我們身邊的有血有肉的上師，他要比想像出來的那個佛菩薩要好得多，也有價值得多，這是活著的菩薩、活著的如來。

因此我們稱上師爲「如意寶」。藏語有一個專用術語叫「仁波切」，意思就是心中的如意寶，就是我們要用性命來對待的如意寶。爲什麼叫「如意寶」呢？因爲他能滿足我們的一切需求，因此叫「如意寶」或「如意珠」。「如意」就是隨我們之願而滿足我們，這裡的「願」重點指的是成佛之願。雖然我們有成佛這個意願，但是我們沒有方法，衹有上師才有從凡夫到成佛的所有次第的法要、經論，所以上師能滿足我們從凡夫到成佛的一切所願，因此叫「如意寶」。

因此，這個如意寶不是指滿足我們世俗上的一切所願，上師的作用不是這個。比如說，你想當官，請求上師幫你，上師說：「NO，我做不到，我沒那本事。」再比如說，你想娶一個漂亮的媳婦，請求上師幫你，上師說：「我自己都還沒媳婦呢，我幫不了你。」所以，這些世俗的需求甭找上師，因爲上師滿足不了我們。

這個如意寶雖然能滿我們一切之願，但這個「一切」是有前提的，它是指從凡夫到成佛所需之一切，完全能夠由上師滿足。如果一個佛菩薩級別的上師都滿足不了弟子從凡夫到成佛的一切所需，那這是什麼佛菩

薩？這樣的佛菩薩肯定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佛菩薩一定精通一切法門、精通一切經論，因此能夠滿足所有層面、所有階段的弟子從凡夫到成佛的所有方面的需求，而且他全部能夠超額完成。

這就是《事師五十頌》對「師」的定義。《事師五十頌》裡所說的「師」是什麼師？特指佛菩薩之師。就是說，我們所侍奉的這個師就是佛菩薩，而且是活著的佛菩薩，所以一定要視上師如佛、視上師如大菩薩。事實上他也是佛，他也是大菩薩。因此我們要如其所是地視之，不要視上師如凡夫。視上師如凡夫是對上師的一種貶低，因爲上師明明是佛菩薩，我們卻頑固地將其看成凡夫，這種看待、這種態度本身就是對上師的一種輕蔑、一種鄙視、一種貶低。他明明很高，我們卻把他看得很低，這當然是貶低。我們一定要如其所是地視之。

因此當一個佛菩薩的弟子也是要有一定的基礎才行的，不是什麼人都配當佛菩薩的弟子的。就是你的慧根、你的見地、你的心性的純度，都要達到一定的高度才行，沒有一定的高度，你是做不到如其所是地視之的。心智低的人看所有的人都低，包括看自己的上師也低。這是鐵律，無人可以例外。一個心智低到一定程度的人，他的師明明是一個真實的佛菩薩，他都視之爲凡夫。當一個師已經示現出了很多隻有佛菩薩才有的證量和功德的時候，我們該如其所是地把他看待成佛菩薩了吧？不一定，如果我們心智十分低劣，我們仍然頑固地把他看待成跟自己一樣的凡夫。這很麻煩，這個時候就不是師父的錯了，而是弟子的錯了，是弟子的心智過於低劣造成的。一個心智過於低劣的人是看不到別人的美德和功德的。比如說，一個特別自私的人，你無論給他做了什麼，他都看不到你對他的好。同樣的道理，一個心智特別低劣的人，即使境界再高的人來到他面前，他都將其看成是不過如此的一個凡夫。這就是心智低劣之人的一個通病。

對於這樣的人，你是沒有辦法的，你再高都沒有用，就算釋迦牟尼來到他身邊，他看起釋迦牟尼來，也是一個凡夫：「他不就是一個人嗎？還不是跟我一樣，整天吃喝拉撒的，有啥呀？說他是什麼佛呀菩薩呀的，他不就是一個餓了也要吃飯、冷了也要穿衣服的凡夫嗎，有什麼了不起啊？我怎麼沒看出來他是佛呀？」那不是佛的錯，那是他自己的錯。因爲他自己的心智太低，所以發現不了別人身上的境界和美德。就像一個過度自私的人，你無論對他做了多少好事，他都看不見一樣：「他什麼時候對我做過好事了，我怎麼沒看見？」其實你已經做了很多好事給他了，但是他沒看見，這是極度自私的人的情況。所以，心智低劣到一定時候，佛菩薩來到他身邊，他已經發現不了了，再高的佛菩薩在他眼中，都是充滿了種種問題的低劣凡夫。這不是師父的錯，不是師父出了問題，而是弟子出了問題，因此明師還要高徒來襯。

明師固然重要——我們一生之中能不能拜到一個明師，直接關乎到我們這一生的成就高低，所以明師無比重要。但更爲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高徒？如果你不是一個有境界、有檔次的高徒，即使真佛、真菩薩來到你身邊，你也會當面錯過，因爲你不懂珍惜，你滿眼看到的都是他們身上的缺點和問題。最後你得出一個結論：他們和我一樣問題重重，很低劣。其實那是因爲你的問題投射到了他們的身上，才導致你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你看到的問題都不是他們自身所帶的問題，他們本身沒有問題。他們就像個熒光屏一樣，是你的種種煩惱、種種痛苦、種種偏見等的有色眼鏡投射到他們這個熒光屏上，你看到了這些問題，就說他們有問題，其實不是他們有問題，而是你有問題，是你的有色眼鏡戴得太深所致。你透過你的有色眼鏡看什麼，什麼就不對勁，特別是看佛菩薩更加不對勁。所以，需要淨化的是你的身心，而不是佛菩薩。佛菩薩不需要改變，佛菩薩非常完美、非常好，是你自己的眼光出了問題。因此，明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高徒、一個有境界的徒弟、一個配得上佛菩薩或持明級別的大師的弟子，特別是他身邊的親近弟子？這是一個問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事師五十頌》就是在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有境界、有檔次、有教養的適合待在佛菩薩或持明身邊的親近弟子。意思是：你別摸索了，人生苦短，等你摸索出個七七八八，就該入土了。所以，趕緊把前面大師

們總結起來的經驗吃透，你衹需要按照這個經驗去做就行了，不需要再重新起步去一點一點地摸索了。這方面摸索一點、那方面摸索一點，你要摸索到猴年馬月？人生過於苦短，哪有時間讓你摸索？如果你非要摸索，等最後摸索出個七七八八了，上師也老了，你也老了，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現在就要成爲一個很高級別的徒弟，以一個高徒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以一個合格的大師身邊的親近弟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這樣才可以。

這些佛菩薩級別的大師們，他們的威嚴、內涵等一切的一切，都遠遠超出普通人的想像。你千萬不要用凡夫之心來度聖人之腹，否則，你來到大師身邊，就是你和大師雙方的災難。因爲你帶著頑固的「我認爲」「我覺得」等種種低劣的凡夫之見和一身的凡夫習氣。這樣的你來到大師、持明者身邊，對他們來講，當然是一場災難——這既是你的災難，也是大師、持明者的災難。那麼，如何轉化災難爲利益與功德，如何轉化被動爲主動，如何轉化劣勢爲優勢，這就是《事師五十頌》所要告訴我們的。

好多年前我就說過一句話：沒事不要跑到大師身邊去，因爲大師不是你想像的那樣。就像密勒日巴沒事跑到瑪爾巴那裡去一樣，跑出事兒來了吧？瑪爾巴爲了清除他的業障，命令他造房子，他只好遵命照做，一個一個地造，造了又拆，拆了又造，最後整出了一背的背瘡，背瘡裡面還大瘡套小瘡，小瘡套小小瘡，瘡裡滿是膿，最後把膿一擠都能見到骨頭。所以說沒事別跑到大師身邊去。大師是你輕易能見的？要是你沒有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比如情感準備、知識準備、認知準備等等，就不要輕易去見大師。要是你輕易跑過去，大師就像太陽一樣把你烤化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烤化的；把你烤成小乳豬、烤成羊肉串，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烤焦的。那佛菩薩的高度和深度遠超凡人之想像，可謂高不見頂、深不見底，就像《論語》裡顏回形容孔子的境界那樣，叫「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就是往上一看，發現高不見頂，情不自禁地感嘆：「哎喲！我的媽呀！這麼高啊！」那是往上看。往下看叫「鑽之彌堅」，就是無比深奧，如臨深淵一般往下一看，也情不自禁地感嘆：「哎喲！我的媽呀！這麼深啊！」這就是大師。

你沒事不要跑到那個懸崖邊往下看，看了回去嚇得你到晚上都心有餘悸。因爲他太深了、太高了，那種壓迫感會讓你有粉身碎骨之感。所以沒事不要到大師身邊去，除非你準備好了。要是沒準備好，你就貿然跑去的話，結果就像密勒日巴沒事往瑪爾巴那裡跑一樣，他差點就被上師「整死」了，整得他的背上都是瘡，整得他拿起刀子多次要自殺。要不是俄巴喇嘛（瑪爾巴的大弟子，密勒日巴的師兄）及時阻止，就沒有密勒日巴這個人了，因爲他都拿起刀子準備自殺了。所以說大師的手筆是你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大師的氣象如排山倒海，而你就像一隻小螞蟻，他排山倒海般的氣象呈現出來，你能承受得住？非把你壓得粉碎不可，除非你有一定的準備。就是情感準備、認知準備、生活習慣準備等各方面你都準備好了再去，這樣你就會從大師那裡受到無窮的益處。要是你沒有準備好就到那裡去，那就是雙方的災難：不僅對大師來講是個災難，對自己來講也是個災難——都可以災難到差一點拿刀自殺，這就是密勒日巴幹的事。他就是各方面都沒有準備好，一聽說瑪爾巴是個大師，貿然背上包袱就去了，說要去找大師。最終他也找到了，如其所願了，然後就開始了他無窮無盡的災難歷程，沒吃沒喝的苦難在等著他呢。瑪爾巴給他的苦難一弄就是六年，到第七年的時候，他實在絕望了，就拿刀想要自殺。正好俄巴喇嘛在旁邊，把他的刀子奪了，他才免於死亡。

你以爲待在大師身邊容易啊？像密勒日巴這樣吃了這麼多年苦的人，都還有最後一點業障沒消完，最後那一點業障還要他用下半生去消除。怎麼消？就是到各種無人的懸崖中苦行，以苦行來消最後那一點業障。你以爲容易啊？一般人是承受不了大師的手筆的，衹有高徒才承受得了大師的手筆，也就是說衹有密勒日巴這樣的高徒才能承受得住瑪爾巴這樣的大師的教化。要是一般的人跑到瑪爾巴身邊去，結果就是去十個人，要麼是死十個，要麼是跑十個，總之要麼是死，要麼是跑，衹有這兩種可能，沒有第三種可能。他們要麼就自殺了，比如找個懸崖一跳不活了，因爲實在沒法活了；要麼就逃跑了，趁著月黑風高的時候，趕緊奪路而逃。所以，大師是你隨便能見的？你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那塊料！不然，你到師父那裡去，只會給自己帶

來很大的麻煩，就是你不僅會成爲你自己的災難，也會成爲師父的災難。你像一頭野牛闖進瓷器室裡，一陣劈裡啪啦，搞得滿地狼藉、亂七八糟，所以你既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也給師父帶來了無窮的麻煩。

爲了最大程度地消除這些麻煩，我們的先師很慈悲地教導我們《事師五十頌》，讓我們轉一切劣勢爲優勢，轉無明爲智慧，轉不懂爲懂，轉不如法爲如法，轉被動爲主動，轉慌亂爲有條不紊，轉矛盾爲功德。這就是我們學習《事師五十頌》的價值和意義。西藏曆代的修行人在入門的時候，都要重點反覆學習《事師五十頌》。我們也要補上這一課，它會告訴我們具體怎麼做，就像《弟子規》一樣地告訴我們具體怎麼做。這樣我們到師父身邊的時候就會少犯錯誤，能夠多多獲得教化和利益，而不是成爲師父的包袱、麻煩、攪屎棍。

需要強調的是，《事師五十頌》裡面的要求非常高。它不是要求普通人的，它是把我們當成潛在的菩薩、潛在的大成就者來要求的，不是把我們當成爛泥扶不上牆的普通凡夫來要求的，這一點大家要做好思想準備。就是說在學習《事師五十頌》之前，我們首先要告訴大家：《事師五十頌》裡所說的「師」指的是佛菩薩之師，不是一般的師；所說的「徒」也就是我們，也不是一般之徒，而是把我們視爲不久的將來就是大菩薩、大成就者。它是以這樣一個標準來要求我們的，因此裡面的要求非常嚴格，某些地方都達到了苛刻的程度。爲什麼這麼苛刻？因爲這個經論中預設的弟子不是一個普通弟子，而是一個高徒，也就是一個有相當境界、有相當質地的非普通弟子。這一點需要跟大家強調清楚。

還有另外一點也需要強調，就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我們無法判定自己是不是《事師五十頌》裡面所設定的那個即將成爲大菩薩、大持明、大成就者的弟子。雖然這一點我們無法判定，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人爲主觀地把握住，怎麼把握？就是告訴自己：這些要求無論多麼苛刻，我都必須不打折扣地做到。爲什麼要不打折扣地做到？這就有一個前提了，這個前提就是人生苦短，用佛家的話說叫「無常迅速」，通俗點說就是「人生無常，如白駒過隙」。所有的人都要對這個教導進行深切地理解和感受，要切切實實從骨髓裡認識到，佛陀這個如金子般的教導太對了。什麼教導？人生無常，如白駒過隙。我們來不及在那裡游遊逛逛，來不及前走走後退退（前走兩步再退兩步、再走兩步再退兩步），來不及「王顧左右而言他」，來不及左顧顧右盼盼。就算此時立即做到《事師五十頌》裡面的所有要求，都嫌遲了，因爲絕大多數的人——至少在我們的弟子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都是三十歲以上，乃至三十五歲以上的人了。對於一個三十五歲以上的人生過半的人而言，我們只剩下了極爲短促的下半生。在這個極爲短促的下半生中，還允許自己浪費浪費？搖擺搖擺？斟酌斟酌？左顧顧右盼盼？游游手好好閑？根本不允許！

要想在此生成佛——咱先不說成佛，就說成爲一個大菩薩、大持明，那麼現在《事師五十頌》裡面的所有要求都不要談條件，要自己逼著自己立即做到！告訴自己：「我沒有時間玩遊戲了，什麼躲貓貓、左顧右盼、前走後退的，這些我都沒時間玩了！我現在立即就要做到，不再打折扣了，不再自欺欺人了。」以前的我們總是習慣找藉口偷懶、打折：「詼，這會兒師父不在旁邊盯著了，要不我打個折？要不我怎麼樣一下？」從現在開始，不准許自己這樣！爲什麼？「人生苦短」這四個字，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警覺嗎？！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下定決心嗎？！

我們有些年紀大的弟子，都活了大半的人生了，已經沒幾年的活頭了。也就是你都快死了（這不是一個詛咒，這是一個事實，就是說不定明年你就要死了，最多後年你就要死了），你沒兩年的活頭了，在這個沒兩年的活頭中，你還在那裡左顧顧右盼盼，還在那裡磨磨蹭蹭的，時間允許你這麼浪費嗎？你在跟誰磨蹭呢？你在騙誰呢？你還不立即、馬上就做到包括《事師五十頌》在內的來自師父的所有教導？！

「我再也不談條件了，再也不耍滑頭了，我立即做到，恨不得雙倍地做到所有教導！」這纔是你正確的起心動念，這纔是正念，除此之外的都是邪念！所謂「邪念」就是什麼「趁師父不在，我偷一會兒懶，找個藉口溜躂一會兒，打一會兒麻將，或者是遊戲一番……」你哪有時間來遊戲？你哪有時間來浪費？你馬上就

要死啦！趁你死之前，多做一點是一點吧，盡可能地多做一點，把幾十年來養成的那些懶惰、愛講條件、愛陽奉陰違等等，立即放下吧。因爲你來不及啦！你要告訴自己立即就要做到《事師五十頌》，而且是恨不得雙倍地做到。無論看起來它是多麼難以做到，都要咬著牙去做。要把「死」字時刻掛在眼前，提醒自己：「我沒幾年的活頭了，在這個所剩不多的人生中，我有幸遇到正法，有幸遇到明師，有幸遇到聖學傳承，我還不傾盡所能、傾盡一切照著教導去做？我竟然還在那裡左顧右盼，真叫『朽木不可雕也！』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要自作聰明瞭——趁著沒人監督，我松一會兒懈，偷一會兒懶，或者是打一下折，我衹是表面上做到了，但其實我沒有盡心盡力，以後我再也不要這些小聰明啦！」這樣起心動念才對。如果發現有不良的起心動念，也要跟這些念頭「談談話」：「你要這些小聰明給誰看呢？是給師父看，還是給同門看？還是給自己看？要是讓我來回答呀，你這是給愚蠢看！你以爲你勝利了，你成功地投機取巧了，實際上你失敗了，你是一個大失敗者！」

以這樣的念頭、這樣的態度來學《事師五十頌》，你就會覺得它十分簡單。如果是以一顆俗心、偷懶心、懈怠心來學，你就會覺得裡面的每一句話都高如泰山，高不可攀，太難做到。所以，難易皆生於一心：態度一變，它就不難了；態度沒變，它就是很難。到底是難還是不難？依你而定，依你有沒有轉變心態而定。

我們現代人的修行就算再難，難道還難得過密勒日巴嗎？密勒日巴是人，你也是人，爲什麼密勒日巴能做到，到了你這裡就怎麼都做不到呢？難道你不是人嗎？正確的態度是：「密勒日巴是人，吾也是人也，吾何懼密勒日巴也？密勒日巴能做到，我就能做到。密勒日巴說放下就放下，那我也說放下就放下。因爲密勒日巴是人，我也是人，衹要有一個人能做到，我就能做到，我就是那第二個做到的人。」要是沒有這樣一種態度，你看什麼都難，體現在修行上，就是你遇到什麼都覺得高不可攀，無比困難。

衹要心態一轉，其實這些都不難。有什麼難的？佛菩薩的慈悲是不會讓很多東西太過艱難的，不會讓我們怎麼也達不到，如果他們製定的標準我們怎麼也達不到，那他們就喪失了佛菩薩應有的慈悲。所以，佛菩薩的教化一定是我們努努力就能達得到、夠得著的，一定是這樣的。他們已經把那個要求和標準降到了最低，都降到了衹要我們稍微努努力、稍微踮起腳尖就能達得到、夠得著，不會讓我們怎麼踮腳尖就是達不到、夠不著，要是那樣，他們就喪失了佛菩薩應有的善巧、智慧和方便了。

以上就是《事師五十頌》對「師」與「徒」的要求。

心傳的內涵及實現前提

我們再說一個概念：什麼叫「心傳」？這個概念介紹起來有點長，我們舉個具體例子加以說明。

有一個近當代的著名大師（大師就是大菩薩、大持明者），名叫敦珠法王（1835—1904）。「敦珠」嚴格而言是一個錯誤的翻譯，這是個音譯，在藏文中叫 Dudjom，所以「敦炯」纔是正確的發音。但翻譯成漢語的時候，大家普遍譯成了「敦珠」，大家已經習慣這個叫法了。既然如此，我們在這裡將錯就錯，就叫「敦珠法王」，其實他正確的讀音叫「敦炯」，應該叫「敦炯法王」才對。

那麼，敦珠法王到現在已經轉世了三次：第一世敦珠法王距離我們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第二世敦珠法王出生於二十世紀初，即 1904 年，圓寂於 1987 年；第三世敦珠法王則出生於 1990 年，圓寂於 2022 年。第一世和第三世都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我們要討論的是第二世敦珠法王。

第二世敦珠法王有很多傳奇式的經歷。其中有一次經歷就提到了心傳，我把它從二世敦珠法王的傳記中摘選了出來，也就是把涉及心傳的這幾個重要段落摘選了下來。這本傳記的名字叫《無畏金剛智光》，這不是自傳，而是他身邊的侍者（堪布才旺）根據他的所見所聞而寫出來的一個代表性傳記。

每個大師幾乎都有幾個傳記，是由不同的作者寫成的，二世敦珠法王也有幾個傳記。但是，二世敦珠法王其他的傳記都沒有翻譯成漢語，衹有他的侍者寫的這本名叫《無畏金剛智光》的傳記被翻譯成了漢語，現在網上都能輕易找到這本書。我要講的這個故事就記載在《無畏金剛智光》的第五章裡。那麼，第五章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這一章就是專門談二世敦珠法王是如何遍地跟著各路有代表性的大師學習的。

這一章就提到，二世敦珠法王接受一個康巴大伏藏師的心傳的故事。這個伏藏師叫司能・南開多傑，我們簡稱爲「南開多傑」。南開多傑是大譯師毗盧遮那的轉世。毗盧遮那（貝若紮那）是蓮花生大師第一批藏族弟子之一（藏族人中，最早出家學佛者有七人，史稱「七覺士」「預試七人」等，毗盧遮那是其中一位），他也是藏族人中第一個學習大圓滿、第一個獲得大圓滿成就的一代宗師。那麼，毗盧遮那（貝若紮那）大師晚年的時候，就不是以自己的面貌在生活，而是以大日如來的面貌在生活。當普通的信眾去拜見他時，已經看不到他自己的樣子了，因爲他已經把自己的長相轉化成了大日如來的長相，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大日如來。注意，他不是轉一會兒，他是幾十年都一直以大日如來的形象生活，他的樣子就連他自己都忘了。因爲他轉了幾十年了，他都不知道自己長什麼樣子了，他看自己和別人看他都是大日如來，所以他有個外號就叫「大日如來」，就是大家不再喊他的名字了，而是喊他的外號「大日如來」。「大日如來」是譯成中文的叫法，梵語爲「毗盧遮那」，所以他叫「毗盧遮那」，其實他是毗盧遮那佛（五方佛——東方阿閦佛、南方寶生佛、西方阿彌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中央毗盧遮那佛之一）的轉世。加上他是一個翻譯家，所以大家又稱他爲「大譯師毗盧遮那大師」。

這個叫「南開多傑」的伏藏師就是大譯師毗盧遮那大師的轉世。南開多傑也是個伏藏大師，一直生活在距離西藏拉薩不遠處的一個著名寺廟——敏珠林寺中。他長期處於閉關的狀態，就是在寺廟中找了一個很小的房間長期在裡面閉關，很少見外人，等於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二世敦珠法王與南開多傑的故事如下：

怙主那時二十一歲，一直住在中藏的鎢金敏珠林寺。他親口說：

我出於一時的衝動前去見司能・南開多傑，他面容愉悅地接見我。一段時間後，他說：「我已經老了，不知道自己還要活多久。但是一見到你，我就知道我能把所持的法藏傳給適合的繼承人。」他對未來之事做了預言，並且給我詳細的建議。他說：「我的伏藏教法有關於你的預示，也預示到你將大大利益寧瑪教派。」……

然後他授予我蔣貢康楚的多傑卓勒的秘密灌頂。他瞪大眼睛看著我，大喊「呸！」那一瞬間，我的身體、覺知、心意變得無有障礙，一切對於堅實的概念盡皆消失。「那是究竟的智慧灌頂。蘇婆惹、啼噓嗒、耶、娑哈（此處爲梵語，漢意爲：願此了悟與你穩固同在）！」說完後，他朝天拋撒青稞谷粒。從那時起，我的心就一直保持在松坦開闊的境界。我覺得無需以經年纍月的長期閉關來自誇，或是在禪修中強行維持專注，也不必執著於修行的進度表。我知道傳承對究竟實相的了悟力已被轉移給我。這位具緣的偉大上師與蓮師無有分別。[①]

我們簡單解釋一下。「怙主那時二十一歲，一直住在中藏的鎢金敏珠林寺。他親口說」，「怙主」和「他」指的就是二世敦珠法王，這個作者引用了二世敦珠法王的話，就是下面的話都是二世敦珠法王親口講的。「我出於一時的衝動前去見司能・南開多傑」，意思是說，儘管他們住在同一個寺廟中，但是彼此並沒有見過面，因爲南開多傑是一個長期隱居在自己小屋中的大師，有一天，二世敦珠法王突然有一個想法、一個衝動，想去見見南開多傑，因爲敦珠法王覺得自己都來這麼久了，聽說他是一個大師，就去見見他。「他面容愉悅地接見我」，「他」指的就是南開多傑，「我」指的就是二世敦珠法王，那個時候二世敦珠法王衹有二十一歲。

「一段時間後，他說：『我已經老了，不知道自己還要活多久。但是一見到你，我就知道我能把所持的法藏傳給適合的繼承人。』」這是南開多傑對年輕的二世敦珠法王所說的話。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我（南開多傑）一見到你（二世敦珠法王）就明白了，你就是我苦苦等待的要把我一生的學問、修行傳授下去的对象，我今天終於等到了那個人，那就是你。「他對未來之事做了預言，並且給我詳細的建議」，南開多傑對二世敦珠法王的未來之事做了預言，就是二世敦珠法王後半生所發生的大事、要事，都被南開多傑預見了，也就是提前說了。由此可見，南開多傑還是一個預言大師，一見到二世敦珠法王這個合適的傳承人，就把這個傳承人此後一生的大事、要事、轉折、起伏，全部如觀掌紋般地說了出來。他給二世敦珠法王預言的過程中，同時也給了很多詳細的辦法和建議，就是告訴二世敦珠法王哪一年將會遇到什麼災難和麻煩，還詳細指出這些災難和麻煩應該怎麼躲過和化解。這些說完以後，他又接著往下說。

「他說：『我的伏藏教法有關於你的預示，也預示到你將大大利益寧瑪教派。』」就是因爲南開多傑也是個伏藏大師，取了很多伏藏出來，那麼在他取出來的伏藏中，就有關於二世敦珠法王一生很多重要事情的記載，其中就包括預示他以後大大利益佛法的事情。這些都說完了，他就給二世敦珠法王灌頂了，「然後他授予我蔣貢康楚的多傑卓勒的秘密灌頂」。

南開多傑是怎麼給二世敦珠法王灌頂的呢？他要求二十一歲的二世敦珠法王放鬆了坐到他面前，因爲他這個房間很小，也就是十來平米的樣子，再加上放有一些生活用品、傢具，中間留的空隙不多，僅夠他們兩個人坐著。也就是說，二十一歲的二世敦珠法王，就坐在與自己有宿緣的上師南開多傑面前等待灌頂。南開多傑不是把二世敦珠法王認定爲他學問和證量的傳承人嘛，所以，現在要開始對他的弟子進行傳承。二世敦珠法王還問上師：「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麼準備？」因爲二世敦珠法王以爲這個灌頂就像傳授經論那樣，師父拿著一本經，徒弟也拿著同一本經，師父一句一句地講解經文，弟子一句一句地學習，二世敦珠法王還以爲是這種常規式的授受，所以就問上師：「我是不是要準備一些經論或者什麼？」上師說：「都不用，我年紀很高了，沒幾年時間了。如果按照傳統的做法，我的學問和證量五年乃至十年時間都傳不完，你也沒那麼多時間在我這裡接受一句一句的傳承。你現在就放鬆坐好。」二世敦珠法王就放鬆了坐好，精彩之處來了。

「他瞪大眼睛看著我，大喊『呸！』那一瞬間，我的身體、覺知、心意變得無有障礙，一切對於堅實的概念盡皆消失。」「他」指的就是南開多傑，「瞪大眼睛看著我」就是瞪大眼睛看著二世敦珠法王，就在

① 堪布才旺・董嘉仁波切：《無畏金剛智光》，台灣橡樹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1—132 頁。

「大喊『呸！』那一瞬間」，二世敦珠法王堅實的概念全部消失了。「『那是究竟的智慧灌頂。蘇婆惹、啼噓嗒、耶、娑哈（此處爲梵語，漢意爲：願此了悟與你穩固同在）！』說完後，他朝天拋撒青稞谷粒。」就在那麼一種狀態中，二世敦珠法王感受到自己的整個身心融入了心性之中，他們師徒之間也融爲了一體。慢慢地，南開多傑整個一生的境界——無論是初級境界、中級境界，還是高級境界，總之所有的境界就在這個二十一歲的二世敦珠法王生命中展開，一直這麼展現了出來。也就是說，二十一歲的二世敦珠法王，此時此刻正在重現、重演上師南開多傑那高深廣大的生命境界，二世敦珠法王就放鬆地安處在這個境界中。在這個重現、重演的過程中，不光是南開多傑的境界，包括他這一生所學的所有經典、經論，也都全部出現在二世敦珠法王的心靈世界或曰生命之中。從此以後，就等於是二十一歲的二世敦珠法王，擁有了上師南開多傑一生所學的全部內容，不需要再去學習什麼，包括境界也是這樣。

因爲南開多傑是大圓滿成就者，所以大圓滿的四境界，也就是明體呈現、明體增長、明體達量到法性盡地這四個次第，在二十一歲的二世敦珠法王的身心、生命世界中真實地重現了出來，短短的幾分鐘之內，二世敦珠法王就達到了法性盡地的最高境界。「從那時起，我的心就一直保持在松坦開闊的境界。我覺得無需以經年纍月的長期閉關來自誇，或是在禪修中強行維持專注，也不必執著於修行的進度表。我知道傳承對究竟實相的了悟力已被轉移給我。這位具緣的偉大上師與蓮師無有分別。」

後來，他補充了一句話，大意是：在此後的一生中，我儘管學了那麼多的法，也拜了那麼多的師，但那些法和那些師，無論是從深度看還是廣度看，都從來沒有超過南開多傑用眼睛瞪我那幾分鐘所獲得的境界和傳承。我一生都處在那個狀態中，再也沒有高於他的了。從此以後，我不再需要修行了，我已經獲得了成就。

因此，二世敦珠法王從二十一歲遇到南開多傑而獲得究竟成就、究竟圓滿，也就是法性盡地以後，從此不再修行，不再像普通人那樣長期閉關、長期持咒、長期磕長頭、長期打坐，他全部不需要這些。那麼，他把這些時間都用來幹什麼呢？弘揚佛法，教化弟子。所以，二十一歲以後的二世敦珠法王，從來沒有閉過關，從來沒有長時間地打過坐。他把本來屬於打坐、閉關的時間，全部用來晝夜不停地教化弟子，所以他一生教化出了無數弟子，但是他本人不修行。爲什麼呢？他說，我不需要修行。這就是現實中的心傳。

我在一個月前（2024 年 1 月底）去尼泊爾朝聖時，就拜見了二世敦珠法王的法體。1987 年，二世敦珠法王在法國圓寂。圓寂的時候，他的法體在兩三天之內迅速縮小爲不足一尺高。那麼，對於這個不足一尺高的法體，弟子們僱了一架專用飛機，將其從法國運到了尼泊爾。在尼泊爾他自己的寺廟大殿的偏殿中，弟子們建了一座有兩層樓那麼高的藏式佛塔，在藏式佛塔中間有一個圓形的寶瓶肚子，就把他這個不足一尺高的法體安放到了那個塔肚子裡。塔的外面是透明玻璃，我們透過玻璃是可以看見法體的。也就是說，我在一個月之前，還見到了圓寂以後縮小爲不足一尺高的二世敦珠法王的珍貴法體。由於這座塔比較高，我們站在地面上衹能看見頭，身體看不見，因爲被塔擋住了。雖然不能看到全身衹能看到頭，那也是很難得的。

能夠做到圓寂以後，法體縮小到不足一尺高，這在大圓滿中算是很高的成就了，他這個成就根本不是修行來的。那他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成就呢？是他的重要上師南開多傑大師，在敏珠林寺瞪了他幾分鐘所瞪來的。這麼輝煌偉大的成就，南開多傑衹是用眼睛瞪了他幾分鐘，就把自己一生的修行遷移給了他、轉移給了他，這就是心傳。

這樣一種心傳對師父的要求當然很高：師父必須是大菩薩的級別。——你得有境界呀，你不能給出你沒有的東西呀，如果你沒有境界，怎麼能給別人境界呢？如果你沒有成就，怎麼能給別人成就呢？當然不可能！首先你自己得有高境界、高成就，也就是你自己非得是大師，才能造就大師。同時弟子也要有一個非常好的根基，也就是高徒級別。這個時候師徒見面才能夠產生奇跡，就是師父瞪著弟子看一會兒，說：「行了，傳法結束了，我以後就可以安心地死了。我之前之所以不死，就是因爲我這一生還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傳承人，

所以我一直在等。今天你來了，我終於找到了傳承人，那個傳承人就是你。我現在就把我這一生所學及證量，在幾分鐘之內全部轉移、遷移給你，我死的時候就不遺憾了。」果然沒幾年他就死了，這是後話。

我要說的是，在我們的傳承中，我——你們的師父潘麟，完全能夠做到像南開多傑那樣，把我這一生的學問和證量，在幾分鐘之內瞬間遷移給你，問題是，你是不是二世敦珠法王的根器？如果不是，就好好地學習《事師五十頌》，學好了就可以了。我可以在任何一個時間段把學問和證量遷移給你。南開多傑是用肉眼看著遷移給二世敦珠法王，這已經畫蛇添足了，我都不用肉眼看——我用心靈「看」就行了；他不僅看了，還大喊了一聲「呸！」，我也不用「呸」。總之「呸」可以在我這裡省略，肉眼的那種「瞪著看」也可以在我這裡省略，還有一個距離也可以省略，就是你不用坐在我身邊，無論你在地球的任何一個地方，衹要你做好準備，我瞬間就可以遷移給你！

我是修行人，不打妄語，我說我能做到就是能做到，就像南開多傑一樣地做到，問題是你有沒有做好準備？那沒有做好準備怎麼辦？好好學習《事師五十頌》，通過學習《事師五十頌》就可以做好準備，什麼時候做好了準備，我什麼時候就可以遷移給你。也就是把我這一生的學統與道統——學統就是我這一生學來的一肚子學問、知識，道統就是我這一生的證量、修行，在一瞬間遷移給你，慢點的是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或者半個小時之內就遷移給你。我不僅可以把我的遷移給你，我還可以把蓮花生大師的所有經論和所有境界遷移給你，因爲我是蓮師之子；我還可以把移喜措嘉佛母這一生所學的東西和證量遷移給你；我還可以把隆欽巴、晉美林巴等歷代大圓滿祖師，以及帝洛巴、那若巴、瑪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等歷代大手印祖師的所有學問和所有境界都遷移給你。我今天告訴你一句實話，這些我完全能夠做到。我是修行人，不打妄語，我說能做到就是能做到，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衹要你準備好了，我瞬間就可以遷移給你！就像那個複印機拷貝一樣地拷貝一份給你，就像南開多傑移給二世敦珠法王那樣地移給你。問題是，你是不是有此根器的做好準備的弟子？那要是沒有做好準備，你就好好地學習《事師五十頌》。

這是我們從二世敦珠法王的傳記中摘選出來的一段故事，這麼做是想告訴大傢什麼是「心傳」。這個故事非常真實、非常具體，一點都不虛無縹緲。但是，我們要想達到二世敦珠法王這樣能夠接受這個傳承、接受這個心傳或者叫持明傳（因爲雙方都要是持明，師是大持明，你是小持明，所以叫「持明傳」）的水平，雙方都要成爲大菩薩才可以。——師是大菩薩，你是小菩薩，至少是預備隊菩薩，是不久的將來就能成爲大菩薩的做好了一切準備的菩薩，那麼在有幸遇到一個大師級的大菩薩、大持明的時候，就可以出現奇跡，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真正做到脫胎換骨。

就像那若巴見到帝洛巴後發生的一樣。那若巴也是一輩子沒有修行。遇到帝洛巴之前，他是一個非常類似於玄奘的三藏法師，他的學問跟玄奘不相上下，也是經律論全通，學問相當高深，因此他當上了那爛陀寺的寺主（一說是大堪布），也就是住持。後來那若巴拋棄了寺主之位，追隨帝洛巴苦行去了。那若巴的苦行可歌可泣，歷來爲人稱頌，現摘錄幾則典型的苦行如下（關於那若巴拜見帝洛巴的故事，有幾個不同版本，以下是其中一種版本）：

有一天，一個奇丑無比的老婆婆拄著枴杖來到他的面前，說：「你就是那若巴住持？」那若巴說：「正是本人。」老婆婆說：「聽說你學問高深，通達三藏？」那若巴說：「不好意思，你說的正確，我經律論全通。」那個奇丑無比的老婆婆聽到那若巴的話後，高興壞了：「哎呀！終於有一個人通達了三藏，佛法不滅矣！」意思就是有你這樣的義學高僧，我們的佛法就可以得到弘揚了，所以她太高興了！她高興完以後，又說：「我還有一個問題。」那若巴說：「請問。」

她說：「你懂每一句經文的含義嗎？」那若巴不假思索地說：「當然懂得，我是大法師嘛，當然懂得！」這話一出，那個奇丑無比的老婆婆就轉喜爲悲，在那裡痛哭，把他弄得很莫名其妙，說：「剛纔你還挺高興的，怎麼轉瞬之間就痛哭了呢？」

她說：「我哭的是像你這樣的頂級學者都撒謊，看來佛法離滅亡不遠了。那爛陀寺的寺主都撒謊，佛法還能久長嗎？」那若巴說：「我沒撒謊呀。」她說：「你就撒謊了，你根本不懂每一部經論的內涵。不信，你靜下心來捫心自問看看。」

那若巴靜下心來，一捫心自問，震驚了，說：「可不是嘛，其實我都是做做假樣子給別人看的，其實我是不懂這些經論的含義的。像《心經》裡面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等等，我是不理解的；像《金剛經》裡面的『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等經文我也是不理解的。我衹是字面上理解這些經文，但其真正的內涵我並沒有證到，我沒有真正地實修實證，所以說我並沒有真正地理解。」

這個老婆婆說的是對的，所以他就非常謙虛地說：「婆婆，您說到了我的痛處，我真的是一個虛偽的學者，我以爲我懂，其實我撒謊了，我並不懂。既然您是戳破我謊言的那個人，那麼我就請問您，能不能給我指示一個讓我真通佛法的上師，也就是說給我帶來證量的上師？」

老婆婆又轉悲爲喜，說：「你這樣的人才叫孺子可教呀。能夠知道自己不足、能夠知道自己是假裝的人，孺子可教。」她又接著說：「好啊，我滿足你的意願，你往東去找一個叫帝洛巴的人，他是我親哥哥，也是示現人身的如來，你衹要找到他，並誠心誠意地跟隨他，一定能夠獲得大成就。當你獲得成就以後，你就會真正地通達所有的經典。那個時候的懂才是真懂，你現在的懂只是字面上的懂，不是真懂。」

他很誠心誠意地跪下感恩這個老婆婆，因爲老婆婆給他指了一條出路，所以他非常感恩。他當天就宣佈：「我辭去那爛陀寺寺主的職位。」就把那爛陀寺寺主的印章高懸在那裡，掛印而去，就是不當寺主了。所有的人都苦苦哀求他留下，但無論眾人再怎麼哀求，他也不當了，說：「我要去尋找真正的佛法，不是紙面上的佛法，而是能夠帶來解脫和成佛的佛法！」

從那以後，他脫去了僧袍，一路往東尋找，就找到了帝洛巴。此後帝洛巴給了他各種苦行，就像瑪爾巴給密勒日巴苦行一樣，帝洛巴給了他十二大苦行、十二小苦行。

比如說，有一次，那若巴跟著帝洛巴一起爬到了佛殿屋頂的最高處，帝洛巴就自言自語地說：「當我的徒弟其實是不容易的喲！如果是個真正的不折不扣地按照師長教導去做的弟子，他就應該從這個高處跳下去！這樣我可能會教他。」他說這話的時候就沒看那若巴，那若巴環顧四週一看，心想：「上師肯定是在說我唄，因爲周圍沒有別人嘛，儘管上師沒有看著我說。」這樣想著，那若巴毫不猶豫地從屋頂「呱唧」就跳下去了，當場把他兩條腿摔斷了。

帝洛巴說：「哎呀，你還真跳呀！我衹是隨口說說呢，這傻子真傻，他還真跳。」說罷，衹是到跟前看了一眼，就不管不顧地走開了。那若巴苦熬了兩三天後，帝洛巴才不緊不慢地出現在他跟前，戲謔地問他：「全身疼不疼呀？」那若巴說：「那當然疼了，我骨頭都摔碎了，能不疼嗎？」帝洛巴衹是朝他揮了一揮手，他又恢復如常了。

又有一次，他們來到一個小國的首都，看到王妃坐著轎子出現在他們面前。帝洛巴就告訴他：「這個宮殿好漂亮，剛纔走進去的那個王妃，我看到她身上都是金銀珠寶。這樣，你今天晚上趁著沒人的時候，到皇宮裡把這個王妃的金銀珠寶給我偷來，我需要這些金銀珠寶。」那若巴說：「師父，咱們是修行人，好像盜竊不妥吧？」

帝洛巴說：「你想不想拜我爲師？」他說：「想啊。」帝洛巴說：「你想不想學大手印？」他說：「想啊。」帝洛巴說：「想學你就給我偷去，少廢話！」他說：「那好吧。」

那若巴就半夜去偷了。剛偷到手，那若巴抱著王妃那裝滿金銀珠寶的首飾盒就準備撤離，沒想到正在撤離的時候，卻被守衛發現了，守衛就在後面追趕他。追到大門口的時候，終於追上了他，把他一頓暴打，又把首飾搶了回去。守衛打得他連站都站不起來了，他只好爬到帝洛巴面前，說：「師父，您看，我說不能當小偷吧，您非要我去偷，我幾乎被打死了！您看我現在站都站不起來了，我衹能爬到您面前。」[①]

類似這樣的大難他經受了十二個，另外還經歷了十二個小難，這十二大難、十二小難合在一起經歷完，十二年的時間就過去了。當第十二個大難（含十二個小難）經受完以後，此時他們恰好在恆河岸邊，帝洛巴決定傳他大手印。帝洛巴是怎麼傳的呢？

帝洛巴正式告訴他：「我之前之所以百般刁難你，讓你吃了十二大苦、十二小苦，就是爲了磨你心性、調你之心。現在你整個身心已調整到位，我要正式傳你大手印。跪下，給我磕頭吧。磕完頭了，我就正式傳你。」那若巴一聽，高興壞了，說：「哎呀！我等這一天等了十二年，死了好幾次，現在終於被我等到了！」他就一邊哭著，一邊淚流滿面地感動著：「哎呀！終於等到這一天了！我都以爲我沒等到這一天就會死去。沒想到，我還能等到這一天！」總之，他感動得淚流滿面，大聲號哭起來，一邊號哭，一邊頂禮。頂禮完了，他還沒起來呢，帝洛巴就把自己的鞋子拿出來，使勁拍打那若巴的頭。他不是跪著磕頭嘛，還沒起來的時候，他就跪在那兒，帝洛巴站在他面前，使勁地往他的頭打，就這麼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直到把他打得暈死過去爲止。那若巴在恆河岸邊的沙灘上暈死了很久。這「很久」是多久？我猜測有半天時間，就是半天以後，那若巴終於醒來了。

醒來以後，那若巴突然發現，他擁有了他的上師帝洛巴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學問等所有的一切。他就向帝洛巴匯報，說：「我怎麼出現了這些境界？我怎麼腦子裡面冒出了這麼多的經論？我也沒學過這些經論呀。」帝洛巴說：「你沒學過我學過呀。」他說：「您學過的怎麼跑到我腦子裡了？」帝洛巴說：「我打進去的呀，你沒看我拿鞋子往裡打嗎？看來是我把你打暈了，所以你不知道是吧？」

所以，那若巴跟那個二世敦珠法王一樣，都不需要學習。二世敦珠法王沒有學習，就是南開多傑大喝了一聲「呸！」，然後瞪了他幾分鐘，傳法結束，就把學問和境界傳過去了。那若巴也是這樣，受完了苦行以後，就被帝洛巴打暈，此後就什麼都有了。就是那若巴沒有修行，他衹是跟著上師受了十幾年莫名其妙的苦，苦受完了，又被他上師用鞋子打暈，醒來後他就有了這些學問、證量和修行。

這就是上師瑜伽，這就是加持轉移，就是上師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在一瞬間轉移給合格的弟子。那麼，我明確告訴大家：我也能做到加持轉移，而且一點也不亞於帝洛巴對那若巴那樣地做到，以及南開多傑對二世敦珠法王那樣地做到。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就不一一細舉了，這兩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衹要弟子們做好了準備，身爲上師的就可以把他的學養和證量，毫無保留地遷移給對方，這就叫「心傳」，這就叫「加持轉移」。這個「轉移」相當於現在所說的那個「拷貝」，就是上師把他的學養和證量複印一份給你。但是，你自己有沒有做好這樣的準備？對於那若巴來說，他爲了做好準備，爲了等待那一天，經受了十二大苦行、十二小苦行。那麼，你們要經受什麼？不知道，是不是非要經受十二大苦行和十二小苦行才能夠做好準備呢？這未必，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是有一些共通的東西，是所有人都必須做到的，這個共通的東西就是《事師五十頌》裡面所說的內容。

---

① 該故事有幾個版本，這些版本略有不同，有個版本是這樣的：「一次，帝洛巴尊者說：『我現在需要許多財物，你去偷吧！』那若巴二話不說，便到一位富翁家行竊。結果被人發覺後抓住，又被打得死去活來。幾天後，上師來到他面前問：『痛嗎？』他如前回答：『何止是痛，簡直成了屍體一樣。』上師作了加持後，又將他帶走。」（轉自索達吉堪布）

《事師五十頌》作者簡介及流傳情況

《事師五十頌》的作者是印度著名的大菩薩——馬鳴菩薩，這個名字非常好記。「馬鳴」就是指馬的嘶叫聲。爲什麼取「馬鳴」這個如此少見的名字呢？有兩個主要的說法[①]：一個說法是，他出生的時候，他們家馬廄中的群馬集體發出了歡快的鳴叫聲，他父親說乾脆就叫他「馬鳴」吧，這就是「馬鳴」這個名字的一個來源；還有一個說法是，他長大以後辯才無礙，善說大乘佛法，每次講說大乘佛法，不僅人聽起來十分歡喜，就連旁邊馬廄中的馬都聽得非常入神，尤其是講到精彩處，群馬即嘶鳴以示慶賀，因此大家都稱呼他「馬鳴菩薩」。到底這兩個來源中的哪一個是真的？不得而知，也許這兩者都是真的，反正他就叫「馬鳴菩薩」。

馬鳴菩薩所生活的時代一直存有爭議，因爲印度不注重歷史。關於他生活的年代，有一種說法，認爲他是西元 2 世紀到 3 世紀左右的人，在龍樹菩薩之後，世親菩薩之前：龍樹菩薩約活動於西元 1 到 2 世紀，世親菩薩約活動於西元 4 到 5 世紀。這是其中一種說法，也是本書介紹馬鳴菩薩時所沿襲的說法。

另一種說法，則與上面所說有出入：馬鳴菩薩要早於龍樹菩薩，這是禪宗的看法。在禪宗歷史上，馬鳴菩薩和龍樹菩薩都十分有地位，馬鳴菩薩是西天禪宗二十八代祖師[②]中的第十二代祖師，龍樹菩薩則爲第十四代祖師。西天禪宗第一位祖師是佛祖拈花、迦葉微笑的那個迦葉。迦葉是西天第一祖，阿難是西天第二祖，也就是西天禪法自佛祖釋迦牟尼後，由迦葉傳阿難，阿難再往下傳，一直傳到了第二十八代的菩提達摩大師——簡稱「達摩大師」這裡。那麼，馬鳴菩薩就是其中一位祖師，他是讓西天禪法得以一直傳承下來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是禪宗的看法，跟本書所介紹的馬鳴菩薩的生活年代存在爭議，我們瞭解一下這些歷史即可。

那麼，馬鳴菩薩在歷史上，尤其在佛家歷史上，是以文學見長，就是他的文字十分優美，寫了很多讚頌佛的優美詩歌和文章。這是他有別於其他菩薩的一些特徵。這裡有一個關於馬鳴菩薩的簡傳，我們先摘錄出來，再進行簡單的解釋。傳文[③]如下：

《事師五十頌》的作者巴布拉尊者，公認爲是馬鳴論師。他原本是一名外道，在佛涅槃後六百年出世，生於婆羅門家，對婆羅門教和外道論典瞭如指掌，智慧超群，在外道中無人能及，每次辯論均可勝伏對方，於是自認爲「天下第一」。當時那爛陀寺的佛法非常興盛，經常受到外道攻擊，於是最厲害的班智達守護東南西北四門，以接受外道的挑戰。馬鳴前去辯論時，諸班智達與他纍日論戰，竟無一人能勝，他生起極大的傲慢心，宣稱失敗者要跳入恆河（不同歷史中，說法也略有出入）。後來聖天論師[④]奉師命去與他辯論，徹底取得了勝利。馬鳴決定履行承諾跳河自盡，當時很多班智達勸阻他，並把他留在那爛陀寺裡。他在寺中空閑之餘翻閱了《大藏經》，被佛陀的智慧深深折服，明白自己智慧十分淺陋，實無法與釋迦牟尼佛相較。他還在一本佛經中看到，佛陀早已作過預言，說未來有一個叫馬鳴的人與佛教辯論，最終會失敗。見此預言後，他對佛陀佩服得五體投地，終於醒悟並皈入佛教。

聖天論師告訴他，若想懺淨曾經對佛法的謗謗，就要造一部積聚諸續部教義的論典，還要造一部讚頌釋迦牟尼佛的論典。馬鳴論師遵照囑咐，後來撰著了《事師五十頌》與《三十四本生傳》。他的詩學造詣非常

---

① 關於馬鳴名字來歷，據諸書記載有四種說法：其一，此人初生之時，諸馬感動，悲鳴不絕，故名；其二，此人善彈古琴，宣佈法音，諸馬聞琴聲，咸悲鳴不絕，故名；其三，此人善於說法，使諸馬悲鳴垂淚，甚至七日不食，故名；其四，月氏國王欲試此人辯才，先使馬斷食一週，然後給食，同時使大士說法，那些馬竟不求食而聽說法，悲鳴不絕，故名。見《釋摩訶衍論》《付法藏傳》，以及鳩摩羅什所譯之《馬鳴菩薩傳》。

② 西天（天竺）禪宗二十八祖爲：第一，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波毬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密多尊者；第八，佛馱難提尊者；第九，伏馱密多尊者；第十，脅尊者；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第十二，馬鳴大士；第十三，迦毗摩羅尊者；第十四，龍樹大士；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第十六，羅睺羅多尊者；第十七，僧伽難提尊者；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第十九，鳩摩羅多尊者；第二十，闍耶多尊者；第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第二十二，摩拏羅尊者；第二十三，鶴勒那尊者；第二十四，師子尊者；第二十五，婆捨斯多尊者；第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第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第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六祖壇經》）

③ 摘自巴布拉尊者造論，宗喀巴大師註釋，索達吉堪布譯講：《事師五十頌講解》（2004 年版），第 65—66 頁。

④ 聖天論師：龍樹菩薩的弟子提婆菩薩，《中觀四百論》的作者。他辯論取勝的精彩經歷，詳見《中觀四百論廣釋》。

高，唱頌時連馬都聽得懂，故稱之爲「馬鳴」論師。尤其是他讚歎佛陀的《三十四本生傳》（又名《百傳》），收錄了佛陀因地時一百零八則公案，用一棵樹的一百零八個枝葉來作比喻，這在歷史上非常有名。

「《事師五十頌》的作者巴布拉尊者，公認爲是馬鳴論師」，「巴布拉」是藏文 Babula 的音譯，梵文爲 Aryasura，漢地譯爲「馬鳴」。「他原本是一名外道」，什麼叫「外道」呢？就是非佛家弟子，即學習佛家以外的流派的人。「在佛涅槃後六百年出世」，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時間有幾十個版本，比較常見的版本是西元前 486 年去世，那麼「後六百年」就是西元 114 年，所以馬鳴菩薩是在西元 2 世紀出世。「生於婆羅門家」，他生於婆羅門家庭，那麼信奉的自然就是婆羅門教。婆羅門教到了西元 8 世紀的時候，經過一個叫商羯羅（約 700—750，一說約 788—820）的大師的一番改造，重新命名爲「印度教」，爲印度全民接受，一直傳承至今。也就是說，婆羅門教是印度教的前身。「對婆羅門教和外道論典瞭如指掌，智慧超群，在外道中無人能及，每次辯論均可勝伏對方，於是自認爲『天下第一』」。

「當時那爛陀寺的佛法非常興盛，經常受到外道攻擊，於是最厲害的班智達守護東南西北四門，以接受外道的挑戰。」「班智達」是梵語 Pandit[①]的音譯，意譯爲「大學者」，指精通五明——聲明（語言文字學）、因明（邏輯學）、工巧明（工藝曆算學）、醫方明（醫學）、內明（各學派的學說，對佛教來說則指佛學）的博學者，也就是像玄奘這樣的大三藏法師。

「馬鳴前去辯論時，諸班智達與他纍日論戰，竟無一人能勝，他生起極大的傲慢心，宣稱失敗者要跳入恆河（不同歷史中，說法也略有出入）。」「跳入恆河」就是自殺謝罪的意思。「後來聖天論師奉師命去與他辯論，徹底取得了勝利。」這個「聖天論師」是誰呢？他是龍樹菩薩的衣缽傳人，又叫「聖天菩薩」「提婆菩薩」，他最後也達到了大菩薩的水平。歷史上龍樹菩薩就是十地菩薩，他是僅次於佛、跟佛衹有一地差異的大師，這「一地差異」是很小的差異，可以理解爲百分之零點一的差異。龍樹菩薩的衣缽傳人聖天菩薩到了中晚年也達到了十地菩薩的水平。此句意思是，聖天菩薩聽說以後，奉師父龍樹菩薩之命來到那爛陀寺跟馬鳴辯論。這個時候，馬鳴還不是菩薩，衹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外道。那麼，聖天菩薩跟馬鳴辯論，「徹底取得了勝利」，也就是說，他把馬鳴打敗了。

「馬鳴決定履行承諾跳河自盡」，「跳河自盡」就是跳恆河以自盡。要是中國人的話可能就是跳黃河了，但是印度沒有黃河而衹有恆河，他想跳黃河也跳不了，因此馬鳴就要跳恆河自盡。「當時很多班智達勸阻他，並把他留在那爛陀寺裡。他在寺中空閑之餘翻閱了《大藏經》」，什麼叫《大藏經》呢？就是把所有佛經結集在一起，取了一個名字叫《大藏經》，所以《大藏經》指的就是一切佛經。「被佛陀的智慧深深折服，明白自己智慧十分淺陋，實無法與釋迦牟尼佛相較。他還在一本佛經中看到，佛陀早已作過預言，說未來有一個叫馬鳴的人與佛教辯論，最終會失敗。」他一看到這裡，心裡一個激靈「這說的不就是我嘛」。所以佛陀早就知道他將會出現，並且還預言他最終會失敗，也就是說，他的失敗都被六百年前的佛陀早早地知曉了。「見此預言後，他對佛陀佩服得五體投地，終於醒悟並皈入佛教。」

「聖天論師告訴他，若想懺淨曾經對佛法的譭謗，就要造一部積聚諸續部教義的論典，還要造一部讚頌釋迦牟尼佛的論典。」「懺淨」是懺悔乾淨的簡稱。「諸續部」的「續」是什麼意思呢？「續」仍然是佛經的意思，但它指的是一種特殊的佛經。它特殊在哪裡呢？它特殊在專指金剛乘的佛經，全稱爲「續部」，簡稱爲「續」。小乘和大乘的經典稱爲「經部」。那麼，經部和續部合在一起就叫「經續」。所以，當一說「經續」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知道，這個「經」特指小乘和大乘的一切經典；「續」特指金剛乘的一切經典。這裡說「要造一部積聚諸續部教義的論典」，就是指要造一部蘊含很多部金剛乘教義的論典。

① 〔法〕海瑟・噶爾美：《早期漢藏藝術》，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8 頁。

「馬鳴論師遵照囑咐，後來譔著了《事師五十頌》與《三十四本生傳》。」這個《三十四本生傳》的「本生」，指的是釋迦牟尼在成佛之前的種種偉大言行。就是說，他成佛之前，有很多很多感人淚下的言行故事，記載這些言行故事的書就叫「本生傳」。那麼，馬鳴菩薩造了一個釋迦牟尼的「本生傳」，名曰《三十四本生傳》。意思就是釋迦牟尼在成佛之前經歷了很多世，在其中的三十四世裡，每一世都有若干感人之故事，那麼把這三十四世的若干感人之故事彙集在一起，就成了《三十四本生傳》。所以，它的全名應該叫《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前的三十四世本生傳》，簡稱《本生傳》，或者《釋迦牟尼本生傳》。此外，馬鳴菩薩還譔著了《事師五十頌》，這就是我們現在馬上要學習的這部論典。「他的詩學造詣非常高，唱頌時連馬都聽得懂，故稱之爲「馬鳴」論師。尤其是他讚歎佛陀的《三十四本生傳》（又名《百傳》），收錄了佛陀因地時一百零八則公案，用一棵樹的一百零八個枝葉來作比喻，這在歷史上非常有名。」

以上是關於馬鳴菩薩的一個很簡單的傳記。我們中國四大翻譯家之首——鳩摩羅什大師在世的時候，翻譯了一個重要的傳記：《馬鳴菩薩傳》。這個傳記在網上可以很輕易地搜到，它講述的馬鳴菩薩的生平傳記，要比上面這個簡傳更詳細一點。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馬鳴菩薩傳》，應該說是目前漢語範圍內能找到的關於馬鳴菩薩的最爲詳細的一個傳記。《馬鳴菩薩傳》在東晉的時候，也就是鳩摩羅什大師的時候，就翻譯成漢語了。

《事師五十頌》到了北宋的時候才由日稱（賜號「宣梵大師」）翻譯成了漢語。《事師五十頌》是馬鳴菩薩從續部經典中抽取出來的關於事師的基本要求，並將其編輯成了五十頌。注意，這裡的一頌是四句，不是一句一頌，而是四句一頌，所以「五十頌」實際上是五十個四句，也就是兩百句話。「頌」是印度文學的一種體裁，印度喜歡用詩頌體來表達各種事情。

這個兩百句的《事師五十頌》，雖然在北宋的時候就被翻譯成了漢語（漢譯本叫《事師法五十頌》），但是它在中國漢地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流通。原因就是《事師五十頌》是馬鳴菩薩從續部中，也就是從密教經典或曰金剛乘經典中，抽取出各經之意思彙集到一起編譔而成，由於中國漢地的佛教徒或者說佛弟子沒有受過這些續部的教導，因此我們對於《事師五十頌》裡面的教導一時半會兒不好理解，於經論無憑。因爲我們學的都是小乘和大乘顯宗的經典，所以我們對小乘和大乘顯宗的經典很是熟悉，但是《事師五十頌》的義理都來自密續經典，因此我們與它不相應，感覺它難以理解。因爲不相應、難理解，所以它在漢地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講說流通。但是這篇論著翻譯出來後，就被收錄到中國漢地的歷代《大藏經》中，一直流傳到現在。我們現在到網上還能很輕易地找到北宋這個翻譯家翻譯的《事師法五十頌》。但是，它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被束之高閣，對包括中國佛教在內的中國文化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因爲沒有人學習它。從北宋到現在，絕大多數中國漢地的和尚都不知道有一篇叫《事師法五十頌》的由馬鳴菩薩所造的著名論著，就是這篇論著有跟沒有差不多。

同樣是這篇論著，西藏的翻譯家也是很早就把《事師五十頌》翻譯成了藏語。但是在藏語世界中，也就是在整個藏區、整個金剛乘所涵蓋的地區中，《事師五十頌》大爲流行。所有學佛者沒有不學《事師五十頌》的，而且他們是反覆學習，終生學習，到處講說。沒有老師不講《事師五十頌》的：無論是著名的班智達、金剛上師，還是一般的論師，衹要他們開門講學教授弟子了，那麼在其教授弟子的講學生涯中，沒有一個是不講過至少一遍的《事師五十頌》的。《事師五十頌》在西藏就有如此深遠的影響。

那麼，到了西元 14 世紀的時候，一個著名的大師誕生了，他就是藏傳佛教最後成立的一個流派——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1357—1419）。宗喀巴大師一生論著等身，其中有一個著名的論著就是對《事師五十頌》的註解。那麼，在他的註解和提倡下，他所開創的流派也就是格魯派，要比其他的流派更加註重《事師五十頌》的學習。《事師五十頌》在現在的格魯派寺廟中就是必學之經論。衹要你入門，衹要你成爲

格魯派的僧人，那麼你這一生將有無數次的機會學習到《事師五十頌》。雖然藏傳佛教其他流派也很重視《事師五十頌》，但是格魯派尤其重視，原因就是宗喀巴大師對《事師五十頌》有一個非常好的註釋，叫《事師五十頌釋》。（但是宗喀巴大師的註釋是藏語，索達吉堪布[①]爲了讓更多的漢人學習掌握此註疏，依據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宗喀巴大師文集》中的藏語版本，將其翻譯成了漢語。我們現在所學的漢語版《事師五十頌》，就是索達吉堪布翻譯的。《事師五十頌》的漢譯本共有六種，除了索達吉堪布的譯本，尚有宣梵大師的譯本、湯薇銘居士的譯本、能海上師的譯本、迦那伽羅仁波切譯本、丹吉仁波切的譯本）《事師五十頌》的作者簡介及流傳情況，大體就是這樣。

① 1962 年生於四川甘孜爐霍，1985 年出家，前往喇榮五明佛學院，依止法王晉美彭措爲根本上師，後通過堪布資格考試，成爲學院大堪布。

金剛薩埵之兩義

成就具德金剛薩埵因，上師蓮足之下敬頂禮。

諸多無垢續中所宣說，略而言之此當敬諦聽。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正文，正文前面有幾句頌詞，這是印度人造論的一個慣例：經論前面都要有讚語。這個《事師五十頌》也不例外，也有一個讚語，這個讚語相當於一個短短的序言，也是《事師五十頌》的第一頌。下面我們逐句來解釋一下這個讚語。

「成就具德金剛薩埵因」，這個《事師五十頌》的價值，在第一句話中就明確地給予了交代。什麼交代呢？就是衹要把《事師五十頌》做好、做到位了，就可以成就「金剛薩埵因」，「因」就是種子，意思是從此就種下了成爲金剛薩埵的種子。

「金剛薩埵」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義理上的含義，一層是稱呼上的含義。先說稱呼上的含義。有一個佛，他的名字叫「金剛薩埵佛」，或者叫「金剛薩埵如來」。這個金剛薩埵如來被公認爲是報身佛，而且是一切報身佛之首。這是從稱呼上來定義的「金剛薩埵」：它是一個佛的名字。我們學習金剛乘的密續和經論時，經常會遇到這個金剛薩埵佛的名字，因爲他是一切報身佛的主佛，也是金剛密續的法主，什麼意思呢？就是金剛乘有一個觀點，認爲一切金剛乘的經論都是起源於金剛薩埵如來。

在金剛乘中有一個說法，釋迦牟尼佛在四十九年的講法中，講了大量的小乘經論——不能叫「小乘經論」，應該叫「小乘經典」，因爲「論」不是釋迦牟尼說的，「論」是釋迦牟尼弟子中的大成就者們說的。那麼，釋迦牟尼親口所說的是「經」和「律」，就是經、律這兩類經典是釋迦牟尼說的，這是就小乘而言。大乘的一切經典，也就是顯宗的一切經典，也是釋迦牟尼說的。那麼，金剛乘的經典，釋迦牟尼只說了一小部分，不是全部。爲什麼釋迦牟尼沒有大量展開講說金剛乘類的經典呢？這是有一個說法的：他的使命主要是講授顯宗經典（註：在密宗的判教中，有時「顯宗」包括小乘佛教，有時則不包括）。就是說，釋迦牟尼出世講說經典度化眾生，其使命在於講授小乘和大乘的經典，不在於講授金剛乘的經典。由於他的使命不在於講授金剛乘經典，因此他在四十九年的講法中，只講了極少的金剛乘經典，其中，有一部著名的金剛乘經典就是釋迦牟尼講的，這部經典的名字叫《時輪金剛經》，它被大家公認是釋迦牟尼講的。但這種情況還是少數，畢竟釋迦牟尼並沒有大量地講授金剛乘的經典。

金剛乘經典中有一個觀點：化身佛只講授小乘和大乘經典，報身佛才講授金剛乘或曰密乘經典。就是說他們雖然都是佛，但分工是不同的。釋迦牟尼是化身佛，所以他的使命是講授小乘和大乘的經典。那麼，金剛薩埵不僅是報身佛，而且是所有報身佛中的祖佛、總佛，或者說是所有報身佛之父——所有的報身佛都是從金剛薩埵佛這裡出生的，就是他們都要從父母這裡誕生下來。既然金剛乘的經典要由報身佛所說，那麼當然首先由報身佛之父——金剛薩埵如來承擔此責任，因此金剛薩埵如來講說了大量的金剛乘經典。這些經典就被很多菩薩們記錄成文字在各界中流傳，尤其是在報身淨土中流傳，以教化報身淨土中的眾生。有很大一部分經典，在講說的過程中就流傳到了人間，成了我們人間的經典，我們就給這些經典起了一個總名叫「金剛乘類的經典」。這就是金剛乘經典的由來。

這些金剛乘經典並不是一次性流傳到人間的，它是分很多次，而且是由不同的菩薩和持明們流傳到了人間的。大約在西元 4 世紀，或更早一點的時候，就開始陸陸續續地有金剛乘經典從別的世界——淨土世界和佛國世界被帶到了人間。那麼，「帶到人間」又有幾種途徑：

第一種途徑，就是人間的大師們運用神通到其他的佛國中聽受這些經典，由於他們記憶力超群，聽到的每一句經文都沒有忘記，等他們回到人間從禪定中出定了，就趕緊把它們記錄成文字，到處流傳開來。

第二種途徑，就是這些經典在其他的佛國之中，不僅是口口相傳，而且早已形成了文字，那麼我們人間的大成就者到了佛國之中，就把這些經典取回到人間，之後再將其翻譯成人間的語言到處流傳。爲什麼要翻譯呢？因爲它們在佛國之中的文字是空行文，這種空行文人類並不認識，因此不是把經典取來就萬事大吉了，即使把它們取來了，裡邊的文字人類也無法破譯、無法閱讀，所以把經典取來人間的這些大成就者們還要充當一個翻譯師的身份，將其翻譯成人間語言。在印度，多數是先將這些經典翻譯爲梵語以流傳，後來又將其從梵語翻譯成巴利語、漢語、藏語或是別的一些語言而在各自相應的地區流傳，也有的是直接翻譯爲巴利語、漢語、藏語等語言而流傳。這是第二種途徑。這就解釋了我們人世間是怎麼獲得這些源於金剛薩埵講說的俗稱爲「密乘經典」（正式學名叫「金剛乘經典」）的密續了。之前講過，金剛乘經典不叫「經典」，而叫「密續」，簡稱「續」。總結一下，金剛乘經典或是密續被帶到人間的第二種途徑，就是人間的大成就者到各個佛國中，取來已經用空行文寫成文字的經典，也就是經續，再將其翻譯成梵語、巴利語或其他語言，或者是先翻譯成梵語再接著翻譯成其他語言，這樣就開始在人間流通起來了。

第三種途徑，是其他淨土中的持明者和菩薩們，在機緣成熟的情況下主動講授給人間的成就者，講授完畢之後再命他們記錄成文字，在人間四處流通講說。

第四種途徑，是其他佛國淨土中的成就者、佛菩薩們，把那裡已經形成文字的經典主動取來送給人間的成就者們，並命他們翻譯爲人間的各種語言（因爲取來的經典是空行文，所以需要翻譯），諸如梵語、漢語、藏語等等，從而在人間四處流通講說。

那麼，上面的四種途徑又可以歸納爲兩類：一類是人間的成就者到佛國中去聽受佛經，之後把聽來的佛經記錄成文字，或者說直接把他們已經寫成文字的經典取來翻譯成人間的語言；一類是佛國淨土的大成就者們，主動過來給人間的成就者們講說經典，并命他們寫成文字在人間教授弟子，流通開來。後者在西藏金剛乘的成就者們那裡，一生中都有無數次這樣的事情發生。普通人聽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在金剛乘裡，這是習以爲常的事情，就是他們不覺得這是一件多麼令人大驚小怪的事情。

大約西元 4 世紀以後，往後一點說，就是到西元 8 世紀、9 世紀以後，一直到現在，在印度、尼泊爾以及中國西藏，大量的金剛乘大成就者在其一生之中，皆無數次、無數次地見到佛菩薩。所以說他們見到佛菩薩就像家常便飯似的，不值得大驚小怪。衹有我們漢地佛法的信眾和普通的民眾乍聽此事，覺得這是一個天方夜譚，是一件多麼不得了的事情。這就叫「沒見過世面」。因爲包括我們漢人在內的金剛乘範圍之外的人，都沒有這樣的傳統，所以乍一聽起來覺得好神奇，好不得了。但是在金剛乘範圍內的修行者看來，這些事情都是很常見的。什麼事情呢？就是某位上師說，昨天晚上有個菩薩過來跟他講授經論，整整講了一個晚上，早晨醒來後，這些經論內容還歷歷在目，非常清晰地記在他的腦子裡，他馬上找紙把它們記錄下來，一寫就是一天，甚至連寫上幾天，終於把昨晚佛菩薩教授給他的佛法經論完整地寫了下來。此時此刻，在中國西藏，這樣的事情都是司空見慣的。在一個大一點的寺廟裡面，都有十來個乃至於一兩百個具有這種能力的上師。所以對於這種事情，如果作爲弟子的和尚聽到了，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覺得很普通。因爲這種傳統他們已經傳承了一千多年，一千多年以來都是這樣，所以這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很常見的事情。

既然大家學習了金剛乘，那麼就要努力適應和習慣這類司空見慣的事情，不要像一個沒見過世面的普通凡夫那樣，聽到這類事情就一驚一乍地，覺得有什麼不得了。大家首先要在心態上擺正：這不是什麼不得了的事情。

那麼，到現在爲止，金剛乘的續和論，或者說法本、法要，仍然是處在動態的增加中，到底增加了多少？不知道。但至少此時還處在動態的增加中，因爲這些大師們還晝夜不停地到各個淨土中去聽法，聽回來

後就把它們寫下來，所以它們一直持續地在增加。什麼時候這種增加會結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截至今天，這種情況還一直很流行，很興盛。

從總源頭來講，金剛乘的經續、法本，絕大多數都來源於金剛薩埵。因此，在金剛乘中有一個傳統：把自己的上師看待成金剛薩埵的化身。有時候作爲弟子的我們在稱呼自己的上師時，要在他的名諱之前或之後，加上「大金剛持」或「金剛持」（金剛持就是金剛薩埵）之稱，就是稱作「大金剛持某某某」「金剛持某某某」「金剛薩埵某某某」，這是放在名字之前的情況，若是放在名字之後，就稱作「某某某大金剛持」「某某某金剛持」「某某某金剛薩埵」。爲什麼要這樣稱呼呢？就是爲了突顯身爲一個大成就者的弟子，要在心目中視自己的上師爲「金剛薩埵」或「金剛持」或「金剛總持」的化身。——這三個名字其實指的都是同一個佛。那麼，不將其視爲金剛薩埵的化身行不行？答：不行！身爲大成就者的弟子，如果不將自己的上師時時刻刻地看待成金剛薩埵以人的形式的存在，即上師是金剛總持的化身，就叫「違戒」，就違犯了金剛乘的戒律。

在金剛乘中還有一個傳統：身爲弟子的我們，在聆聽上師開示和教化的時候，一定要將其看待成這是來自金剛總持如來的開示和教化，不可以將其看待成這是一個血肉之軀的普通上師的普通語言，就像小學、中學、大學裡面的老師教學生那樣的一個普通教導、普通教學。如果這樣看待，就違犯了金剛乘的三昧耶戒，就叫「違戒」，而且是相當嚴重的違戒，不是普通的違戒。

反之，不違戒的做法是什麼？就是務必看待成我們是在接受金剛總持如來的教化，是佛在教化我們。我們要拿出最莊嚴神聖的心態來接受佛的教化，因爲這不是來自一個血肉之軀的普通人的教化。既然這是來自金剛總持如來的教化，那我們當然要句句聆聽、字字做到。這是來自佛的金剛語和佛的教化，我們怎敢以輕慢之心對待之？當然不敢。就像我們在聽受釋迦牟尼的教化的時候，當然要拿出十二分的真誠和嚴肅對待之。那麼佛陀給了我們教化，我們要怎麼做呢？在釋迦牟尼講說的所有佛經裡，最後都有一句話：「信受奉行」。「信受」就是在信任中接受，因爲他是佛，我們沒有理由不信任他，沒有理由懷疑他。因爲信任而敞開胸懷接受他所有的教導。不僅要敞開胸懷接受他所有的教導，下一步還要「奉行」，就是要努力地把佛陀的教導落實到身心言行中去，落實到實修實證中去。「信受」跟「奉行」合在一起就叫「信受奉行」。

我們要像信受奉行釋迦牟尼佛的教導那樣、要像信受奉行金剛薩埵如來的教導那樣，去信受奉行來自上師的一切教導。如果我們把上師的教導看待成低於釋迦牟尼佛、低於金剛薩埵如來的教導，那麼身爲弟子的我們就違犯了一個十分嚴重的戒律：三昧耶戒。這是金剛乘的獨有戒律。

什麼叫「三昧耶戒」？「三昧耶」這個詞來自梵語 Samaya，它的意思是，只准許加強師徒之間的聯繫與相應，不准許因爲任何原因而減弱我們與上師之間的相應與聯繫。一旦減弱了，那麼不管是什麼方式的減弱，都是違犯了三昧耶戒。也就是說，我們跟上師之間的生命相應，衹能增強，不能減弱。至於是什麼原因導致其減弱的我們不管，我們只問結果：減弱了沒有？一旦減弱，就是違戒——此時我們違犯了三昧耶戒。如果是這樣，那麼身爲弟子的我們就要去反思和尋找，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自己與上師的相應、連接在減弱？要找到這個原因並消除它，這就是在修補我們違犯的戒律。如果我們發現最近一段時間不知道怎麼回事，自己跟上師之間的相應、連接突然就減弱了，沒有之前那麼強了，那麼這個時候就要警覺了，警覺到我們已經犯戒了，而且我們犯下的是金剛乘最核心、最重要的戒律：師徒之間的三昧耶戒。意識到了之後，就要內內外外地去尋找原因出在哪裡，找到以後把它解除，再恢復我們與上師之間原本很強的相應和連接。這個過程就是金剛乘獨有的懺悔行爲。

再強調一遍，什麼叫「三昧耶戒」？就是師徒之間的心心相印、生命相通，衹能加強，不能減弱。一旦減弱，就是違戒，也就是身爲弟子的我們違戒了。一旦違戒，馬上要進行戒律上的修補，修補辦法就是馬上

反省，找到違戒的原因，不管這個原因是來自內部還是外部，總之要找到它，並消除它。我不管你用什麼方式、什麼辦法消除它，總之你要消除它。消除它以後，又重新回到祇能加強、不能減弱的軌道上來。最後，我們跟上師就徹底地打成一片、融爲一體，即師徒完全合一，我即師師即我，師徒都融爲一體了，也就不存在什麼關係了。這個時候，我們就達到了終極目的。

話說回來，對於上師的教導，我們不可以視之爲低於釋迦牟尼的教導，不可以視之爲低於金剛薩埵的教導。如果將上師教導的重要性視爲低於釋迦牟尼、金剛薩埵教導的重要性，立即違背了三昧耶戒，這是不可以的。正確的做法，也就是不違背三昧耶戒的做法是：將來自上師的所有教導，都視爲等同於甚至高於釋迦牟尼、金剛薩埵的教導，這就如理如法了。

總結一下上述所說的兩重含義：一重含義，是視上師的身心爲金剛薩埵這個報身如來的化身；另一重含義，是把上師的所有教導，皆視爲高於至少是等同於金剛薩埵的教導，不可以視爲低於金剛薩埵的教導。這也是金剛乘裡面的兩個傳統。

「成就具德金剛薩埵因」，我們如何能夠獲得和金剛薩埵如來一樣的境界，也就是如何能夠成爲金剛薩埵如來？這個時候的「金剛薩埵如來」，就不僅僅是外在的一個名字了。「金剛薩埵如來」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指有一個佛的名字叫「金剛薩埵」；第二重含義，指「金剛薩埵」是心性之別名，是般若之別名，是佛性之別名。當我們能夠成爲佛性、融入般若、成爲般若，也就是成佛的時候，就叫「成爲金剛薩埵」。這個時候，就把「金剛薩埵」視爲義理，此時「金剛薩埵」具體指的就是佛性，就是般若。因此，這個「金剛薩埵」是一個報身佛的名字呢？還是般若和佛性的別名呢？這就要根據上下文來理解了。

不僅「金剛薩埵」如此，其實在佛家，幾乎所有佛菩薩的名字都同時具備兩重含義。這句話很重要，我再重複一遍。在佛家，無論是顯宗還是密宗，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幾乎所有佛菩薩的名字都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指具體的某一個佛或菩薩，比如「金剛薩埵佛」就是指一個叫「金剛薩埵」的佛，「阿彌陀佛」就是指一個叫「阿彌陀」的佛，「觀音菩薩」就是指一個叫「觀音」的菩薩，「文殊菩薩」就是指一個叫「文殊」的菩薩；第二重含義，則代指般若和佛性，它是般若的別名、佛性的別名。第二重含義具體點說，就是無論他是叫「阿彌陀佛」「金剛薩埵」，還是叫「觀音菩薩」「文殊菩薩」，總之所有佛菩薩的名字，都不是指一個佛或菩薩的名字，而是心性的代稱，或佛性的代稱，或般若的代稱。「文殊」是什麼？其實「文殊」指的是心性、佛性、般若，當我們說「文殊」的時候，其實我們說的是心性、佛性、般若。那麼「阿彌陀」是什麼？還是心性。「金剛薩埵」是什麼？還是心性……其他皆以此類推。

那麼，我們怎麼知道佛經裡的「阿彌陀」或者「金剛薩埵」，在這裡是指一個佛的名字呢，還是指心性、般若或佛性的代稱呢？這就需要根據上下文來判斷，很多時候是同時具備二義。這就是佛經理解起來麻煩的地方。「同時具備二義」的意思是：它既是指一個叫「金剛薩埵」的佛，又是作爲一個義理概念來代指心性，它是心性之別名。因此，當佛經說「頂禮金剛薩埵」的時候，這個「金剛薩埵」是什麼意思？同時具備二義：既是指頂禮那個稱爲「金剛薩埵」的報身佛，就是我們要至誠地頂禮他，同時又是指我們要頂禮佛性、頂禮般若。

所以，佛經麻煩的地方就在於這裡。一方面，我們經常看到佛經說，其實「阿彌陀佛」根本是不存在的，「阿彌陀佛」指的是我們的心性、佛性。這個說法對不對呢？完全正確。因爲佛經中大量存在著把「阿彌陀佛」作爲心性之別名、代稱來看待的情況，所以這是完全符合經論義理的。因此，把「阿彌陀佛」看待成心性之別名，完全正確，完全合乎佛經之經義。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經論說到，「阿彌陀佛」指的就是西方極樂世界那個教主（教化之主）的佛名。這樣就把我們弄得很混亂：到底「阿彌陀佛」是指一個佛的佛

名呢？還是指心性、般若之別名呢？若是指心性、般若，那就跟菩薩或佛沒有關係了，因爲心性、般若不是一個人，心性是一個義理概念，般若也是一個義理概念。這個問題是擺在所有學佛人面前的一個常見問題。

在佛家這是一個貫穿於學佛始終的麻煩。衹有學佛學久（這個「久」指的是很久，不是一點點的久）了的人，才能貫通這兩層意思。就以「阿彌陀佛」爲例，「阿彌陀佛」既指心性，又指一個佛的名字，這兩者不矛盾。但是在初學者看來，怎麼可能不矛盾？一個是活生生的佛，一個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抽像義理，這兩個怎麼能夠在我們的認知中變成一個呢？就算是想破了腦殼，這兩個也變不成一個呀。但是，據說那些佛法造詣深厚的人，把這兩個理解成一個，一點問題也沒有。就是說，既把「阿彌陀佛」理解成心性，又把「阿彌陀佛」理解成極樂世界的教主，同時把這兩者貫穿起來理解，他不認爲這是個困難，他覺得這是很正常、很好理解的事情。這指的是學佛學得很深厚的人而言，才好理解這兩者。其他的都以此類推來理解，比如說「觀音菩薩」，他既能夠把「觀音菩薩」理解成一個叫「觀音」的菩薩，這個菩薩很生動地出現在他面前，有鼻子有眼的，同時又能夠把「觀音菩薩」理解成看不見摸不著的很抽像的佛性之別名。據說佛法造詣高深的人，同時理解這兩者毫無困難。

我同時理解這兩者，到現在都有困難。我要麼把「觀音菩薩」理解成一個跟我們一樣有鼻子有眼的、身上發著光的叫作「觀音」的菩薩；要麼就把「觀音菩薩」理解成心性之別名，「觀音菩薩」就是心性，就是般若。如果你讓我同時理解這兩者，尤其是把這兩者交融爲一體來理解，就是「觀音菩薩」這四個字既是指一個菩薩，又是指心性，對我來說是個困難。像「文殊菩薩」「大威德金剛」「時輪金剛」也是這樣，「時輪金剛」既指有很多胳膊、很多腿的那個佛，同時又指沒有胳膊、沒有腿的完全無形無相的那個心性。他們是怎麼做到同時理解這兩者的？反正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我至今沒有克服這個困難，我做不到同時理解這兩者，我衹能理解這兩者中的一者。我不知道那些大師們是怎麼做到的，反正我腦子理解起來很困難，看來我的佛法造詣還有待提高。

總之，在金剛乘中所有的佛名、菩薩名同時具備二義：既指一個生動活潑的佛菩薩，又指心性之別名，它就是心性。若是依此而言，就可見心性有多少別名。就是有多少佛名、菩薩名，心性就有多少別名，而佛菩薩名是無窮無盡的，因此心性的別名也是無窮無盡的。

那麼「成就具德金剛薩埵因」這個「成就金剛薩埵」是什麼意思？因爲「金剛薩埵」的第二重含義是心性之別名，因此「成就金剛薩埵」實際上就是指徹底打開心性、融入般若的意思，也就是成佛的意思。那麼《事師五十頌》就是我們的成佛之因，所以叫「成就具德金剛薩埵因」，「因」就是種子，就是說《事師五十頌》讓我們種下了成佛的種子。

「上師蓮足之下敬頂禮」，怎樣做到種下成佛的種子呢？第二句話就作出瞭解釋：上師就是我們成佛的那個種子，因此叫「上師蓮足之下敬頂禮」。什麼叫「頂禮」呢？「頂禮」細分爲三類：身頂禮、語頂禮、意頂禮。

「身頂禮」就是實實在在地跪下，實實在在地三拜九叩。不同的民俗還有不同的要求：像中國漢地就是跪下三拜九叩，叫「身頂禮」；而中國西藏的「身頂禮」比漢地更進一步，他們是全身趴下，也就是五體投地。「五體」就是四肢加頭，「投地」就是接觸地面，「五體投地」就是四肢和頭都接觸地面，此即俗稱的「磕大頭」「磕長頭」——他們把自己那個禮稱爲「磕長頭」，就反過來稱漢地的跪拜爲「磕短頭」「磕小頭」。無論是磕小頭、磕短頭，還是磕大頭、磕長頭，總之是以身體來頂禮，這就叫「身頂禮」。

「語頂禮」怎麼理解呢？打個比方，我們給上師寫信，或者通過文字向上師匯報工作的時候，就在開頭或結尾處寫上「頂禮上師」四個字，這就叫「語頂禮」。雖然我們寫上了這四個字，但事實上我們的身體並沒有跪下，如果身體實實在在地跪下了，這叫「身頂禮」，但我們是在信中稱呼「頂禮上師」，所以這個頂

禮是「語頂禮」。——現在就更加進步了，可以使用微信來溝通了。這個微信也是信，不能說微信不是信。那麼當我們跟上師聊微信的時候，也在開頭或結尾處寫「頂禮上師」，這個頂禮也叫「語頂禮」。或者是我們口中念誦「頂禮上師」，也是「語頂禮」。因爲我們的身體沒有跪下來，既沒有「長頭」也沒有「短頭」，衹是語言上這麼說，因此叫「語頂禮」。

最後一類叫「意頂禮」，「意頂禮」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每次想起上師的時候，我們就在精神中給他跪拜——語言上沒有這麼做，具體的身體上、行爲上也沒有這麼做，衹是在精神中跪拜上師，這就叫「意頂禮」。尤其是上師圓寂以後，沒有了具體的身體，所以我們每次想起上師的時候，無法對著具體的上師跪拜，因爲我們不知道上師在哪裡——其實上師徧佈一切處，這個時候，我們頂禮的最佳方式是意頂禮。就是在精神中觀想上師，待上師生動地出現在精神中的時候，我們就在精神中完成對上師的頂禮，這就叫「意頂禮」。

上述三類頂禮合在一起就叫「身口意三頂禮」，簡稱「三頂禮」。那麼，「上師蓮足之下敬頂禮」的「頂禮」到底指的是三頂禮中的哪一類頂禮？不用深究，哪一類頂禮都算數。「蓮足」是一種敬語、敬稱，「蓮」是清淨無染的意思。「上師蓮足之下敬頂禮」就是在上師清淨無染的足下，表達我們的敬意，也就是頂禮。

「諸多無垢續中所宣說」，「諸多」就是很多，「續」就是金剛乘的經典，此句意思是，很多部無垢的金剛乘經典中都有說到。爲什麼叫「無垢續」？「無垢」是什麼意思？就是指這些經論是從佛菩薩完全清淨的身口意中流顯出來的，尤其是從他們的意中，也就是智慧心中流露出來的，沒有經過自我和五毒的污染，沒有經過私心雜念的污染，因此叫「無垢續」。總之是非常清淨的正確經論、經典。

「略而言之此當敬諦聽」，「諦聽」就是提起十二分精神來聽取，就是懷著虔誠之心來聽取。聽取什麼？就是聽取下面的「事師五十頌」（註：正文衹有四十九頌）。

灌頂與頂禮

得受殊勝之灌頂，金剛上師之面前。
十方世界中所住，如來三時敬頂禮。

這是五十頌的第二頌（正文的第一頌）。「得受殊勝之灌頂」，這裡面就出現了金剛乘中的一個專用名詞：「灌頂」。祇有金剛乘經典中才有這個詞，小乘和大乘經典中都沒有這個詞。

「灌頂」的原意來自印度。在印度的傳統中，當老國王去世、新國王登基的時候，就會舉辦一個登基儀式，其中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分別從東海、南海、西海、北海這四海中取出一點水，放在一個寶瓶裡，從正在登基的國王頭頂上澆下來，也就是淋下來，這個環節就叫「灌頂」。這樣做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此王從登基的這一刻開始，擁有了統御四海之權威、之能力，相當於中國人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個王的權力有多大呢？用中國的話說，此王的權力大到普天之下皆爲他統領；依印度的說法，就是四海之內皆爲此王權力之籠罩範圍，皆爲此王所統領。佛家的金剛乘形成以後，就將「灌頂」這個詞引用了過來。那麼，在金剛乘中，「灌頂」是什麼意思呢？它有兩大含義。

「灌頂」的第一層含義，指授權。「授權」這個概念仍然是從新王登基時「灌頂」這個意思中延伸、繼承過來的。在印度，祇要行過灌頂禮的新王，就繼承了老國王那個統領天下的權力。所以，接受「灌頂」就是對統領天下的權力的繼承。這個意思在金剛乘中仍然被保留著，但是它保留的意思叫「授權」，接受「灌頂」就是繼承或曰傳承學法、學經之權。在金剛乘裡，學什麼法就要經過什麼法的灌頂，學什麼經也要經過什麼經的灌頂。如果不經灌頂而修行這個法和學習這個經論，就叫「盜法」，就叫「未經授權而修行」「未經授權而學習」。如果未經授權而學習與修行，你是學不好也修不好的。反過來說，祇有經過授權，你纔可以學習或修行這個法，而且這個法中所有的力量你都能獲得。總之，接受「灌頂」就是繼承修法權的意思，獲得了某個法的灌頂，就等於獲得了某個法的修法權、學習權、修行權。這是金剛乘中「灌頂」的第一層含義：授權（從上師的角度而言），也即繼承權（從弟子角度而言）。

「灌頂」的第二層含義，指埋下相應的法種，同時還指把身心改造成、淨化成適合此法種生長發育的環境的過程。比如說，密宗裡面的法要非常多，其中有一個法就叫「時輪金剛法」，那麼如果你接受了時輪金剛法的灌頂，以後你就獲得了兩個方面的收穫。第一個收穫，就是你閱讀時輪金剛的相關經論不算違法，因爲你經過了灌頂，「經過了灌頂」的意思就是你經過了授權。那既然你經過了授權，意思就是你有權大膽地閱讀這些經論，這是沒有問題的，若是沒經過授權，你就不可以閱讀。就是說，你獲得了灌頂的第一個收穫，也就是獲得了授權。同時你也獲得了灌頂的第二個收穫，就是埋下了時輪金剛法的種子，或者說這個種子埋到了你的體內。其實不光是埋下了種子，同時，上師的加持力還要把你的身心淨化、改造一番，改造成適合這個種子開花結果的環境、土壤。光有一顆好種子還不行，你這顆種子如果是播在一片貧瘠的沙漠上，就是再好的種子也不能順利地開花結果。所以，既要有一顆好種子，還要有一塊好土地，才能開花結果。那麼這一塊好土地具體指的就是你良好的身心。所以，埋下法種，並把身心改造成適合此法種開花結果的良田，這兩件事同時完成，就獲得了灌頂的第二層含義：埋下法種義。

「埋下法種義」是什麼意思？就是從此你在修行時輪金剛法的時候，事半功倍。如果你在沒有獲得灌頂的前提下，隨便找來一個法本，法本上教你怎麼修你就怎麼修，就是說你照著法本修，但是上師不知道，因爲你是偷偷地從某一個地方拿到了這麼一個法本，拿到以後你沒有經過任何灌頂，就偷偷地修這個時輪金剛法，結果會怎麼樣呢？要麼無效，要麼效果極爲緩慢，緩慢到別說一生不能成就，就連十生都不能成就，大大地浪費了時間。反之，如果獲得了上師正式的時輪金剛法的灌頂，你再修結果就不一樣了。由於從上師那

裡繼承了時輪金剛法的優良種子，以及在上師的加持下，這個身心已經被改造成、淨化成非常適合時輪金剛法這顆種子生長開花結果的環境和良田，因此，你稍一修行就能獲得很好的成就，就由接受灌頂之前十生也不能獲得成就，而縮短爲半生甚至幾年內就能獲得巨大的成就，就是達到佛菩薩級別的成就。

從這個角度講，金剛乘的弟子無論學任何法、修任何法，都要經過上師正式而嚴肅的灌頂才會去修。沒有經過上師的灌頂，他們是不願意去修的，因爲在他們看來，修了也是白修，效果甚微，不如不修，浪費時間，浪費寶貴的人生，反正一生兩生也修不成，那和不修有何差別？所以他們是不願意修的，非得從上師那裡獲得完整、正式的灌頂了，他們纔開始修行。所有的法都要經過灌頂，包括經典也要進行口傳，他們纔會學習。「口傳」是什麼意思呢？「口傳」是針對經典而言的，經典需要的是口傳，它是不需要灌頂的。

灌頂衹是針對法而言，具體到時輪金剛法或是其他什麼什麼法的時候，都要經過灌頂，就連你想念一個「六字真言」，都要經過正式的灌頂，才可以修行。雖然「六字真言」非常簡單，不過就是「嗡嘛呢唄咪吽」，但是你不能夠隨隨便便地修，如果你說：「欸，我聽到旁邊有個人念『嗡嘛呢唄咪吽』，從此以後我也跟著念。」可不可以？不可以。爲什麼？因爲你沒有正式接受「嗡嘛呢唄咪吽」的灌頂傳承。如果你這個時候念「嗡嘛呢唄咪吽」，效果甚微，甚至無效。那麼要想讓你念的「嗡嘛呢唄咪吽」的效果最大化，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一個修「嗡嘛呢唄咪吽」已經獲得成就的大師正式傳你才行。

所以，西藏的修行人相互之間就會打聽誰修法獲得了大成就。你喜歡什麼法、想學什麼法，就要打聽：在當今活著的人之中，有沒有修此法而獲大成就的人。如果打聽到了這樣的人，恰好你又喜愛此法，那就去找他。比如，你一聽說時輪金剛法，衹是聽別人做了一些簡單的介紹，就莫名地產生了喜歡之情，那你就要找人給你灌頂，才能正式修時輪金剛法。找誰給你灌頂呢？找通過修時輪金剛法而獲得了大成就的大師給你灌頂最好。因爲你想找到這樣的大師，所以你們相互之間就打聽，誰是修時輪金剛法而獲得了大成就的人，打聽到了誰就找誰來給你灌頂，這樣最爲合適。修其他的法門都以此類推。

在青海玉樹的土登寺，也就是秋英多傑上師（1941—2010）所待的那個寺廟，在秋英多傑上師之前就發生過一個故事，什麼故事呢？有一個給寺廟僧眾做飯的廚師，他是個出家人，心智未開，一輩子都笨笨的，但是他就通過念誦「嗡嘛呢唄咪吽」而獲得了成就。因爲除了會念誦這句六字大明咒，別的他都不會。他也不識字，別人學經學論，他沒有跟著學，因爲他不識字，學不了，所以他只好從早到晚地念誦「嗡嘛呢唄咪吽」，就衹是念誦這一句。念著念著，他就念進去了，並且獲得了很不錯的成就。那個當家師父就是寺主（後來的寺主是秋英多傑上師，這裡所說的寺主是秋英多傑上師之前的某一任寺主），也是一位不錯的大師。有一天，寺主無意中跟他聊天，聽他講了一些境界，這些境界非常高深，就很驚訝地對他說：「在我的印象裡，沒人傳過你什麼經論和法門呀。我們每次講經傳法的時候，你都離開了，因爲你不識字。大家都知道，你只會做飯，除了做飯你什麼都不會，沒聽說你在修行啊。你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境界呢？」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傻傻地念誦『嗡嘛呢唄咪吽』，念著念著，我就出現了這些境界。就是我的房屋都是光，我的整個身心都是光，或者說我的整個身心都被籠罩在光裡。衹要我一念『嗡嘛呢唄咪吽』這幾個字，這幾個字就以光的形式在我的身體周圍飛舞起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寺主聽到以後十分驚訝，就把全寺僧人召集到一起，說：「哎呀！沒想到在我們身邊有一個隱藏著的大菩薩、大持明，就是天天給大家做飯的那個叫什麼什麼的和尚。現在請這個和尚陞座，給大家傳法灌頂。」寺主這麼一說，直接把他嚇壞了，他說：「之前給大家傳法灌頂的不都是大班智達嗎？不是衹有大上師才能灌頂的嗎？我一個做飯的，大字都不識一個，怎麼能夠給別人灌頂呢？」他就拚死命地往外跑，因爲他不願意上座。大家就抓著他，像押送犯人一樣地把他押送到高高的法座上，但大家一鬆手，他就連滾帶爬地又下來了，說：「我不敢坐，這是大師才能坐的法座，我哪敢坐啊？」所以他又從法座下來了。大家又把他按到

那個法座上，三番五次之後，他不得已說：「好吧好吧，你們把我弄到法座上來，到底要讓我幹啥呀？我什麼都不會呀。」大家說：「傳我們『嗡嘛呢唄咪吽』。」他說：「你們不是都會了嗎？」

念誦「嗡嘛呢唄咪吽」對於西藏人來說，簡直就是三歲孩子都會的事情。在西藏，孩子一開始說話的時候，說的不是「爸爸媽媽」，不像我們漢地，漢地的孩子最早說的話是「爸爸媽媽」，而西藏的孩子最早說的話是「嗡」「嗡嘛」「嗡嘛呢」「嗡嘛呢唄咪吽」，他們就是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蹦著說的。先是說「嗡」「嗡」「嗡」，過一段時間再說「嗡嘛」「嗡嘛」「嗡嘛」，就是字蹦的越來越多，最後就能把「嗡嘛呢唄咪吽」說全了。「嗡嘛呢唄咪吽」說全了以後，他們才叫「爸爸媽媽」，然後叫「哥哥姐姐」，等等。所以在西藏，「嗡嘛呢唄咪吽」是孩子來到這個世上說的第一句話、發的第一個音，沒有人不會的。

因此，廚師說：「既然大家都會了，爲什麼還要讓我再給大家傳一遍呢？」那個寺主說：「傳和不傳有著天壤之別。在我們金剛乘中，有一個獲得六字大明咒成就的大師很鄭重地給大家傳一遍，就是舉行一次灌頂傳法，和沒有舉行灌頂傳法，大家修起來效果迥異。你是六字大明咒的成就者，因此你有責任和義務給全寺的僧人鄭重地舉行一次六字大明咒的灌頂傳法。」他說：「那我要怎麼做呢？我不會給別人灌頂，之前都是別人給我灌頂的，我不知道怎麼給別人灌頂，這玩意兒怎麼灌呀？你現在就教我。」寺主就告訴他，包括告訴全寺的僧人，說：「全寺僧人注意了啊，現在靜下心來。」等大家都靜下心來了，寺主就指著那個法座上的廚師說：「你現在大聲地念上幾遍『嗡嘛呢唄咪吽』。」他說：「這個容易，我天天念。」他就大聲地念：「嗡嘛呢唄咪吽」，「嗡嘛呢唄咪吽」，「嗡嘛呢唄咪吽」。寺主又說：「你在念的時候，把『嗡嘛呢唄咪吽』這六個由光組成的字，融入每個人的身體裡去，你就做這樣的觀想。」

他就一邊大聲地念「嗡嘛呢唄咪吽」，一邊想「這六個字都是由光組成的，這六個字從我的身體裡化出去，融入到在座所有人的身體裡去，融入到他們的氣脈裡去」，他就做了這樣的觀想。他一邊觀想，一邊念了幾遍，然後說：「灌頂完畢。」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儀式，前前後後也就是那麼十來分鐘的事，也就是念了幾遍「嗡嘛呢唄咪吽」。但是，簡單不代表不重要，時間短不代表不重要。廚師就這樣完成了一次六字大明咒的灌頂傳法。

那麼，對於寺廟僧眾而言，有這個灌頂傳法和沒有這個灌頂傳法是有天壤之別的。從此以後，這個寺裡被灌頂的僧人，再來念誦「嗡嘛呢唄咪吽」，效果事半功倍、突飛猛進，和經過這個六字大明咒成就者灌頂之前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別。這就是金剛乘的特點。就是修任何法——無論是多麼簡單的法，哪怕是簡單到如六字大明咒這樣的法，也要經過慎重的、隆重的灌頂才可以，不經過灌頂你雖然可以修，但是效果甚微，灌了頂了，那效果就不同了。簡單的法如此，那麼大一點的法，像時輪金剛法、大威德金剛法等這樣的大法，那就更是需要持續半個月到一個月的複雜灌頂儀式才能完成，完成後你就可以修時輪金剛法、大威德金剛法等法了。

在西藏，有一個諺語叫「普通上師千千萬，根本上師唯一人」。因某種原因，一生之中可以有很多個上師，如果你機緣巧合，都可以有幾十上百個上師，但是「根本上師唯一人」，就是你要從這些上師中挑選出一個作爲你的根本上師來長期追隨。所以，《事師五十頌》這裡所說的上師指的是根本上師，也就是大成就者上師，不是指那種隨隨便便地從某個上師那裡接受了一些簡單的教導的上師，如果是這樣的上師，你一生是可以有很多個的，都多到忽略不計的程度。

回到正文。「得受殊勝之灌頂」，就是受到了非常深奧的、重要的灌頂——也許是一次灌頂，也許是多次灌頂，都有可能。那麼，在灌頂之前，上師就要問弟子：「你有沒有做好準備？因爲衹要完成了灌頂，我就是你的上師，而你就是我的弟子了。」衹有弟子做好了準備，上師才能灌頂，尤其是弟子請心目中的根本上師爲自己灌頂傳法，一旦完成灌頂傳法，上師就成爲弟子的根本上師，弟子就是上師的根本弟子、重要弟

子。因此，根本上師就要問自己的弟子：「你有沒有做好準備？要是你做好準備了，我們就開始灌頂。如果沒有做好準備，那以後你什麼時候做好了準備再說。」

因此，灌頂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授權和埋法種，而是通過授權和埋法種爲內容來締結師徒關係。所以，上師要跟弟子一再確認：「你願不願意拜我爲師？你願不願意和我締結師徒關係？你可要想好了。如果沒想好，你就不要到我這兒來請求我給予你灌頂了。衹有你想好了的前提下來請求我灌頂，我才會給你灌頂。『請求我灌頂』的意思是，你做好了成爲我弟子的準備。因爲一旦完成灌頂，你我之間就天然形成了三昧耶戒。所以，從灌頂的那一刻開始，我們之間的心心相印和生命相通衹能增加，不可減弱。一旦減弱，你就違犯了十分嚴重的三昧耶戒。」按照密宗的說法，一旦作爲弟子的我們違犯了三昧耶戒，那是要直接下地獄的，而且下的是金剛地獄。什麼叫「金剛地獄」呢？就是永不得超生的地獄才叫「金剛地獄」。這個後果是誰都承擔不起的。因此，上師會提醒弟子：「你想好了，一旦請求我傳法，就是做好了當我弟子的準備，如果你沒有做好準備，那就不要請求我傳法。請求我傳法、請求我灌頂，意味著你就要成爲我的弟子，我們從此以後就締結了三昧耶戒。」所以「得受殊勝之灌頂」的這個灌頂，尤其是十分重要的法要的灌頂，非得找自己的根本上師來完成不可。

「金剛上師之面前」，「金剛上師」是「金剛乘中的上師」之簡稱，「金剛上師」又簡稱爲「上師」，就是在金剛上師面前接受了灌頂。

「十方世界中所住」，就是把金剛上師視爲十方三世一切如來的化身，這和我們上面講的「把上師視爲金剛薩埵如來的化身」又進一步了。何以見得？因爲金剛薩埵如來衹是一個佛，而現在上師在我眼裡不僅僅是一個佛的化身了，他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化身。什麼叫「十方」？就是東、南、西、北四方，加上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方，以及上方和下方，合在一起就叫「十方」。什麼叫「三世」？就是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合在一起叫「三世」。「十方三世一切如來」就是東方所有佛國中的如來、菩薩，西方所有佛國中的如來、菩薩，以及南方、北方、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方、下方等所有如恆河沙數的佛國中的如來與菩薩，全部共同化身爲我的上師。反過來說，我的上師是他們全部的化身，集他們所有的特長與優點爲一體。

比如，觀音菩薩突出的是慈悲，文殊菩薩突出的是智慧，普賢菩薩突出的是大行，地藏菩薩突出的是大願——因爲他的願望遠遠超過別的菩薩，所以叫「大願地藏菩薩」。他的大願有多大呢？他說過一句代表性的話，就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就是大願，一般人不敢發這個願，但是地藏菩薩敢發，所以地藏菩薩有一個我們不具備的特點，就是願力大。那麼，大願是地藏菩薩的特點，大悲是觀音菩薩的特點，大智是文殊菩薩的特點，大行是普賢菩薩的特點。這些菩薩都有區別於其他菩薩的特點。再比如，有一個菩薩叫「藥王菩薩」，一聽這個名兒，就知道他肯定是在醫藥上獨樹一幟、突出於其他菩薩的，因此叫「藥王菩薩」。還有一個菩薩叫「常啼（tí）菩薩」，「啼」的意思就是出聲哭泣，「常啼」就是沒事就哭。爲什麼哭呢？他是悲嘆眾生，造地獄業，閉成佛門。他說，眾生太愚昧了，他們愚昧的具體表現是什麼呢？一方面他們時時刻刻使勁造下地獄的因或者說種子，另一方面還把所有成佛的門全部關閉，就是所有的佛來向他們傳佛法，告訴他們成佛的法門是什麼，他們卻閉目塞聽、裝聾作啞。這就叫「種一切地獄因，閉一切成佛門」。因此，常啼菩薩就說眾生實在是愚昧而可憐，他一想到這裡，就忍不住地哭泣，所以叫「常啼菩薩」。一聽「常啼」兩個字，就知道這個菩薩的悲心像觀音菩薩那樣，也很大。總之，任何一個菩薩都有自己不同於其他菩薩的優良品質。

那麼，我的上師不僅僅是一個佛菩薩的優良品質的化身，而是所有佛菩薩的優良品質的總集身，換言之，所有佛菩薩的優良品質全部都匯集到我的上師身上來了。因此，我上師的慈悲不小於觀音菩薩，我上師的智

慧不小於文殊菩薩，我上師的願望不小於地藏菩薩，我上師的德行不小於普賢菩薩，我上師的悲憫之心不小於常啼菩薩。總之，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的優點全部體現在我的上師身上。想一想就熱血沸騰：「我能擁有這樣的上師是多麼的難得！我要倍加珍惜才可以。因爲我遇到了上師，比遇到了觀音菩薩、文殊菩薩、地藏菩薩等一切佛菩薩還要難得——我遇到觀音菩薩只是得到了慈悲而已，遇到文殊菩薩只是得到了智慧而已，遇到地藏菩薩只是得到了大願而已……但是我遇到了上師，就等於是遇到了一切最偉大的菩薩、最偉大的佛陀，因爲這些佛菩薩的優點都聚集在我的上師身上。因此，我衹要遇到、擁有了這樣一個上師，就等於同時遇到、同時擁有了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我要用這樣的態度來看待我與上師這一場生命的相遇，要用這樣的態度來看待我的上師、敬仰我的上師。

所以，包括密勒日巴在內的所有大師都說過一句話：供養上師遠勝於供養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這是密勒日巴多次教導他弟子的話。他對弟子們說：「你們想快速地培植福德嗎？」弟子們說：「想。」——什麼叫「福德」呢？就是成佛的一些資糧、一些準備。做任何事都要有一些准備才可以，比如說蓋房子，你得準備好磚瓦、水泥和鋼筋等材料，因爲磚瓦、水泥、鋼筋等材料都是蓋房子的前提，要是沒有這些材料，你這個樓就是空中樓閣，不能成爲現實。同理，成佛也要有一些準備才可以，佛家就把這些準備稱爲「資糧」，就相當於蓋房子之前準備好磚瓦、水泥、鋼筋一樣，你也要準備、積攢很大的福德——福報與品德，才能成佛。怎樣才能最快速地積纍福報和品德呢？弟子們就拿這個問題去請教密勒日巴。密勒日巴說：「有一個辦法可以最快速地積攢你們的福德，那就是誠摯地侍奉你們的上師，簡稱『事師』。事師等同於侍奉十方三世一切佛，而且還遠勝於侍奉十方三世一切佛。所以，事師是積攢福德最快捷、最好的方法。」不僅密勒日巴這麼說，所有的大師、佛菩薩都是這麼說：侍奉好你的上師，追隨好你的上師——用真誠去追隨你的上師所獲得的福德，比你假模假樣地搞一點蘋果、幾根香蕉去供三世一切佛所獲得的福德要大得多，多到無法形容的程度。

以上就是「十方世界中所住」的含義。這個「中所住」指的是什麼意思？就是能夠住在十方世界中，衹有佛菩薩才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句話的意思是十方世界的一切佛菩薩。

「如來三時敬頂禮」，就是把上師看成十方三世的佛菩薩而「三時敬頂禮」。「三時」指的是過去時、現在時和未來時。就是說，我們不僅過去要勤奮地用身頂禮、語頂禮或是意頂禮來頂禮自己的上師，現在也要頂禮自己的上師，未來還要持續不斷地頂禮自己的上師，而且我們要把上師視爲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的化身來頂禮，我們頂禮上師即等同於頂禮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以這樣的方式來積攢我們成佛的福和德（福是福報，德是品德、功德），是最爲快速有效的。我們現在的福德是不夠的，所以要盡快積攢福德，才能實現成佛。

福德不夠的表現是什麼呢？比如說，你一生都遇不到一個有大成就的上師，爲什麼？就是因爲你的福德不夠。或者說，即使你走了狗屎運，遇到了這樣的上師，但是沒能守住自己的上師——種種偏見、誤會讓你遠離了上師，退失了道心，這同樣是因爲福德不夠。爲什麼別人追隨上師的時候，是越追隨越緊，而你追隨上師的時候，追著追著就反感起上師、討厭起上師、鄙視起上師、遠離起上師了？具體表現就是，你拒絕接受上師的教導，他一說話你就煩，他說什麼你就頂撞什麼——儘管你嘴上不頂撞，但你心裡頂撞，這是怎麼回事呢？連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裡中了邪了，爲什麼這樣呢？你百思不得其解。其實在佛家看來，根本原因就是你的福德不夠。福德不夠的具體表現，就是別人的三昧耶戒越來越堅固，跟上師越來越近，而你天天在違犯三昧耶戒，你天天在遠離上師。你也許以爲：「這是因爲我跟這個上師不對脾氣，那我換一個上師看看。」一段時間相處下來後，你會發現後面換的這個上師還不如之前的上師——你換誰都不行，因爲根本原因不是在上師那裡，而是在你這裡，是你出了問題，不是上師出了問題。所以，就算你天天換上師都沒用，

無論是換哪個上師，你都是三分鐘熱度，熱度過了以後你就開始不由自主地挑上師的毛病——這也不好那也不對，三挑兩挑的，就連你僅有的那一點點脆弱的小恭敬心也被挑沒了，剩下的都是厭惡、鄙視、噁心、討厭、逃離等這些東西。那這個時候你就要警醒了：不是上師出了問題，是你出了問題。你出了什麼問題？福德不夠。

既然福德不夠，那你就要培植自己的福德，怎麼培植？第一，苦讀經論，理明法透。所謂「理明法透」，就是要明白上師在我們生命中的重要性，要明白上師分爲外上師、內上師、密上師、極密上師四層含義，要明白我們與上師之間的距離就是我們與真理、與解脫之間的距離，等等，這些道理要切實把它們弄明白。怎樣弄明白？就是深入學習聖賢經論和聖賢教導。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你切實明白了這些道理，這個時候就會自然地生起對上師的恭敬心，你就不再違背三昧耶戒了。第二，時常頂禮上師。開始是頂禮佛菩薩，因爲你瞧不起上師，你只瞧得起佛菩薩，言語之間流露出來的都是這樣的想法：「如來佛我可不敢瞧不起，那是被人類公認的智者、聖者。還有像孔子這樣的人，那也是人類公認的聖者，就算再狂妄我也不敢瞧不起他。」所以，開始你就先頂禮佛菩薩。頂禮著頂禮著，最後才發現：「噢，原來頂禮我的上師一次等同於頂禮古往今來十方世界所有的佛菩薩。這樣做多合算呀，我爲什麼要一個一個地頂禮——先頂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再頂禮東方香積世界阿閦佛，再頂禮南方歡喜世界寶生佛，再頂禮北方蓮花世界不空成就佛？這樣多累呀！我現在明白了，頂禮我的上師一人就勝於頂禮十方三世一切佛，哇——這太划算了！」出於功利之心、划算之心，你就決定「我還是去頂禮我的上師吧」，頂禮一段時間以後，果然積攢了很多福報。

那麼福報越多，尤其是福德越多，也就是福分越多，越能夠親近上師。這個時候你再來看自己的上師，就不像之前那樣了：之前是越看越不順眼、越看越討厭，現在是越看越可愛、越看越高興，所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哪一天不見上幾面，哪一天心中就惴惴不安。又過一段時間，你能夠很自然地生起「上師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的優點的總集身」的信心：這是一個發現，而且是一個飛躍式的發現。你要切切實實地在心中有此發現：「我上師的慈悲一點也不亞於傳說中的觀音菩薩。觀音菩薩衹是一個活在經典中、傳說中的文字性菩薩，衹是一堆文字介紹出來的菩薩，現實中我們都沒有見過觀音菩薩，不僅如此，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我們都沒有見過。但是我這個有血有肉的現實中的上師，他的慈悲一點也不亞於傳說中的觀音菩薩，他的智慧一點也不亞於傳說中的文殊菩薩，他的德行一點也不亞於傳說中的普賢菩薩，他的大願一點也不亞於傳說中的地藏菩薩……」就這樣，你慢慢地發現：「哎呀！還真是那麼回事。我上師的確是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的總集身。原來這衹是一個空概念，自現在開始，它不是空概念了，而是我真真切切的一個發現、一個體會。大量的事實都能反映出，我的上師的慈悲一點也不亞於觀音菩薩，看來我的上師的確是集諸佛、諸菩薩之優點於一身，這句話不是一個空概念，不是一個過譽之詞，而是切切實實如此。」這個時候你自然地就視上師爲諸佛菩薩之化身，頂禮上師就是頂禮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不是違心地這樣想，而是真心地這樣看待、如實地這樣對待。

「如來三時敬頂禮」，就是把上師看成十方三世如來的化身，而給予三時頂禮，其實就是過去時、現在時、未來時持續不斷地頂禮，無論是身頂禮、口頂禮（語頂禮）還是意頂禮，都屬於頂禮。

四句爲一頌，我們現在已經學完了第二頌。它共有五十頌，我們還有四十八頌要學呢，還長著呢。下面學習第三頌。

六事供佛與供師

以大信心三時中，手捧具花束曼荼，
合掌供養於上師，恭敬稽首禮其足。

「以大信心三時中，手捧具花束曼荼（tú）」，「三時」就是過去時、現在時、未來時，「具花束曼荼」這個詞語翻譯得很繞，它的意思是捧著具有花束的曼陀羅花，就是將一把花束好再捧在手上。曼陀羅花我們中國也有，它的藥用價值還被明代的李時珍作爲專條記載到了《本草綱目》中[①]。這種花原產在印度，生長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溫帶地區普遍有栽培，比如我國的華南地區就廣泛栽培這種花。它的形狀像喇叭花，所以又叫「大喇叭花」，顏色有白色、金色、粉色、紫色等，非常艷麗好看，而且有沁人心脾的香味，在印度向來被視爲天界之花，屬花中之王，就有點像中國的牡丹花是花中之王一樣，曼陀羅花也是印度的花中之王。由於曼陀羅花是佛家的四大吉花（優曇花、曼陀羅花、蓮花、山玉蘭花）之一，所以常被拿來供養佛菩薩或上師。

也就是說，我們要經常手捧著花束供養上師，但也不能隨便拿什麼不起眼的花來供養，而是要拿最好的花來供養。那麼，在中國如果有條件的話，就是拿牡丹花這種花中之王來供養上師，你不能隨便弄一把狗尾巴花來供養，那還不如不拿，要拿你就拿一點像樣的花，最好是拿曼陀羅花這樣的花中之王來供養。供養的時候除了要拿好花，還要「具花束」，什麼意思呢？就是要湊夠一定的數量，不能拿一朵，一朵是不行的，要拿上一大把，形成很大的一個花束，再供養上師或佛菩薩。

關於供養，其實是有一個說法的，佛陀在世的時候親自規定了「六事供佛」制度。爲什麼要供佛呢？供佛是爲了培養福德（福報與功德、品德），它是增長福德的不二法門。那麼，弟子就問佛陀：「用什麼來供佛好？用什麼來供佛不好？請佛陀給予指示。不然，我們可能就會隨便拿一把狗尾巴花或者是狗尾巴草來供養，因爲我們不知道什麼好什麼不好，請佛陀給予開示。」佛陀說要「六事供佛」：第一是供花，第二是供燈，第三是供香，第四是供水，第五是供音樂，第六是供舞蹈。衹要做好了「六事供佛」，其福德無窮，最爲如法。從此以後，佛弟子供佛，包括供佛像（因爲後來佛已經涅槃了，我們無法當面供佛了，就只好供佛像），或者供上師（上師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化身，就是把上師視爲佛來供養）的時候，就延續著當年釋迦牟尼的「六事供佛」教導來做。

這就是爲什麼佛家寺廟那麼愛上香，好像上香成了去佛寺的一個標配，就是你到寺廟中怎麼能不上香呢？那麼，爲什麼大家要上香呢？這在佛經裡面是有解說的，這叫「香供」或曰「供香」，就是點香供佛的意思，它是用來積攢福報的。還有一種供養叫「水供」或曰「供水」，就是把一碗一碗的清水供養在佛前。另外一種供養叫「燈供」或曰「供燈」，就是點上一盞燈，不管是煤油燈還是酥油燈都可以——什麼油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燈，點上後把它放在佛前供養，這就是「燈供」，或者叫「光供」，因爲燈發出了光，故名。

有人還問過佛陀：「燈供的福報是什麼？」佛陀說：「燈供供多了，你的智慧就會如燈一樣地照亮和打開，就是燈供可以開智慧。」又問：「那香供的福報又是什麼呢？」佛陀說：「如果你這一世常常在佛前供香，那麼你的下半生，以及你的下一世或下幾世，身體就會散發出一種淡淡的香味，你的性格就會變得十分溫柔親切。就是身心兩方面都有變化，一方面身體會有淡淡的香味出現，一方面精神會越來越柔和親切，周圍人都喜歡親近你，這就是香供的福報。」又問：「那水供的福報又是什麼呢？」佛陀說：「水供可以令身

① 《本草綱目》載：「《法華經》言，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又道家北斗有陀羅星使者，手執此花，故後人因以名花。曼陀羅，梵言雜色也。茄乃因葉形爾。姚伯聲《花品》呼爲惡客。」又說：「曼陀羅生北土，人家亦栽之。春生夏長，獨莖直上，高四五尺，生不旁引，綠莖碧葉，葉如茄葉。」常學輝編著：《〈本草綱目〉全解》，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8 年，第 275 頁。

心清淨。因爲水起到的是沐浴作用，如果供水供久了，也就是經常用水供佛，身心就會通透清淨、少生疾病，這就是水供的福報。」又問：「那花供的福報又是什麼呢？」佛陀說：「供花供久了，你會越來越美麗，因爲花代表的是美麗。這個『美麗』既指身美麗，也指心美麗。就是不僅你的心靈會越來越美麗，用現在的話說，這叫『心靈美』，而且你的容貌也會越來越美麗，這是『容貌美』。總之你會越來越美麗，這就是供花的福報。」

還有一個是供音樂，怎麼供呢？就是如果你想供音樂了，就跟佛陀說：「佛陀，請您坐好，我來給您唱一首曲子，或吹一首笛子，或彈一曲琵琶。」佛陀一聽，覺得很舒服，那你就可以接著再彈。如果佛陀在你的音樂中感到很愉悅，也就是說你的音樂給佛陀帶來了愉快，這就是以音樂供佛。用音樂供佛的好處是什麼呢？用現在的話說，好處就是你下半生的藝術細胞會越來越好，也是智慧大開，而且從現在開始，你的聲音會變得越來越美麗。這就是以音樂供佛所獲得的福報。

還有最後一個是供舞蹈，就是以舞蹈供佛。如果你想供舞蹈了，就跟佛陀說：「佛陀，請您坐下，我給您跳一段舞。」當然，供舞蹈的前提是你會跳舞，你不能亂跳一通。像敦煌壁畫就繪有敦煌樂舞，「樂」就是音樂班子，「舞」就是天女的舞蹈，也就是飛天舞。那麼，爲什麼會有音樂和飛天舞舞神呢？因爲要用這兩者來供佛——音樂是音樂供佛，舞蹈是舞蹈供佛。這樣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個傳統：佛陀到哪裡，音樂班子就跟到哪裡，舞蹈班子就跟到哪裡；佛陀講法講完了，在中間歇息的時候，舞蹈班子就開始上場給大家來一段舞蹈，音樂班子也開始上場給大家來一段音樂。特別到了佛陀後期弘法的時候，佛陀無論走到哪裡，都有一個音樂班子和舞蹈班子跟著，但是這個音樂班子和舞蹈班子不是人間的人組成的，而是天人組成的。因爲人間的音樂佛陀欣賞不來，覺得它太過粗糙淺陋。祇有六道中的天道裡面有一群人舞蹈跳得好，這一群人就叫「舞神」，又叫「飛天舞神」，他們的舞蹈惟妙惟肖。此外，天道裡面還有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的音樂彈奏得非常好，這樣的音樂叫「天樂」，因爲它屬於天人演奏的音樂。天樂比人間的音樂不知道要好聽多少倍。

平時這個由天人組成的舞蹈班子和由天人組成的音樂班子是處在隱身狀態的，除了佛和大菩薩能看見之外，一般人都看不見。當佛陀講法講累了，中間停歇的時候，他們就現身給大家來一段即興舞蹈加音樂。等音樂和舞蹈表演完以後，他們又隱身不見了，佛陀就接著講法。想一想那樣的場景就很美麗，多好啊！無論佛陀走到哪裡，專門用來供佛的舞蹈和音樂的兩套班子就跟到哪裡。他們平時在天空中處於隱身狀態，一旦有點時間、有點空閑了，他們就現身出來，如普通人一般開始演奏。他們的樂器都不是人間的樂器，都是天上才有的樂器。人間的樂器演奏的聲音實在難聽，尤其是那個琵琶或古箏，人的耳朵聽起來還勉強可以，但是在天人看來，這音樂簡直聽不成，比噪音還難聽。所以，人間的音樂他們不用，他們用的是天上的樂器，演奏的是天上的音樂，簡稱「天樂」或「天籟」，那麼他們跳的舞蹈就簡稱「天舞」。像敦煌壁畫裡那個跳舞的舞神都是在空中跳的，因爲他們是天人，不是地球上的人、不是人道中的人。

人道中的人想給佛陀供養一段舞蹈還沒那麼容易，因爲佛陀看不上，他覺得人間的舞蹈不好看、音樂也不好聽，祇有天人的音樂、舞蹈才又好看又好聽。因此，佛陀指定天人給他跳舞、指定天人給他奏樂，慢慢地天樂天舞在佛家就形成了傳統，一直流傳到現在。

像密勒日巴圓寂的時候，天上這兩套班子就開始工作了：他們跳起舞蹈、奏起音樂，表示慶祝。所以，聖人的死不是死，聖人的死是一場難得的慶典。既然是難得的慶典，還能少得了舞蹈和音樂嗎？少了舞蹈和音樂的慶典還能叫「慶典」嗎？因此，密勒日巴去世也就是圓寂的時候，天人再一次出現來奏樂和跳舞，就是普通人都能看見天人在那裡奏樂和跳舞，他們晝夜不停地跳，晝夜不停地舞，舞了幾天幾夜也不停止，滿天的音樂都是天樂，滿天的舞蹈也都是天舞。

其實，不獨密勒日巴如此，很多大師在圓寂的時候，都伴隨有天樂和天舞，特別是天樂。很多時候，普通人雖看不見人，也看不見樂器，但就是能夠聽到聲音，不知道它是從哪裡傳過來的，總之它就從空中的雲彩中，或是從山的那一邊傳來了難以形容的優美音樂。這些音樂都是當年給佛陀演奏過的天人音樂班子所演奏的。佛陀圓寂以後，他們就沒有機會用音樂供佛了。後來他們就用音樂供大師，因爲大師都是大菩薩，所以這些大菩薩圓寂的時候，他們也用天樂來供養。在這種獨特的時候，供養音樂給大師，福德加倍，就是這個時候供養比平時供養所獲得的福德要增加很多倍。因此，他們就在這些特殊時期，也就是大菩薩轉世、圓寂的時候，用天樂和天舞來供養大師。其實，除了天樂和天舞之外，還有天花。不是有個詞叫「天花亂墜」嗎？所謂「天花亂墜」就是天人散下來的花、供養給佛陀的花紛紛地墜下來。爲什麼要散花呢？上面說過，有「六事供佛」，除了舞供養、樂供養，還有花供養。因此，天人就從天上散花下來以供養大師，這叫「天花亂墜」。天人供養的時候，要麼是散花，要麼是跳舞，要麼是天樂，要麼這三者都有。那些大菩薩轉爲新的身體再來人間的時候，也就是要出生的時候，就有來自天人的音樂、花、舞蹈等的供養，在他們圓寂的時候，同樣有花、音樂、舞蹈等的供養，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現在。

最近幾年有幾位大師圓寂的時候，也有這樣的花、舞蹈、音樂的供養。就像我們的秋英多傑上師圓寂或曰涅槃的時候，多次聽到來自天上的音樂、出現來自天上的花，那是像雪花一樣的花，但不是雪花，而是天人供養的花，這些花就從天上散了下來，他們散花下來是爲了供養上師的圓寂、涅槃。所以，這是一場盛大的慶典，因爲我們佛家沒有死亡，佛家祇有涅槃。就涅槃來講，這是一場非常值得慶幸的偉大慶典。在這場慶典中，這些天人們就不失時機地給予大師供養。那麼，天人爲什麼知道要用音樂、用舞蹈、用花來供養，乃至用香來供養？

像秋英多傑上師涅槃的時候，就有天人以香供養上師。大家是怎麼知道天人供養了香呢？就是整個紮西嶺（上師長期閉關地）的空氣中，全部瀰漫著難以形容的比檀香還要好聞的香味。不僅紮西嶺如此，整個土登寺（上師的寺廟）內內外外，就是每一個房間、每一個大殿內內外外的空氣中，也是始終瀰漫著難以形容的香味。那麼，這個香味是從哪裡來的？就是天人供香而來的，不然，它是不會憑空產生的。現在，在一些重大節日，如秋英多傑上師的誕辰日、圓寂日等重大節日裡，每當舉行法會的時候，紮西嶺上、土登寺裡都還有著濃重的香味，有時候還能聽到天樂，持續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都有。這是現在的情況，每次到了秋英多傑上師圓寂的祭日舉行紀念法會的時候，信眾們就來參加，就是周圍的人都來參加，這些人都能夠聽到很美妙的天樂。這些都是從哪裡來的？就是從天上來的。以上就是「六事供佛」，即水供、香供、燈供、花供、樂供、舞供的內容。

此處這句頌談到的是花供，就是手持曼陀羅花來供養上師，要把上師視爲佛，經常用花來供養他。這個供養與上師本身喜不喜歡花沒關係，即使上師不喜歡，弟子也給他弄一堆花：「您必須喜歡，不喜歡不行。因爲佛陀說了，用花供養上師能夠讓我們越來越美麗，不管是身體五官上的美麗，還是精神上的美麗，都可以通過供花來實現。所以，爲了我們的美麗，您必須接受我們的供花，您不接受是不可以的，您就無權不接受。」所以，不管上師喜不喜歡，弟子都要弄一堆花來供養。

現在的西藏就是這樣，每次舉行法會的時候，那個祭典用的桌子上全是花，甚至桌子前面都有一束一束的花在那裡擺著，就像花海一般。知道的人都知道，這是來自佛陀的教導，佛陀就教導大家要經常供花，供花是「六事供佛」之一。像大昭寺、小昭寺的釋迦牟尼佛即覺沃佛[①]那裡也擺滿了花，因爲前去朝拜的人，在朝拜之前手裡面都拿著很多花，見到釋迦牟尼佛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花供養給佛。這個傳統就來自釋迦

①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弟子們爲使他的真容傳之後世，特請工匠替他造了四尊八歲等身像和四尊十二歲等身像，又稱「覺沃佛」。因爲釋迦牟尼佛的奶母等人從旁指導，故造像與其本人十分相像，又稱爲「等身像」。

牟尼佛本人，不是後人想像出來的儀式，而是釋迦牟尼佛本人對眾生的教導。佛陀曾經教導過眾生要如何做才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福德，那麼供花就是其中一項。

「合掌供養於上師，恭敬稽首禮其足」，就是在合掌給上師供花之後，要「恭敬稽首禮其足」。「禮其足」是什麼意思呢？因爲佛家（細分爲佛教、佛學、佛法）是從印度傳過來的，所以佛家裡面的一些禮儀就是來自印度，「禮其足」也是來自印度。「禮其足」就是碰足禮。現在的印度還有對師長行碰足禮的傳統，就是師長在那裡坐著，我們跪下來「稽首」，把頭深深地低至地面，再用自己的額頭去輕碰師長的腳。如果他穿著鞋子，那就碰他的鞋子，碰了鞋子就象徵著碰了他的腳。好在印度人很少穿鞋，所以大多數時候都是直接碰到了他的腳。

後來這個禮儀簡化了，簡化成什麼呢？就是師長坐在這兒，我從門外進來，先用手摸一下自己的額頭，再摸一下對方的腳，意思是「我的額頭碰了你的腳」，但其實沒碰，我衹是做了這麼一個姿態，不是真的用額頭去碰對方的腳。我剛去印度的時候（2007），這個禮儀就是這樣的，然而，當我離開印度的時候（2012），發現這個禮儀又進一步地簡化了，簡化成什麼呢？連自己的額頭也不摸了，就是意思一下，實際上手並沒有摸到自己的額頭，其實手距離額頭還是很遠的，就這樣意思一下；對方的腳也不真的摸了，就是稍微彎個腰做個摸一下的姿態，其實手離對方的腳還有幾尺遠呢，他就收回來了，就是進一步簡化了這個禮儀。至於現在簡化成了什麼樣，我不知道，因爲我也有很多年沒去印度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簡化了。

當年我在印度留學的時候，碰足禮就很常見。因爲我是中國人，所以沒有這樣的習慣，但我身邊的同學是印度本地人，我就發現他們有這樣的習慣，什麼習慣呢？老師上台的時候，都會喊一聲「Good morning」，喊完後就開始上台準備上課，下面的學生就先摸一下自己的額頭，再遙遙地摸一下老師的腳，以此表達對老師的尊敬。這在他們那裡成了一種很自然的習慣，但是我們中國人沒有這種習慣。我開始去的時候，還挺奇怪：上課就是上課，怎麼還有這樣的儀式呢？我們中國人上課時，先是有一個班長喊：「起立！」然後所有人站起來，大喊一聲：「老師好！」然後老師喊：「同學們好！」班長又大喊一聲：「坐下！」我們就全部坐下，聽老師講課。這個是我小時候上學的傳統，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傳統，但是到印度剛上學的時候，我很不習慣他們的上課方式。他們不喊「起立」「老師好」「坐下」，他們都不喊這些，他們既沒有班長，也沒有人喊話，大家都約定俗成：老師一進門，說一句「Good morning」，下面的學生摸一下自己的額頭，再遙遙地摸一下台上老師的腳，然後聽老師講課。不是一兩個學生如此，是所有學生都如此（除了我之外，因爲我是中國人），這樣就算是禮節或禮儀到位了，這就是典型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禮節的表現，這就叫「稽首禮其足」。

在佛陀時代，大家真的是「稽首禮其足」的，真的是跪在佛陀的面前，讓自己的額頭挨上佛陀的腳來進行碰觸。至於後來是什麼時候簡化成了先摸一下自己的額頭，再摸一下對方的腳，我不知道；但是它什麼時候簡化成了連自己的額頭和對方的腳也不摸，衹是做一下樣子就完成了這個禮節，我是知道的，就是我在印度期間他們簡化出來的。

那麼「恭敬稽首禮其足」，就是恭恭敬敬地「稽首禮其足」。「稽首」就是頭面著地，「禮」是「頂禮」的簡稱，「稽首禮其足」實際上就是把頭深深地低下著地，再用頭碰佛陀的腳，特別是腳趾，表示對佛陀的頂禮。其實這個「頂禮」也分爲三種頂禮，就是身頂禮、口頂禮（語頂禮）、意頂禮，未必都是身頂禮，也可以是口頂禮，也可以是意頂禮，也就是在精神中完成頂禮。這裡爲了湊字數，就把「頂禮」的「頂」字去掉了，因爲它是七字一句，爲了湊夠七個字，就只保留了一個「禮」字，它的完整表述應該是「恭敬稽首頂禮其足」。第三頌就說到這裡，下面學習第四頌。

陳設之學問

在家抑或新僧侶，爲斷世間人誹謗，
陳設佛經等之前，持禁戒者意禮師。

「在家抑或新僧侶」，這個意思好理解，「在家」就是指居士，「出家者」謂之僧侶，但是這裡面強調的是新僧侶，就是剛剛出家不久的僧侶。

「爲斷世間人誹謗，陳設佛經等之前」，爲了斷除世間人的謠言和誹謗，在陳設佛經和佛龕的時候，應該怎麼做呢？

「持禁戒者意禮師」，一個真正的持戒者在一邊擺放、陳設佛經和佛龕的時候，應該一邊要把上師觀想到自己面前：不是我在陳設這些東西，而是上師在幫我陳設這些東西。爲了感謝上師幫我陳設這些東西，我要對其進行頂禮，這就叫「意禮師」。這裡的頂禮指意頂禮，就是完成精神上的頂禮，從而對上師助我陳設佛經和佛龕這件事，表達我的尊敬之情。這是對在家的居士、在家的修行人而言，但新出家的僧侶更要這樣做。因爲他們還不太會陳設這個佛龕、佛壇，所以在陳設的過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這個時候就希望上師給予原諒：「因爲我是新手，可能陳設錯誤，所以請上師給予原諒。」他們要對可能出現的錯誤進行懺悔，所以要對上師進行頂禮。

爲什麼說「爲斷世間人誹謗」呢？如果你陳設錯誤，別人看見了就會嘲笑你、謾罵你。那麼這種嘲笑和謾罵是因爲你的錯誤而引發的，所以就需要在精神中觀想上師，對上師進行懺悔，對上師進行頂禮，以消除自己因爲設置不當而產生的過錯，以及因爲設置不當而引發別人的嘲笑、謾罵所帶來的惡果，這兩個方面都請上師給予消除和避免。這個意思好理解。

其實這個居家陳設，不僅佛家很重視，儒家也很重視。儒家是從穿衣、戴帽、配飾開始要求我們，什麼樣的身份、什麼樣的年齡，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有什麼樣的配飾等等，都有細緻的規定。相應地，家裡的陳設如何佈置，比如門怎麼開、床怎麼擺、茶几怎麼放、廳堂裡的各種陳設怎麼放、臥室裡的東西怎麼放等等，都是非常有講究的。一旦放錯，別人來你家了就會嘲笑和譏諷你：虧你還是個讀書人呢！哎呀，這個地方怎麼能放床呢？這個地方怎麼能放茶几呢？這個地方怎麼能放書桌呢？總之，別人會對你有一番嘲笑和諷刺。所以，我們儒家的古人也是非常注重這些陳設的。

那麼，在過去的佛家，如果你進入了佛門，不管你是在家人還是出家人，對於自己家中的擺設、陳設，諸如佛像怎麼放、經書怎麼放、香爐怎麼放等等，這一切也都是非常有講究的。不像現代人，現代人因爲住在樓裡，就一切以方便爲主，不再講規矩了。但是過去不同，過去是非常講究規矩的，他是把家裡當成壇城來對待的，就是把這些擺設當成了一個壇城。

「壇城」是什麼意思呢？「壇城」就是梵語中的 Mandala。Mandala 翻譯成漢語的時候，有時是音譯（曼陀羅），有時是意譯（壇城）。壇城或曰曼陀羅是什麼意思呢？打個比方，就像現在蓋房子，那個開發商新蓋了幾十棟樓的小區，他就會設計一個沙盤出來，那個沙盤就是整個小區的縮影。曼陀羅就非常類似於沙盤，但它不是那個小區的縮影，它是佛國的縮影。不同的佛國有著不同的曼陀羅，也就是不同形狀、不同結構的沙盤。原則上講，每一個佛都有自己的佛國，每一個佛國也都有自己獨有的曼陀羅，就是有別於其他佛國的曼陀羅。所以，曼陀羅即壇城，是佛陀的佛國的縮影，不同的佛國有不同的縮影，就像不同的小區、不同的樓房有不同的沙盤一樣，它就是一個模型、一個縮影。

因此，在一個金剛乘修行者的房間裡，或者是他的修行處，他的床、佛龕等所有的一切，在擺放上都要盡最大的可能合乎曼陀羅或曰壇城的規範，最好是合乎某一個具體壇城的規範。比如說，時輪金剛壇城就是

一個具體的壇城，時輪金剛是一個佛，是佛就有自己的佛國，是佛國就有自己佛國的濃縮版，也就是沙盤、模型，那麼它的模型就跟別的模型不同。如果你是一個金剛乘的修行者，那麼你的傢具用品等就要盡可能地按照時輪金剛壇城的要求來擺放，或者說按照大威德金剛壇城，也就是大威德金剛曼陀羅（曼陀羅就是壇城）的標準來擺放，或者是按照別的什麼壇城的標準來擺放。如果你不按照具體的什麼時輪金剛壇城或大威德金剛壇城的標準擺放，就是籠統地按照最簡化的那個意義上的壇城標準來擺放，那也行。總之，都是按照具體或不具體的壇城標準來擺放的。不僅要如理地擺放這些陳設，還要把自己觀想成佛，把自己的居住環境看待成自己的壇城。如果你把自己觀想成阿彌陀佛，那麼你周圍的世界，比如你的房屋，就是極樂世界。如果你把自己觀想成釋迦牟尼佛，那麼你周圍的世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淨土。總之，你把自己觀想成什麼，你周圍的世界就是相應的那個淨土世界、佛國世界。這是非常有講究的。

這裡好像在說一個不重要的事情，「在家抑或新僧侶，爲斷世間人誹謗，陳設佛經等之前，持禁戒者意禮師」，就是爲什麼要強調佛經佛像等的各種陳設？因爲這個陳設是大有學問的，不能隨便亂擺放。如果隨便亂擺放，懂行的人到你家裡去就會把你痛罵一頓：「你這個人太外行，根本不像一個修行人，根本不像一個佛子！哪有你這樣擺放床的？哪有你這樣擺放桌椅的？哪有你這樣擺放佛龕、佛經的？這些完全都不如法。」

你們在網絡上都能搜到，一個佛子或者是一個僧侶房間裡那些物品陳設的簡單規範、標準化規範，那些陳設的平面圖在網上都有。那如果你是一個佛子，你就盡可能地合乎這樣的規範來擺放自己的陳設。這確實是有講究的，確實是有奧妙的，不可以胡來。不僅佛家不能胡來，就是儒家也不可以胡來。儒家沒有壇城這個概念，但是儒家有另外的概念來指導和約束，家裡面也不敢胡亂擺放。在儒家，床怎麼放，幾千年來它是有講究的；桌子怎麼放，幾千年來它也是有講究的……那佛家更是有講究，因爲它涉及修行問題，涉及傳承問題。擺放好了，它就有助於你修行，成爲一個增加你福德之舉；反之，擺放不好，它就障礙你修行，它就成了你修行上的一個障礙，成了一個敗德之舉、損害你福德之舉。這一正一反，是值得大家重視的。

這是五十頌的第四頌，這一頌涉及了居家生活日常的一些情況。第五頌仍然是就著第四頌進一步地說。

出家弟子給在家上師做事的戒律

供養坐墊身起立，幫助上師做事等，
具禁戒者皆當行，不做頂禮斷劣事。

第五頌重點說的是出家人對待未出家（在家）上師的一些該做、不該做的事。就是上師沒有出家，但是上師的弟子中有一些出家人，那麼這些出家人對待未出家的上師，就是示現居士身或瑜伽士身相的上師，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呢？下面我們一句一句來解釋。

「供養坐墊身起立」，第一件事情是供養坐墊的時候要起立。大家不要誤解這句話的意思，它不是指簡單的買一個墊子給上師，說這就叫「供養坐墊」了，它不是這個意思。「供養坐墊」指的是供養法座。如果上師是一個在家人，那麼身爲出家人的弟子可以被允許做一件事，什麼事呢？

在佛家的制度裡，一般情況之下，出家人都是高於在家人的，在家人也就是未出家人在見到出家人的時候，要給出家人頂禮，還要給出家人提供法座、提供飲食等的一切。這是指常規情況下，但是特殊情況下例外。所謂的「特殊情況下」就是，正好無巧不巧，我的上師是一個瑜伽士，不是一個出家人，瑜伽士是可以結婚生子即示現普通人相的，而我的上師就是這樣的人，他結婚生子，跟一個普通人一樣。那麼按照常規，應該是在家人供養出家人，但是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就例外了，可以反過來，不爲違法。「反過來」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身爲弟子的出家人，可以出資供養身爲上師的在家人。但前提是，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在家人，他是一個示現在家相的上師，那麼出家的弟子就可以給他提供法座。在佛家，提供法座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情，「提供法座」的意思就是請上師陞座講法。所以，法座不是簡單的一個椅子、一個座位，它象徵著誰對誰傳法的問題，以及誰是師誰是徒的問題。正常情況下，是出家人陞座給在家人講法。但是，現在不是情況特殊嗎？那麼特殊的時候怎麼辦？《事師五十頌》說，允許出家人給在家人提供高大的法座——這個法座是很高大的。

你不要以爲，提供一個法座就是指隨便弄一個凳子，然後跟上師說：「哎，坐吧！」可不是這樣。現在，你要是到西藏的寺廟中，就能看到法座差不多有一米五這麼高，甚至有一米八這麼高。爲什麼要把法座建得這麼高呀？以示法的尊嚴，要是它矮了，就體現不出法的尊嚴來了，所以才有意識地把法座建得很高。但是，這麼高的法座，一般的上師他也上不去呀，怎麼辦呢？它兩邊建有木頭做的台階。如果上師年紀大了，還有年輕的小弟子攙扶著他從旁邊的台階拾階而上，再坐到法座上去。法座後面有雕刻著瑞獸的椅背，一般都是雕龍畫鳳的一個背景。一般要用一個很厚的、柔軟的墊子鋪上，以便上師坐在上面講經說法。

法座前面還有一個像小矮凳一樣的東西，就像放在炕上用的小餐桌一樣，這個小矮凳放在法座的前沿是爲了擺放經典、金剛鈴、金剛杵等物品的。所以，上師坐在法座上，前面還有一個類似東北人所說的「炕桌」，上面放著經典，放著法本，放著金剛鈴、金剛杵等一套法器，上師坐在上面講法，弟子們就坐在地板上聽法。這樣就有意識地形成了落差：弟子們看上師是要仰視著看的，因爲本來落差就大，再加上弟子們坐著，上師就更是顯得高了，就是要形成這種視覺上的落差，以突顯上師至高無上的尊容，以及體現弟子們的謙卑。這樣就把雙方都顯示了。所以，供養坐墊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僅是把一個坐墊供養給上師，而是包括把這個有著一米五到一米八之高的雕龍畫鳳、十分莊嚴美麗的法座在內，一起供養給上師，也就是提供給上師，目的是讓上師陞座講法。

那麼，如果我們的上師是一個瑜伽士，而我們是出家的僧人，我們給上師提供法座，請上師陞座講法，算不算違法呢？不算。這就是「供養坐墊」的意思。供養坐墊的同時，要「身起立」。本來正常情況下，是非出家人向僧人們起立。比如說，你在這裡坐著，進來了一個僧人，那麼在佛的制度中，你身爲非出家人，

是要立即起身向他行起立禮的，就是恭敬地讓僧侶從你身邊經過。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反過來。具體而言，如果這個在家人是僧侶的上師，那麼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就可以反過來，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示現在家相的上師從僧侶們面前經過，僧侶們要立即起來，以示對上師的尊敬，不能說上師從弟子面前經過了，弟子還像大爺一樣地坐著，這是不可以的，這是違背三昧耶戒的。它和平時的情況不一樣，平時就另當別論了。

總結起來，「供養坐墊身起立」這句話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供養法座的問題，一個是誰給誰起身的問題。

「幫助上師做事等」，就是一切生活中的事務，身爲出家的弟子，都應該鞠躬盡瘁地爲上師打理，如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這些事情都可以打理。如果不打理就是違戒，打理了纔是弟子們應該做的事情。這又和平時相反：在平時，按照佛的制度，是在家的居士爲出家的僧侶打理生活，這是應盡職責；但是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可以反過來，就是出家人可以給示現在家居士相、瑜伽師相的上師打理衣食住行，內內外外的事務都可以做。這就叫「幫助上師做事等」。那麼，弟子除了幫助上師打理日常生活的事務外，還有別的一些事情可以做，比如說幫助上師傳法。

幫助上師傳法這裡面也很複雜，比如說上師要到外地去傳法，這在過去舟車不通的西藏，是很麻煩的一件事：要騎著馬或者是走著路前去。如果是走路，那當弟子的就辛苦了。比如說，上師要到一個新的地方給弟子們講經了，那些經書就由弟子負責拿。你們可不要以爲不過就是幾頁經書，能有多大的事？你們不知道，那種經書重得很，你們沒有見過西藏的經紙有多厚，西藏的經紙一張就有我們現在普通書本的四五張紙那麼厚，而且要比我們現在普通書本的紙張要長得多，也寬得多。一張紙拿到手裡都沉沉的，如果是幾百張紙合在一起呢，不是更沉？而且西藏的經書外面不僅裹著布，還要再加兩塊經板，就是上面一塊木板、下面一塊木板夾住經書，最後用繩子或者是哈達纏住，一個小夥子扛著都吃力。你扛一部厚一點的、大一點的經典，走上幾里路試試？扛一部都那麼吃力，要是扛幾部呢？那是一個很大的體力活，可不要小看，說「不就是扛一本書嘛，有什麼呀」，那一本書可不好扛了。除了經書之外，還有一些金剛鈴、金剛杵之類的法器要帶上，一般情況下都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箱子裡。因爲這些法器都是銅做的，有個別是金銀做的，所以都很沉，也很珍貴，得放在一個箱子裡，箱子裡面都有隔板，它們分別被放在隔板裡。過去的箱子都是很笨重的，把箱子蓋上，如果有馬就放在馬背上由馬來馱，如果沒有馬就得靠人背著。那又是一個很重的體力活。這些事情，身爲出家的弟子都可以爲在家的上師做，不算違制違法；反過來說，要是不做，倒是違制違法。總之，弟子可以爲上師做很多事情。

幫助上師做事，還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密勒日巴幫瑪爾巴做事，他是怎麼做的呢？他剛見瑪爾巴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給瑪爾巴犁地。一天，密勒日巴正走在拜見瑪爾巴的路上，瑪爾巴早就知道這個弟子要來，因此提前備上了酒和農具，在自己家的一大塊正需要犁的地那裡等著。密勒日巴看到瑪爾巴後，上前問路，瑪爾巴說：「我知道路怎麼走，但你先把這塊田給犁了，犁了你再走。」密勒日巴什麼也沒說，就把這塊地盡心盡力地犁完了。這就是幫助上師犁地。後來，他又幫助上師蓋房子，這都叫「幫助上師做事等」。

所以，這個「事」可不是普通的事，你以爲端個杯子、端個茶就叫爲上師做事了？這裡面複雜著呢。給上師放牧、給上師種田、給上師造房子等等，都叫給上師做事，那是很難完成的。比如造房子，密勒日巴就是爲了給上師造房子，弄得後背生了好幾個大膿瘡，所以這樣的事可不好做。還有放牧，西藏的上師家裡面都有很多牦牛，上師說：「你去把我家的牦牛放上。」你就要拿上一個帳篷，一年一年地在外面幫上師放牦牛，所以你一年一年都見不到上師，只能見到上師的牦牛。到了年頭歲尾的時候就不放牦牛了，因爲西藏也是過藏曆年的。到了過藏曆年的時候，就把外面的牦牛趕到家裡的圍欄裡，這個時候你纔能鬆一口氣，說：「上師，都一年沒見了，該跟我講講法了吧！」上師說：「先過年，過了年再說，忙著呢。」過完年以後，

你又請求說：「該講法了吧？」上師說：「NO，現在該放牧了，哈哈，去吧。」你只好接著繼續放牧，一放又是放一年。所以這個「幫助上師做事」可不是一般的做事，你千萬不要把它簡單化地理解成，給上師端一碗飯、倒一杯水，就叫「幫助上師做事」了。那你也想得太過簡單了，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事呢。說不定上師生了個小孩子，還讓你帶孩子呢，你就當起保姆來了。什麼時候你把上師生的三五個孩子帶大了再說，上師再給你講法，你得像個保姆（男的就是個男保姆，女的就是個女保姆）一樣地幫上師帶孩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帶大，才有可能獲得上師的傳法。

咱們在這裡說這些，你們以爲是笑話，在現實中它一點都不是笑話，真是這樣的，什麼活你都得幹，最髒最累的活你都要幹的，可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簡單。這就是「幫助上師做事等」。

「具禁戒者皆當行」，「具禁戒者」在這裡的意思是守護師徒三昧耶戒者，「皆當行」就是都應該做的意思。如果你是一個守護三耶戒的合格弟子，這些事你都可以做，唯有兩件事你不能做，就是「不做頂禮斷劣事」。

「不做頂禮斷劣事」是什麼意思呢？「不做頂禮」這句話在這裡雖然是這樣講的，但是就我對西藏金剛乘的瞭解而言，這句話是不對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出家人不對在家人頂禮，如果你的上師是個在家人，而你是個出家人，你不可以給你這個示現在家相的上師頂禮。其實這句話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它衹是在這裡成立。在現實中，我無數次地見到過，出家人給示現在家相的上師恭恭敬敬地頂禮，而且我見到的次數很多很多，出家人都很虔誠地頂禮其在家的上師。但是，這裡是這樣說的，我們知道即可。

「斷劣事」就是髒亂差的下劣之事，你身爲一個出家僧的弟子是不可以給在家的上師做這些事的。什麼意思呢？這很簡單，一說你就明白了。比如上師說：「去把我家的豬殺一頭，我想吃肉了。」這樣的事你不可以做，因爲你是出家人，這種事就屬於下劣之事，你得找別人來做，你不能做。或者上師吩咐你說：「我想吃雞了，你給我殺一隻雞來。」如果你是一個出家的弟子，這樣的事你也不可以做，但是你可以曲折地完成上師的意願，就是你找個非出家人幫你去殺那隻雞，你不能直接殺，因爲殺生在佛家是非常嚴重的戒律，你不能夠違犯這個戒律。殺、盜、婬、妄、酒這些事情在佛家看來，一個出家人是絕對要斷絕的，因爲它們屬於下劣之事，所以要斷絕。這裡叫「斷劣事」，就是要斷絕這些下劣的不如法之事。但這也是有前提的，衹是它的大原則如此。

我們上面還講到，帝洛巴讓那若巴去偷王妃首飾的故事。他是去偷了，也偷成功了，但是在逃離王宮的時候，不小心被守衛發現了，守衛把那個首飾盒子又拿回去不說，還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差一點小命不保。他都起不來了，只好爬到帝洛巴面前說：「您看吧，我說不能偷竊，您非要讓我偷竊，您看我都被打成了這樣。師父，咱以後不偷竊了吧，偷竊的報應很大呀，我差一點被打死了。」當時帝洛巴聽了，還罵他：「打死你活該！你這個蠢貨，連偷竊都不會，你還會幹啥？打死你活該，應該讓那個守衛把你打得更重一點纔對，就這麼點小事你都完成不了，簡直是個廢物！」所以，那若巴不僅被打還被罵，就是被守衛打了還不算，還被師父罵了一通，十分委屈。但轉念一想：「這是我的上師，我還得跟著。」所以他就抹乾了眼淚繼續跟著上師，一直不離不棄，無論上師讓他做什麼，他都盡最大的可能去滿足。所以，這裡也是看我們怎麼理解吧。

「不做頂禮斷劣事」，就是斷絕殺、盜、婬、妄、酒這樣的事，但這也是可以例外的。像帝洛巴對待那若巴的時候就可以例外。那若巴第一次見到帝洛巴的時候，帝洛巴就拿了滿滿一托巴（托巴就是頭蓋骨，把死人的頭蓋骨取下來做容器，那個容器就叫「托巴」）的酒遞給那若巴說：「你剛纔說什麼來著？我沒聽清。」他說：「我想拜您爲師。」帝洛巴說：「拜師啊，先把它喝了，咱們再談拜師的事。」所以，一開始帝洛巴就將了他一軍。那若巴說：「上師啊，我是僧人耶，我是受過戒的出家人耶，我們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殺、盜、婬、妄、酒，其中就有酒不能喝的戒律。」帝洛巴說：「你喝不喝我不管，要是不喝，那我

們就別往下談了。就看你喝不喝吧！」他說：「行，我就破個戒！」他就把那一托巴的酒全部喝完了，一滴不剩。帝洛巴說：「這還差不多，拜師的事情可以討論討論。我心情好的時候可以考慮收你爲徒，你還挺乖的嘛，我讓你喝你就喝，我讓你破戒你就破戒，你還挺乖的。」

所以，帝洛巴訓練那若巴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讓他破殺、盜、婬、妄、酒的酒戒，又緊接著破他的盜戒，就是讓他到皇宮裡去偷竊。這些在佛家看來都是莫大的罪過，但是，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可以例外。在正常情況下，身爲僧人，是不可以幫助自己的上師幹五戒所禁止的事的。比如，上師說「咱倆去偷竊吧」，然後你就去偷竊了，這是不可以的。再比如，上師說「你去殺一隻雞或者殺一頭豬吧」，你也是不可以殺的。但是像帝洛巴和那若巴這種特殊的情況，也是可以例外的，因爲密宗的很多言行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這一頌指的是通常情況下如此，但在特殊情況下是可以例外的。到底什麼時候該例外，什麼時候不該例外，你不要用普通人的心思去揣測，一定要聽上師的話：如果上師明確地讓你做一些違背基本戒律的事情了，你才可以去做，就是你自己不可以擅自違背戒律，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一個是爲了聽上師的話，不破壞我與上師之間的三昧耶戒，所以上師讓我殺豬我就殺豬，讓我殺人我就殺人，讓我盜竊我就盜竊，讓我喝酒我就喝酒。但是你自己不可以主動這樣，若是你自己主動去盜竊、主動去喝酒，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了。這個地方要分清楚，這個地方不能含糊。總之，一切聽上師吩咐，上師讓你這麼做，皆自有其密意，這個時候你要絕對地相信上師——「上師讓我這麼做，自有讓我這麼做的道理。儘管這個道理、這個理由一時半會兒我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上師沒有告訴我，但是我堅信，上師一定有他非常重要的說得通的道理和理由。既然上師有讓我非這麼做不可的道理和理由，那麼我就不可以拒絕，因爲一旦拒絕，就破壞了我與上師之間神聖的三昧耶戒、清淨的三昧耶戒，所以我要任勞任怨、認認真真地去完成。完成以後，在適當的時候，我相信上師自會向我講明非如此做不可的理由，我堅信這一點。」所以它是這樣的，不是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一定是上師讓你這麼做了，你纔能做那些表面上很違背戒律和貌似違背公序良俗的事情，但是這裡面有其更深遠的意義，就是法上的意義、傳承上的意義。一般上師都不會把這個意義公開說出來，都是等到事後才說開。

其實，公開說也無所謂，就是事前說也無所謂，不一定要等到事後說。一個善巧的上師，由於知道弟子卡在了哪裡，就在哪裡下功夫。這是所有的上師教弟子時都使用的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一招。就是弟子卡在了哪兒，上師就哪壺不開提哪壺。就是因爲你卡在了那裡，所以上師就老是在那裡和你過不去，目的就是讓你從所卡的地方超越出來，把你那個結解開。就是因爲那若巴從小就出家，導致那些戒律已經深入到了他的骨髓中，已經成了他的一個心結，他的整個心靈就糾結在這些方面、卡在這些方面。帝洛巴作爲一個佛陀級的大師，他當然一眼就能看到那若巴卡在了哪裡，所以就哪壺不開提哪壺：你不是說出家人不能飲酒嗎？你不是說出家人把酒看得比死都重要嗎？我就在這個地方下手，第一件事情就是讓你把此酒飲下。你不是不能盜竊嗎？我就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跟那若巴說：「去，到王宮裡把那個王妃的首飾給我整來，要是整不來，我有你好看。」就是出於這個目的，帝洛巴才讓那若巴偷竊與飲酒的，其實帝洛巴的本意不是爲了偷竊，也不是爲了飲酒，而是你那若巴卡在哪裡，我帝洛巴就在哪裡下手，這就叫「哪壺不開提哪壺」。

不僅佛家如此，儒家也如此，這是所有的聖賢所共同採用的一種教化弟子的善巧手段。佛家更是善於發揮此特點，就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你的問題出在哪兒，你的糾結點在哪兒，你的結在哪兒，我就在哪兒下手。而那若巴的結恰好就是這些戒律，那我帝洛巴就在這些地方下手。如果那若巴的結是在別的地方呢？那我帝洛巴就在別的地方下手。總之，結在哪兒，一個善巧的上師就會在哪兒下手，具體就表現爲哪壺不開提哪壺。所以，這與喝酒、偷竊沒有半點關係，衹是因爲無巧不巧的，那若巴的紐結點就在這裡，帝洛巴爲瞭解開這些結而應病與藥。帝洛巴當然不需要這些財富，因爲帝洛巴自己也是個苦行僧，苦行僧是不需要財富的，他

要來了財富也沒地方花。他是個苦行僧，就身上一件破爛的衣服，走到哪兒睡到哪兒，來到樹邊就睡在樹下，來到河邊就睡在河邊，來到草地上就睡在草地上，吃的時候也是四處乞討，乞到啥就吃啥。他就是這麼一個苦行僧，他要王妃的那些金銀首飾幹什麼！他要來了這些東西也是沒有任何用的。他這麼做就是爲了那若巴，他哪壺不開提哪壺，非得把那若巴那些紐結點打通不可。基於此目的，他纔這樣做的。

說個題外話。你們在場者普遍都是坐無坐相，站無站相。從現在開始，你們要高度重視自己的四威儀，做到容止可觀。你們都不如皇冠瑜伽學習班的學員或是其他非弟子學員，他們比你們更有坐相和站相。你們跟著師父學了這麼久，都學到哪裡去了？你們是越學越沒有規矩了，而不是越學越懂規矩。師父正在講授神聖的聖學，你們卻東倒西歪的，像什麼樣子！身不正，心如何正？我不管你們心正不正，你們首先得把身體給我擺正了，要知道你們是在接受聖學！不可以東張西望，抓耳撓腮。腰痛給我忍著，腿痛給我忍著，死不了人！衹要不死就給我忍著！你們現在連身體都沒擺正，全是毛病，全都沒有規矩！

我們正在學習《事師五十頌》，但這幾天你們表現相當不佳。我不管你們是什麼原因，都不可以一邊學習，一邊帶頭違犯《事師五十頌》中的要求。現在都邊學邊違犯，那學完以後，師父不在身邊了，你們不就更是肆無忌憚、如同未學？好了，第五頌就講這麼多。下面我們繼續學習下一頌，也就是第六頌。

師徒之間的三昧耶誓言

上師以及諸弟子，相同失毀誓言因，
是故勇士先觀察，上師弟子之關係。

第六頌的意思是，上師在傳授金剛乘教法之前，先要慎重觀察弟子是否堪爲法器，就是孺子可不可教；同樣，弟子在得受教言之前，也要再三觀察上師是否具足法相。所謂「是否具足法相」，通俗地說，就是上師是否是一個合格的上師。雙方如是觀察，而抉擇是否結爲師徒關係。

在過去，傳統的做法是師觀徒三年，徒觀師三年，這是師徒關係神聖性的體現。如果弟子不加觀察，就倉忙拜師，這既不敬師也不尊己。「不敬師」就是對師父不尊重，在沒有搞清這個師父是什麼樣的人，對他連最基本的瞭解都沒有的情況下，你就倉忙拜師，這種草率與輕慢，就是對師父的羞辱。你對待拜師這個行爲，就像是在馬路上撿了一棵白菜一樣地輕率，這怎麼可以？這是對師的不敬。那麼，在對師父進行了詳細的瞭解和觀察後，經過一番審慎的思維，確實覺得這就是你夢寐以求的師父，你終於找到了你想要找的師父，越瞭解越有這樣的感受：「哎呀，我要找的就是這樣的上師呀，他終於出現了！」越瞭解越有這樣的認識，這個時候你才可以謹慎拜師。

因爲拜師就面臨著脫胎換骨，拜師就面臨著從此過上一個和之前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也就是說，選擇一個師父，就是選擇一種新的人生。都選擇一種新的人生了，難道這個師還不重要嗎？師父決定著我們這一生能否走在正道上，決定著我們這一生能否解脫，這個事情完全等同於二次出生，太重要了！父母生下我們，是我們的第一次出生，那麼拜師就是我們的第二次出生。重新回到師父生命的子宮裡，在師父生命的子宮裡孕育、孕化一番再生下來，這就是二次出生。這難道不重要嗎？第一次出生是無選擇的出生，就是我們沒法決定我們的父母是什麼——父母是好是壞、是窮是富，還是怎麼樣，我們都無法選擇。但拜師的二次出生，我們是可以選擇的，我們是可以自主的。

佛陀充分尊重每一個弟子拜師的自主選擇權，反對任何形式的輕率與匆忙。對於弟子而言，拜師是第二次出生，這是一個多麼神聖而嚴肅的事情，怎能草率？這是在選擇父母耶，因爲選擇一個師父就是選擇一個再生父母，如此重要的事情怎能草率？！這是不可以草率的。而從師的角度講，這直接關乎聖學之傳承，是所傳非人，還是傳給該傳的合格之弟子，這是關乎聖學存亡斷續的問題，這當然相當重要，相當神聖！當然一點也不可草率。因此，無論從師的角度講，還是從徒的角度講，都是不可以草率的。所以自古以來就有師觀徒三年、徒觀師三年的做法。

師觀徒三年與徒觀師三年這個時間是不是重疊？也不好說，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有時候是重疊的三年，就是師父在觀察徒弟三年的同時，徒弟也觀察師父三年，因此這個時間就重疊了。還有一種情況是不重疊，就是師父觀察徒弟三年之後，徒弟再觀察師父三年，兩個三年加在一起就是六年。兩種情況都可以，是重疊性的三年，還是非重疊性的三年（合在一起就是六年），都不重要。其實三年也不是一個死數字，不是說非得三年，多一天不行，少一天也不行，它沒這麼教條，它指的是較爲長期地審慎觀察的意思。你不要把這個「三年」教條地理解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年就是三個三百六十五天，那你就太教條、太機械了。它沒這麼機械，它目的是要告訴我們對待拜師要極爲審慎，因爲這是一個二次出生、重生的事情，無比神聖而莊嚴。不要把如此神聖而莊嚴的事情，弄成像在馬路上買小白菜似的那樣草率和隨意。

所以，上師在傳授金剛乘教法之前，先要審慎觀察弟子是否堪爲法器，也就是這個弟子是否孺子可教。若是可教，那纔去教；不可教，那就等一等，再觀察觀察，讓他成長成長，等什麼時候成長到合格了，再予

傳授。同樣，弟子在得受教言之前，也要再三觀察上師是否具足法相。「是否具足法相」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是否爲一個合格的上師。雙方如是觀察，而抉擇是否結爲師徒關係。

這就是「上師以及諸弟子，相同失毀誓言因，是故勇士先觀察，上師弟子之關係」。

「失毀誓言因」的「誓言」在這裡不是全稱，其全稱爲「師徒三昧耶誓言」。「三昧耶誓言」又名「三昧耶戒」。那麼，當弟子心情愉快地抱著無比歡喜之心接受師父的教導，師父又抱著無比歡喜之心給予弟子教導，在這個過程中，就完成了師徒關係的締結。而在締結了師徒關係的同時，雙方之間就締結了三昧耶戒，也即三昧耶誓言。

什麼是「三昧耶誓言」？我們一再強調，三昧耶誓言就是師徒之間的關係從此衹能增強不能減弱，衹能是師徒之間心心相印的程度與日俱增、生命相通的程度與日俱增，而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損毀和退失。一旦有損毀和退失，如果是來自師父的原因，那麼師父就要趕緊反省與糾正，這叫「修補誓言」或「修補戒律」；如果是來自弟子的原因，那麼弟子也要趕緊反省、尋找原因，找到以後堅決給予消除，重新恢復之前越來越強的心心相印的師徒關係。這就是三昧耶誓言。

人與人之間在相處互動的過程中，有無窮無盡的問題和產生問題的原因，因此人與人之間相處，是這個世間上最麻煩的一件事，也是最複雜的一件事。不僅普通人與普通人之間如此，就是親人之間，比如兄弟姐妹、父子母女之間相處，都是人世間最爲複雜和麻煩的一件事。這個影響的因素來自內內外外，無窮無盡，令人難以捉摸。

而人間所有關係中最難以相處的，恰好就是師徒關係。師徒關係，是人間所有關係中最深奧、最麻煩、最微妙的關係，也是最具決定性的關係，就是後果最嚴重、最大的一種關係——無論是好的結果還是壞的後果皆如此。這就是爲什麼馬鳴菩薩這麼偉大的一個菩薩，很慎重地寫了一部《事師五十頌》，來啟迪我們如何捋順、擺正師徒之間的關係。師徒之間的互動相處，是人間所有關係中最深奧、最麻煩的，因爲它牽扯的面太廣、太深——廣到、深到什麼程度呢？它具備了人間一切關係的麻煩之總和。

我們跟兄弟姐妹相處、跟朋友相處、跟同事相處，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麻煩。但是，跟師父相處的時候，我們五倫關係中除了師徒關係之外的其他四倫關係所可能遭遇的麻煩，在師徒相處中全部會出現。也就是說，師徒這一種關係裡，就包含著我們在人世間的所有複雜關係，且集所有關係的麻煩於一身，它就這麼麻煩。這是師徒關係的第一個麻煩。

師徒關係的第二個麻煩是未知之麻煩。因爲作爲弟子的我們沒有成過佛，我們不知道在成佛道路上將會遇到哪些未知的問題，這就是未知之麻煩。我們衹是籠籠統統地知道，成佛之路絕非一蹴而就，肯定是相當曲折，需要經歷無數次的生死，但我們又對這些即將面臨的一次一次的死去活來全無所知，衹能摸索著前進，也就是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那麼這種摸著石頭過河，有時候摸好了，有時候就摸不好，所以這裡面就滋生出種種可能的問題。這些問題統名曰「成長性問題」，或叫「覺醒之路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在人世間未修行的時候未曾遭遇到的。

因此，人世間關係之複雜，是平面性的複雜，而師徒關係中所含的成長性複雜，是縱深性的複雜。也就是說，我們跟師父相處的過程中，除了具有平面性的複雜之外，還有縱深性的複雜，也就是成長性的複雜。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很多難以預料的問題。那麼在這些問題中，想要處理好師徒關係，很是麻煩，要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十二分的精神才行。因爲跟師父相處其實不是跟師父相處，而是跟我們內在的般若、內在的真善美相處；走進師父的過程，就是走進覺醒的過程，就是走進自己心性的過程。那麼，由心性離其自己的狀態，經過一番努力，到回歸自己的過程，就是師徒相處的過程。

當我們跟師父相處的時候，如果發現有種種的磕磕絆絆、彆彆扭扭，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意識到，這不是我們跟師父之間的彆彆扭扭，而是我們跟心性之間的彆彆扭扭，是我們跟心性之間的格格不入。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爲我們離開心性太遠了。現在，我們在回歸心性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回歸心性的初期階段，因爲身上有種種業障習氣、邪知邪見，這些業障習氣、邪知邪見就導致我們和心性之間形成了種種出入和彆扭。那麼這種種出入和彆扭，就反映在、表現在、體現在我們跟師父之間相處的彆彆扭扭上。

我們跟師父之間的關係，要立即視之爲我們跟佛性之間的關係、跟般若之間的關係。一定要這樣看待。所以，師父不是師父，師父是般若的化身、般若的象徵。那麼，拜師也不是拜師父，不是拜師父這個一百多斤的肉身、肉體，而是拜般若爲師。因爲般若通過師父呈現了出來，所以我們就拜這個般若的呈現者爲師，我們以後也將成爲般若的呈現者。但我們是後呈現者，師父是先於我們的呈現者，這就叫「先覺覺後覺」「先知教後知」。

因此，師徒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般若即將覺醒的人，拜一個般若已經覺醒的人爲師的這樣一種關係。要視自己爲般若即將被喚醒者，視師父爲般若已經喚醒者，那麼，拜師就是一個般若即將被喚醒的人，拜一個般若已經喚醒的人爲師。也就是說，師父是真善美的化身，我是在拜真善美爲師，我是對真善美忠誠，不是對師忠誠。表面上我是對師忠誠，實則是對師生命中所含的真善美表達我無上的忠誠，表達我無上的敬意和追隨之心，也就是虔誠之心。要以這樣一種態度來視師、視己、視師與己之間的師徒關係。

千萬不可如世俗眼光一般，把師徒關係看待成是一個普通的人拜另外一個血肉之軀的人爲師，這樣的話，師徒關係是處不好的，這就叫「名不正則言不順」。你見識沒擺正，態度沒擺正，結果不可能好，因爲什麼態度就決定著什麼結果。如果種子一開始就埋錯了，就是埋下了一顆惡劣的種子，那麼它不可能開出一朵優秀的花來。開出優秀的花的前提是非得有一顆優良的種子。沒有良種，何來良果？沒有優良的種子就不可能有優良的果子出現。

我們再說回來，「上師以及諸弟子，相同失毀誓言因」。「相同失毀」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師擇徒上有瑕疵，把不該傳承的法要傳給了非法器之弟子，即不加觀察，隨便就把法要傳給了某一個人，這是師毀壞了三昧耶戒。反之，如果弟子不加甄別地見個人就拜、見個人就學，也沒搞清這人是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這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什麼都沒搞清，就非常草率地拜他爲師，這是弟子毀壞了三昧耶戒。如果師徒雙方非常草率地建立了師徒關係，那就是師徒雙方都毀失了三昧耶誓言、三昧耶戒，而種下了惡劣的種子，就叫「相同失毀誓言因」。「因」就是種子。

關於徒擇師三年、師觀徒三年，我們可以把它比喻爲如同男女之間談戀愛。在擇偶之前，就是談戀愛的時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反覆地、多角度地觀察對方是否爲自己的如意伴侶。一旦做了選擇，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就要緊閉眼睛。從女方的角度來講，就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男方的角度來講，就是娶雞隨雞、娶狗隨狗。不管是男方還是女方，總之我就死在他（她）身上了，從不作第二人想，這叫「緊閉眼睛過好日子」。千萬不敢弄反嘍。就是在尋找对象期間緊閉眼睛，不觀察對方的人格、品行，而結婚以後卻瞪大了眼睛，看他（她）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這也有問題那也有問題，看旁邊誰都比他（她）好。如果採取這樣的一種方式，那麼這個婚姻一定難以長久。應該如前面所言，就是在結婚之前、在談戀愛期間、在選擇對方期間，要瞪大眼睛從各種角度去觀察。既然叫談戀愛，那就要好好談，從不同的角度談，「談」就是瞭解的意思，要從不同的角度瞭解對方。經過一番深入細緻的瞭解以後，再決定對方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如果是，就慎重地決定步入婚姻殿堂；如果不是，就理性地分手，再各自尋找自己的如意伴侶去。

師徒之間的關係非常類似於婚姻關係，在締結師徒關係之前，師父要瞪大眼睛觀察這個弟子是否爲合格的法器，弟子也要從各種角度來審查這個師父，看他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優秀的、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師父。

如果雙方都看中了對方，就慎重地締結師徒關係。那麼一旦締結了師徒關係，師徒雙方就要緊閉雙眼。尤其是身爲弟子的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師父的問題上，像拿著放大鏡一樣地去尋找師父身上可能有的過失與瑕疵。不是不讓你尋找，衹是不讓你在此時尋找。那麼應該在什麼時候尋找？應該在拜師之前尋找，而且給你大把時間尋找，讓你找夠爲止。但是一旦締結了師徒關係、師徒之間形成了三昧耶戒以後，這個時候，身爲弟子的你就要緊閉雙眼：「我就認定這師父了，死也死在這師父身上了」。這個時候，不准許睜開眼睛，不准許拿著放大鏡整天找師父身上可能有的所謂的瑕疵和問題，不可以！衹要有這個動機，就是你有向師父身上尋找瑕疵的這個動機，你就已經違犯了三昧耶戒。不要說你真的付諸行動，還真的找出幾個所謂的毛病和缺點，那就更是違犯了三昧耶戒。你早幹嘛去了？給你找缺點和毛病的時候，你緊閉眼睛不去找；而不讓你找缺點和毛病的時候，你卻拿著放大鏡整天在那兒找。這都叫不如理不如法。

正確的做法是：拜了師以後，始終認定「這是我選擇的師父，不管他再好或是再壞，我都已經選擇了，就是跪著我都要走完這一段師徒關係」。就是你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既是對師負責，也是對己負責。當初你爲什麼要做出拜他爲師的決定？既然拜了師，那就不要找理由，不要說什麼「我是一時衝動」，或「我一時沒想明白」。如此重大的事情，你當時爲什麼沒想明白？你爲什麼要衝動？你是一個成年人，要對自己所有的言行負責。既然沒想好後果，你爲什麼要草率拜師？身爲一個成年人，既然拜了師，選擇了這個師父，哪怕這個師父再不好，你跪著都要給我走完這一段師徒關係。這是你對自己選擇的負責，這是你對自己選擇的尊重：既是尊重師父，也是尊重自己。

話再說回來，一個經過慎重觀察過的師父，不可能錯到哪裡去。你都已經觀察他三年了，而且從各種角度觀察他都很好，不可能一拜師他突然就變壞了，這不合邏輯，這種情況應該是不可能出現的。這個師父一定會好上加好，而不可能是之前你看他這也好那也好，結果一拜師他突然之間就壞得不行，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我們接著學這一頌的後面兩句。「是故勇士先觀察」，這裡的「勇士」是指要有勇氣，就是說在締結師徒關係前，要鼓足勇氣來觀察，這個時候不准許鄉願，不准許含含糊糊，不准許情緒用事，不論師也好徒也好，都要拿出十二分的理性，來好好地觀察一番。「上師弟子之關係」，雙方要拿得出勇氣好好進行觀察，再決定是否建立師徒關係。這就叫「是故勇士先觀察，上師弟子之關係」。第六頌就學到這裡，下面我們學習第七頌。

非具格上師的七類特徵

具慧弟子切莫依，無有悲心憎恨害，
驕傲貪執愛炫耀，不護根門之上師。

第七頌是從弟子的角度講，什麼樣的上師不可以依止，不可以拜其爲師。對此這裡面有一些提示，有一些歸納，也就是對不具格的、不合格的上師歸納了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是「無有悲心」。就是這個上師不慈悲，沒有悲心。無論是世俗中的老師、師長，還是聖學中的師長，無論是學統中的師長，還是道統中的師長，就本質而言：師者，良心之工程也。就是當老師是一個良心工作，就像當醫生是一個良心工作一樣，就本質而言，沒有任何法律和外在的東西能夠約束得住醫生和教師。如果一個醫生心靈很壞，不盡心盡力給病人醫治，你什麼辦法都沒有，任何法律都不好使，所以叫「良心工作」。教師也是如此，如果我是一個教師，我明明肚子裡有知識，但我就是不想教你，你根本拿我沒辦法——全人類的法律加在一起，都拿我沒辦法。我用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可以推脫過去了——我就說「我不會」。明明我會，但如果我這個人沒有慈悲心，不想教你，我就會告訴你「我不會」。我又不會，怎麼能教你呢？所以你逼我也沒辦法，我就是不會。其實我明明是會的，但你用任何法律都無法逼我承認我會，我就鐵嘴咬定我不會：「我不會嘛，當然沒法教你了。」所以，教育工作，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良心工作。沒有良心的教師，你怎麼都拿他沒有辦法。

因此，我們要拜一個師父的話，首先就要看他是否有慈悲之心。如果沒有慈悲之心，他是不會好好教我們的。反過來說，衹有一個有真慈悲心的人，才會對我們傾囊相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會盡心盡力地教導我們。那麼，衹有師父盡心盡力地教導我們，我們纔能夠如其所願地獲得教化和成長。所以，選擇一個上師，第一個標準就是看他有沒有切實的慈悲心。這是擺在首位的，如果這一項不具備，那其他的就別談了，因爲教育工作是一個良心工程。盡心盡力教化你和不盡心盡力教化你，這裡面有天壤之別，差別實在是太大太大了，結果也實在是天地懸殊。這是不堪爲師的第一個標準：沒有慈悲心。

第二個是「憎恨」。憎恨在這裡可理解爲嗔恨心，嗔恨乃五毒（貪瞋癡慢疑）之一。一個人五毒中任何一毒的多少和大小，都標誌著這個人自我的多少和大小，這是一定的。一個人貪心有多大，其自我就有多大；反過來說，一個人自我有多大，其貪心就有多大。嗔恨也是如此，一個人嗔恨心有多大，他的自我就有多大；反過來說，一個人自我有多大，他的嗔恨心就有多大……其他三毒皆以此類推。

怎麼來判斷一個人的自我是大是小、是輕是重？就看他身上的五毒是輕是重、是大是小。因爲五毒就等於自我，自我就等於五毒。「無有悲心憎恨害」這句話只講了五毒中的一個嗔恨，其實它衹是一個提示，它真正要說的是五毒，就是包括嗔恨在內的「貪瞋癡慢疑」。一個貪瞋癡慢疑多的人（這裡就是指一個嗔恨心大的人），實際上也就是一個自我濃厚的人。自我越重越是凡夫，自我越輕越是聖賢，這是一個鐵律，無人可以例外，不管是學佛學道學儒都是這樣。如果你看一個人五毒深重，得了，就別拜其爲師了，因爲他還不如你呢，他還不如你境界高呢，你的貪瞋癡慢疑比他淡多了。一個五毒深重的人，是不可能覺醒、不可能開悟的，因爲覺醒、開悟與五毒完全成反比。一個人覺醒多少，五毒就會淡化多少，一個徹底覺醒的人就是一個徹底沒有五毒的人。那麼反過來說，一個五毒深重的人，肯定是一個尚未覺醒的人。一個尚未覺醒的人，他自己的燈都沒點亮，又怎麼能夠點亮你這盞燈？那是不可能的。你還等著他把你的燈點亮呢，結果弄了半天，他本人的燈也沒亮，那還等啥呀？那當然就不等了。前提是他的燈、他的火把已經點亮了，他纔能夠點亮我們嘛，這是一個常識。

因此，「嗔恨」在這裡不是作嗔恨講，而是作五毒講，指的是五毒中的任何一毒。一個人衹要五毒中的任何一毒濃重，他就不堪爲師，不配當我們的師父。這是不堪爲師的第二個標準：五毒深重。

第三個是「害」。「害」在這裡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他做出了很多有害於他人、有害於社會、有害於聖學的事。所以這個「害」很寬泛，不好說是什麼事情，具體的人具體分析。像「文革」期間把所有的上師都關押起來，把所有的經書法本都燒掉，這就叫「害佛法行」，就是做出了很多對佛法有害的行爲。包括對眾生、對上師有害的行爲，通通屬於害行，都是不可以有的。因此，「害」的範圍很廣。我們在這裡給出一個大的標準吧：凡是對聖學有害的、對眾生有害的、對社會有害的言行，通通屬於害行。如果一個上師做出了很多有害於佛法、有害於眾生、有害於社會的言行，那他當然就是一個反社會者、反佛法者，當然不配爲師。這是不堪爲師的第三個標準：有害行。

第四個是「驕傲」。就是貢高我慢，傲氣十足，這也不堪爲師。

第五個是「貪執」。就是貪慾深重，十分貪婪，比如說愛財如命啦、貪得無厭啦等等，這些通通都屬於貪慾深重、貪毒太甚。這個「貪慾」或曰「貪執」是「貪瞋癡慢疑」五毒之首。貪慾就是佔有欲，有無窮無盡的佔有欲，什麼都想佔有。

「佔有」和「正當擁有」不是一個概念。佔有是一種執著，而非執著型的擁有不可以稱爲「貪」。像佛陀就有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三十二相」，全稱「三十二大丈夫相」，通俗地說，就是佛陀十分英俊美麗。有多英俊美麗呢？世間無二，就是你不會在世間找到第二個比佛陀更英俊美麗的人。但佛陀說：「我貪執、執著於我的美麗了嗎？我沒有。」如果佛陀執著於自己的美麗，每天心中對自己的美麗念念不忘，見人就說：「我美不？你沒有發現我美嗎？我這麼美，你居然沒發現？」如果佛陀每天都這麼幹，完了，那就證明佛陀有了執著。美本身不是錯，但天天執著於美，就是錯。美是一種擁有而不是佔有——你擁有美是一回事，而執著於美則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整天把美放在心上，什麼事都不想，滿腦子想的就是「我美不美？我很美，我就是美」，乃至見人就說你自己美，要是別人不誇你美，你都會難受很長一段時間，「明明我這麼美，他居然瞎了眼看不到我美，他居然不讚美我的美，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不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美就是你的一場災難。美本來是個好事，無論這個美長在誰臉上、誰身上，總之它都是一個好事。但是由於你沒有正確地處理、對待你的美，也就是對待這個本來很好的事，因此你把它整成了一場災難：你從美中獲得了痛苦和墮落，你的貪執就是墮落。因爲貪執屬於五毒之一的貪毒，你的貪執越重，你的貪毒就越重；你的貪毒越重，你就越是自我，越是墮落，有多少自我就有多少墮落。你是把美麗作爲培養你貪執的器皿、良田，你在這個器皿、良田中，使勁地生長著、耕種著你的貪執。所以，美麗在你這裡，被處理成了一個墮落的源頭、根源。本來它是個好事，你愣是把它整成了個壞事，這就是你的愚昧。

美麗是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啊！要是你長得美，就會帶來賞心悅目的美的享受——不僅會給自己帶來賞心悅目的美的享受，同時也會給別人帶來賞心悅目的美的享受。但是由於你的愚昧，對此不能夠做出正確的處理，那麼美貌對你來說就是一場災難，就成了你煩惱的源頭。你整天執著於美，執著於別人是否誇你美：「我明明這麼美，他居然瞎了眼沒看見，這太不能忍受了。」你這一天心裡都不愉快，這一天心裡都悶悶不樂。爲什麼？因爲別人沒誇你，你衹能自個兒煩惱：「那個人瞎了眼，我明明這麼美，他居然沒看見。我實在不能忍受，害得我這一天心中都悶悶不樂的。明天我還要讓他看一眼，我非要讓他看見我的美不可。居然還有人看不見我的美、不讚賞我的美，這是不允許的，這是不可以的。明天我要琢磨琢磨，我要走到他面前，我要讓他知道我的美。」沒被別人誇兩句，你這一天都悶悶不樂，這就叫「煩惱」。你這個煩惱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從你錯誤地對待自己的美貌而來的。如果你能夠平心靜氣地對待自己的美貌，就不會產生一整天都悶悶不樂的煩惱了。佛陀有沒有因爲他的美貌而產生煩惱呢？斷然沒有，如果有，那他就不是佛陀了。他非

常美貌，是世間第一美男子，擁有第一大丈夫相，集人類可能擁有的所有美貌於一身——他集三十二種普通人不具備的獨有美貌於一身，能不美嗎？不要說三十二種了，就是十二種美貌集於一身，你就天下無雙了。而他居然集三十二種世人、普通人不具備的獨有美貌於其一身，簡直美得不能再美了。但是佛陀以美自持了嗎？沒有。他忘記了自己的美貌，不以自己的美貌爲意，這就叫「沒有貪執」。

所以，擁有美貌是一回事，執不執著於自己的美貌則是另外一回事。以此類推，有沒有錢是一回事，執不執著於金錢則是另外一回事；有沒有權是一回事，執不執著於權力則是另外一回事。佛陀教導我們的是，人間所有的美好，都可以放心大膽地去追求，但不可以執著。你有權追求、有權擁有，但不可以貪戀、不可以執著。一旦有執著，你執著於什麼，什麼就是你的拴驢樁。它就像一個拴驢的樁一樣，把你這頭驢牢牢地拴在了這個樁上，你就一直圍繞著這個樁轉，不得解脫。所以說，你執著於什麼，什麼就是你的拴驢樁，換言之，你執著於什麼，什麼就是你的枷鎖，你將在此枷鎖中不得解脫，不得自由，一直這麼沉淪下去。

所以，美麗本身沒有任何錯，執著於美麗才是大錯特錯。金錢本身沒有任何錯，執著於金錢才是大錯特錯。人間所有美好的東西都沒有錯，美好的東西怎麼可能是錯的呢？我們還巴不得它越來越美好呢，它怎麼可能是錯的呢？但是你執著它、貪戀它就是錯。

如果一個上師不明白這個道理，就是不明白只許擁有而不許貪戀、不許執著這個道理，那麼他連佛法的門都沒入呢。就這樣的人，還整天學佛，還當上師？他連當「下師」都不夠格，還當「上師」呢！這樣的人當然不配爲我們的師父，因爲他連佛法的基本道理都沒整明白。

佛陀已在無數的經典裡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所有的真善美，務必去追求，一定要去追求。人生最大的價值、人生的頭等大事，就是追求真善美，要咬定青山不放鬆，不要旁顧左右，一定要拿出你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力氣去追求真善美，但不可以貪戀真善美，不可以執著真善美。也就是說，只可以擁有，不可以執著。一旦執著立即墮落，立即煩惱叢生、痛苦不堪，真善美立即就變成了假惡醜，至少在你這裡變成了假惡醜。在別人那裡真善美仍然是真善美，但是唯獨在你這裡，真善美被你異化了、被你污染了、被你變質成了假惡醜，不再是真善美了，因爲你有執著。

第六個是「不護根門」。「根」是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我們說學佛者要六根清淨，就是要眼耳鼻舌身意都清淨。「根」就是「門」，眼是視覺之門、耳是聽覺之門、鼻是嗅覺之門……所以六根就是六門，是感覺出入的門戶。所以，「根」就是「門」，「門」就是「根」，「根」與「門」是同義詞。不護根，就是不護門，也就是不護根門。

「不護根門」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中國有一個成語叫「放浪形骸」，就這個成語足以把「不護根門」的意思說清楚了。一個放浪形骸的人，也就是一味放浪感官而不知收斂的人，不配爲我們的上師。一個放浪形骸的人，一個不懂自律自覺的人，自己都沒有管束住自己的慾望和根門，自己都沒有管好自己，怎麼能管好我們呢？自己都沒有收攝好自己的身心，怎麼能收攝好我們的身心呢？根本不可能，他比我們還散亂呢。「放浪形骸」的別名叫「散亂」。

凡夫的整個身心都處在散散亂亂之中，不知收斂。而禪修就是對治散亂的良藥。因此佛家十分注重禪修，非常注重禪修！在佛家看來，如果有時間，能夠二十四小時都在禪修，那是最好不過的了。如果沒有時間，就要創造時間、擠出時間，擠出盡可能多一點的時間來禪修。

禪修是幹什麼的？禪修是藥。這個藥是治什麼病的？就是治散亂病的。凡夫從身到心再到感官，時刻皆處在亂七八糟的散亂之中，就像一條波濤洶湧的江河，一天到晚都處在極度的動盪之中。動盪必渾濁，動盪必散亂，動盪必顛倒錯亂，這是動盪的規律。衹要我們的身心一天到晚都處在無規則的、亂七八糟的動盪中，結果必然越來越渾濁、無明。就像一碗含有泥沙的清水，在你不斷攪動的過程中，它就成了一碗濁水；就像

本來這個江水、河水是很清的，但是因爲你使勁攪動它，它當然就變成了濁水。我們這個身心也是這樣，如果不能靜下來，一天到晚攪動它，它一定會越來越渾濁，就像被攪動的渾水一樣，越來越渾，越來越渾……身心一渾濁了，這個渾濁就會變成昏沉：渾濁就是無明，身心有多麼渾濁，就有多少無明。無明就是不明白、無智慧、沉於黑暗之中。

那麼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渾濁呢？禪定、禪修就是對治渾濁、混亂、顛倒錯亂的良藥。通過禪修，就能慢慢地讓六根歸位，讓六根靜下來。眼睛閉上，耳朵不聽外界，嘴巴也閉上，心也靜下來，慢慢地慢慢地靜下來，這就叫「禪修」。六根歸位，就是眼歸眼位，耳歸耳位……衹有歸位才能靜下來，就有點像小鳥歸巢一樣，它衹有歸巢了，才能夠安靜下來。首先是歸位；進一步是安靜，就是靜下來，逐漸逐漸靜下來；再進一步是清淨，靜下來以後，靜則淨，衹有安靜才能清淨，就像一碗水，你不要攪動它，你讓它靜下來，它衹有靜下來才能淨下來，才能越來越清淨。

禪修就是這個道理。通過靜下來獲得淨下來，就是通過安靜獲得清淨：越安靜越清淨，越安靜越清淨，越安靜越清淨。時間一久，漸漸地感官就清淨了，當感官清淨了，就會出現耳聰目明現象。這個「耳聰目明」，不是指你不得近視眼的耳聰目明，而是指感官中、根門中出現了智慧。這個時候你的眼睛就擁有了更多的洞察力，耳朵就擁有了更多的洞察力……你的耳朵聽到的任何聲音，都能夠擁有比之前高得多的判斷能力和分辨能力。比如說，之前在心煩意亂、根門顛倒錯亂的時候，如果你去聽音樂，尤其是高深一點的音樂，你是聽不懂的：你不知道音樂裡面的內涵是什麼，你無法進入音樂的世界，無法欣賞音樂的美妙內涵。但是經過一番禪修之後，由於你的理解力明顯提高、感受力明顯提高，你這個時候去聽音樂，就比之前好得多、深入得多了。原來怎麼也聽不懂，現在一聽就很容易懂。包括看藝術品、看畫作也是一樣。之前欣賞不來，不懂什麼叫美、什麼叫丑，不懂一幅畫的價值高低。但是經過一番禪修之後，六根歸了位，就是眼歸眼位、耳歸耳位等等，由靜到淨，你明顯地擁有了洞察力，能夠看清事物更深一層的內涵了，再去欣賞這些藝術品，就能看明白了，就能看懂了。原來怎麼看也看不懂，現在很容易就能看懂，這都叫「增加了洞察力」。那麼，耳朵有耳朵的洞察力，眼睛有眼睛的洞察力，精神還有精神的洞察力，總之就是耳聰目明，耳越來越聰，目越來越明，也就是智慧越來越高。智慧越來越高的原因是你經過了一番禪修而自然擁有的，因此有句話叫「定能生慧」，就是禪定能夠生起很神奇的智慧。

那麼，一個沒有經過禪修的人，就像我們一樣顛倒錯亂，因爲他「不護根門」，就是說他沒有維護好他的六根、六門。這樣的人自度尚且未完成，又何德何能引度我們？因此，「不護根門」的人不配爲我們的上師。

第七個是「愛炫耀」。就是逢人就自吹自擂，說自己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如何如何的有本事，這就叫「愛炫耀」，也就是虛榮心重。一個虛榮心重的人，是中了五毒中的哪一毒呢？「愛炫耀」就歸到五毒中的第四毒，即慢毒，也就是傲慢。他炫耀的根本就是要用各種辦法來證明「我比你強」，這就是炫耀的本質、炫耀背後的秘意（不公開的或不讓大家知道的心思）。那爲什麼他要用各種辦法來證明「我比你強」呢？因爲他衹有通過證明「我比你強」，才能獲得少許安慰、少許滿足。如果他不通過各種辦法來證明「我比你強」，他就無法從你那裡獲得安慰和滿足。那當然是一種畸形的安慰和滿足。

我們是要獲得安慰，是要獲得滿足，但是我們的安慰和滿足，不可以建立在畸形之上，不可以建立在錯誤之上。其實，我們有正確的方式能夠讓自己獲得安慰和滿足，這個正確的方式就是好好學習聖學。衹要好好學習聖學，我們就能夠獲得無窮的快樂與滿足，這是獲得快樂與滿足的正確之道。而通過向別人炫耀、通過證明「我比你強」來獲得滿足的方式，是錯誤的滿足方式、畸形的滿足方式、下劣的滿足方式，因此它是不被提倡的。

儒佛道都一直在告訴我們，正確的滿足之道，就是深入修學聖學。衹要深入修學聖學，你就可以獲得難以形容的滿足感。一天比一天滿足，一天比一天富足。除了滿足感，你還有一種富足感，就感覺到自己越來越富有，比誰都富有，好像是天下第一富有之人。儘管你外在的衣食很普通、很一般，但是你精神上的富足、心靈上的富足是別人難以企及的，就是說，你從精神上、情感上、心靈上獲得了難以言喻、難以形容的滿足。這就是正確的滿足之道。

如果一個上師居然用邪惡的、錯誤的途徑來獲得滿足感，就可見這個上師是多麼的差勁，他都不知道正確的滿足之道，就證明他連儒佛道的門都沒入呢。一個連門都沒入的人，當然不堪爲師，就是這樣的人不配爲我們的上師。

《事師五十頌》裡面列舉、歸納了以上七大類不合格上師的外在表徵。如果一個人具備了這些特徵，那你就不要拜其爲上師。就是如果經過一番瞭解與觀察，發現一個人擁有這七大類的問題，而且還是較嚴重的問題，那你趕緊離開他，因爲他不配爲你的上師，你不要拜其爲師。這就是這一頌所要說明的。我們接著學習下面兩頌，也就是第八頌和第九頌。

具格上師應有之諸種品德

穩重平和具智慧，安忍正直無諂誑，
了知密咒續部事，具仁慈心通論典，
了達十種真如義，擅長繪畫壇城事，
精通傳講密宗法，極具敬信根調柔。

上一頌把壞上師的七個方面說完了，這一頌就從好的一面說上師了。那麼好上師是什麼樣子的呢？什麼樣的上師值得我們去追隨呢？第八頌和第九頌給了幾個標準。就是這裡總共用了兩頌來講一個合格的上師、優秀的上師該有的品德。這不是一頌，是兩頌，因爲一頌是四句，而這裡用的是八句。這兩頌合在一起，告訴我們什麼樣的人是優秀的上師、值得我們追隨的上師。

第一個是「穩重」。就是他很穩重，這個穩重是多方面的：做事穩重，情緒穩定，認知深透，做事有條有理，說話邏輯性強，爲人不輕浮，等等，這些通通都屬於穩重的範疇。

儒家也有這樣的觀點，儒家叫「君子不重則不威」。後來，就有人把這句話理解成君子身體很重，想當君子就要增重。就是你想成爲一個君子嗎？如果想，那你就使勁吃，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往那兒一坐重重的，最好有一噸重，你自然就不怒而威了。這是後人一種調侃的話，原話肯定不是這個意思啦。「君子不重則不威」，這個「重」就是穩重，意思是一個君子衹有穩重了，才能從穩重中透顯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德威；這個「威」是德威，不是力威，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力氣壓服對方，讓對方感到你的威嚴，不是這樣的，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在以德服人的過程中，會自發在別人心目中形成一種不怒而威的感受，那麼這種不怒而威的感受就叫「德威」。

德威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從穩重中來的，因此叫「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要重，但這個「重」不是身體上的重，不是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像彌勒佛一樣的重，不是那個體重，而是穩重。一個人很穩重，才有具備德威的前提。如果一個人整天抓耳撓腮，嬉皮笑臉，做事沒個章程，不知先後，亂七八糟，那他當然就沒有德威了。所以，儒家的「君子不重則不威」，和《事師五十頌》裡講的優秀上師的第一個品質——穩重，含義是完全一樣的。穩重能夠突顯出一個人的智慧、品德。一個有智慧、有品德的人，一定是一個穩重的人，從來就不存在一個既有智慧又有品德的人，卻整天搖頭擺尾、抓耳撓腮、站無站相、擠鼻子弄眼的像只猴子一樣，肯定不存在這樣的人。總之，一個有智慧、有品德的人，一定是一個行事穩重的人。那麼，說穩重的目的不是要說明穩重，說穩重的目的是要說明這個人一定是個有品德、有智慧的人。

第二個是「平和」。就是性格很是溫柔，情緒不極端化，不是動不動就暴跳如雷、動不動就哀傷得暈厥過去、動不動情緒一來就失去自控，沒有這樣一些情緒極端化的表現。那個電影裡面就經常播放情緒極端化的場景：某個女人一受刺激了，就開始摔傢具、摔餐具，見到什麼摔什麼，甚至把電視機都搬起來摔了，以表達自己的憤怒。別人進來一看，家裡面一片狼藉，嚇了一跳，就問：「咋啦？」那個女人就說：「我剛纔發火了，我把這些東西都摔了，以表達我的憤怒。」其實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身爲一個上師，如果情緒上如此不能自控，動不動就情緒極端化，動不動整個人就失控了，這是不可以的。身爲一個上師，應該經常表現出一種平和之氣。君子一團和氣嘛，他身心內外有一團和氣，他所處的地方始終有一種平和之氣、慈悲之氣圍繞著他，他給別人傳遞過去的都是一種平和的情緒，而不是極端的情緒。一個合格的君子和一個合格的上師，他不僅自己情緒平和，也善於把自己平和的情緒傳達給周圍人。周圍人本來心情還很糟糕，情緒還很極端，要麼是極度悲傷，要麼是極度氣憤，要麼是懷揣著別的一些極度情緒，但是，當他們走近上師，來到上師身邊稍坐一會兒，就感受到自己的情緒平和多了。所以，一個優秀的上師，不僅自己性格平和，還能夠

給周圍人營造一種平和的環境和氣氛，能夠給那些情緒容易極端化的弟子以良好的感染，始終能夠營造出一種平和、團結、友善的氣氛。

第三個是「具智慧」。這個「智慧」指的是對聖學全面而透徹的瞭解，就是對聖學中所含的學統與道統都有很全面的瞭解，經律論全通，修行方面什麼都懂，八萬四千法門無不精通。就是學統和道統上都要做到這樣，一是全面，二是精通，合在一起就叫「具智慧」。這個智慧不是世間的小聰明，而是指大智大慧的聖賢學問，這些聖賢學問全部傳承於自己一身，也就是百家智慧集於自己一身，不管是來自佛家的，還是來自儒家的、道家的，哪怕是來自基督教的、印度教的，衹要是人間聖賢的經論、教化，都盡最大的可能予以通達。這就叫「具智慧」。

第四個是「安忍」。「安忍」就是安於忍耐，安於忍耐就是善於忍耐。這裡所說的這個「忍」，不是我們常人所說的「忍」，兩者不是一回事。比如，你練武術的時候要站馬步，馬步才站一會兒腿就發抖和疼，然後這個武術老師就告訴你：「忍一忍啊，忍一忍，多站一會兒。」這裡所說的「安忍」和練武術站馬步的那個「忍」不是一個忍。又比如說，你練那個哈他瑜伽的時候要練劈叉（一字馬），一般都劈不下去，老師就過來了，一腳踩下去，「哇！」，疼得你大叫一聲，老師說「忍著！」你就不敢叫了，就在那兒忍著，忍得豆大的汗珠往下滴，忍得牙關緊咬，忍得面紅耳赤，也不敢說。那也叫「忍」。但這裡說的「忍」也不是練哈他瑜伽的那個「忍」。

那麼這裡的「忍」是什麼意思？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是通達於理而安忍；第二重含義，是通達空性以安忍。就是有兩種忍，這兩種忍統名曰「聖忍」，也就是聖賢的忍耐。而我們站馬步、劈叉的那個忍，是凡夫的忍耐，跟這裡所說的「聖忍」不是一個概念。下面介紹一下兩種「聖忍」的內涵。

我們先說第一種忍：通達於理而安忍。「通達於理而安忍」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這個人哪，特別通情達理，知道對方習氣很重，但是呢，你又知道對方這個習氣啊，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消除的，因爲「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嘛，習氣消除起來哪有那麼容易的？怎麼可能像玩魔術一樣，「呱唧」一下就改了？它沒那麼快的。這個時候你就得忍著他，爲啥？因爲你知道他一身習氣是一時半會兒改不了的。雖然他來到你身邊，給你帶來了各種痛苦和麻煩，但是你選擇了忍耐，這種忍耐是基於你對生物性、對人性、對佛性，以及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好的理解而產生的。

歸納爲一句話就是：因爲你通情達理，因爲你對各方面都有很好的理解，所以你有足夠的包容和忍耐。你知道這個人一身的習氣其來有自，即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說，他沒有一個很好的父母、很好的家教，所以養成了一身的習氣。再比如說，他經歷了一些常人沒有過的遭遇，這些遭遇給他帶來了無數次精神打擊，導致他的人生坎坷而曲折，而因爲其人生坎坷而曲折，慢慢地就養成了他獨有的三觀、獨有的說話方式、獨有的行事方式。儘管這些說話方式和行事方式是不好的，但是你也是能理解他的。因爲知道他的過去，知道他遭受了那麼多，所以你對他現在這些不好的表現，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包容與忍耐。

這種包容和忍耐是基於你對他的過去進行了全面地瞭解而產生的，是基於理解和同情而產生的。這種包容和忍耐就屬於典型的通達情理後的安忍。就是你知道他不容易，儘管他這些毛病、習氣十分讓人討厭，但是其來有自，都是有原因的。因爲你對他這些毛病、習氣的來龍去脈擁有足夠的瞭解，所以就產生了同情心，不再那麼嚴苛地要求他，而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寬容和忍耐。那麼，當我們對周圍的人和事理解得越多，對周圍人的性格、脾氣、習氣的來龍去脈瞭解得越多，我們就越是持寬容態度，越來越大度，越來越寬容，這種大度和寬容就叫「通達於理而安忍」。

這種安忍來源於我們對別人習氣、惡習的來龍去脈越來越透徹的瞭解。這就是爲什麼年紀越大的人，包容性越強。因爲年紀越大的人，越知人事之艱難，越知萬事之曲折，故而不輕易地指責人，不輕易地下定義，

不輕易地發脾氣。這樣就給人產生一種印象：年紀越大的人，包容性越強，忍耐性越強。那麼這種包容、忍耐就來源於他這幾十年的曲折人生的閱歷，以及對社會方方面面越來越深刻的瞭解，就覺得大家都不容易，即使是一個壞人，他也壞得那麼不容易，何況是好人。當個壞人容易嗎？天那麼冷，他爬上幾層樓去盜竊人家的東西，容易嗎？他不容易的。外面正下著雪、下著冰雹呢，你從外面爬上幾層樓試試？那可辛苦了，很不容易的！所以即使是小偷，也給他三分包容，「哎呀，不容易不容易」。這樣自然地性格就平和大度起來了，寬容度就增加了，這就叫「安忍」。這個「安忍」是在充分地理解生物性、人性、佛性，以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基礎上，給予的寬容和忍耐。

特別是學了佛法以後、學了聖學以後，我們通過聖學的教導得以更進一步地理解因果、理解習氣、理解業障。隨著對因果、習氣、業障、業力、業種、無明等有了越來越深刻地瞭解，隨著瞭解的加深，我們就對人世間乃至於整個六道眾生，都有了越來越廣博的包容和理解，這就是俗話說的「理解萬歲」。這樣，我們就能夠對眾生給以最大限度的理解，那麼又因爲理解而給以最大限度的包容。儘管他們做出來的事，都令人咬牙切齒，但是咬牙切齒完了以後，還要對他們給以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包容。這是因爲我們對無明、對業障、對因果等的理解越來越深，而自發產生了一種能夠承載萬物的博大胸懷。它就像大地一樣，既承載好人又承載壞人，既生長良藥又生產毒藥，所以它能夠對萬物進行全面承載，能夠對萬物給以最大限度的包容。這是第一種安忍，叫「通情達理而生安忍」。

第二種安忍，是對空性的理解而產生的包容和忍耐，這叫「通達空性而生安忍」。「通達空性」又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理通達；一種是證通達，也即通過證悟、證量而通達。最好是證悟通達，那麼如果一時沒能做到證悟通達，我們要盡可能地做到理通達，這也很好。

那麼什麼叫「理通達」？就是對佛家所說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等義理，有著越來越異乎常人的深透理解。尤其是對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等理論，有著越來越深透的理解。咱們在這裡只做提示，不做展開，因爲一旦展開，把什麼叫緣起性空、什麼叫性空緣起講清楚，就需把三藏十二部都引進來，那我們這個講學講三年都結束不了。所以，我們在這裡沒有辦法展開講，衹是做一個簡單提示。通達了緣起性空和性空緣起，你就能夠認識到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因緣聚合而生，因緣消失而亡。這個世界本質上是空性，萬物都是從空性中呈現出來的相。也就是，你對包括我們人類在內的所有事物，都不要太當真，心性如大海，佛性如大海，般若如大海，萬物都是這個般若大海中泛起的臨時的浪花，你別當真，因爲這些衹是外在的、臨時的相。如果你當真了，在佛家就叫「執著」，就叫「爲相所迷」。「爲相所迷」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不能成佛，永遠輪迴。因此，你要做到什麼呢？要做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是要空一切相，做到眼中無眾生、無壽者、無人、無我。

你也別把自己當真，其實你不是一個活著的肉體，那你是什麼？你衹是一堆因果的集合體。這還可以從幾個方面說。如果從表面上說，我們衹是一堆因果的集合體，所以這個身叫「業報身」。「業報身」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我們無數生無數世做了很多事才感召來的。我們做的這些事中，有好事有壞事，但主要是壞事，因爲我們是凡夫，身上充滿了五毒，因此我們做好事的概率是很低的，而做壞事的概率是很高的。一個充滿了五毒的人，一個每天被五毒掌控和驅使的人，怎麼可能整天做好事呢？這種概率肯定很小。一個人衹要被五毒中的任何一毒所掌控、所驅使，一定是惡事幹盡、壞事幹盡，更不要說被整個五毒所掌控、所驅使了，那就更是少有好事，絕大多數都是壞事。那麼幹壞事就是造惡業，這種惡業就像滾雪球一樣，一世一世地滾，一世一世地滾，一世一世地滾，滾到我們這一世，就把我們滾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什麼樣子？就是充滿了自我、充滿了五毒、充滿了無明、充滿了種種束縛、充滿了顛倒錯亂的這麼個樣子。不僅我們的身體如此，我

們的精神也是如此，我們的整個身和心都是一個墮落的產物、一個無明的產物、一個累世惡業的產物。因此我們沒有身，沒有心，我們衹是這些惡業的集合體呈現出來的一個臨時性的相，這種相就叫「人相」。

人相裡邊又分爲你相、我相，就是你有你的相、我有我的相，但都衹是一個相而已。「相」是什麼意思呢？「相」非常像電視裡播放的人物，我們都是天地這個超級電視機裡播放出來的本不存在的人的樣子。因爲電視機裡播放出來的人，其實就是一些虛虛的影子、虛虛的相，電視機裡是沒有這些人的，不信你把電視機拆開，看看能不能找到這些人，你是找不到的。就是說電視機熒屏上出現的所有人，都只是人形的相，都衹是一個一個像人一樣的輪廓，都衹是一個一個的相，而不是真實的人。要證明他們不是真實的人非常容易，那就是把電視機拆開，看看能不能找到這些人——你當然是找不到的。這雄辯地證明，電視機裡的人是貌似真實，實則不存在，電視機裡就不存在這些人。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像電視機裡的人，因爲天地就是一個超級大電視機，我們就是這個超級大電視機裡播放出來的、呈現出來的人。所以衹有人相，沒有人。但是，所有人都很生動，看上去都是真真實實的，就是因爲太生動、太真實了，所以我們都當真了。就像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真的以爲電視裡的人是真人，尤其是看著看著看進去了以後，就一點都不覺得電視裡的人是假人了，反而以爲他們都是真人。電視裡的那個人受到委屈了，我們還跟著他一起哭，那個人高興了，我們還跟著他一起笑，這就證明我們越來越將其視爲真實的人。那麼，現實中的人也是如此，由於我們看自己與看別人看久了、看進去了，就像看電視看久了、看進去了一樣，看進去以後就不再相信我們是假人，越來越發現我們就是真人：你也是真的，我也是真的，大家都是真的。其實所有人都不是真的，都只是一個一個人的相。因此，釋迦牟尼就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這不是要我們強行這樣去想像，而是讓我們這樣去如實地認知。事實上就是無人相，不是因爲我們硬把「有人」想像成「無人」而產生的無人相，不是的。本來就是無人相，我們衹是對這個「本來就是無人相」進行了一次正確的肯認而已。這個世界本來就無人——過去無人，現在無人，未來無人，從來就沒有人過。我們衹是對「從來就沒有人」這個事實給予了正確的肯認而已，不是通過我們的觀想，硬是把「有人」想像成「無人」它才無人的。它與我們想不想象沒關係，就像電視機裡的人，即使我們再怎麼想象他是真人，他也不是真人，也不是因爲我們把他想像成假人，他纔是假人的，他本來就是假人，本來就不是真人。我們衹是就「其本來就不是真人」而如實地認識之而已。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我們衹是給一個本來就有的事實一次正確肯認而已。

這就是《金剛經》裡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意思。沒有這些相了，就叫「空性」。理上就是這樣的：如其所是地認識所有的事物其實都是不存在的，都衹是臨時呈現的相，而且這些相還是假相、虛相，不是真相、實相。

那麼以這樣的認識來看待所有的事物，這叫「如其空性而視之」。因爲所有的事物都只是臨時的相，所以對所有的事物都犯不著過於較真。「犯不著過於較真」在佛家有一個專用詞叫「出離心」。出離心的反面是糾纏心，我們原來糾纏什麼，那麼解除以後就叫從什麼出離。打個比方，我原來糾纏於權力，現在我放棄對權力的糾纏了，覺得這個東西沒有意義，意識到我不應該再糾纏它，好，從此放棄了糾纏，這就叫「從權力中出離」。那麼其他的都以此類推。如果我原來糾纏於身體，很貪戀這個身體，現在意識到這個身體只不過是一個臨時聚攏過來的相，根本就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那我爲什麼要愚蠢地執著於、貪戀於一個像電視機裡的虛影一樣的相呢？這太愚蠢了！好，從現在開始，我不再糾纏於、貪戀於我這個身體，無論我這個身體是好是壞，就由它去吧。我對我的身體不再貪戀了，不再執著了，不再患得患失了，這就叫「從身體中出離」。

再廣義一點講，我把自己和這個世界全部如其所是地看待成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虛影、臨時的虛影，所以我對這個世界的貪戀和糾纏也就隨之瓦解。我爲什麼要去糾纏一堆虛虛的影子呢？我爲什麼要糾纏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呢？太愚蠢了！我以後不可以這樣愚蠢了。我不再糾纏了，不再執著了，我對這個世界放手了，不再貪戀這個世界了，不再執著這個世界了。我只擁有這個世界，不再執著這個世界。不擁有也很好，擁有也很好，總之擁有不擁有我都不再執著，不再貪戀，不再患得患失。非要這樣或非要不這樣不可，非要那樣或非要不那樣不可，這都是愚昧的表現，我不會再有這樣的執著了。就像孔子晚年說的一句充滿智慧的話，叫「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就是人生有很多的東西沒有什麼可或不可，轉換成我們現在的語言就是，人生沒有什麼非要這樣或非不要這樣不可的東西，如果說有，那也衹是你的一根筋而已。

人很多時候就是一根筋搭錯了，就非要這樣不可，不這樣就不行。若干年以後再回頭一看，覺得很無聊，自己都嘲笑起自己來：「我也不知道當初是哪根筋搭錯了，我當時很愚昧，不知道怎麼回事，非要這樣不可，不這樣就不行，我甚至都可以用命來換取。現在回頭來看，哎呀，都是一場空。其實根本沒什麼，真的沒什麼，人生很多東西真的都是無可無不可。」這樣就鬆綁了，就解開了。

這叫「通達空性而安忍」，就是認識到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物無非就是空性演出來的臨時影像，無非就是一場戲劇而已。萬物一場戲，天地爲舞台，一切都衹是一場戲罷了，認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們對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種種奇聞怪事、不可思議的事、不可理解的事，也就理解了，也就釋然了，也就不糾纏了。這就是因通達空性而安忍，就是最大限度地包容、忍受這個世界上的種種不足、問題和麻煩。不過這個「通達」是理通達。除了理通達，還有證通達。

那麼什麼叫「證通達」？「證通達」就是通過證悟而通達空性。證悟通達是從見明體開始的。我們 2023 年 5 月 20 日給大家指示過心性，從指示心性那一刻開始，你們就喚醒、生起了明體，也就進入到了證通達，就是證悟上的通達。一個人的明體一旦生起，他一定會隨著自己明體呈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對空性理解的程度，這兩者完全是成正比的。衹要明體一喚醒，就開啟了對萬物空性的理解，這個「空性」具體就表現在無見、無修、無行、無果上。這個無見、無修、無行、無果不是我們對它的要求，不是任何人對它的要求，而是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沒有見，本來就沒有修，本來就沒有行，本來就沒有果。對本來就沒有見、修、行、果的深入領悟，就叫「安處心性」，也叫「安處空性」。

心性，也就是明體，以三種形式呈現，或者說它有三種面向、三種屬性：空、明、現。那麼這三種屬性具體呈現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時候，它是有一個大概的次第的。但這不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次第，只是大部分人身上都有這樣一個次第，什麼樣的次第呢？先空、後明、再現，就是這樣一個次第。但是，有沒有個別例外的情況呢？比如我先明、後空、再現，總之就是打亂空、明、現這個次第的情況，有沒有呢？有的。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合乎先空、後明、再現這個次第的。

第一步是「空」。就是一見明體，首先明體就表現爲空。空什麼呢？空身心，空萬物，空一切。你就會清晰地發現自己的身心，以及外在的日月山河慢慢地就沒有了，就消失了，這叫「萬物融於空性中」。

其實不是萬物融於空性中，衹是我們眼中的假惡醜融於空性中。但是它呈現、表現的方式就是包括我們自己身心在內的萬物不斷地融於空性中，就像消融於黑洞，或消融於無量無邊的虛空一樣。大手印、大圓滿對此有很多比喻，最常見的一個比喻就是如雲彩消散於天空之中：我們的身心、萬物就是那個雲彩，空性就相當於那個天空、黑洞或虛空。那麼，這個身心、萬物如同雲彩消散於天空之中那樣，消散於一個難以形容的像超級黑洞、超級虛空一樣的空性之中，就沒有了。那麼，我們越體悟到萬物消散掉、沒有了，就越體悟到萬物本不存在、本不生、本不滅，尤其是本不生。萬物本無生，這個「生」在這裡作「存在」講，就是萬物本來是不存在的，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之所以看山有山存在、看水有水存在，那是因爲錯覺。其實山從來

沒有存在過，水從來沒有存在過，我們這個身體也從來沒有存在過，它們一直都沒有存在過。我們之所以認爲它們有存在，那是因爲無明產生了曲解、誤解，讓我們誤解爲它們有存在，實則它們沒有存在。這就叫「萬物本無生」。

這是第一步，親歷也即親身經歷萬物無生的一面，也就是空性的一面。但要注意，它是證悟，是親證、親歷。空到極致的時候，萬物都化掉了，都沒有了，這個身心也沒有了。此後，你在走路、吃飯、穿衣、說話等的時候，都不知道是誰在走路、誰在吃飯、誰在穿衣、誰在說話……你就感覺到整個人不存在了，感覺像空氣在走路，像空氣在吃飯，像空氣在穿衣，像空氣在說話……總之，你感覺到自己沒有了，這個感覺非常真實，非常清楚。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人罵你，你就在那兒發愣，說：「這個人罵誰呢？是罵空氣嗎？他爲什麼要對著空氣罵呢？這個人有病嗎？爲什麼要對著空氣那麼使勁地罵呢？」然後旁邊的人告訴你說：「他沒有對著空氣罵，他是對著你罵的。」你就說：「我都不知道我存在啊，我就感覺自己像空氣一樣。」這是一種證量，所有證悟空性的人都會經歷這個過程。

第二步是「明」。空性成熟、圓滿了以後，下一步就出現光明，也就是無相光，到處都是光明，而且是難以形容的光明。光明是以真善美的形式呈現的。那麼真善美是什麼樣子的呢？或者說真善美又是以一個什麼樣的形式呈現的呢？這實在難以形容。所以，釋迦牟尼一再強調，佛性不可思議，就是說到了這個時候就無法說了、說不清了，到時候你自然就明白了。這等於沒說。這個時候在我們面前就出現了無窮無盡的真、無窮無盡的善、無窮無盡的美。

第三步是「現」。所謂「現」，即在這個無窮無盡的真善美中呈現出一些影像，並且這些影像逐漸由模糊變得清晰起來。這個「逐漸」是多久？每個人都不一樣，根據每個人的根器而定。如果是上根器人，可能要不了幾個月；如果是下根器人，則可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所以這個「逐漸」是多久在每個人那裡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就籠統地用一個概念，叫「要不了多久」，就是要不了多久就從這個無窮無盡的無相光組成的真善美中，呈現出一些影像——越來越真實的影像。什麼影像呢？就是泰山、黃河等等，一切事物全部又重新呈現了出來。它們之前不是都隱沒到、融化到那個虛空裡了嗎？也別說得那麼難以理解，什麼叫「融化到虛空中」？我給你們一個更好理解的表述，就是它們「就地消失了」。它們哪兒都沒去，泰山就融化到泰山裡去了，黃河就融化到黃河裡去了，全都就地消失了，日月山河等一切的一切都就地消失了，這就叫「融化在空性中」或「融化到虛空中」。這樣表述大家就不至於產生誤解、誤會。那麼之前就地消失的黃河、泰山等一切的一切，這個時候又再生了出來，又化現了出來。從哪裡化現出來的呢？從真善美中、從無相光中化現出來。就是說，包括我們這個身體在內的萬事萬物又從無相光中化現了出來。這就是「現」。

注意，這個時候再出現的這個身體和化現之前的那個身體就不再是同一個身體了。之前那個身是「業報身」，現在這個身叫「清淨化身」，又名「化身佛」——以化身形式存在的佛叫「化身佛」。這個時候，不僅我們的身重新化現了出來，心也重新化現了出來。但是此時的心和化入空性之前的凡夫狀態的心，已經不是一個心了。之前那個心是煩惱之深淵，每天往外冒煩惱，每天往外冒貪瞋癡慢疑。貪瞋癡慢疑充斥著凡夫精神世界的角角落落。凡夫的每一個起心動念不是嗔就是貪，不是貪就是癡，反正貪瞋癡慢疑輪番上場，或者說同時上場，你想改都改不了，你想壓都壓不住，此起而彼伏，你消滅一個又來一群，這是凡夫的精神世界。那麼，這個精神世界後來不是像雲彩消散在天空那樣地消散了（化入了空性）嗎？消散了以後就心中空空，所以你會經歷一個心中空空的階段——完全空掉了，沒有心了。你見人就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別人還嘲笑你：「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嗎？」你說：「真的不知道。」別人說「你姓張」或「你姓馬」。你就說：「不會吧？我姓張嗎？我姓馬嗎？」所以，別人就說你這個人修行修傻了：「你看你看，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

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就是舊的去了、新的還沒來，中間出現了這麼一個空檔期。這個空檔期會持續多久呢？不好說，有的人持續幾天就過去了，有的人持續幾年、幾十年都有可能。這雖然不好說，但總體來說，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持續太久。不會太久又是多久？差不多也就是幾天到一年以內。而且呢，也沒有我剛纔說的那麼嚴重，我剛纔說連自己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了，其實沒這麼嚴重，這是我誇大了。準確講，是不太清楚自己姓什麼，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姓什麼，這裡要糾正一下我剛纔的說法。絕大多數人是自己的存在感嚴重淡化、虛化，具體地說就是對自己的存在感只留下了大概百分之幾，不像現在是百分之百地實實誠誠地知道自己是誰、姓什麼、叫什麼、多大年紀等這些基本的東西，那個時候就是很虛化。但是就這百分之幾的存在感用來生活也足夠了，就足以讓我們維持基本的生活，不至於太過出問題，就是上班、下班、接孩子、能夠找到家、回家做飯等這些基本的生活能力還是有的，不至於連這些基本的生活能力都忘了。剛纔說的是極爲極端的現象，到現在爲止我沒有遇到一個人出現這樣極爲極端的現象，我遇到的都還是知道一些基本情況的。

當精神化入了空性，並經過了一個很短暫的精神裡面空空蕩蕩、什麼都不知道了的空檔期以後，精神又開始產生了。這個時候產生的精神，正如六祖慧能見到五祖弘忍大師時說的那句話「弟子自心，常生智慧」（《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那樣，就是這個時候心中常生智慧，而不是心中常生五毒，也就是從此以後腦子裡冒的都是般若智慧，而不再是煩惱五毒這些東西了。這個時候的心和化入空性之前的凡夫狀態的心，已經不是一個心了。現在的心叫「智慧心」，之前的心叫「煩惱心」；現在的心叫「般若心」，之前的心叫「無明心」；現在的心叫「無我之我心」，或「無我之心」，之前的心叫「有我之我心」，或「自我之心」。所以此心已非彼心也，心已經換掉了。身也換掉了，身變成了清淨無染的化身佛。這樣身心就全部徹底換掉了。

這就是「空」，以及在「空」的基礎上呈現的「明」和「現」。「空」就是萬物融於心性，即就地消失。「明」具體表現爲呈現無相光，又具體表現爲真善美。那麼在無相光和真善美中，就重新顯現出山河大地，重新顯現出自己的身心，這就是「現」。我們剛纔說了重新呈現的身和心的情況，下面再說一下重新呈現的山河大地的情況。

這個時候，泰山、黃河、日月等一切的一切又從真善美中慢慢地越來越真實地出現了，注意我的用詞，是越來越真實地出現了。所有曾經在我們眼前就地消失的東西又就地回來啦，又呈現出來啦。但這個時候再呈現出來的日月山河、萬事萬物，全部是真善美的化現。我們看到泰山，將會享受到難以形容的至善、難以形容的至美、難以形容的至真，就是泰山給我們帶來的是極致的真善美的享受。同樣，黃河給我們帶來的也是極致的真善美的享受。所有事物給我們帶來的都是極致的真善美的享受，這個時候整個天地萬物、一切的一切，沒有一點點假惡醜，純屬真善美，這就是我們佛家說的「極樂世界」。所有的佛的世界都是這個樣子的——至真、至善、至美。而之前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那個充滿了假惡醜、充滿了種種障礙、種種麻煩的世界從此不再有了。

這個時候我們的身心也擁有了相應的神通：可以看到這個真實的真善美世界的任何地方，不分遠近，這叫「天眼通」；可以聽到這個世界所有的聲音，就是真善美的聲音，這叫「天耳通」；可以隨意穿越，就是在泰山、黃河、大地、日月等萬物中隨意穿梭，毫無障礙，這叫「神足通」；能夠通過直覺的方式知道他人、佛菩薩等的心思、造詣、功德、品行等等，這叫「他心通」；能夠知曉所有事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全部情況，這叫「宿命通」；還有最後一個是「漏盡通」，這個神通衹有佛有，而別人沒有，漏盡通之前向你們詳細地解釋過了，這裡就不再說了。那麼合在一起就叫「六神通」，也即六大類神通。這衹是大體的分類，

詳細的還能分出無窮無盡的細類來，我們就不詳細說了。總之就是歸爲六大類神通，佛陀已經替我們歸納好了。

這就是第二種通達空性，叫「通過證量而通達空性」，簡稱「證通達」。通過證量通達空性後，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安忍。

當我們通過證量的形式獲得了對空性的經歷之後，就證悟到自己、萬物都是虛幻的，我們因此對所有的假惡醜、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有了難以想像的包容和理解，也就是「安忍」。原來呀，我們眼中容不得沙子，對別人的一點點毛病、缺點和問題都要指出來，不指出來不行。現在呀，體悟的空性越深，我們對這個世界，以及他人的缺點和問題，越來越包容和涵攝，不再是那麼不可忍受、恨不得把對方給宰了，由此就擁有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力。

這個「最大限度的包容力」，又有一個專門描述它的詞，叫作「慈悲」。所以慈悲跟空性是同一件事情，這叫「空悲不二」。衹有證悟空性的人，才能夠最大限度地包容他人、涵攝他人，這種包容和涵攝就叫「慈悲」。不像原來那樣，眼裡容不得沙子，討厭起對方來恨不得把他殺了，現在不會了，而是最大限度地包容。我們就經常奇怪於佛陀怎麼具有那麼大的包容性，奇怪於佛陀爲什麼那麼大慈大悲，那麼邪惡的人來到他面前，他都毫不動容，都給予最大限度的包容。旁邊的人都受不了了，說：「師父，這個人是個大惡人，把他驅趕走吧，不要他了，你看他多麼邪惡呀！」佛陀說：「留在身邊吧，我感化感化。」弟子們都很不理解，說：「我們的師父、我們的佛陀怎麼這麼慈悲？他這麼大的慈悲、這麼大的胸懷，是從哪裡來的呢？」答：是從空性中來的。

沒有空性的慈悲一定是小慈悲，親歷了空性之後的慈悲，纔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因此真慈悲必自空性中來。沒有空性的慈悲，就只是常人的慈悲。常人也有慈悲，但是這個慈悲非常有限，而且持續時間不長，衹是偶爾有一點良心發現，持續時間不會很久。而佛陀的慈悲是無窮無盡的，永遠沒有盡頭，無論一萬年還是十萬年，他的慈悲永遠存在。永遠不要對佛陀的慈悲有任何懷疑，同樣地，永遠不要對上師的慈悲有任何懷疑。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自己沒有慈悲或衹有極爲少量的慈悲之心，來揣度這些佛菩薩級別的上師，就認爲他們的慈悲也跟我們一樣是有限的、有條件的、短暫的。不會的！一個真正有證量的上師就是佛菩薩，這樣的佛菩薩的慈悲是來自空性的，因此他的慈悲是無條件的、永恆的、純粹的，就是他的慈悲裡面不摻雜著功利，不摻雜著世俗名利。這一點，身爲弟子的我們，一定要堅信不疑，斷不可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斷不可以凡夫之心度聖賢、佛菩薩之腹。第四個「安忍」就說這麼多，就是安於忍耐。

第五個是「正直」。有原則，敢於堅持原則，謂之「正直」。一個理明法透的人、一個真正傳承聖學的人，一定會堅持很多原則性的東西。一個堅持原則的人就叫「正直的人」，他不會在生死關頭、關鍵之時，放棄自己的操守，放棄自己的信仰，放棄自己的原則，而遷就於世俗。

佛家就有一句著名的話：「寧肯將身下地獄，不將佛法作人情。」就是不會因爲你哀求幾聲，我就可以放棄原則，將佛法當作人情傳給你，這是不可以的。我寧可將身下地獄，也不可把佛法當成人情傳給你，就是不鄉願，該傳則傳，不該傳則不傳。這就是正直的表現。

我親耳聽到一個故事，是一個當代的著名大成就者及其弟子的故事，這個成就者叫「第五世多智欽・龍洋活佛」。他是第五世多智欽，也就是說到他這一世已經是多智欽的第五世了。每一世的多智欽都是大圓滿心髓最清淨的傳承者。第一世多智欽就是晉美林巴的心子，晉美林巴將最珍貴的隆欽心髓傳給了他。第一世多智欽在世的時候，已經達到了十地菩薩的境地，也就是他的修證已經達到了十地菩薩級別，和密勒日巴、瑪爾巴，以及很多歷史上的頂級大師們是同等級別的。那麼，多智欽傳到他這一世是第五世，所以他叫「第

五世多智欽」。他自己的法號叫「龍洋」，所以又叫「龍洋活佛」。因此，他的全稱是「第五世多智欽・龍洋活佛」。

他的一個親近弟子是我的好友，我們在一起閑聊的時候，我這個好友就說：「我就見到我上師接過很多有錢老闆的電話，他們想給錢讓我上師傳他們法，都被我上師回絕了。」就是有一些人打聽到龍洋活佛是隆欽心髓的持有者、最正宗的傳承者，就給他打電話：「是龍洋活佛嗎？我聽說您是隆欽心髓最正宗的傳承者，而隆欽心髓是所有佛法中最高之精華，您能不能傳我隆欽心髓？您要是能傳我，我給您一百萬，我現在就把錢打到您賬上，您收到錢以後就傳我法。」

如果收了錢，他能不傳嗎？收了錢他就得傳。所以龍洋活佛直接拒絕說：「對不起，就是給我一個億也不傳。這不是錢的事，你不要以生意人的眼光、做生意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不要像購買一個商品一樣地對待佛法，『你這個東西值多少錢？我馬上給你錢，你賣給我』，這就是商品買賣的口吻。但佛法不是商品。我傳不傳法是根據弟子是否合格來決定的，而不是看你給的錢多少來定。我把佛法傳給了好多身無分文的弟子，傳完了我還倒貼呢：我要給他們買新衣服穿，因爲我擔心他們凍死嘍，我還要給他們一些錢用來維持生活，諸如此類。但是因爲他們是合格的弟子，所以我就傳法給他們。總之，我傳法給弟子，這不是錢的事，這不是一個商業問題，不是你給錢就能買到的一個東西，所以你這種思維是不對的。」龍洋活佛還在電話中把對方教訓了一頓，說：「你擁有這樣的思維是不可以的，說什麼要給我一百萬來買我這個隆欽心髓，要我馬上就傳你，這是不可以的。關鍵是這樣傳了也無效，最後你的一百萬也白給了，因此你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像龍洋活佛這樣的上師纔是真上師，他至少做到了一點——「寧肯將身下地獄，不將佛法作人情」，或者叫「寧肯將身下地獄，不把佛法做買賣」。佛法不是買賣，佛法是性命相通、生命相通的事情，它一定不可以用買賣的心態、世間功利的態度來對待之。如果你這樣對待佛法，那麼結果就是前面一個偈頌所說的「上師以及諸弟子，相同失毀誓言因」。

如果龍洋活佛說：「好吧，看在你的錢的份上，我給你灌頂傳法。」完了，要是這樣做，師徒二人同墜地獄。就是按照佛家的說法，師父要墜地獄，徒弟也要墜地獄，所以叫「師徒二人同墜地獄」。因爲他們做了一件違背三昧耶誓言、違背佛法根本宗旨的事情，他們表面在傳法、在弘揚佛法，實則在毀壞佛法、在侮辱佛法、在違背佛法。那麼既然違背了佛法，就得接受因果的懲罰，懲罰的結果就是師徒二人不僅不得解脫，還要同墜地獄，所以這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

龍洋活佛深諳佛法，他當然不敢這樣子胡作非爲，所以每一次他都斷然拒絕，這就叫「正直」。因爲他知進退，知對錯，自然就堅守了原則。堅守了原則，呈現的形式就是這個人很正直。

第六個是「無諂誑（chǎn kuáng）」。「諂」是諂媚、曲意逢迎；「誑」是欺誑、明知而撒謊。合在一起叫「諂誑」，就是既曲意逢迎，又刻意撒謊。犯這兩個錯誤中的任何一個，都是不可饒恕的大罪過。

「無諂誑」，就是這個上師不會曲意逢迎自己的弟子，一個整天滿腦子想著曲意逢迎自己弟子的上師，一定是一個偽上師、極度不合格的上師；此外，這個上師也不會明知而撒謊，一個上師如果總是故意撒謊，嘴裡沒一句實話，那更不行。一個上師嘴裡都沒句實話，那還叫上師嗎？不妄語是一個上師的基本素養。不妄語就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如實言之：會就是會，不會就是不會；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個上師不需要刻意逢迎自己的弟子。衹有功利之人，才會出於功利的目的，曲意逢迎對方。而師徒之間不是那種售貨員與客戶之間的關係，不可以像售貨員那樣，曲意逢迎自己的客戶，以達到推銷商品掙錢的目的，那是普通的商業行爲。佛法、聖學斷不可如此！一個上師不是售貨員，不是推銷員——不是那種賣樓的推銷員，衹要你來問這個房價，他就曲意逢迎，目的就是討你歡心，想盡一切辦法把樓房賣掉。

一個上師居然成了一個售樓小姐？成何體統！如果一個上師像一個售樓小姐一樣，整天滿腦子想著如何曲意逢迎自己的弟子，那這樣的上師就太不合格了。這就是第一個錯誤——曲意逢迎。第二個錯誤就是誑語、撒謊、不說實話，嘴裡沒一句真語真話，這就更不行了。一個上師怎麼可以這樣？避免了這兩個錯誤，就叫「無諂誑」，就是既沒有諂媚，也沒有欺誑。

第七個是「了知密咒續部事」，就是通達經律論。「了知」就是通達。金剛乘裡的經謂之「續」，又稱「續部」。「密咒」也是續部的別名。所以「了知密咒續部事」就是通達金剛乘的經律論。很多人會望文生義，以爲密咒就是咒語，把「密咒」理解成像「嗡嘛呢唄咪吽」這樣的咒語，不是這樣理解的，這樣理解是對「密咒」的嚴重曲解。「密咒」指的是包括「嗡嘛呢唄咪吽」「嗡啊吽」在內的廣大的深奧的來自佛菩薩的教導，也即一切教導都包括在內，實際上就是指金剛乘中的經律論。所以「密咒」和「續部」這兩個詞是一個意思，密咒指的就是續部，續部指的就是密咒。「了知密咒續部事」，就是了知金剛乘的經律論。因爲你是上師呀，你當然要了知啦，不了知，你怎麼去教導弟子呢？學佛的就要通達佛經，學儒的就要通達「四書五經」，這還用說？連「四書五經」都不通達，你怎麼能夠以儒者自居呢？你怎麼能夠教別人儒家之學呢？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作爲金剛乘的上師，一定要「了知密咒續部事」。「事」在這裡可以作「沒有意義」講，也可以作「內涵」講，就是指續部的所有內容、所有內涵。

第八個是「具仁慈心」，就是擁有慈悲心。因爲空悲不二，所以一個人有多大的慈悲心，就有多大的空性的證量，也就是證到了多少空性，這個結論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因此衹要看這個人的慈悲心的大小，就能夠判斷出他在空性上證悟的大小；反過來說，他證悟了多少空性，就一定擁有多少與之相匹配的慈悲心。那麼一個人「具仁慈心」，就證明此人具有一定的證量，對空性有著不錯的體證、親證。

第九個是「通論典」，就是還要通達一切論典。通達論典也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通達別人寫的論典；另外一種是自己能寫論典，就是自己能寫相應的著作。

一個能寫著作的上師是很難得的。能寫作就證明他通達相關內容，不通達他是寫不出來的，或者說他一定要對自己所寫的內容有一個非常好的瞭解，不然他寫出來的東西就不能讀。那麼反過來說，他寫出來的東西能讀，就證明他對自己所寫的內容十分瞭解、瞭如指掌、爛熟於胸。這是一種很好的證據、證明。一個有很多論著、著作的人，一定是一個真正通達他的論著所談之領域的人。如果他有佛學論著，就證明他對佛學相當通達；如果他有儒學論著，就證明他對儒學相當通達。就是說一個人有哪方面的論著，就證明他在哪方面一定有不菲的造詣。判斷一個人有沒有真才實學，一個重要的方法，甚至可以說是排在第一位的方法，就是看他有沒有論著。因此判斷一個人是耍嘴皮子還是有真才實學，就看他有沒有論著、有沒有著作。如果一個人有著作，就證明他有真才實學。

現在這個社會上，耍嘴皮子的人太多太多，他們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乍一聽，好像都很有道理，好像都還不錯。但是一問才發現，他沒有著作，那麼你就要警覺了。相較於有著作的人，那些沒有著作的人是騙子的概率要大得多，是那種耍嘴皮子的「天橋把式，光說不練」者的概率要大得多。一旦他有著作，那麼通過著作來瞭解他這個人是最佳的途徑。著作的確是一個人靈魂的鏡子，衹要深入到他的著作裡，他靈魂中有什麼、是什麼，就絕對如實地呈現出來，他想隱藏都隱藏不住。尤其在我們這樣的老讀書人面前，他不掩蓋反而偶爾還能夠起到一定的掩蓋作用，他越想掩蓋反而越是欲蓋彌彰，越是暴露了出來。所以，你通過瞭解一個人的著作，完全可以瞭解他的內心，瞭解他是否有真才實學，以及真才實學到了什麼程度，這比你走近這個人去瞭解他，速度要快得多。

一本書甚至一個自然段，就足以呈現出一個人的詳細情況了。像我們因爲經常看書，一本書衹要讀第一頁，我們就知道是否需要再繼續讀下去、是否值得繼續讀下去，讀第一頁就能判斷清楚了。乃至於第一頁都

不需要讀完，只讀前面幾個自然段，就能很清晰地讀出這部著作有分量還是沒分量、有價值還是沒價值。如果沒價值，這本書你就買錯了，你把它扔到一邊吧。文字這個東西，就像一面照妖鏡，你有真本事，它會把你的真本事照出來；你沒真本事，它也會把你的沒真本事照出來：總之，就是把你的真相照出來。

你們要善於讀書，善於通過書這面鏡子來判定其作者是故弄玄虛、耍弄筆墨，還是有真才實學，這是判斷一個人很好的途徑。所謂「通論典」，就是看一個人能不能寫出有分量的著作，而通過看他是否寫出了有分量的著作，就可以判斷這個人是否有真才實學、是否是具格的上師。

以上就是「穩重平和具智慧，安忍正直無諂誑，了知密咒續部事，具仁慈心通論典」的詳細含義，前面這一頌共列出了一個具格上師的九種品德。下面一頌繼續闡述了一個合格的優秀上師所應具備的品德，我們看看它是怎麼說的。

「了達十種真如義，擅長繪畫壇城事，精通傳講密宗法，極具敬信根調柔。」這裡面出現了一個概念，叫「十種真如義」。「十種真如」是哪十種呢？「真如」這個詞的本義，是對「般若」的別稱，也就是說「般若」有一個別名叫「真如」。所以，真如就是般若，就是佛性，就是明體，等等。那麼這裡講的「十種真如」，指的是十種通達真如的路徑，不是真如本身。真如衹有一個，也就是般若衹有一個，不存在十個般若；或者說，佛性衹有一個，不存在十個佛性。但是通向佛性的道路，有八萬四千條，也就是有八萬四千法門。

那麼這裡就要求「了達十種真如義」，哪十種真如呢？這「十種真如」在密宗裡面還比較怪，還分爲「外十真如」和「內十真如」，就是分得很細。我們先說「內十真如」（這些內容你們不用死記硬背，瞭解一下就行了，因爲這樣的劃分在佛家車載斗量，因此瞭解一下即可，不用死記硬背，也不值得去死記硬背）。

⑴修法遮遣。「遣」是「遣除」，什麼意思呢？就是通過修某種法門，來降妖除魔。也就是說，一個合格的上師要會通過修法，來替弟子、替別人降妖除魔。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那你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上師。

⑵佩戴遮遣。就是一個合格的上師要善於書寫經咒，還要加持這個經咒，讓這個經咒能夠護持弟子。具體做法就是把這個經咒書寫在紙條上，折一折放在嘎烏盒裡，讓弟子們佩戴。弟子們佩戴上這樣的嘎烏盒，要有效果，如果沒有效果就證明這個上師無能，他不配爲師。這叫「佩戴遮遣」，就是一佩戴上師加持過的物品，就有遮遣的效果。遣什麼？遣送一切不好的事情；遮什麼？遮擋一切不好的事情。上師要有這個能力，要是沒有這個能力，那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上師。

⑶秘密灌頂。這裡的「秘密灌頂」和下述的「智慧灌頂」都屬於灌頂，因此我們在下文統一解釋，這裡就不單獨解釋了。第三條與第四條可以合并成一條，就叫「要會灌頂」。

⑷智慧灌頂。我們前面也講到了灌頂，但沒有細說灌頂內容，只說了灌頂的兩個核心意義：第一，灌頂就是授權，獲得了什麼灌頂，就是獲得了什麼授權；第二，灌頂就是埋下法種，以及把身心淨化改造成適合此法種生長、開花、結果的土壤與環境的這樣一個過程。

其實細說起來，灌頂本身還分爲四灌頂，就是有四個層次的灌頂。這四個層次的灌頂有時候是一次性完成的，就是在一個灌頂儀式中一次性完成四層灌頂；有時候是分開來完成的，就是今天給予第一層灌頂，明天給予第二層灌頂，後天給予第三層灌頂，最後一天給予第四層灌頂，或今年給予第一層灌頂，三年後給予第二層灌頂，五年後給予第三層、第四層灌頂。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一次性完成四灌頂。哪四灌頂呢？就是寶瓶灌頂、秘密灌頂、智慧灌頂和語句灌頂，合在一起就叫「瓶密智語」四灌頂（有的叫「瓶密智句」四灌頂），它們一個比一個深刻，一個比一個深奧。下面簡單介紹一下這四灌頂。

①寶瓶灌頂，又叫「甘露瓶灌頂」，簡稱「瓶灌頂」或「瓶灌」。什麼是「瓶灌頂」呢？我給你們講一個大概，就是凡是有形的灌頂都叫「瓶灌頂」。那麼什麼叫「有形的灌頂」呢？這就涉及灌頂使用到的工具了。

上師在給弟子灌頂的時候，得有一個瓶子（藏族那種瓶子很高，上面還雕飾著精美圖案，總之雕龍畫鳳的），裡面裝上很好的水。所謂「很好的水」，就是在附近能夠採到的最好的水。比如說，周圍的泉水中，最好的就是聖地中的泉水；如果沒有這種聖地中的泉水，那就用普通的水，但是裡面要拌一點紅糖，也就是糖水，這樣的水也可以。水採來後，還要請上師給予加持，經過加持後的水就叫「甘露水」，簡稱「甘露」。弟子在接受這個水的時候，不要將其作普通水想，要作「這是佛菩薩給我的甘露」想，即「我接受的是甘露」。弟子要怎麼接受這個甘露呢？在上師灌頂的過程中，就有侍者端著上師加持過的這一瓶水（可能是泉水，或是普通的和了紅糖的糖水），給在座每一個接受灌頂的弟子的手心裡都倒上一些——挨個倒，一個不落地倒。弟子得到這個水以後，先喝一部分。其實大部分都是喝掉的，喝的時候就做這樣的觀想：「此水不是普通的水——既不是普通的泉水，也不是普通的糖水，而是來自佛菩薩的甘露。裡面含著佛菩薩所有的證量和功德，我喝進去就等於是接受了佛菩薩所有的證量和功德。」剩下的那一點點水，還要拍在頭頂上，就是用手心有甘露的這隻手拍一拍頭頂，表示這個甘露從頭頂進來了。也就是說，甘露不僅從口進入了弟子身體，還從頭頂順著中脈下來了。這是通過觀想實現的，就是觀想甘露裡面飽含著佛菩薩的功德和證量，並觀想這些甘露從頭頂進來後順著中脈下來，就等於是佛菩薩的功德和證量從頂輪順著中脈下來，瀰散到全身。這就叫「瓶灌頂」。因爲這個灌頂要用一個瓶子裝上甘露水來進行，而這個瓶子又叫「寶瓶」或「甘露瓶」，因此這個灌頂叫「甘露瓶灌頂」，或者「寶瓶灌頂」，簡稱「瓶灌」。

瓶灌除了使用瓶子之外，有時還使用金剛鈴、金剛杵進行灌頂。但這不是普通的金剛鈴、金剛杵，而是上師使用過、加持過的金剛鈴、金剛杵。旁邊的侍者就拿著這個金剛鈴、金剛杵，往在場每一個接受灌頂的弟子頭上都放一下——這個放一下，那個放一下，有一個算一個。這也屬於瓶灌。有時候，還使用經書進行灌頂。西藏的經書沒有裝訂成冊，就是一頁一頁的散的紙捆紮而成的。那麼這樣的書怎麼看呢？就是看完一頁以後把它放到旁邊，再看下一頁，下一頁看完了以後再把它放到旁邊，再看下一頁……是這樣看的。看完了以後就把它收起來，上下各用一個經板一夾，再用繩子一捆，這就是西藏的經書。如果是用經書進行灌頂，那灌什麼頂就用什麼經書。比如說我們現在正在傳《事師五十頌》，要做《事師五十頌》的灌頂，那就把《事師五十頌》這部經書捆好了，旁邊的侍者就拿著這部經書往每個接受灌頂的弟子的頭上放一下。放的時候，接受灌頂的弟子要觀想：「此《事師五十頌》裡面所有的內容，全部化爲光融化到我的身心裡來，我有能力活出、體現出這部經。具體地說，就是《事師五十頌》這部經裡面所有的規範與要求，此時我全部能做到，而且是很輕鬆地就能做到，爲什麼？因爲這些文字、這些教授已經化爲光、化爲甘露，融化到我的身心中了，而就在它們融化到我的身心中的那一瞬間，我就具備了輕鬆地實踐、體現《事師五十頌》裡面所有的內容的能力。」一定要作如此接受想，就是《事師五十頌》中的每一個教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每一個含義，全部化爲光、化爲甘露融化到我的身心中，讓我具備、體現、踐行、實現《事師五十頌》的全部能力，我從此以後就擁有了這個能力。

所有這些灌頂合在一起，統名曰「瓶灌」。因爲金剛鈴杵、經論、甘露水等，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也就是都是有形的，所以凡是有形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灌頂，都稱爲「瓶灌」。瓶灌最大的作用就是淨化身體，讓身體盡快由業報身轉化爲清淨的無死金剛虹身，也即成就化身佛，這就是瓶灌的主要價值、重點價值。

②秘密灌頂。什麼叫「秘密灌頂」呢？比如，我們前面說的那個獲得了六字大明咒成就的智商不高的做飯僧人，他給大家傳六字大明咒就是給大家進行秘密灌頂。在寺主的統一指揮下，寺主說「大家做好準備，

開始灌頂」，他就大聲讀了幾遍「嗡嘛呢唄咪吽」，就完成了灌頂。這個灌頂就叫「秘密灌頂」，簡稱「密灌」。

從弟子角度來講，獲得秘密灌頂的收穫是什麼樣的呢？弟子的語業和氣將獲得清淨，有助於獲得報身佛成就。所以秘密灌頂的價值是盡快地促成我們的報身佛成就。

③智慧灌頂。就是上師在傳法時，把法或咒語化成明點或智慧尊（智慧的凝聚），儲存在弟子的心意中。智慧灌頂對應的是圓滿次第。

比如說，我是上師，我現在給大家舉行時輪金剛的灌頂。時輪金剛是一個佛的名字，它還有一部經叫《時輪金剛經》，此外，還有一個法就叫「時輪金剛法」——這個「時輪金剛法」就來源於《時輪金剛經》。我無論是在講這個經還是在傳這個法，在我講的過程中，作爲上師的我盡最大的可能把時輪金剛清晰地觀想在我的面前。然後觀想著時輪金剛一分爲若干，就是一個時輪金剛瞬間變成若干個時輪金剛。「若干個」是多少個？依下面弟子的數量而定。如果下面是十個弟子，就一分爲十；如果是一百個弟子，就一分爲一百；如果是一千個弟子，就一分爲一千；如果人數太多，連作爲上師的我也不知道下面坐了多少人，估摸了一下可能有三千，但具體多少不知道，那麼也不需要知道，我就想著台下有多少人，時輪金剛就一分爲多少即可。一個個時輪金剛融入台下的一個個弟子生命裡去、身心裡去。持續不斷地做這樣的觀想，整個過程都要做這樣的觀想，這就叫「智慧灌頂」。

爲什麼叫「智慧灌頂」呢？因爲這個觀想出來的時輪金剛，在金剛乘中有一個專用術語，叫「智慧尊」，就是智慧幻現出來的一尊佛。這個「智慧」指的是般若智慧，意思就是般若幻現出來的一尊佛，因此叫「智慧尊」。上師把智慧尊給你了，就叫「智慧灌頂」，簡稱「智灌」。

那麼從弟子的角度講，你接受了智灌以後，就被埋下了法身佛的種子，你很容易就獲得法身佛成就。

所以瓶、密、智這三種灌頂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就是給弟子埋下的種子、帶來的佛果是略有差別的、略有側重的。瓶灌側重於身成就，密灌側重於語成就，智灌側重於智慧成就，這是三個側重。結果是，瓶灌獲得的是化身佛成就，密灌獲得的是報身佛成就，智灌獲得的是法身佛成就。瓶、密、智這三種灌頂多多少少有這麼一些側重和差異。

④語句灌頂，也叫「語言灌頂」「竅訣灌頂」。「語句」就是語言，但是這個語言不是一般的語言，而是有特指的，其實就是所謂的「竅訣」。引導成佛的關鍵性的、簡短的語言，稱爲「竅訣」。所以，語句灌頂其實就是竅訣灌頂。「竅訣灌頂」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上師向你傳授一些秘訣、竅訣。這些竅訣也許是經典裡沒有的，就是上師根據自己的經驗、證量以及弟子當前的情況，臨時組織語言、文字傳授給對方。竅訣灌頂中最擅長者是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十分擅長傳授竅訣，弟子來問問題的時候，他根本不需要翻經書、不需要長篇大論地引用經書，因爲他是過來人，他就根據自己長期修行的經驗隨時指點弟子。密勒日巴這些話都暗合佛語，但又不是從佛語中直接摘抄而來，這就叫「竅訣」。

「竅訣」有兩層意思：其一，「竅訣」是簡短的、直接的源於上師親身經歷的能夠引導弟子成佛的語言；其二，還有另外一種語言也叫「竅訣」，就是上師通過講解經文的方式，將經文之外的佛祖密意傳授給弟子，這種經文之外的佛祖密意就是「竅訣」。

比如說，六祖慧能接受五祖弘忍的傳承，這也是一種竅訣的傳承。五祖半夜把六祖叫到自己的方丈室裡，用袈裟圍住燈光，再給他講《金剛經》。五祖爲什麼要用袈裟圍住燈光呢？如果不用袈裟圍住燈光，燈光就會從窗戶裡透出來，那麼窗戶外的人就可以看見裡面有兩個人在一起，而暗暗揣測「這兩個人在裡面幹啥呢？」爲了不讓外人知道自己在暗中傳法給六祖，五祖就把袈裟展開，點個小燈，兩個人躲在袈裟裡，五祖就悄悄地給六祖講《金剛經》。那麼，這個講經表面上是五祖在一句一句地給六祖講《金剛經》的經文，實

則是五祖透過對經文的講解，將經文之外的佛祖密意傳授給六祖。這也叫「傳竅訣」。因此，借助講授某一本經論，但又講出了經論之外的一些東西、內涵，也叫「傳竅訣」。

這種傳竅訣的方式，也是語句灌頂或曰語言灌頂的一種方式。這個灌頂被六祖接收到了，其心性因而更加敞亮、更加大開，五祖剛講了一半，六祖就都明白了。因爲五祖年紀很大了，又在晚上熬著夜跟六祖講法，六祖就心疼自己的師父，說：「師父，我明白了，不用再說了。」五祖爲了考驗他，就問：「你明白啥了？你跟我匯報匯報。」於是六祖就說了五個「何期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五個「何期自性」，就是六祖向五祖匯報他對包括《金剛經》在內的整個佛法的領悟。五祖一聽，大爲高興，說：「汝真得之也！」意思是說，看來啊，你真的得我真傳了，真的得我法脈了。所以，五祖就授其衣、授其缽。此衣和缽是從釋迦牟尼傳下來的國寶，非常珍貴。因爲怕別人來搶這兩件國寶，六祖就拿著它們連夜逃跑了。

那麼五祖帶上六祖半夜三更躲在袈裟之中，密授《金剛經》，就是通過講解《金剛經》的方式來傳授佛祖心印和密訣，按照密宗的看法，這就是一場神聖的灌頂，名曰「語句灌頂」，簡稱「語灌」。所以，站在密宗的角度看，禪宗是有灌頂的，衹是禪宗不叫它「灌頂」，而稱之爲「以心傳心」或「心傳」。其實禪宗的心傳就是密宗的灌頂，特別指的是密宗的語句灌頂——四灌頂中的最高灌頂。

獲得語句灌頂將會獲得什麼樣的結果？是偏向於報身成就，還是化身成就，還是法身成就？不是偏向於某一種成就。語句灌頂帶來的結果是三身同時成就。不是偏向於法報化三身成就中的哪一身成就，而是三身同時成就，這是語句灌頂的特點。

上面所講的合在一起就是四灌頂，也就是瓶、密、智、語四灌頂。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一次傳法中就完成了瓶、密、智、語四灌頂，就是既包含寶瓶灌頂，也包含秘密灌頂，也包含智慧灌頂，也包含語句灌頂或曰竅訣灌頂。但個別時候是分開的，即這一次只給予瓶灌，過幾年以後再給予密灌，再過幾年以後再給予智灌，再過幾年以後才給弟子以語灌。那麼，什麼情況下分開，什麼情況下同時進行？這不好說，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我們衹能告訴大家，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瓶、密、智、語四灌頂在一次傳法中完成。

因此還有高於瓶、密、智、語四灌頂的灌頂，被稱爲「總灌頂」。總灌頂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同時包含瓶、密、智、語四灌頂的灌頂。「總灌頂」正確的學名叫「明體妙力灌頂」。具體地說，就是我在 2023 年 5 月 20 日那天給你們喚醒心性、指示心性，這個灌頂就叫「明體妙力灌頂」，簡稱「妙明灌頂」，或「妙力灌頂」。一旦給你們喚醒心性，瓶、密、智、語四灌頂就全部含在裡面了，也就是給了你們所有的瓶、密、智、語四灌頂，因爲這是母灌頂，或曰總灌頂。

你們獲得了總灌頂以後，如果機緣成熟，就有資格、有權利給所有的人傳所有的法了，因爲你們已經獲得了總灌頂。儘管沒有一個一個地獲得各種灌頂，但是你們獲得了總灌頂，獲得了總灌頂就等於獲得了總授權。從此以後，你們就可以根據別人的需要，給他們傳各種法門了。

如果別人請求你：「我想從你這裡學一個六字大明咒，你給我一個六字大明咒的口傳或灌頂吧。」這個時候你不可以說：「哎呀，我沒有從我上師那裡獲得六字大明咒的灌頂，所以我不可以給你灌頂，因爲我不可能給你我沒有的東西。我要先從我師父那裡獲得六字大明咒的灌頂，等獲得以後我才能給你灌頂。」正常情況下，這樣的思維是對的。但是給你們喚醒心性之後，你們再這樣想就是錯的了。因爲你們已經接受了明體妙力灌頂，而明體妙力灌頂是母灌頂，這個時候你們要毫不懷疑地認爲自己完全有能力給別人六字大明咒的傳承，這一點也不違法，一點也不違理，完全如理而如法。其他的法都以此類推。

比如說，有一個人想向你學習大威德金剛法，同樣地，你不可以說：「我的上師沒有傳我大威德金剛法呀。因爲我沒有接受過上師給我大威德金剛法的灌頂傳承，那我當然就沒有能力、沒有權利給你大威德金剛

法的灌頂傳承了。」不可以這樣想！之前，你這樣思維是正確的，但我給你喚醒心性之後，你再有這樣的思維就不正確了。在機緣成熟的情況下，你完全可以給對方以大威德金剛法的灌頂傳承，這一點問題都沒有，完全如理而如法。爲什麼如理而如法？因爲你獲得的是總灌頂，總灌頂就叫「明體妙力灌頂」。衹要上師給你喚醒明體，給你指示心性，從此以後你就同時具備了瓶、密、智、語的所有灌頂——所有的寶瓶灌頂、所有的秘密灌頂、所有的智慧灌頂以及所有的語句竅訣灌頂，這些你全部都擁有了。因此，你有權利傳八萬四千法門，全部如理而如法，這就叫「傳承」。因爲你獲得的是總傳承、母傳承，而瓶、密、智、語都屬於子傳承，你獲得了母，自然就獲得了子，所以你給別人灌頂一點問題也沒有，完全是如理而如法的行爲，完全合乎佛制（佛法的制度）、合乎佛法的規定、合乎三昧耶戒，這不爲違戒。

以上就是「內十真如」的第三種、第四種真如，也就是給予秘密灌頂和智慧灌頂。其實應該說給予瓶、密、智、語的四灌頂才對，這裡面（指《金剛藏莊嚴續》關於「內十真如」的十種說法[①]）只列舉了秘密灌頂和智慧灌頂，實則指的是全部的四灌頂。身爲一個上師，就要具備這種能力。

⑸降伏。「降伏」指的是誅滅大大小小的怨敵及其護法。作爲一個上師，這個本事也是要會的。

⑹做食子。什麼是「食子」？「食子」就是用酥油或者糌粑捏出來的供品。這種供品又分爲兩類：一類是動物形狀的供品，就是捏出豬、牛、兔子等動物的形狀；還有一類是捏出花草形狀或吉祥圖案。它們都是用糌粑或者酥油捏出來的，在舉行法會儀式的時候會使用到這些供品。一個上師要會做食子，就是會用糌粑或者酥油捏出花草、動物形狀的供品。但捏出來的這些供品都不用太像，差不多有點像就行了，因爲你畢竟不是一個藝術家，不是非要搞得那麼惟妙惟肖不可，大概有點意思就行了。

關於供品，還要再說一下。在釋迦牟尼之前，人們祭祀、舉行宗教儀式的時候，那是動真刀真槍的，是真的要殺生的，比如說要殺多少頭牛、多少頭羊來祭祀神靈。到了釋迦牟尼的時候就改了，釋迦牟尼說不準殺生。既然不准殺生，那每次舉行宗教活動和祭祀的時候該怎麼辦？他就要求大家用食物來捏成牛呀、羊呀等形狀的食子，作爲供品、祭品來代替殺生。無巧不巧的，中國的聖人孔子也在同一時間幹了同一件事。在孔子之前，人們祭祀天地、鬼神的時候，也是要大肆屠殺牛、馬、羊等動物來作爲供品祭祀的，跟印度是一模一樣的。到了孔子的時候，他也說這個太過殘忍，沒有必要，也太過浪費，一次就殺掉幾百頭牛羊，在過去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這是一個特別大的損失，這麼下去不可以。怎麼辦呢？用陶俑代替真畜牲來作爲祭品。

所謂「陶俑」，就是先用泥土捏制、塑造出牛呀、馬呀的形狀，乃至於人的樣子，但這種泥土塑像容易散掉，就要簡單地用火燒一下，使其陶化，這樣它的凝固力就加強了，就成爲陶俑。孔子之前不久，不知道是誰，有一天突發靈感，在祭祀的時候不用真人、真畜牲，開始用陶俑來當祭品，避免了大量的浪費。孔子知道以後，大加讚賞，說：「誰這麼聰明！簡直是太聰明瞭！他竟然想到了這麼好的辦法！這簡直是神來之筆！這個主意太妙了！」所以他說了一句「始作俑者」[②]，意思就是，第一個作俑的那個人是誰？給我站出來，我要表彰他：「你做得太對了！你做得太好了！你怎麼這麼聰明！」第一個製造陶俑，用陶俑代替真牛、真豬、真人的人到底是誰？這個人簡直可以永載史冊了！孔子打聽了半天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可能就是一個無名小輩，某一天突然來了一個靈感這麼做。

我們現在完全把「始作俑者」這句話的意思搞反了。我們以爲，第一個犯錯的人就叫「始作俑者」。其實，孔子找這個人出來是爲了表揚他的，因爲這件事情太重要了，這是一件改寫歷史的大事，此人做出了這

---

① 原文：「二遮遣儀軌，秘密智慧灌，降伏之儀軌，食子金剛誦，猛修之儀軌，開光修壇城，即內十真如；壇城與等持，手印姿勢誦，坐式火施供，加行與收攝，乃外十真如。」

②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像人而用之也。」學界對這句話的解釋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爲「始作俑者」指第一個帶頭做壞事的人，一種觀點認爲它指第一個帶頭做好事的人。

麼偉大的一個舉動，居然沒名，這怎麼可以！應該把他的大名大書特書，永載史冊，這纔可以，不可以讓他默默無聞。因此孔子要把他找出來：「那個始作俑者是誰？把他找出來！」我們現在呢，就把「始作俑者」理解成：「最早犯錯的那個人是誰？是誰出的餿主意？把第一個出餿主意的人給我找出來。」這就和當時孔子的意思完全相反了。

那麼，發源於印度的佛家用食子來作爲供品、祭品，我們中國就用陶俑來作爲供品、祭品，後來陶俑還演化成了兵馬俑。但是孔子那個時候的技術水平還沒達到兵馬俑那麼高的程度，衹是簡單地捏出牛、馬、人的形狀，大體上有點像就行了，捏出來後就用它來祭祀。

在這一點上，釋迦牟尼和孔子做了完全一樣的事情，就是用無價值的東西、價值不大的東西來代替珍貴的牛、馬、羊，乃至人。過去還有用活人祭祀的，那就更殘忍了。一般是找童男童女來祭祀，祭祀完了就把他們推到深淵中摔死或用其他手段殺死，那是非常殘忍的，也是很愚昧的。後來就不用活人了，就造一些陶俑、陶人來代替活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歷史進步、文明進步。那麼釋迦牟尼也幹了一件促進文明進步的事情，他下令：所有的祭品、供品都必須用食物，並且最好把食物捏成動物或花草的形狀，這就叫「做食子」。

爲什麼叫「食子」？因爲用食物捏出來的馬呀、牛呀等形狀的供品，都是可以吃的，因此統名曰「食子」。身爲一個上師你要會做食子，你說你不會做食子，那是不可以的。像我這樣的上師就是不合格的上師，爲啥呢？因爲我就不會做食子。我見過西藏人做食子，手靈巧得很，一會兒就捏出一個人、捏出一個酥油花、捏出一個小牛小馬來。但我怎麼也捏不出來，所以按照這個標準來說，我不是一個合格的上師。

⑺金剛誦。意思就是上師要會唱誦很多咒語、很多經論。

⑻猛修。這是一個很少使用的修法。什麼叫「猛修」？比如說我給弟子傳了大威德金剛法，然後弟子就去修法了，但是修了三年，啥效果也沒有。弟子就跑來向我訴苦，說：「師父，我按您所傳的如理如法地修了三年，啥效果沒修出來。」那麼這個時候，作爲上師的我就要辦一件事，什麼事呢？質問本尊。因爲傳的是大威德金剛法嘛，大威德金剛就是本尊之一。

什麼是「本尊」？所選定的作爲修法之対象的佛菩薩，名曰「本尊」。實際上所有的本尊都是佛菩薩，如果沒有成爲佛菩薩，他們是沒有資格成爲我們的觀想対象和依止対象的，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資格成爲我們的本尊。那麼反過來說，能成爲本尊的一定是大菩薩和佛。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質問這個佛菩薩，由誰來質問呢？不是由弟子來質問，而是由師父來質問。質問他什麼呢？「這三年來，你爲什麼不出現在我的弟子面前？你爲什麼不好好地給他教導，你這三年跑哪裡去了？你慈悲心不夠啊！你過來，我要說道說道你。你爲什麼慈悲心不夠？既然我把你介紹給了我的弟子，你就應該晝夜不停地呵護他，沒事就要在他心中冒出來一會兒，讓他看見你。你要用心呵護我的弟子，要用心教導他，要把你的成就遷移給他。你爲什麼三年來不把你的成就遷移給我的弟子？你慈悲心不夠，我要對你進行一番批評、教育。從現在開始你再也不可以這樣了，你要對我的弟子百般呵護。佛菩薩都是要講慈悲的嘛，你爲什麼對我的弟子這麼不慈悲？這不可以！慈悲的表現就是沒事要到我的弟子那裡露露面、報個到，要給他以加持，沒事就要把你的境界和證量移一點給他，直至最後全部移給他。這纔是你該做的事，你以爲本尊好當的啊？既然當我弟子的本尊了，你就要如理如法。你不如理如法不行。」總之要對本尊進行這麼一番教訓，這叫「猛修法」。猛修法並不常使用。

⑼開光。一個合格的上師，要善於給物品、佛像、經書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以加持和開光。「開光」這個詞是我們漢地使用的詞，但這個詞其實非常具有誤導性，人們一看到、想到「開光」就以爲是打開光了。「開光」的字面意思是打開光了，但佛家的真正含義不是這個意思。開光正確的含義叫「入住」，「入住」纔是開光的本義。

什麼叫「入住」呢？比如說，我塑了一尊觀音像，就請上師來給它開光，也就是給它入住。我上師要有這個本事才行，就是把真觀音給請到這個觀音像裡來，並融入這個觀音像，這就叫「入住」。這個觀音像本身是個泥塑像，我當然知道它是一堆泥巴，因爲這是我塑的。那麼塑好以後，經過我的上師舉行了開光典禮，給它開了光，觀音從此就入住在此觀音像中。塑什麼像就請什麼入住，因爲我塑的是觀音像，所以就把觀音請來入住。

入住又分爲兩種：一種是無形入住，一種是有形入住。如果這個上師水平一般，他通過觀想而想像出有一個觀音來融入這個觀音像中，從此這個觀音像就值得參拜了，大家就不是在參拜這個泥塑，而是在參拜真觀音了。但這個過程，旁邊的人是看不見的，衹是上師在大腦中想像出來一個觀音，想像著觀音融入這個泥塑中去，這叫「無形開光」或「無形入住」。那麼最好的是有形開光，但這不是一般的上師所能做到的。必須是有相當高證量的上師才能做到有形開光，就是他可以活靈活現地把觀音請到面前來，讓在場的所有普通人都能看見。這個時候一個由光組成的觀音，就真真實實地、如真人一般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她甚至能說話，也就是你能跟她對話、互動。然後這個完全如真人一般的觀音，在眾目睽睽之下，甚至在攝像機、照相機的拍攝下，融入這個觀音的泥塑中。這是最好的開光，叫「有形開光」，或叫「有形入住」。

觀音從此就住在這一尊觀音像裡。這個過程就叫「入住」，或「開光」。身爲上師的你要有這個能力。你不光要有能力給佛像開光，像大家用的念珠啦、紀念品啦、工藝品啦等等，你也要有這個能力給予加持、給予開光，也就是請佛菩薩來入住其中。不管請誰入住，請觀音入住也好，請文殊入住也好，都可以，總之你要有這個能力。你自己入住也行，衹要你有這個能力就可以。

「入住」或曰「開光」後，從此這個東西就不再是這個東西了，而是一個載體。載什麼？載著你的全部證量和成就，或載著文殊的全部證量和成就，或載著釋迦牟尼的全部證量和成就。它是一個載體，它本身也許不值錢，也許就是一個玻璃或一個塑料做的東西——一個玻璃能值幾個錢呢？一個塑料能值幾個錢呢？但是它卻珍貴無比！爲什麼？這個不值錢的玻璃或者塑料製品是一個載體，你眼睛不要盯著這個載體值幾個錢看，載體本身不值錢，它也許就是一毛錢，但是它很珍貴。這個珍貴就珍貴在它是經過有證量的上師加持過、入住過的，它到哪裡就等於是上師到哪裡，就等於是佛菩薩到哪裡，它裡面凝聚的是佛菩薩的證量。這就是開光加持之本義。開光加持就是入住，就是把佛菩薩的證量融入被開光的物品中，它就代表著佛菩薩的證量，所以說它到哪裡就等於是佛菩薩的證量就到哪裡。很多人都不理解開光的本義。

因此，我們中國漢地的佛教界有一些學術型的人出來呼籲，盡量不要再使用「開光」這個詞，因爲「開光」這個詞很不準確、很具誤導性。正確的說法叫「入住」，這個詞是最爲準確的——或者叫「融入」也可以，「入住」就是「融入」，這兩個詞是最準確的。而「開光」這個詞十分具有迷惑性和誤導性，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用語。那麼，一個好的上師要有入住、融入的能力。

⑽修壇城。所謂「修壇城」，就是指觀修本尊的壇城並供養、讚歎之，且能趨入壇城聽受本尊講法。

上述十種真如合在一起就叫「內十真如」，即十種通向真如的事情、能力，作爲上師的你要精通、掌握這十種能力。「內十真如」就講到這裡，下面講「外十真如」。

⑴壇城。就是一個優秀的上師要會製作壇城。我們在電視裡面經常能夠看到，很多寺廟在舉行法會的時候，都會用彩色的沙子來修建壇城，一般幾天時間就能製造出一個壇城來。這是一種平面壇城，又叫「沙畫壇城」「沙壇城」，因爲它是沙子做的；又叫「彩色壇城」或「彩壇城」，因爲沙子上塗上了紅呀、黃呀等的各種顏色。壇城有平面壇城和立體壇城兩種。平面壇城有各種製作方式：用毛筆在地上畫，用彩砂在地上畫，或是用酥油捏出來，等等。立體壇城的材料可以是木頭、石頭或黃金，布達拉宮就有好幾個黃金做的壇

城。身爲一個上師，就要有製作壇城的能力。從這個標準上說，我也是不合格的，因爲我到現在也不會製作壇城。我可能這一輩子都不會製作壇城，那東西好複雜。

⑵等持。「等持」（「定」之別名，梵語舊稱「三昧」）是西藏金剛乘獨有的術語，指的是一個上師要掌握從加行一直到本尊法的各級瑜伽法門的修行。

⑶手印。指的是上師要學會各本尊所使用的手印。「手印」就是手的姿勢。

⑷姿勢。指的是各本尊的站姿、坐姿。不同的本尊其外在的姿勢、形象都是不一樣的，作爲上師要對此有很清晰地瞭解和區分。像密勒日巴獨有的姿勢就是手放在耳朵這裡。如果你身爲上師，看到這樣一個本尊卻發起懵來，看了半天還不知道他是誰，那是不行的，那證明你也太差勁了。你連哪個本尊有什麼樣的姿勢與特點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瞭解，看來你是金剛乘的外行。既然是外行，你就別以師自居了，你趕緊當人家弟子吧，還當人家師父呢，你不夠資格當師父。

⑸坐勢。就是一個上師要會各種坐法，諸如什麼散盤坐、單盤坐、雙盤坐等等。

⑹加行。指的是修正行前進行的準備，目的是積聚成佛的資糧。一般來講，各個流派的加行數量是不一樣的，有的是「四加行」（薩迦派、噶舉派），有的是「五加行」，還有的是「六加行」（寧瑪派有時是「五加行」，有時是「六加行」）。西藏本土的宗教叫「苯教」，苯教的加行最多，有「九加行」（格魯派也採取「九加行」）。雖然加行數量不一樣，但內容大同小異，大體都是皈依、頂禮、發心、百字明、供曼陀羅、上師瑜伽，以及做小佛像、供水等等。身爲一個上師，這些加行你都要會。

⑺攝收。這個「攝收」，說實話我也是第一次聽說。看來我是一個不合格的上師，這是毋庸置疑的了，這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了。它的註解是：指在修行末尾的時候，禮貌地送別智慧本尊的方法，就叫「攝收」。就是修行的時候，你要先迎請來智慧尊，等修行要結束了，你還要把他送走。有句俗話叫「請神容易送神難」，你不僅要把這個神請來，還要把這個神送走。那麼，送神是有一套方法的，這套方法，你作爲上師要掌握。我連「攝收」都是第一次聽說，所以我肯定不會具體怎麼把這個神給送走的方法。

⑻念誦。上師要會各種念誦。念誦我會，我會獅子吼，一般人不會。獅子吼又叫「梵音唱誦」[①]，也屬於念誦，而且是所有念誦中最好的。也就是說，我掌握了所有念誦中最好的念誦。

⑼火供。就是舉行一個儀式，通過點火焚燒供品（比如食物等）來供養、感恩、回報各路佛菩薩以及各路天神護法，就叫「火供」。這種儀式來自印度婆羅門教，也就是後來的印度教。

印度教有三大根本宗旨或者叫根本理念，這三大根本理念是：①韋陀天啟；②祭祀萬能；③婆羅門至上。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這三大根本理念。

①韋陀天啟（吠陀天啟）。它所依據的重要的經典叫「韋陀經」。「韋陀經」有四部，因此又叫「四韋陀經」。「四韋陀經」這四部書是很厚的，合在一起都有半人高。「四韋陀經」是印度文明的源頭，也是印度教的源頭。[②]這又需要解釋一下，印度教就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就是印度教，這是此種宗教獨特的一種存在形式。你沒有辦法把印度教和印度傳統文化區分開來，因爲印度傳統文化都是從印度教中衍生出來的，也就是說印度文化都屬於印度教。因此印度人自己都說，你們不要稱「印度教」，你們就直接稱爲「印度傳統文化」，這樣表達更爲準確。就像中國的儒家文化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分不開一樣。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儒家

---

① 獅子吼又名「梵音唱誦」，梵音唱誦是一種十分獨特的、運用脈輪的發聲法，因其聲音宛若天籟，如雄獅震吼，故名「獅子吼」。聆聽此唱誦，對於疏通氣脈、淨化身心、開發智力、化解不良情緒，尤其對加深禪修境界和打開頭頂梵輪（開頂），有著極爲殊勝的效果。「獅子吼」起源於印度，後隨佛教傳入青藏高原，幾經流轉，到當代，真正掌握「獅子吼」的唱誦者已經非常稀有，全世界範圍內還不足十人。這些「獅子吼」的傳承者幾乎全是隱士，終生隱居於雪域深山之中，因此，「獅子吼」在當代已瀕臨失傳。關於獅子吼更多的介紹，詳見潘麟先生的《茶道》一書（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4 年版）。

② 印度文明最早的著作叫「吠陀經」或「韋陀經」，「吠陀經」是對印度之前幾千年累積下來的智慧的一次結集。由於內容太多，它簡單地作了一個區分，把有關頌神的讚歌彙集在一起，稱爲《梨俱吠陀》（神曲集）；把有關歌詠的內容彙集在一起，稱爲《娑摩吠陀》（基本是集《梨俱吠陀》的頌歌而來）；把有關祭祀的內容彙集在一起，稱爲《耶柔吠陀》；把有關禳災的內容彙集在一起，稱爲《阿闥婆吠陀》。這樣就形成了四部經，叫「四吠陀」或「四韋陀」。這是印度文明最早的文字書籍，約成書於西元前 1500 年到西元前 1000 年間，在此之前，印度就沒有文字記載了。

文化，儒家文化完整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它們是分不開的。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時，實際上指的就是儒家文化；當我們說「儒家文化」時，廣義上指的就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幾大主流中，佛家是從印度傳過來的，除了佛家之外，剩下的都是中國文化，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印度教的三大根本理念中，第一個就是韋陀天啟。印度人認爲韋陀天啟的四部韋陀經，全部是上天、天神啟發給他們的。爲什麼只啟發給印度人而不啟發給中國人呢？答：神高興，沒有理由，沒有爲什麼。印度人認爲，「四韋陀經」是上天對他們印度人的獨有眷顧：天神把智慧和啟迪通過地球上的某一個媒介傳遞給了印度人。注意，天神不是直接傳遞給印度人的，而是通過媒介傳遞的，這個媒介就是人間的聖賢，這些智慧和啟迪就由聖賢傳遞給了印度人。聖賢的責任和工作就是負責把這些智慧和啟迪記錄下來，記錄下來後就變成了四部韋陀經典。

所以，後世人在學習「韋陀經」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基本認識：你所學習的是來自天神的智慧，你學習的不是人間的某幾個凡夫在那裡搗鼓出來的幾本書。你不可以有這樣的觀點：這些「韋陀經」就是人間的凡夫搗鼓出來的。如果有這樣的觀點，那就是錯誤的。你一定要充分地認識到你在學習天神的教導，它們來自天神的啟發。以這樣的態度來學習、領悟「四韋陀經」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內容纔是如理如法的。

②祭祀萬能。四部韋陀經都十分注重祭祀，所有的事情都通過祭祀來實現。比如，你想娶一個漂亮媳婦，是吧？那就祭祀，一祭祀就如願了，你明天就能娶到一個漂亮媳婦。你生病了，想讓病好起來，是吧？那就祭祀，一祭祀就什麼病都好了，連癌癥都能好，艾滋病也能好——不對，那時候沒有艾滋病，假設得了艾滋病，艾滋病也沒事兒，你祭祀就好了，祭祀萬能嘛，你一祭祀就沒問題了。你想健康長壽，是吧？也是祭祀就可以了。總之無論你想什麼，通過相應的祭祀就可以實現。

就這樣，漸漸的，祭祀的種類、祭祀的流程、祭祀的內容就越演變越多、越演變越多，最後演變成了一個龐大的祭祀知識體系。這個龐大而複雜的祭祀體系，一般人窮其一生都學不完。不過，這個祭祀體系也不准許業餘學習，因爲它太過複雜，且種類繁多，業餘是學不好的，所以一定要專門學習，然後由專人來負責祭祀這件事。那麼，專門負責溝通人神的職業，以及溝通人神時主持儀式儀軌的人，就叫「祭司」。

這種專職負責祭祀的人，在中國古代叫「大祭司」或「祭司」，在西方也叫「祭司」，在印度除了叫「祭司」，它還有一個專用的名字，叫「婆羅門」。婆羅門是一個祭司階層。這個祭司階層用現在的話說就叫「宗教人士」，或叫「高級宗教人士」。他們是幹什麼的呢？就是專門研究、執行各種祭祀的儀式儀軌的。比如說，國家要發動戰爭之前，先要祭祀，因爲祭祀萬能嘛。你想打贏戰爭嗎？如果想，那就祭祀。你想五穀豐登嗎？如果想，那就祭祀。總之在印度，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民族，無論什麼事，衹要你想做，都要通過祭祀來完成。

世界上有多少事兒，就有多少與之相應的儀式儀軌。世界上有那麼多的事兒，你說得有多少儀式儀軌！這些儀式儀軌可謂車載斗量。因爲太多，一般的人腦子根本就學不完記不完，因此需要專職的人從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要學習一輩子才能精通這些儀式儀軌。那麼，精通這些儀式儀軌的人就叫「婆羅門」。婆羅門的地位很高，不僅在印度如此，在其他國家也如此，這是人類的一個共通現象。

在中國古代，祭司的位置甚至比諸侯國國君、天子的位置更高，天子都要聽祭司的（有時候，天子本人就是大祭司），因爲他是負責溝通人神的人，他是半人半神之身，因此就連天子、諸侯國國君對他都非常尊敬，都要聽他的。他就相當於國師，充當的是國師的角色。國家是否征戰，或是否怎麼樣，都要聽取祭司的意見。祭司呢，又聽取上天的意見，這就是古代的情況。

在印度，婆羅門的地位也是相當高的。婆羅門是帝王的國師，帝王或國王不論想征戰還是想幹什麼，都要很鄭重地請示婆羅門，也就是請示國師。國師的建議國王不得不聽，因爲他是國師、帝師，也就是帝王之師。既然他是你這個帝王的老師，那麼他說話，你當然得認真聽取，不可有二心。這就是第二個根本理念：祭祀萬能。因祭祀萬能又引出第三個理念。

③婆羅門至上。「婆羅門至上」就是祭司至上或國師至上。婆羅門至上就是婆羅門的地位高於一切，包括國王。他比國王的地位還要高，比將軍、宰相的地位還要高，他高於人間的所有人，因此叫「至上」。反過來說，就是人世間沒有人的地位能夠高於婆羅門。

以上就是印度教的三大基本理念，一是韋陀經天啟，二是祭祀萬能，三是婆羅門至上。在祭祀中，有無窮無盡的儀式儀軌，其中有簡單的，有複雜的：複雜的祭祀活動要持續半個月到一個月之久，短的祇有一小會兒就結束了。無論是短的、中等的、還是長的祭祀，婆羅門都很精通。

在祭祀的時候，儘管各種儀式儀軌無窮無盡，但有兩個東西是貫穿於所有祭祀之中的，這兩個東西就是水和火，所有的祭祀都是圍繞著水和火進行的。印度教認爲，水是神聖的，因爲水能洗滌一切污垢；火是神聖的，因爲火能焚燒一切邪惡。所以，水和火在所有的祭祀活動中都是處於核心地位、重要地位，都要貫穿於所有的祭祀之中。

比如，新國王就任的時候，就是用水進行的灌頂。什麼水呢？四海之水。就是用寶瓶取來四海之水從新登基的國王頭頂上淋下來，象徵著這個國王從此擁有統領四海（天下）之權。這是新王登基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那麼，是誰拿著這個裝著四海之水的瓶子從國王的頭頂上澆下來呢？答：是婆羅門，是祭司，祇有祭司才有這個權力。這就是水被運用到新王登基時的灌頂的例子。

不管是水還是火，在婆羅門教中，也就是在後來的印度教中，都是貫穿於其祭祀活動的始終的東西。這個傳統後來也傳到了佛家，佛家很完整地繼承了婆羅門這個理念，也就是水和火的神聖理念。所以，在佛家的各種宗教儀式儀軌中，水和火也是貫穿其始終的，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這裡的第九條的火供，就來自婆羅門教。

火供，就是與火有關的儀軌，它像征著燒掉一切煩惱、燒掉一切邪惡，同時照亮黑暗，它是這麼一個目的。那麼，根據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功能，就舉行不同的火供。有的火供要持續舉行一百零八次。這一百零八次無論是幾天之內完成，還是幾個月之內完成，都行，總之你要做夠一百零八次。你每點一次火，都要念相關的祈請文，做相關的儀式，做完這些就算一次。你要做夠一百零八次才可以，但這是較多的。有時候，也有做三次、五次或是十次的，這都是很常見的。

最常見的一種火供是爲了表示慶祝而火供。什麼叫「爲了表示慶祝而火供」呢？比如，寺廟舉行灌頂傳法，每一次灌頂傳法結束的時候都要有一次感恩儀式。爲了感謝各路菩薩、各路佛對弟子們的護持加持，就要在寺廟外面的空地上、草地上，燃一堆篝火。再由主持人也就是金剛上師，帶領著大家念誦相關的咒語和祈請文（有專門的火供祈請文、火供咒語），時間長的都能持續念誦兩三個小時。這就是一次火供。

身爲一個金剛上師，你要懂這些儀式儀軌，並根據不同的需要念誦不同的咒語、不同的祈請文。這就是第九項的火供。

⑽供養。「供養」在這裡不是指給上師的供養，而是指上師要會擺設壇城，尤其是佛龕（kān）。在佛家，佛龕的擺設是非常有講究的，比如主尊怎麼放、兩邊的護法怎麼放、佛經怎麼放、法器怎麼放等等，都是有一套規定的。尤其是在佛龕最前面，要擺一些供果，就是蘋果、香蕉等這些吃的東西。總之，所有的東西如何擺放都是有講究的。身爲一個上師，你要很熟練於這些擺放，不熟練就不行。這就叫「供養」。

壇城、等持、手印、姿勢等加在一起就叫「外十真如」。一個合格的上師要具備此等條件，具體如上所述。這就是「了達十種真如義」。「擅長繪畫壇城事」已經在「內十真如」和「外十真如」中介紹過了，這裡就不再多說了。我們接著學習「精通傳講密宗法，極具敬信根調柔」。

「精通傳講密宗法」，就是你要精通密宗也即金剛乘的八萬四千法門。像寧瑪巴就有九乘次第的判教：外三乘是羅漢乘（聲聞乘）、辟支佛乘（緣覺乘）和菩薩乘，內三乘是事部、行部、瑜伽部，密三乘是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和大圓滿次第。這九次第中的每一乘也就是每一個階段，都有大量的經律論和法要（指各種各樣的法門）。那麼，身爲一個金剛上師，你就要瞭解和精通九乘次第。這就叫「精通傳講密宗法」。

「極具敬信根調柔」，「極具敬信」和「根調柔」是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極具敬信」。你自己都不信任佛法，怎麼能向別人傳授佛法？你自己都不信任聖學，怎麼能向別人傳授聖學？因此你先要做到「極具敬信」，「敬」就是尊敬。你自己都不尊敬佛菩薩和歷代祖師們，怎麼能讓別人去尊敬呢？怎麼能讓你的弟子去尊敬呢？

「信」分爲信仰和信任。我們生命科學在這裡取「信任」之義，不取「信仰」之義，因爲我們不是宗教教徒。我們是佛法的修行者，我們信任佛法，但不信佛教。我們是把佛教、佛學、佛法區分開來的。在此之前的所有歷史時間段裡，一直都是把佛教、佛學、佛法混雜在一起的。衹有到了我們這裡，才正式區分爲佛教、佛學、佛法，並明確地給出了對這三者的態度。我們的態度是：深入研究佛學，刻苦修行佛法，堅決不信佛教。這就是我們的態度，非常分明，非常清晰。我們堅決不信佛教，堅決不當佛教徒，這一點是不容含糊的。但是，我們要深入研究佛學，要當一個精通經律論的類似於三藏法師的人，要對佛家的經律論盡可能地研究、精通。此外，我們刻苦修行佛法，這也是不含糊的。這就是我們的態度。

至於一些傳統的佛教徒，之所以不認可我們的態度、不贊同我們的態度，是因爲他們從傳統角度來看我們。一些頑固的佛家信徒，不管是出家的也好，還是在家的也好，對我們所採取的這三個區別對待佛家的態度表示不認可，認爲我們離經叛道，給我們扣上了種種帽子。對此，我們欣然接受，不與其爭辯，但我們絕不改變自己的志向。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不會因爲任何人而改變自己的態度。用儒家的話說，就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①]。我們就是那個不可奪志的匹夫。儘管我們無權無勢，衹是一介草民、一個匹夫，但是「匹夫不可奪志也」，這就是我們的志，誰都奪不去！我們就是不信佛教，堅決不信佛教，愛咋咋地。但是，我們十分嚴肅地研究佛學，十二分虔誠地修行佛法，這就是我們的基本理念。

所以，對這裡的「信」，我們進行了一個區分，就是分爲信仰和信任。我們只取信任義，不取信仰義。我們鄙視信仰，讚成信任。我們認爲，信仰是腦子抽筋的表現，沒有做到理明法透的人才會去信仰，無知之人才會去信仰，換言之，信仰等於無知。這是我們的觀點。

你可以不贊同我們的觀點，就像我們不贊同你的觀點一樣。你可以不贊同我們的觀點，但這就是我們的觀點，你想讓我們改變觀點，不可能！這就叫「匹夫不可奪志」。我們就是不願意改變自己的觀點，因爲我們自認爲我們的觀點毫無錯誤。既然沒有錯誤，爲什麼要迫於他人的威嚴而改變呢？我們不可能改變！你無論給我們施加多大的壓力，我們也絕不改變！

「極具敬信根調柔」，「根」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調柔」就是六根調柔。要做到這一點也是很難的。「六根調柔」重點指的是第六根——意根而言，就是俗話說的「意識」，也就是心靈、精神。性格、脾氣要柔和，這一點是很難做到的。「柔和」不等於我們剛纔說的沒有志向、不能守住志氣，不是這個意思。「柔和」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盡最大的可能給周圍人帶來溫暖，把性格變得溫和，就叫「根調柔」。這一點很難做到。

---

① 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95 頁。

客觀地說，在佛家，絕大多數修行有成的人，你如果有幸走近他們，就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春風拂面般的溫暖與柔和。這是佛家的特點。當然也不是所有成就者都是這樣的，因爲凡事都不是那麼絕對的，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這樣，一定有那麼百分之幾是不好的，我們只說大的比例就可以了。佛家的修行人（過去的我們沒見過的人就不說了，我們只說那些活著的我們接觸過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性格都是十分柔和、隨和的人。但是他們意志堅定，對於一些原則性的事情，他們是不會動搖的。對於佛法的信任、對於佛法的修持等等，這些方面他們都非常堅定，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是日常生活中，你和他相處的時候，就會感受到如春風拂面般的溫暖、隨和，他會盡最大的可能滿你之所願。衹要你這個意願沒有出格，衹要在允許的範圍內，他就會最大限度地滿足你的心願，給你關懷、關照。這就叫「根調柔」。我所接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修行不錯的佛家弟子中，無論是出家還是在家，給人的感覺都是特別舒服，這就是「根調柔」的表現。這一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前面幾頌是先說上師。說上師的時候先說壞上師，就是一個不合格的上師爲什麼不合格，共列舉了七項不合格之處，這樣的上師我們一定要遠離。說完了壞上師，再說好上師、優秀上師的一些特徵，如果我們遇到了優秀的上師，就一定要緊緊地跟隨住。以上是從正反兩面來講說上師。說完了上師，再說弟子，也就是從弟子方面來講說。下面這一頌（第十頌）開始，就是從正反兩面來講說弟子，但它是先說弟子不好的方面，就是什麼樣的弟子是不合格的弟子。我們看第十頌是怎麼說的。

輕蔑、誹謗、擾亂上師之後果，兼論如何懺悔

身爲弟子若故意，輕蔑如是之上師，
則已輕侮一切佛，故彼恆時受痛苦。

「身爲弟子若故意」，這裡面突出了一個「故意」，就是有意的。有意做什麼呢？「輕蔑如是之上師」。這個「如是之上師」指的是哪個上師呢？就是上一頌所說的具備那些功德、品德和優點的上師。如果我們遇到了這樣的好上師還故意地輕蔑他，那就不是上師的問題了，而是弟子的問題。這個時候就要恩怨分明，誰的錯就是誰的錯：師父不好，師父擔責；弟子不好，弟子受罰。這裡要涇渭分明，要分得很清楚。這裡講的就不是上師的問題，而是弟子自身的問題了。

「輕蔑如是之上師」，「輕蔑」就是種種瞧不上，種種看不順眼。就是無論這個優秀的上師對我們做了什麼，我們總是瞧不起、看不上、看不順眼，對上師橫挑鼻子豎挑眼的，百般不舒服，覺得一切都是上師的錯，都是上師沒做好。

弟子如果這樣做，將會怎麼樣呢？其罪過大到「則已輕侮一切佛」。因爲上師是一切佛的總集身，輕侮如是之師就等同於輕侮一切佛。佛是什麼？佛是心性之化身。上師也是心性之化身。輕侮上師、輕侮一切佛就是輕蔑心性，就是輕蔑真善美，就是輕蔑解脫與覺醒。一個輕蔑解脫與覺醒的人，怎麼可能獲得解脫與覺醒呢？那是不可能的！一個人一邊討厭著覺醒，一邊又覺醒了，天底下就不存在這樣的人和事兒。所以，輕蔑上師就是輕蔑般若、輕蔑佛性，輕蔑一切佛也是輕蔑般若、輕蔑佛性。輕蔑就是遠離，有多少輕蔑就有多少遠離；輕蔑就是障礙，有多少輕蔑就有多少障礙。

如果你輕蔑了上師，那麼你與般若之間就有了一道無形的屏障，這道屏障就叫「障礙」。這道屏障是從哪裡來的？是你創造的。你怎麼創造出來的？你輕蔑上師、輕蔑諸佛創造出來的：本來沒有這一道屏障的，現在有了；或者本來衹有一道屏障，現在成了三道屏障；或者本來衹有三道屏障，現在成了十道屏障。就可見輕蔑上師的罪過有多嚴重！這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它的後果就是：你有一分輕蔑上師，你和般若、解脫、覺醒之間就有了一道屏障；你有十分輕蔑上師，就有了十道屏障。有多少輕蔑就有多少屏障，這些屏障就是對你輕蔑上師的當下的懲罰。

什麼時候這個懲罰能結束呢？答：什麼時候解除了你的輕蔑，什麼時候就解除了你與上師之間的一切屏障。特別是你如理如法地懺悔了以後，屏障就解除了。之前你孟浪無知，很輕率地對上師表達了你的輕蔑，儘管上師不知道。但他知不知道並不重要，他知不知道都沒關係，重要的是你與上師之間，也就是你與般若、與佛性、與解脫之間的屏障已經形成。某一天你幡然醒悟，認識到自己做了一件無比錯誤的事情，於是你來到上師面前進行懺悔。

懺悔分爲兩類，一類是到你輕蔑過的上師面前懺悔，一類是自己在家裡偷偷地懺悔。偷偷地懺悔有沒有效果呢？答：有效果，但效果不大。最好的效果、最徹底的懺悔是你輕蔑誰就來到誰面前懺悔。解鈴還須繫鈴人，你不是輕蔑這個上師嗎？那你就在這個上師面前懺悔。你輕蔑誰就來到誰面前，鼓起勇氣向其表達懺悔：「我之前太過孟浪，請念我年幼，學法不深，在愚昧無知的情況下犯下了如此嚴重的過錯，請您原諒我。」一般情況下，衹要不是特別的情況，上師都會給予你及時的原諒，這就是上師的慈悲。

我們始終要記住，我們所談論的「上師」指的是佛菩薩級別的上師，是大菩薩級別的上師，不是人間普通的上師、老師，我們談論的是獲得大成就的上師。既然已經獲得了大成就，他就不會跟你一般見識，說他就是不原諒你，這是不會的。因爲他已經是佛菩薩這個級別了，他的空性、他的大悲心有著最大限度的包容度，無論你犯下多麼嚴重的錯誤，衹要不是十分特別的情況下，他都會對你的錯誤及時給予原諒。

上師的原諒非常重要，因爲他原諒你的同時，就表示你和上師之間的那一道無形的屏障立即拆除了。如果他不給予原諒，那麼那道屏障衹能拆除一半——只拆除了你這一邊的一半。由於他那一方不給予原諒，所以他那一方的屏障還是存在。那麼你就要再一次地懺悔，再一次地取得他的諒解……終於，你用自己的誠心感動了上師，上師說：「好吧，好吧，怕了你了，簡直是沒完了，昨天繞懺悔了，今天又來懺悔。行了行了，大人不記小人過，原諒你了。」衹要上師一同意、一通過，屬於他那一邊的屏障就拆除了；你這一邊的屏障也拆除了。所有的屏障都拆除了，你們又重新建立了神聖的、純潔的師徒三昧耶戒，也就是三昧耶誓言又被重新修復了。從此以後，師徒之間繼續在三昧耶戒的約束下越來越近、越來越近，最後融爲一體，心心相印，生命相通。這就是懺悔。

再總結一下，懺悔分爲兩種，一種是自己在家裡偷偷地懺悔。因爲你自己不好意思，沒有勇氣到受誹謗的上師面前去懺悔，但你又認識到自己錯了，那麼你就在家裡偷偷地懺悔一下也是有效果的。但是效果不是很快，不是很徹底。多懺悔幾次也就等同於在上師面前懺悔了，但這需要多懺悔幾次。如果在上師面前懺悔一次就能夠解除那個障礙，那麼私下偷偷地懺悔就需要十次八次才能夠達到和在上師面前一樣的懺悔效果。

一定要懺悔，不要以爲你知道錯了，以後不犯就行了。以後不犯是以後的事，你之前犯下的過錯怎麼算？你不能用以後不犯錯來取代以前已犯的錯，這是不可以的，這是你單方面想當然的理解。以後當然可以不犯錯，但是之前的三年你那麼多誹謗上師的言行怎麼算？難道就不算了嗎？難道就這麼默默地消失了嗎？不會的，業不會消失。你可以消失，但業不會消失。你都消失好多次了，你的業還在呢。爲什麼業這麼頑固？我哪知道！這叫「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老天爺就是這麼安排的，我哪知道它怎麼這麼頑固呢，但它就是這麼頑固。因此你不能夠用「行了，我知道錯了，我以後不犯就行了」來抹去你以前的錯。以後不犯是以後的事，你前面的三年犯下的過錯不能就此一筆勾銷，這個業它還在。有業就有障，這叫「業障」。惡業就是惡障。你誹謗誰，你和誰之間的惡業屏障就建立起來了，這個惡障就存在了。這個時候你必須把這個惡障拆除，不拆除是不行的。拆除的辦法是什麼？就是懺悔。

懺悔分爲私下懺悔和當著上師的面懺悔，以求得上師明確的寬恕——必須獲得上師明確的寬恕才可以。上師明確而鄭重地說：「好，我看你確實知錯了，你之前對我所有的誹謗都既往不咎，我寬恕你了。」上師很明確地回答你了，你也很明確地聽到了，這繞算完成了懺悔的過程。你不能只顧自己懺悔，懺完了，師父沒說原諒你，你就自以爲被原諒了，那是不可以的。師父沒說原諒你，你這懺悔也不徹底。你先該怎麼懺悔就怎麼懺悔，懺悔完了以後，師父明確地說「我原諒你了，既往不咎了」，這才算完成了懺悔的全過程。這樣，一個完美的懺悔才能成立。這就是「輕蔑如是之上師，則已輕侮一切佛」。

「故彼恆時受痛苦」，這個痛苦有很多種，其中一種就是永斷佛根。你衹要輕蔑了上師，沒有通過懺悔懺盡過錯，沒有解除惡障，那麼這個業障就一直存在。衹要這個業障存在，你就永斷佛根。這難道不是人生可能有的最大的處罰嗎？你將永遠不可能成佛，你將永斷成佛之可能之希望，你將永不得解脫！你衹有越來越往下沉淪的份，沒有往上走的份。從此你升天無門，你衹有墮落，一世比一世墮落、一世比一世墮落，這就是對你輕蔑上師的處罰。

什麼叫「恆時受痛苦」？不解脫本身就是受痛苦。就像我們現在這樣，我們現在就沒有解脫。沒有解脫本身就是分分秒秒在經受著五毒之煎熬，經受著八苦之煎熬。五毒來自內部，八苦來自外部。來自內部的五毒以及來自外部的八苦夾擊煎熬著身心，使每個人都像熱鍋上的螞蟻，時時刻刻被煎著被熬著。這種煎熬的痛苦難以盡數，變著花樣地呈現出來，這就是「恆時受痛苦」。

很多人說，「我是誹謗上師了，但是沒覺得有什麼變化呀，我還是我原來那個樣子嘛。」沒什麼變化，你還是原來那個樣子吧？你一直都是原來那個樣子吧？你到死都是原來那個樣子吧？這「沒變化」就是懲罰

呀，這不就是對你的懲罰嗎？因爲這一生到死你都不會往覺醒的道路上走一步，你一直都處在凡夫狀態，處在凡夫狀態就是對你的處罰。解除這個處罰你就獲得了覺醒。但是你始終沒有獲得覺醒，這就是對你的處罰，這就是「故彼恆時受痛苦」。再往下學習第十一頌、第十二頌。

誹謗上師之弟子，患傳染病危害病，
中邪瘟疫染諸毒，大愚之人依此死。
遭受惡王及毒蛇，水火空行與盜賊，
妖魔鬼怪眾所殺，墮入無間之地獄。

「誹謗上師之弟子」，什麼叫「誹謗」呢？欲加之罪謂之「誹謗」。爲什麼上師沒有這些過錯而我們又給他安上了他本身沒有的過錯？原因就是我們處在自我之中、五毒之中。因爲自我和五毒就相當於哈哈鏡和過濾鏡，就是有色眼鏡。透過自我和五毒去看他人，就像戴著濃厚的有色眼鏡去看他人，越看越不對勁兒，越看越有問題。其實這不是對方有問題，而是我們自己有問題。但我們不認爲這是有色眼鏡看出來的問題，而認爲這就是對方真實存在的問題。所以很麻煩。

人與人之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誤會、衝突都是這樣產生的，都是因爲自己有濃重的自我、偏見和五毒。這些偏見和五毒使我們戴上了形形色色的有色眼鏡，又用這些有色眼鏡看對方，就會越看越不對、越看越不對。我們還沒有反省能力，沒有意識到這是自己的問題，而堅定不移地認爲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對方真實的問題。其實它不是對方真實的問題，是我們自己出了問題。我們不願摘除有色眼鏡，不願遠離、取消我們的種種偏見，我們和他人之間的衝突、矛盾都是種種情緒化的偏見造成的。

這些所謂的矛盾和衝突其實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說，人生當中所遭遇的，我們給別人帶來的重重無盡的麻煩和痛苦，以及別人給我們帶來的重重無盡的麻煩和痛苦，裡面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百分之百都是本不該發生的，但是它又發生了，或者說都是本不該有的，但是它又有了。如此就逼著我們去經受這些本來可以不需要經受的痛苦和煩惱。

如果你不用有色眼鏡去看別人，你不就沒有這些痛苦和煩惱了嗎？因此古人有一句話，意思是：煩惱本沒有，一切憑自生。真是如此，煩惱本來是沒有的，是你自己的偏見、有色眼鏡以及變質異化了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招致的。你用變質、異化了的六根，特別是用你異化了的眼睛去看世界，用你異化了的耳朵去聽世界，用你異化了的大腦去思維世界，看到的當然都是問題：你怎麼看這個世界都不對勁，你怎麼看對方都不對勁，而且是越看越不對勁，越看對方越有問題，其實是你自己出了問題。

這一點，無論是在座的也好，還是以後看到我們這個視頻的人也好，所有人都要痛加反省啊！不要以爲自己是例外。首先問一下你是不是凡夫，衹要你是凡夫，你就一定不會例外！一定要反省啊！要淨化六根啊！尤其是淨化意根，就是淨化自己的精神、情緒和認知，淨化了以後，這個世界就清淨了，這就叫「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維摩詰經・佛國品》）[①]。如此，你就由一個把所有的痛苦和煩惱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他人的人，轉變爲傳播、傳散快樂和真善美的人。一個覺醒的人，向外傳散的是真善美，傳散的是溫柔、快樂。就像《孝經》裡說的，一個人如果是個君子，他的溫柔、智慧和品德就會像風一樣地傳遍四方之國。四方之國的人民感受、接收到了他的風度、風采，就紛紛地想去拜見他，歸順於他。[②]真是這樣的，你們千萬不要小看這一點！你們要信任，一個真正的君子、真正的成就者、覺醒者，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那種真善美，給周圍人帶來的全部是好的一面，全部是愉快的、幸福的、溫暖的、通透的、光明的東西。這一點十分真實，非常清晰！

① 《維摩詰經・佛國品》：「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見賴永海、高永旺譯註：《維摩詰經》，中華書局 2010 年版，第 16 頁。
② 《孝經・孝治章第八》：「《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實爲《孝經》引用《詩經》的內容，說此內容爲《孝經》裡說的，亦不爲錯。

反之，如果我們生活在自我中、無明中、五毒中，那麼我們帶給別人的都是邪惡的東西、墮落的東西、顛倒錯亂的東西，都是煩惱與痛苦。這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不管你想不想，結果都是這樣。即使你不想給別人帶來痛苦和煩惱，你也做不到。你衹要跟對方一接觸，就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出痛苦和煩惱。你還告訴對方：「其實我是不想把痛苦和煩惱給你的。」你說這樣的話有用嗎？願望不能代替事實。你不想把痛苦帶給對方那衹是你的願望，願望是不能代替事實的。事實上，你走近對方的時候，就有意無意間把痛苦和麻煩帶給對方了，而且是把源源不斷的麻煩、源源不斷的痛苦帶給對方。爲了讓周圍人能夠少受點痛苦、少受點麻煩，我們也要把自己變得更加覺醒、更加清淨一些，讓六根越來越清淨（這叫「六根清淨」），讓身心越來越清淨，這樣既利己也利他。

人一定要學會反省！就像社會上流行的那句話一樣：所有的問題，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毛病。這句話是對的，但做到的人不多，大家都是拿這句話像手電筒一樣地照別人，沒有人拿這句話真真切切地照自己。但這句話本身沒有任何問題。遇到任何事情痛下決心，首先在自己身上找毛病，在自己身上掘地三尺，用放大鏡從頭到尾找一找，肯定是自己哪裡出了問題，不然的話不會這樣。要學會真找，不要衹是做做樣子，假模假樣地找。我們今天之所以是凡夫，就是因爲我們反省不夠徹底，假模假樣地在那裡反省，假模假樣地在那裡修行，假模假樣地在那裡學佛、學道。一切的一切都是假模假樣，包括到上師這裡也是如此。「事師」的「事」就是追隨，我們追隨上師的時候也是假模假樣。

在我們的弟子中，已經出現了相當數量的人在那裡表演，他們的人格就是表演型人格。什麼叫「表演型」？就是一切表演給師父看。他的一顰（pín）一笑、一舉一動都是他來到師父面前之前就在心裡想好了的，甚至都預演了一番、綵排了一下，綵排完了纔來到師父面前開始他的表演。

你連在你上師面前都表演，你說你這個人混蛋到了什麼程度？！你差勁到了什麼程度？！你虛偽到了什麼程度？！上師是一個擁有佛菩薩證量的人。也就是說，你在一個佛菩薩面前還在表演，你簡直是「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可見你朽到了什麼程度！一個沒有腐朽到百分之百的人是做不出這樣的事來的。但凡在自己上師面前都表演的人，一定是十成腐朽的人，就是俗話說的爛透了的人。一個不爛透的人，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他會先想想：「這是我上師、我師父，我在別人面前表演表演倒也罷了，在師父面前怎麼能表演呢？我應該拿出最大的真誠才可以。」一個人居然能夠在上師面前都表演，可見這個人已經永斷佛根、永絕佛門，或者叫永閉佛門了。佛就是覺悟，永絕佛門、永閉佛門就是你永久性關閉了覺醒的大門。誰關的？你自己關的，沒有人替你關，衹有你自己才能關上它。這就叫「誹謗上師」。

這個誹謗是怎麼來的？就是弟子擁有濃烈厚重的有色眼鏡、偏見以及自我、五毒，再透過自我五毒、透過有色眼鏡來看上師的言行，越看越不對、越看越不對，就開始了對上師的誤解、誤會和誤判，這些誤解、誤會和誤判統名曰「誹謗」。如果你長期誹謗上師，你誹謗的程度有多深、誹謗的時間有多久，就證明你的業障、你的自我有多深，這是成正比的。如果你誹謗了上師，但很快能夠懺悔，證明你的自我還不是太過強烈，只是一時沒轉過神來。一個自我深重到了一定程度的人，他是終生都不知懺悔的，你提醒他都沒有用。即使你提醒他，他也會有種種狡辯、種種應對，所以你提醒也沒有用，他會一直誹謗下去。這樣的人就是永閉佛門之人，你拿他沒有任何辦法，這就是「誹謗上師之弟子」。

「患傳染病危害病」，這個「傳染病」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真的有了傳染病，就像非典、新冠、艾滋病等等，這些都是傳染病。就是你真的得了一種傳染病，這是一種可能。另外一種就是我剛纔講的，你的自我就是傳染病，你的自我就是五毒之源。五毒就是傳染性病毒，你走到哪裡，就把你的五毒傳散到哪裡，你就是一個傳染病患者。你傳出去的、染出去的是什麼？是你的五毒，因爲你是五毒攜帶者。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傳染病。那麼，這裡到底指的是哪一種傳染病？是真實的傳染病還是指五毒傳染病？也許兩者都指吧。

那麼，「危害病」指的是什麼？危害到你性命的疾病都叫「危害病」。這個稱呼是很古怪的，它正確的稱呼叫「涉及生死之大病之重病」，就是病重到什麼程度呢？重到隨時危害你生死的程度。這樣的重病有多少？這就不好說了。凡是危害到你生死的疾病都是重病，都叫「危害病」。

「危害病」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你真的得了嚴重的疾病，比如說心臟病，這個心臟病危害到了你的性命，讓你隨時都有可能死去。或者是你得了癌癥，這個癌癥隨時能奪走你的性命。這樣的疾病統稱爲「危害病」。另外一種是指一旦你誹謗上師，你和般若之間、你和覺醒之間將豎立起一道銅牆鐵壁、一道業的屏障。一旦豎立起了這一道業的銅牆鐵壁和屏障，你將永遠不可能脫胎換骨以成佛，你將永遠沉淪在生死苦海之中。這也叫「危害病」，因爲它危害到了你的慧根，危害到了你智慧的生命。儘管它不是危害到你肉體的生命，但是它危害到了你的終極生命的實現與覺醒，這比危害你這個臨時性的身體的性命還要嚴重百倍！這種「危害病」危害到的是你的終極生死。

「中邪瘟疫染諸毒」，這句話提到了幾種情況。第一種是「中邪」，就是心智失常了，也就是俗話說的「失心瘋」。各種各樣的心智失常、精神失常、偏執，時常不能自控——精神上不能自控、不能自覺自省，等等，這些通通屬於「中邪」。「中邪」現象古代有現代也有，中國有外國也有，哪裡都有。這就是誹謗上師所可能有的一種果報，就是得失心瘋——精神錯亂、人格錯亂。第二種是「瘟疫」，就是各種各樣的瘟疫。第三種是「染諸毒」，瘟疫和染諸毒還不是一回事兒。過去在南方的森林裡或沼澤中有一種毒氣叫「瘴氣」，現在沒有了。這個瘴氣，人一吸進去就會暈死，這就叫「中了瘴氣」。還有一種情況是，人從森林中走過以後，身上便染了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病毒。回家以後全身潰爛，爛到身上都生蛆，甚至是整條腿潰爛，要把腿截肢；或者是耳朵、鼻子潰爛，要把耳朵、鼻子切掉，如果不切掉，就會慢慢地潰爛到全身，導致人死亡。爲了保命，就得把爛掉的手或腳切掉。這兩種情況過去統名之曰「染上了瘴毒之氣」。現在基本沒有這種瘴毒了，過去這種現象是很嚴重的。「染諸毒」就是包括瘴氣在內的各種可能有的病毒。

「大愚之人依此死」，「依此」就是依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此句可理解成「大愚之人因上面的原因而死亡」。上面的什麼原因呢？就是傳染病、危害病、中邪、瘟疫、染諸毒，這裡面的任何一種都能置你於死地，讓你這一生提前結束，盡快輪迴到下一生。下一生你也許還有重開覺醒之門的機會，這一世是不可能了。既然這一世不可能了，那就提前結束性命吧，免得這個五毒之身再製造更嚴重的業障業力，所以提前結束，越早結束越好。下一世重新調整思維，再次投胎，再次回來，看那個時候你會不會洗心革面。

有時候死亡對於邪惡之人來說，無論是對他自己還是對天理都是一種解脫。因爲他不再製造越來越嚴重的業障了，及時終止他進一步製造惡業的機會，這是爲他好。

因此，金剛乘對人的理解和顯宗對人的理解在某些地方略有差異。在顯宗中，叫「菩薩低眉」[①]，就是無論你對我做什麼，哪怕你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對你都充滿了慈愛，就像印度國父聖雄甘地（1869—1948）那樣[②]。聖雄甘地是被他的一個信徒、一個追隨者槍殺的。他住在一個村子裡，他的追隨者也和他一起住在這個村子裡。他們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到村頭的一棵大樹下聚會，在聚會中誦讀印度一部著名的經典，叫

① 菩薩低眉：像菩薩那樣低眉看人。形容以和善的面容或神情待人。

② 甘地 1869 年 10 月 2 日生於印度南部卡提亞華邦波爾班達城，即蘇達瑪普裡地方。1876 年隨父遷居拉奇科特。1881 年就讀於拉奇科特阿爾弗烈德中學。1882 年與嘉斯杜白結婚。1888 年 9 月赴英就讀於倫敦大學，攻讀法律。1907 年首次入獄。1908 年 1 月 31 日獲釋。1924 年 12 月 26 日，國大黨在貝爾關舉行大會，甘地當選爲國大黨主席。1933 年 2 月，甘地創辦賤民週刊《哈里人》。1941 年 1 月 5 日，開始了甘地所組織的第三階段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規模較前更大。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聯邦宣告成立。當時甘地則在加爾各答絕食一日，從事紡紗。1948 年 1 月 30 日下午，甘地在赴禱告場途中被一個印度教徒所槍殺。
甘地是印度國民大會黨著名領袖，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倡導者。在甘地的領導下，通過多年不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鬥爭，終于于 1947 年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實現了民族的獨立和自治。甘地一生的實踐，是印度現代歷史的一面鏡子。甘地以他非暴力的方式去爭取國家的獨立而獨樹一幟，它是民族革命的一種獨特方式。甘地在印度民族解放鬥爭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贏得了印度人民的愛戴，他被人民尊稱爲「聖雄」和「國父」。參見盧大振、黃斌主編《世界人物傳記名著導讀手冊》之《甘地自傳》，中國城市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8—99 頁。

《薄伽梵歌》[①]。甘地一生都在讀誦《薄伽梵歌》。因爲《薄伽梵歌》很厚，一次讀不完，每一次就讀其中的幾頁，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課。不僅聖雄甘地如此，印度教的教徒大部分都如此，每天再忙，在晚上臨睡前和早晨起來以後，都要拿出幾分鐘或幾十分鐘時間，讀上一段《薄伽梵歌》或印度教別的短小精悍的經典。

這個傳統是非常好的，我們也要養成這樣一個習慣：一天當中就是再累再忙，在臨睡前都要讀讀經典，哪怕讀上半頁、讀上兩個自然段都行，讀和不讀是不一樣的。很多事情貴在堅持，不是說一天就能怎麼樣了。一天它不能怎麼樣，一年都不能怎麼樣，但是十年就能怎麼樣了，這就叫「滴水穿石」。所以你不要問「爲什麼我讀了三個月也沒見啥效果呀？」不要著急，三個月是不見效果，但你衹要堅持下來，一年以後、三年以後、十年以後，那效果就非常不一樣了！這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改變。

不僅印度有這個讀經傳統，我們中國也有這個傳統，衹是這個傳統自陽明之後就中斷了。現在到了我們這裡，我們再把這個讀經傳統接續上，每天讀讀經。讀什麼呢？衹要是聖賢經論都可以，你隨意選擇其中一部來讀，就是再忙再累，每天都堅持讀上幾頁，日久天長，你再看結果怎樣。

聖雄甘地就像所有的印度教教徒那樣，每天都要誦讀《薄伽梵歌》，就這樣堅持了一輩子。1948 年 1 月 30 日傍晚，太陽正在落山的時候，甘地帶著他的追隨者們一起到新德里祈禱場的草坪上，準備再一次聚會誦讀《薄伽梵歌》這部聖典。在摩奴和阿巴兩位侍者攙扶下，甘地走到平台面前的台階，準備登台主持祈禱會，正要獨自走上台階（這是甘地走路的習慣）的時候，混在甘地追隨者中的納圖拉姆・戈德森（此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隨者）跑到甘地面前，先向甘地鞠躬行禮，口中低聲說道：「聖父，您好！」侍者摩奴以爲此人想要撫摸甘地的腳，伸手禮貌地將他擋開，卻被他用力推開。戈德森迅速從口袋裡掏出手槍，頂住甘地赤裸的胸口開槍，怕一槍打不死，還連開了三槍。那時候聖雄甘地已經七八十歲了，本來年紀就很大了，再加上連中幾槍，他的身體晃了晃，就慢慢地倒了下去。就在他晃了晃身體，慢慢地倒下去的時候，他用非常慈愛的眼神看著殺他的兇手（那個槍殺他的人也就三十來歲，他那時候已經七八十了，從年齡上，殺手至少可以當他的兒子乃至於孫子，他用一個爺爺獨有的那種慈愛的心），很艱難地說出了臨死前的最後一句話：我以神的名義原諒你，我祈禱神原諒你。這是他臨死前的最後一句話，這就是聖雄甘地。所以，聖雄甘地果然是聖雄，他跟我們普通人是不一樣的。他的境界、他的胸懷是我們望塵莫及的，他心中始終有一種大愛存在，這種原諒就是一種寬恕。因此他成爲印度的國父，這不是沒有理由的，不是沒有道理的，這就是一種境界。

我們再說回來。「遭受惡王及毒蛇」，「遭受毒蛇」這個意思好理解，我們主要說一下「遭受惡王」。什麼叫「惡王」呢？「惡王」就是邪惡的國王，也可以引申爲邪惡的領導。如果你業障深重，你就有可能在業障的感召下，出生在惡王的國度之中，或者你總是遇到邪惡的領導，處處給你小鞋穿，處處打壓你，處處刁難你。要是你憤然辭職去了另一家公司，另一家公司更嚴重地打壓你。你只好又憤然辭職，來到又一家公司，這一家更嚴重地給你小鞋穿。總之，這一輩子你甭想過好日子，你走到哪兒，哪兒都給你小鞋穿，還一個比一個嚴重地給你小鞋穿。這個時候你就要問自己了：「我爲什麼如此嚴重地一再一再地遭遇到這樣的厄運？」那是因爲你有惡業。衹有惡業的人，才會一再一再地遭此厄運、遭此命運的不公。這種命運的不公，不要輕易地指責外界，要反躬自省，問問自己有沒有問題。但凡遇到事，首先問自己。這就是「遭受惡王」。

還有「遭受毒蛇」，毒蛇也像傳染病一樣，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可能是真的有蛇來咬你一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你中邪了，總感覺到有邪惡的東西像毒蛇纏身一樣糾纏著你。其實哪有什麼邪惡，邪由心生，魔由心生，鬼由心生，都是因爲心中有鬼。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鬼，如果說真的有鬼，那一定是從你內心中生出來的、你的惡業化出來的幻覺之鬼。但是這個幻覺之鬼十分真實，至少在你看來它真實無比。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個像鬼邪一樣的東西來到你面

① 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學名著，也是古代印度經典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最精彩的哲理插話和印度教最負盛名的經典。《薄伽梵歌》全意爲《神之歌》，堪稱古印度的《神曲》。

前，融到你身體裡去了，確實有一個東西糾纏著你不放，你還跟別人發誓賭咒：「我真的沒騙你！」普通人也許信了你的話，但是，如果你是跟一個通達佛法、聖學的人說這種話，無論你怎麼發誓賭咒說自己看見了鬼，或者有什麼邪惡的東西附在身上糾纏著你，作爲一個真正精通佛法、精通聖學的人，他壓根就不會信你這種話。那個所謂的「鬼」、所謂的「邪」、所謂的「魔」，其實就是你的惡業幻化出來的。

能幻化到什麼程度呢？每個人的程度都不一樣。絕大多數的時候，衹有你自己能看見、能感受到，別人看不見也感受不到，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這種情況。極個別的時候是十分嚴重的，嚴重到這個魔、這個幻不僅你自己能看見，你周圍人也能看見。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不高，大概千分之一。但概率不高不代表沒有，千分之一也還有那個「一」嘛，說明它偶爾還是有的。絕大多數也就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時候，都是只能自己看見、自己感受到或自己夢到，確實有一個魔像毒蛇一樣纏著自己，無論是纏著自己的身體，還是纏著自己的心靈，都是一種纏。

那個魔是什麼？今天明確地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魔。魔由心生，具體地說是魔由業生，是你的惡業幻化出來的。什麼時候把你的惡業消除了，什麼時候這個魔就不存在了，或者說本來就沒有魔。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世界上是沒有魔的，沒有什麼邪惡的東西。所有的邪惡都是你惡業的幻化，是你的惡業幻化成種種東西讓你看見、讓你聽見、讓你感受到。你感受到的實際上是你的惡業，你看到的、聽到的實際上是你的惡業，沒有魔。

但是由於凡夫愚蠢，他真的以爲他看到了魔，真的以爲他看到了鬼，真的以爲他看到了什麼邪惡的東西。他又發誓賭咒地讓你也相信了，你也認爲這個世上真的有鬼、有魔、有邪惡的東西，你又去告訴別人，別人也相信了。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在傳說著，說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鬼、真的有魔。

釋迦牟尼一再地告訴大家，孔子也一再地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上沒有鬼，沒有魔，沒有邪惡的東西。所有的鬼、所有的魔、所有邪惡的東西都是你惡業的幻化。你看到的魔不是魔，是你的惡業；你看到的邪不是邪，是你的惡業。但是，它呈現在你的視覺、聽覺和感覺中的時候，無比的真實，真實到你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其實，釋迦牟尼在很多經典中都無數次地破斥說，沒有任何邪、沒有任何魔，所有的邪都是心邪、所有的魔都是心魔，都是業力、業障幻化出來的。

這就是「毒蛇」的另外一層意思：它是感覺中的毒蛇，而不是現實中的毒蛇。就是你感覺有一條邪惡的毒蛇糾纏著自己，感覺有什麼蛇精、蠍子精、老虎精、狐狸精糾纏著自己。狐狸有，但狐狸精沒有；蛇有，但蛇精沒有，這個世界上沒有「蛇精」這種邪惡的東西。那你爲什麼又感受到有一條毒蛇糾纏著自己？那是你的業障、你的業力讓你感受到的。所以，你需要做的不是趕走什麼蛇精、狐狸精，你需要做的是趕緊消除你的惡業。

那麼如何消除惡業？消除惡業就從懺悔開始。想想你自己是不是誹謗上師了？如果誹謗了上師而產生了這樣的惡業，比如你感覺到有妖邪纏身，那就趕緊向上師懺悔，好好地懺悔，從此不再誹謗上師。「遭受惡王及毒蛇」就說到這裡。

下一句是「水火空行與盜賊」。「水火」指水災、火災，這都好理解，「盜賊」就是招了很多賊，這也好理解。不太好理解的是「空行」。什麼叫「空行」？「空行」在金剛乘裡主要有兩種含義：一種含義，就是所有女性菩薩統名曰「空行母」，也就是說，獲得大成就的女性菩薩就叫「空行母」，簡稱「空行」。一般情況下，「空行」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另一種含義，是非一般情況下的意思，那麼非一般情況下的「空行」指的是什麼呢？指的是世間那些邪惡的妖魔或者女人，其實就是邪惡的女人，相當於西方所說的「女巫」。在印度文化中，給這些會巫術、妖術的女巫起了一個總的名字，叫「食肉空行」。什麼叫「食肉空行」？你不好理解的話，就理解成西方人所說的那個長著兩顆獠牙、動不動就喝人血的女性吸血鬼或女巫，你這樣想

就行了，那就叫「食肉空行母」。如果你是一個業障深重的人，你是一個經常誹謗上師的人，那麼很不幸，你非常容易感應到吸血鬼，或者說吸血鬼、女巫婆很容易找到你、纏上你，吸你的血或者是對你施行巫術、妖術。這就是「水火空行與盜賊」。這個「空行」是特指，叫「食肉空行」，也就是世間邪惡的女巫。

「妖魔鬼怪眾所殺」，就是你會感受到妖魔鬼怪從四面八方前來要把你殺死。其實沒有妖魔鬼怪，這是佛陀在經典裡一再一再宣說的。孔子在經典裡也一再一再地說過這個觀點，他有句話叫「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①]，意思也是沒有妖魔鬼怪。如果說沒有妖魔鬼怪，那麼你所看到的妖魔鬼怪是什麼？答：都是你惡業的幻化。你看到的妖魔鬼怪都是你的惡業，都是你的五毒，都是你的自我幻化出來的。除了你的自我之外，沒有妖魔鬼怪；除了你的五毒之外，沒有妖魔鬼怪；除了你的惡業之外，沒有妖魔鬼怪。

「墮入無間之地獄」，這是指死後的情形，之前說的都是生前。如果我們誹謗上師，生前將會遭受瘟疫、中邪、惡王、毒蛇、水、火、盜賊和女巫（邪惡的女人），以及所謂的「妖魔鬼怪」——前面之所以加上一個修飾詞「所謂的」，是因爲實際上沒有妖魔鬼怪。這都是指生前的情形。那麼死後呢，則「墮入無間之地獄」。「無間之地獄」指的是第十八層地獄。

地獄分爲十八層，越往下痛苦越多，到了第十八層的時候，那就是痛苦到了極致。「極致」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無間」。「第十八層地獄」又名「無間地獄」。「無間」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無有間斷。「無間地獄」就是受種種痛苦而無有間斷。

如果墮入地獄，你會感受到身邊有幾個人——不是感受到，就是有幾個人，這幾個人叫「獄卒」，就是地獄中的鬼卒。這些獄卒是幹什麼的呢？是「幫助」你的，但不是往好處幫助你，而是幫助你受苦的。就是在你下火海的時候，他會把火燒得旺旺的，說：「please!——請！」他是幹這事兒的。他會把鐵鏈燒得紅紅的，對你說：「你忍一忍，我馬上就要用這條燒紅的鐵鏈綁住你的全身，可能有點痛，對不起，你忍一忍。」他說著非常溫柔的語言，卻幹著最邪惡的事情。你甭看他溫柔，他下手可狠了。鐵鏈纏完了，你就暈過去了。因爲那鐵鏈都用火燒得通紅通紅的，纏繞你全身，把你燒得皮開肉綻，你當然被燒暈了。看到你暈過去了之後，那個鬼卒可勤快了，還搞個小扇子給你扇一扇，又把你扇醒了。扇醒了以後，他把那個油鍋燒得熱熱的，又把你投到油鍋裡炸，炸呀炸、炸呀炸，終於把你炸死了，看到你又暈過去了，他就從油鍋裡把你撈出來。他可勤快了，趕緊給你扇扇風，又把你扇醒了。你說：「我想多暈過去一會兒，這樣我就可以少受點罪，可不可以？」答：不可以！因爲有幾個溫柔的獄卒隨時在爲你服務，不允許你長時間暈過去，他們要快速地把你弄醒，弄醒了再進行下一個節目、下下一個節目，就這樣不斷地對你實施各種苦刑，晝夜不停。你說「我困了，我想睡一會兒」，獄卒說「不可以，你不可以睡，必須繼續受苦」。這就叫「無間地獄」，就是受苦無有間斷，因此叫「無間地獄」。

那麼這幾個獄卒是從哪裡來的？我們剛纔其實已經回答了，就是回答「這些妖魔鬼怪從哪裡來」的時候，也等於回答了這個問題。答：這些妖魔鬼怪哪兒都沒來，是你的惡業幻化出來的；同樣，地獄中的獄卒哪兒都沒來，是你的業力幻化出來的。不僅獄卒是你的業力幻化出來的，就連那條鐵鏈子、那個油鍋、那個釘床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業力幻化出來的。乃至於整個十八層地獄，都是你的惡業幻化出來的。

這個世界上本無地獄，是你幻化出了一個一個的地獄。所有的地獄都是眾生幻化出來的。本來是沒有這些地獄的，你幻化了就有了。這非常像畫家的畫畫，世界上本來沒有《蒙娜麗莎》這幅畫，畫家畫了不就有了嗎？自從畫家畫出了《蒙娜麗莎》之後，人間就有了《蒙娜麗莎》。同樣，這個世界上本來沒有地獄，你的業障業力創造了一個地獄，於是就有了地獄——至少對你而言是有了地獄。不僅有地獄，而且六道都有，六道都是你的貪瞋癡慢疑、業力、業障幻化出來的。因此佛家有一句非常具啟迪性的話，叫「夢裡明明有六

① 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72 頁。

趣，覺後空空無大千」[①]。「六趣」就是六道；「大千」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簡稱。對於佛來說是沒有六道的，對於眾生來說六道歷歷在目，我們現在就在六道中。

我們人世間經受的種種苦難，就是業力幻化出來的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蘊熾盛苦。我們時刻在經歷著這些痛苦。這八苦本來都是沒有的，那麼它爲什麼又有了呢？都是我們每個人的業障幻化出來的。不僅我們所經受的這些輪番上演的看上去很真實的八苦是業障幻化出來的，就連我們所待的這個世界，我們看到的泰山、黃河、大地等等，這一切都是業障幻化出來的。

本來這個世界是充滿了真善美的，那纔是它真實的樣子。但是顯然，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沒有真、沒有善、沒有美，或者說真善美只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惡醜，都是種種痛苦。無論往內看還是往外看，都是假惡醜，都是痛苦。地水火風都是滯礙，我們感受到的大地、感受到的石頭、感受到的水，都充滿了滯礙也就是障礙。我們的身體穿不過石頭，因爲石頭很堅硬，擋住了我們的身體，水能淹死我們，火能燒死我們……釋迦牟尼說，這全是假象，但是它看上去十分真實，真實到我們都無法懷疑它的真實性。那塊石頭就是真的，因爲我們真的穿不過石頭，它怎麼能是假的呢？不信你往石頭上撞一下試試。一撞，「呱唧！」，頭上撞出了個大包。我們就更加堅信了，「你看，我說石頭是真的吧！」但是，釋迦牟尼堅持說，「這是幻覺，即使你頭上撞出了個包它也是幻覺，只不過它是十分真實的幻覺。」

那麼真實的樣子是什麼樣的呢？真實的樣子是：人可以隨意穿過地水火風任何一個東西而沒有障礙。地大沒有障礙，你可以隨意穿過石頭、牆壁等堅硬物質；火大沒有障礙，你進入火中一點事兒也沒有；水大沒有障礙，你進到水裡也不會被淹死，這叫「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不止地大、水大、火大可以隨意穿越，「四大」（地、水、火、風）或者叫「五大」（地、水、火、風、空）都是可以隨意穿越的，它們不會構成任何障礙。

但事實上，在我們凡夫的世界裡，五大中的哪一大都是越不過去的障礙，地大有地大的障礙，火大有火大的障礙，每一大都有每一大的障礙，這些障礙都會對每一個人產生巨大的傷害。比如石頭屬於地大，我們經常會被石頭絆著磕著，這就是地大對人產生的傷害。再比如火大，你把手放到火上燒試試，衹要一放，你馬上就知道火大對人的傷害了。再比如水大，你跳到水裡很有可能會被淹死，這是水大對人的傷害。風大就更不用說了，暴風雨到哪裡，就會對哪裡造成摧毀、傷害。總之，五大都會對人構成無窮無盡的傷害和束縛。

但這些傷害和束縛都不是真的，全部是貌似真實的假象，就像地獄中的那個油鍋一樣，根本不存在，或者像那個萬箭穿心的釘床一樣，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對於業障深重的人而言，一旦進入地獄中，那些油鍋、釘床就是真實的存在，就像我們一不小心來到六道中的人道以後發現，五大真的會對人產生傷害。這些傷害讓你一點都不懷疑，也不允許你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它們如此真實，你怎能懷疑呢？！

但是佛陀無比慈悲地告訴我們真相。佛陀說：「來來來，我告訴你真相吧，附耳過來（就是把耳朵伸過來），我告訴你真相。真相是：這一切都是幻覺，都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既然不存在，我們又那麼真實地感受到了這一切，這是怎麼回事呢？答：「這叫業障，這叫業力。當你的業被消除掉以後，你就會發現我說的都是真的。你現在不會相信，因爲你現在還沉浸在業障中，被業障封鎖著，你是不會相信的。」

所以，對佛法生起信任和信心，是非常不易的。佛陀在《金剛經》裡說，做到對佛陀所說的話堅信不疑的人是非常稀有的，一個人福報要大到什麼程度才能做到呢？佛陀給了一個開示：此人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面前培植的佛根，而是在無量無邊如恆河沙數的佛面前承事供養培植的佛根，以此獲得了很大的福報，這個福報具體表現爲這麼難以相信的事情他居然相信了。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佛陀說，一般人是不會相信的，是生不起信心的，因爲它太超出我們經驗世界的認知了，太超出我們的理解和想像了，以至於我們沒

① 出自《永嘉證道歌》。參見張培鋒主編《佛語禪心・佛禪歌詠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 頁。

法相信、不敢相信。一個愣頭青說：「我就信了，佛說的肯定沒錯！」佛陀說：「你這種人是福報大的人。別人認爲你是愣頭青，其實在我看來，你不是愣頭青，你是福報大，大到什麼程度呢？你一定是在之前的生生世世中供養了恆河沙數的佛而培植的佛根，才能對我說的話生起信心，一般的人是生不起信心的。」所以對於佛和佛的教導能夠生起堅定不退的信心是非常難得的，也是特別困難的！這是佛的原話。[①]

我們再回來說「墮入無間之地獄」。地獄是不存在的。連地獄都不存在，何來地獄中的種種痛苦？這些痛苦當然也是不存在的。不僅地獄是不存在的，六道都是不存在的——包括人道。我們現在遭受的這些痛苦，說實話，我不忍心告訴你，但還是要告訴你，就三字：白受了！爲什麼我們從出生到現在所遭受的這麼多內內外外的痛苦都白受了呢？答：因爲這些痛苦都是業障的幻化，我們被業障欺騙了，業障讓我們相信自己所經受的種種痛苦和煩惱是真實的。在業障的欺騙下，我們也真的相信這些痛苦是真實的，因爲真實所以痛苦，因爲痛苦所以真實。實則這些痛苦完全不真實，完全是一種幻覺，就連我們這個身體都是一個幻覺。但是，我們的業障從生到死欺騙了我們，讓我們一點都不懷疑、一秒鍾都不懷疑這個身體是真實的。其實這個身體從誕生那一天起直到死亡，從來就沒有真實過，它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幻覺、騙子。這個身體從來都沒有誕生過，也從來都沒有死去過。沒有生，那當然就沒有死了。我們從來就沒有眼睛，從來就沒有耳朵，從來就沒有鼻子，從來就沒有四肢，從來就沒有心肝脾肺腎……所有這些東西就像空氣一樣是一個幻覺，就像天邊的彩虹一樣是一個幻覺。

那麼是誰欺騙了我們？是誰讓我們相信了這一切都是真實不虛的呢？是業，是生生世世的業欺騙了我們，讓我們相信這個身體是無比真實的，讓我們相信石頭是穿不過去的，讓我們相信火是可以烤乳豬的，讓我們相信水是可以淹死人的……在這樣巨大的欺騙下，我們相信了這一切，而且堅定不移地相信了。現在誰要是告訴我們「這個身體是不存在的」，我們都能罵他十八代祖宗：「明明我的身體是真實存在的嘛，你居然說它不存在，如果它不存在，那我是誰？難道我是空氣嗎？難道我是一個不存在嗎？」

佛說：「你還真說對了，你還真是一個不存在耶！」所有的人都是不存在的，這就是人的存在的真相。「你從未存在過，這就是你的真相。」這就是佛陀告訴我們的，但這個事實我們太難以相信了，因爲我們太相信這個肉體是真實的，我們做夢都想像不到原來我們是一個不存在。不僅我們是一個不存在，就連日月山河與五大（地、水、火、風、空）都是不存在的。

五大的本質是五光（紅光、黃光、藍光、綠光、白光），五光的本質是五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大圓鏡智和法界體性智，總稱「般若智」）。五智纔是真實的存在，五大是不真實的存在。五大是業障、業力把五智異化、扭曲以後改造出來的，五大的本質是五智。但是業障或者叫無明欺騙了我們，讓我們相信被異化後有滯礙的五大是真實的。本來我們眼中看到的應該是五智才對，但是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處處對我們構成危險、構成傷害的五大，五大就是無明，就是業障。業障在我們面前屏蔽了五智，屏蔽之後又給我們呈現出五大，說我們這個世界衹有五大沒有五智，說五智是錯覺，五大纔是真實的。其實這是業障玩的一個偷梁換柱的把戲。但我們還都相信了，相信這個世界上衹有五大沒有五智，而且這五大都充滿了墮落性、傷害性，時時處處對我們產生傷害。

其實，在佛的眼中是沒有五大的，佛的眼中呈現的是這個世界的真相——五智。五智纔是這個世界的真相。所有的日月山河都是五智臨時呈現出來的相，五智呈現出來的一個一個相構成了這個世界，所以說，五智才是這個豐富的世界的真相。雖然聖人告訴了我們真相，但是對於一個深陷於業障與五毒中的凡夫而言，就是打死他也難以相信聖人所說的這一切是真的，他無法相信這個真相，所以難以生起信心。

---

① 《金剛經・第六品正信希有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話說回來，「無間之地獄」在哪裡？答：就在你的業障裡。實際上你沒有墮入一個客觀的叫作「地獄」的地方。那麼你死後所去的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是你的業障幻化出來的一個臨時性的時空存在。這個臨時性的時空存在對你而言就叫「地獄」。所以地獄在哪裡？答：地獄就在你的業障裡。你的業障裡面如果積攢了太多的嚴重惡業，你死後這些嚴重的惡業就幻化出一個被稱爲「地獄」的地方，你就來到了地獄中。但是你從不懷疑你的地獄是你的業障幻化出來的。

總之，地獄眾生的眼裡真的有油鍋：「我都下過好多次油鍋了，那玩意兒怎麼沒有啊，真的有耶。而且真的有獄卒耶，那幾個長著牛頭馬面的獄卒，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手抓著我的胳膊把我提起來，然後像扔小雞一樣地把我扔到了油鍋裡，像炸油條一樣地炸呀炸，把我炸得是內外通透。什麼時候終於炸透了，就把我撈出來，撈出來剛晾了一會兒，又把我放進去炸呀炸。佛陀，你告訴我，這怎麼可能是假的呢？如此真實，我都被炸得外焦裡嫩了，怎麼可能是假的呢？」

佛陀說：「它就是假的嘛，你跟我抬什麼杠呀！我衹是告訴了你一個真理、一個真相，你愛信不信，不信拉倒！它本來就是假的，又不是我弄成假的。在你那裡它成了真的，也不是我弄成真的，是你的業障弄的，又不是我弄的，你跟我抬什麼杠呀？」說完佛陀就走了，你愛信不信。我們繼續學習第十三頌。

何時何地永切莫，擾亂金剛上師心，
設若愚者如此作，定於地獄受燉苦。

先講「定於地獄受燉苦」，就是像上面所說的，在地獄裡邊受到的像炸油條、燉小雞的那種苦就叫「受燉苦」。東北不是有道菜叫「小雞燉蘑菇」嘛，「受燉苦」就是把你像小雞燉蘑菇一樣地給燉了。在哪裡燉呢？在地獄裡。在地獄的油鍋裡把你炸了燉了，就叫「定於地獄受燉苦」。既然後果這麼嚴重，那麼身爲弟子的就要高度警覺了，警覺什麼呢？

「何時何地永切莫」，它的意思是「任何時候都不要」。「切莫」就是斷斷不可，不可幹什麼呢？「擾亂金剛上師心」。這句話很嚴重！

什麼叫「擾亂金剛上師心」呢？這裡面的含義就多了。比如，有一部分人老是愛在上師面前嚼舌根，本來上師的心情很愉快，但是他在那裡東說西說的，說著說著就說出了一些讓人心情很沉重、很不愉快的事情，這就叫「擾亂上師心」。或者他老是拿一些雞毛蒜皮的破事兒在上師那裡說呀說，說久了，上師就煩了，這也叫「擾亂上師心」。

還有一種情況是幾乎所有的上師都會遇到的，就是人的片面性給其帶來的煩惱。每個人都是片面的，智慧越低的人越片面，因爲片面而產生了種種誤會。他不是惡意的，他就是因爲片面，即看問題不全面、看人不全面而產生了偏見。有了這個偏見，他就到上師那裡去說。其實他沒有惡意，他是出於好意。他說：「上師啊，我看那個誰有問題。」他剛離開，他說的那個人就來到了上師面前。那個人也開始說：「上師呀，我看那個誰有問題。」上師說：「有什麼問題？你說說看。」那個人就說了一大堆問題。上師一聽，發現其實不是被說的人有問題，而是說話的人有偏見（看問題不全面而產生的片面之見）。

這個時候，對於上師而言，就十分難辦。其實這兩個人都沒有犯什麼錯，但是他們又都深陷於偏見之中，深陷於一孔之見中，給上師帶來了無窮的煩惱，上師要兩頭安慰、兩頭開導。上師說：「我告訴你啊，他不是那樣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來，我告訴你，他這個人其實是這樣的……」上師費了很大一番口舌，對方才作恍然大悟狀：「是這樣啊，哎呀，我誤解他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知道你這個「恍然大悟」給上師造成了多大的麻煩！爲了讓你恍然大悟，上師要苦口婆心地說很多話，這都是因爲你的愚昧和偏見給上師所帶來的麻煩。如果你足夠智慧、足夠包容，學會了從多方面、多角度看人和看問題，那麼，你

就不會給上師帶來這樣的麻煩了。就是因爲你智慧低劣，習慣性地走極端，愛搞一孔之見而給上師帶來了很多麻煩。另外一個人也是如此。如果你們都學會了多角度、多方面看人和看問題，就會減少很多麻煩。

人世間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問題，都是不解自決的，都是自然消除的。衹要每個人都足夠智慧，足夠理性，足夠去情緒化，人世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誤會、衝突、麻煩、矛盾就不會產生，或剛一產生就自然消失。這個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是多麼高的比例呀！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要保持足夠的警醒和警覺，不然，就會給自己和別人帶來無窮的麻煩，尤其是給上師帶來無窮的麻煩，什麼麻煩呢？擾亂上師心。

擾亂上師心的罪過是極大的，大到直接下地獄，像小雞一樣地被燉了，就大到這種程度，非常可怕！因此，所有的人都要充分認識到擾亂上師心的極其嚴重的後果，不要掉以輕心。要最大限度維護上師的平和之心，不要擾亂上師的心。本來上師很愉快，自從我們來了以後，我們就不斷地擾亂上師，尤其是打擾上師的心，讓上師處在悲傷、痛苦、麻煩、無奈等不良的情緒和心態中，這些不良的情緒和心態是誰造成的呢？就是不孝之弟子造成的，就是我們造成的。由於我們的習氣很難改變，絕大部分的人都把自己的習氣帶到了上師身邊，讓上師很是苦惱，很是麻煩，這都叫「擾亂金剛上師心」。

我講一個現實中的例子。秋英多傑大師（1941—2010）[①]是已經掌握了生死自在的人，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想活多久就活多久，因爲他已經生死自在、生死自主了。有很多別的大師告訴秋英多傑，說你的壽命會很長，你將用這個很長的壽命來利益眾生。但是自從秋英多傑大師到漢地走了兩圈，收了一些漢地弟子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漢地的弟子沒有教養是全地球都有名的。具體點講，就是漢地弟子的那個碎嘴、那個擾亂他人心、那個不懂師徒相處之道，是全世界聞名的。

20 世紀 80 到 90 年代，色達五明佛學院[②]剛成立不久，法王晉美彭措（1933—2004）[③]就決定招收漢人弟子，不久，就有第一批漢人來到了五明佛學院。我們漢人那習慣性的無教養全部出來了，就是善於搞窩裡鬥，善於撒謊、狡辯，小心機、小算計一個又一個的，所有這些劣習都出來了，嚴重擾亂了藏族修行人的心。晉美彭措法王的藏族弟子實在不堪忍受，就集體到法王的院子裡請願。請什麼願呢？請求法王從此不再招收漢族弟子，全部是藏族弟子會好得多。法王晉美彭措說：「不行，我這一生的教化对象重點就是漢族人，這是我這一生的使命，我不能違背我的使命，所以你們的請求我不能答應，你們回吧。」晉美彭措大師就把他們勸回去了。

不久，隨著更多的漢人到來，更多的矛盾、更多的謠言、更多的窩裡斗也出現了，大家相互傾軋，拉幫結派，所有的惡習都出來了。藏族的弟子們忍無可忍，又來到晉美彭措法王的門前，一排排地跪下請求：「趕走漢人吧，漢人簡直就是害人精！他們沒有一個人是來好好修行的，都是來鬧事、來生事的，他們每個人都是生事精，有一個算一個，個個都有無窮無盡的事情滋生出來。我們這裡是一塊聖地，他們把我們這塊聖地全部污染了，搞得烏煙瘴氣。請求法王把他們趕走吧，如果不趕走他們，我們這裡簡直就成了豬圈了，成了比菜市場還要混亂的鬥獸場了，就不是佛學院、不是聖地了。」晉美彭措大師還是沒有同意。

經過藏族弟子如此這般的多次請求，最後一次，晉美彭措大師才淚流滿面地告訴大家：「你們所說的情況都是真的，你們沒有撒謊，漢人就是這麼討厭。但是，我此生的因緣在漢地，我此生所度化的对象就是漢

---

① 秋英多傑大師（1941—2010），1941 年生於青海省玉樹州，十歲於土登寺出家，十五歲上佛學院精研佛法，期間，覲見依止了大成就者那隆祖師、不丹國師昂文雲頂加措大師、慶然羅定堪布、噶霙仁波切、圖霙堪布、圖偉堪布與托嘎如意寶等等諸多堪布上師，二十九歲開始閉關專修，直至圓寂，閉關四十餘年。宗教政策落實後重建了土登寺。2010 年冬，仁波切圓寂，慈悲示現肉身不壞及舍利子等殊勝景象。見秋英多傑仁波切：《我的修行經歷》，香港銀河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頁。

② 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境內，佛學院由晉美彭措上師於 1980 年創建，當時叫「學經點」，1985 年色達縣批准了喇榮學經點成立，1987 年十世班禪題寫了「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的校名，1993 年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爲學院題寫了「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的門，1997 年由甘孜藏族自治州宗教局報請四川省宗教局同意，正式批准設立了「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參見馮清偉：《雪域光影》，甘肅文化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2—93 頁。

③ 晉美彭措（1933—2004），藏傳佛教寧瑪派高僧。1933 年 1 月 3 日（藏曆水雞年）出生於青海省班瑪縣境內的多科智美曲列，其父名巴德，母名意措。喇榮寺創建者。2004 年 1 月 7 日（藏曆 11 月 15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圓寂。

人，他們再難度我也要度，再不聽話我也要度，這是我此生命裡注定的，我不能違背自己的命定之事。你們以後不要來了，因爲我沒有辦法答應你們。我求你們了，以後不要來了。我知道你們被他們折磨得夠嗆，但是你們忍著吧，這是沒辦法的事。」看到法王把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人前來請求了。

一直到現在，漢人弟子的情況仍然沒見好轉。現在的色達五明佛學院的漢人弟子還是那麼沒教養，還是那麼生是非，走到哪兒都嚼舌根，相互生事、相互造謠、相互誹謗，一點也沒變。這就證明我們漢人不適合修行，我們漢人十分善於搞事情，但十分不善於修行。沒有人誠心誠意地把嘴閉上（修行人叫「禁語」），沒有人好好修行，都是在那裡各種搞事情。

晉美彭措法王身上所發生的這種事，在秋英多傑大師身上再一次上演了。自從秋英多傑上師到漢地轉了兩圈收了一些漢人弟子以後，完了，漢人們過去了，就把本來祥和一片的氛圍打破了。秋英多傑上師身邊的藏族弟子本來都很和睦、和諧，因爲他們有著上千年的傳統告訴他們如何跟上師相處，如何跟師兄弟相處。這在西藏是有傳承、有傳統的，他們就按照這個傳承下來的習俗、傳統照做就行了。那些藏族弟子做得都很好，其樂融融，一片祥和。自從漢人加入進來以後，我的天哪，情況全變了！各種誹謗、各種挑撥離間都出來了——相互說對方壞話，相互指責對方是魔，一個一個都跑到上師那裡去告狀：「上師啊，我發現你身邊這個人是魔、那個人是鬼，他怎麼怎麼了。」剛說完一個又來一個，過一會兒又來一個，輪番地來到上師身邊說是道非，嚴重地擾亂了上師心。上師實在是忍無可忍，說：「我不活了，我走還不行！」上師就提前涅槃了。

也就是說，秋英多傑上師是被以漢族弟子爲主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弟子逼死的。他本來可以不死的，他可以隨隨便便再活三十年、五十年，就跟玩兒似的，因爲他完全做到了壽命自在。但是他卻提前進入了涅槃，就是因爲身邊越來越多的以漢人爲主力軍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弟子整天在那裡嚼舌根，而且是無窮無盡、無始無終、沒完沒了。這是我們漢人最擅長的「本領」。俗話說「三個女人一台戲」，現在兩個女人都是一台戲，就在那裡不斷地上演著說是道非的戲，弄得秋英多傑大師實在忍無可忍，實在不堪其擾，說：「算了，啥也不說了，我走吧，我實在無法忍受了。」弟子們又反過來問：「上師你不是好好的嘛，你走啥呀？」秋英多傑上師一肚子委屈還無法表達：「其實不就是你們把我整死的嗎？」萬般無奈之下，秋英多傑上師只好帶著一肚子委屈提前進入了涅槃，從此世間一個偉大的火炬、偉大的太陽提前熄滅了。這是眾生之損失，這是人類之悲哀！這些損失和悲哀，就是上師身邊那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弟子造成的。

所以擾亂上師心是一件極其嚴重的大事！所有走到上師身邊的人、所有追隨上師的人，都要把這件事情當作頭等大事來時時警覺自己：千萬不要當那個低劣庸俗的整天嚼舌根、整天惹是生非、無事都惹三分事的人。讓我們變成一個善於解決事情的人，而不要變成一個善於滋生事端的人。這一反一正，有著天壤之別。

再說一遍：把自己變成一個善於解決糾紛和麻煩的人，而不是把自己變成一個善於滋生糾紛和麻煩的人。也就是說，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像攪屎棍一樣的人，走到哪兒攪到哪兒，沒完沒了。要學會止語，學會止心，學會懂事，不要當一個不懂事的人。在上師身邊每一言每一行都要三思而行，說話不要順著嘴淌，做事不要不經過大腦，無論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我這樣做、這樣說會不會給上師帶來痛苦、麻煩和糾紛？會不會給上師帶來煩惱？會不會擾亂上師清修？會不會破壞上師身邊和諧團結的環境？本來上師身邊一團和氣，大家其樂融融，你來以後大家關係緊張得不得了，那麼你就要反省反省了。

我們每個人都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每一言每一行都要注入足夠的覺知，注入足夠的反省。每天晚上臨睡之前躺在床上，要對自己這一天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給予仔細地反思：「我有沒有任何一丁點對師不好的地方？有沒有對師身邊的眷屬、隨行人員不好的地方？」每天都要痛加反省，痛加悔改，洗心革面，第二天重新做人做事。這樣不斷地改進自己，最終把自己變成一個善於解決問題、從不生事的人。這樣的人纔是上

師需要的人，纔是上師身邊一個合格的隨行人員、一個合格的親近弟子。你這裡只解決事情，從來沒有滋生一件事情，你從早到晚都是在替自己、替師父、替身邊人辦事，都在解決事情，而不是在那裡不斷地生事，這纔是一個合格的弟子。同時要自覺地維護師父身邊的團結與和諧，如果別人有不如理不如法之處，你要及時地給予糾正和阻止：「你這樣做會擾亂上師心，擾亂上師心的罪過極其巨大，我有責任有義務提醒你。你所有的擾亂上師心、擾亂上師身邊這個和諧的團體、和諧的氛圍的行爲，全部都要糾正、改過。」

「擾亂上師心」具體都是些什麼問題，這個不好說，因爲每個人的習氣、每個人的惡習是不一樣的，那麼就要見招拆招、見事說事。這裡面沒有一個提前的預設，說可能會出什麼事兒，或不可能出什麼事兒，這個都不好說。總之我們在這裡給一個標準：凡是擾亂上師心的事情，我絕不容許在自己身上發生，也要保證師父身邊的其他人不發生。每個人都要主動地去維護師父的安寧，每個人也都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去維護師父的安寧。一旦有人做了擾亂上師心的事，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馬上給予提醒和糾正，告訴他：「此惡業極度嚴重，你不可馬虎對待！」爲什麼說惡業極度嚴重呢？

因爲上師非常像一個放大器、一個放大鏡。你好的一面，來到上師身邊會被放大十倍；你不好的一面，來到上師身邊也會被放大十倍。所有佛菩薩級別的大成就上師都天然地具備這樣的能力，就是放大能力。你在上師身邊做一件好事，就等於做了十件好事，你就獲得了做十件好事的果報、善報。爲什麼你只做了一件善事而收穫了十件善事的善報呢？因爲上師就是放大器，放大了你的善，讓你種下了一個小因，獲得了一個大果。爲什麼種下小因而能獲得大果呢？這就是上師的放大器作用。他是有意放大的還是無意放大的呢？答：是無意放大的，他不需要刻意。你衹要在上師身邊做事，做任何一件微小的善事都能收穫一個巨大的好果報。同樣，如果你在上師身邊做下一件不好的事，其果報也會放大十倍。一旦造下一個微小的過失、微小的錯誤，平時這樣微小的錯誤還產生不了太大的危害，但是在上師身邊則不同，一個微小的過失就會產生極其巨大的惡果，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這就要求我們在上師面前做事，無論做任何事，無論好事還是壞事，都要高度警覺，都要把我們所有的注意力投入其中，千萬不可有任何一個時間段處在無明昏沉之中，因爲這個無明昏沉很可能帶來難以估量的惡果。從早到晚都要打足十二分精神，要時時刻刻保證十二分的反省——絕對的反省，不允許自己掉以輕心，要像儒家曾子所說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覺知，不允許自己喪失覺知。

還有反省也不能喪失，要隨做隨反省，隨說隨反省，就是一邊說話一邊反省，一邊做事一邊反省。反省什麼？反省自己在做事和說話的時候，有沒有任何一點微不足道的、一閃而過的不良念頭、不良動機、不良成分，因爲這些不良念頭、不良動機和不良成分平時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在上師這個放大器這裡，就會讓你產生難以承受的如巨石一般的惡果，因爲它被放大了十倍。同樣，如果我們做了有益的事情，福德也會被放大十倍。不能光說惡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也是很好的。就是在上師身邊做一點微小的功德，都會被放大爲十倍的果報，這是好的一面。所以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都會被放大十倍。因此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覺知，千萬不可無事擾亂上師的清修，擾亂上師輕鬆愉快的心情和狀態，這個果報是極其巨大的，大到「定於地獄受燉苦」，就是一定會在地獄中被燉小雞。注意，是「一定」喲，這是誰說的？是馬鳴菩薩說的。馬鳴菩薩是公認的十地菩薩，他和佛衹有零點零一的差別，他幾乎等同於佛，或者說他就是佛。這不是我說的喲，這是佛開示給我們的真相——「定於地獄受燉苦」。再往下學習第十四頌。

佛經真實而宣說，誹謗上師之眾生，
長久住於無間獄，此等恐怖地獄中。

這幾句都是大白話，而且前面也解釋過了什麼叫「無間獄」，這裡就不解釋了。

如理如法事師：事師即事佛性

是故一切精勤者，永遠亦莫惡言謗，
智慧高超不炫耀，賢德金剛阿闍黎。

這是第十五頌。這一頌開始講一個優秀弟子在侍奉上師的時候，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從起心動念到言行舉止都進行了開示，講得非常細緻。

「是故一切精勤者」，「精勤者」就是精進勤奮的修行者。

「永遠亦莫惡言謗」，「亦莫」就是不要，「永遠亦莫」就是永遠不要，「惡言謗」是謗誰呀？謗上師，或者謗上師身邊的人。就是真正的好弟子，不要誹謗智慧高超的上師。

「智慧高超不炫耀」，很多上師品行高潔，雖然有很高的智慧，但是他不炫耀，不炫耀不代表他沒有。身爲弟子，要善於發現上師隱而不顯的智慧與品德，這也是弟子的責任和義務。所以，身爲弟子的我們要具備一個能力，什麼能力？就是要善於發現。師父善於隱藏，我們要善於發現。師父善於隱藏，這是師父的品德。師父不愛炫耀，他做了好事不留名，或者他有很高的智慧，但是他表現出來的是憨憨的樣子。你問他：「上師，您有很高的智慧嗎？」「沒有沒有，我哪有啊，我笨得要死。」這就是上師的美德，他很謙虛，但你別把他的話當真了，真的以爲你親自問過上師了，上師說他沒有智慧，你就以爲他沒有智慧了。你還跑去跟別人說：「上師親口告訴我的，他說他啥智慧都沒有。」這就是你的問題了。上師謙虛兩句，你還當真了，你這不叫死心眼嗎？

一個優秀的弟子，要善於在蛛絲馬跡中、在不起眼的細節中發現上師超人的智慧，這是弟子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別人可以沒有這個責任和義務，但是你身爲上師之弟子，不可以馬馬虎虎。上師說他沒有智慧，你就馬馬虎虎地跟在後面說他沒有，而不願意用心去尋找、發現上師超人般的智慧，就證明你是一個不合格的弟子。反過來說，一個合格的弟子，要善於發現上師因謙虛而隱藏起來的高超智慧和賢德。

「賢德金剛阿闍黎」，「金剛阿闍黎」就是「金剛上師」的意思。「阿闍黎」是梵語，如果翻譯成漢語，字面意思就叫「軌範師」，「軌範師」其實就是「上師」的意思，「上師」就是「軌範師」。「軌範師」又是什麼意思呢？「軌」是軌道，指上師把我們引導到一個成佛的軌道上。「范」是師範，「師範」就是示範，就是典型，一個好的師父就是一個好的參照系、一個好的示範者，用我們的話說，就是一個好的「獻」。把經文生動地活出來的人就叫「獻」，這個「獻」就是師範的意思，他給我們做了一個標準，做了一個標杆，做了一個示範，讓我們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如此我們就有了標準、有了示範。「軌」和「范」合在一起就叫「軌範」，那麼「軌範師」就叫「阿闍黎」。「金剛阿闍黎」就是「金剛乘中的軌範師」，就是「金剛上師」。所有的上師都是軌範師，他既能把我們引導到成佛之軌道上去，又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最好的鏡子、最好的示範者。

所以，「賢德金剛阿闍黎」的意思是，我們的上師呀，他具備很多賢德，上師的這些賢德，身爲弟子的我們要時時刻刻清清楚楚地記在心中、看在眼裡，別人問你的時候，你要做到脫口而出。比如，有人問：「你的師父有什麼賢德之處呀？」你要立刻回答：「我的上師有五個品德、八個優點、十個過人之處，請聽我慢慢道來……」哪五個品德、八個優點、十個過人之處呢？你一個一個客觀地說出來，要做到這樣才可以。做不到這樣，就是弟子的失職，你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弟子。一個合格的弟子，要在心中時刻裝著這些東西，要時刻捫心自問，要時刻歸納、總結、發現師父有多少美德、多少過人之處，心中要做到清清楚楚，不能夠眉毛鬍子一把抓，糊里糊塗。別人問你：「你師父有多少和別人不一樣的品德呀？」「哎喲，我還沒想起來，你這一問還把我給問住了，讓我想一想。」這就叫不合格的弟子。就證明你平時沒有把師父的品德、優點、

特色有條不紊地刻印在心中。也就是說，師父在你心目中的形像是一團糨糊，很模糊，如霧裡看花——說你不懂吧，你還略微懂一點，其實你是不懂的，因爲你沒有看清師父的全貌，換言之，師父的全貌在你心目中沒有歷歷在目。第十五頌就講到這裡，我們繼續學習第十六頌。

稱心如意之供品，恭敬奉獻上師尊，
依此今後不遭受，瘟疫病等諸損害。

這一頌的後兩句很好理解，就是從今以後不遭受「瘟疫病等諸損害」。「諸損害」在前面已經講過了，這裡就不再說了。這裡需要重點講的是前面兩句：「稱心如意之供品，恭敬奉獻上師尊」。

「稱心如意之供品」，「供品」就是供養上師的東西。供養是「六度萬行」之「六度」裡面的「佈施度」。佈施就是供養，供養就是佈施。從上往下名曰「佈施」，從下往上名曰「供養」。佈施和供養其實是同一個意思，祇是角度有差別。如果上師給我們東西，這是從上往下，就叫「佈施」；如果我們給上師東西，這是從下往上，就叫「供養」。那麼一聽「供養」「供品」，我們馬上就要明白，這是指從下往上的；一聽「佈施」，我們也要明白，這是指從上往下的。佈施分爲三種：

第一種叫「財佈施」，就是財物上的佈施。那麼，對下叫「財佈施」，對上叫「財供養」。這個意思好理解，不用作過多解釋。

第二種叫「無畏佈施」，就是把对象置於無煩惱、無危害的安全地帶、和平地帶或愉快的境地中。如果把对象時刻置於危險境地或不利境地，這就違背了無畏佈施的原則。「無畏」就是沒有危害、沒有畏懼的狀態。若是對下，就叫「無畏佈施」；若是對上師，就叫「無畏供養」。

什麼叫「無畏供養」？就是經過我的努力，讓上師脫離了可能的危險、危害和不利境地，這就叫「無畏供養」。比如說，我的上師有可能遭受一群人的攻擊和謾罵，我經過努力，阻止、消除了此攻擊和謾罵。如果我沒有很好地阻止，任由這些攻擊、謾罵無端地指責或肆無忌憚地傷害我的上師，這就是我做弟子的不合格、做弟子的該死，我沒有做好供養，什麼供養？無畏供養。意思就是我沒有保護好我的上師，而把他置於被誹謗、被攻擊、被傷害的境地，這是當弟子的沒當好。反之，我經過一番努力，成功地瓦解或阻止了這些誹謗、傷害和種種不利於我上師的事情，沒有讓任何東西傷害到我的上師，讓我的上師始終處於愉快、祥和、平安的境地。如此我就完成了一次對上師的供養，什麼供養？無畏供養。

無畏供養遠勝於財物供養。在三供養中，財物供養的價值最低，它不是沒有價值，而是看和誰比較。如果和無畏供養比較，那麼財物供養不如無畏供養重要。比如，我給上師供養了一頭牛、一頭豬或一隻羊，和我成功地瓦解了一次他人對我上師的攻擊相比，這兩者之間誰的功德大呢？毫無疑問，後者（無畏供養）的功德大，它遠大於我向上師供養一頭牛、一頭豬、一只羊的價值。不是說供養牛、供養豬、供養羊沒有價值，它有價值，但是如果和無畏供養相比，它的價值就小得多，無畏供養的功德要比它大得多。

第三種叫「法佈施」，就是給眾生以知識和教導，開啟他們的智慧，讓他們獲得成長。對下叫「法佈施」，對上叫「法供養」。「法供養」比無畏供養的功德更大。什麼叫「法供養」呢？通俗地說，我用我的成長令上師歡喜，就叫「法供養」。成長又分爲兩種：一種是學統成長，一種是道統成長。

學統成長就是我的學問越來越高，我居然在親近上師三年後寫出了一本詮釋上師思想的著作，這部著作不僅出版了，竟然還名動天下了。這太厲害了！這就叫「法供養」。這屬於法供養中的「學術供養」——我經過一番刻苦學習，吃透了上師的教導與思想，並且就上師的教導與思想中的某一個主題譔寫了一部著作，這部著作出版後利益了無數人，換言之，無數人通過我的著作而受益無窮。這個受益表面上看是從我這裡獲

得的，實則是從我的上師那裡獲得的，因爲我的這些思想、這些東西都是來自上師的教導，所以這些功德都歸於我的上師。不管我是不是這樣想，事實上它都歸於我的上師。這就叫法供養中的「學術供養」。

「法供養」中的第二種供養更好，叫「證悟供養」，或者叫「道統供養」。什麼叫「證悟供養」？昨天我還是一地菩薩，通過不斷修證，今天變成二地菩薩了，下個月就變成三地菩薩了，再下個月又變成四地菩薩了……我去向師父作匯報，師父一聽，非常開心：「你進步好快！上個月你還是一地菩薩，這個月你就變成二地菩薩了，再下個月就變成三地菩薩了。非常好！」真正的上師見到弟子這樣的成長會無比開心，比自己證到三地菩薩還高興，這是指真正的上師而言。但差勁的上師會嫉妒弟子，這樣的上師就不是真上師。真上師一定比弟子本人還高興：「哇！我的弟子上個月纔是二地，這個月就到三地了！」這就叫「證悟供養」。弟子通過努力，用自己不斷增長的新境界、新覺悟、新成就來向上師匯報，讓上師歡喜，這是所有供養中的最高供養，名之曰「法供養」。具體地說，這叫法供養中的「證悟供養」，因爲法供養還細分爲「學術供養」和「證悟供養」。學術供養很高很重要，但是要看和誰比，因爲還有比它更高的供養，那就是證悟供養。

師父不論教什麼法，你都能很快地獲得成就；師父所有的教導都能通過你呈現出來、活出來，在你身上落到實處、踐行到實處，你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就，這樣的成就、這樣的現象就是最好的供養，名曰「法供養」，而且是法供養中的「證悟供養」。

我們再回頭來看這句話：「稱心如意之供品」。這個「供品」指三供——財物供、無畏供和法供，其中法供裡面又細分爲學術供和證量供。這些合在一起就叫「稱心如意之供品」。無論是這三種供養中的哪一供養，你都要做到讓上師「稱心如意」。比如，你對上師進行財供養或者說物品供養的時候，你要看上師喜歡吃啥、不喜歡吃啥，然後再給上師供養，你別越是上師不喜歡吃啥你就越供啥，這就不叫「稱心如意」。你供的東西，上師看著發愁，看著鬧心，爲什麼？上師不喜歡。比如說上師不喜歡吃西瓜，你每次來都要供養西瓜，上師明明喜歡吃桃子，你每次來都不帶桃子，這就叫「哪壺不開提哪壺」。你得先搞明白上師喜歡啥不喜歡啥。如果上師喜歡吃桃子而不喜歡吃西瓜，那好，以後你就不要拿西瓜，你每次來都提一點桃子。其他的事情以此類推。這就叫「稱心如意之供品」。

長期生活下來，任何人都有自己區別於他人的生活習慣，這是自然養成的，不是誰刻意的。比如說藏區的上師，由於環境的原因，他們從小就吃糌粑（zān ba），長大以後，每天都要吃糌粑，不吃糌粑還不行。你拿再好的米飯給他吃他都不喜歡。在我們漢人看來，東北五常米做的米飯都是最好吃的米飯了，但是在西藏的上師看來，這簡直比糠都難以下嚥。爲什麼？生活習慣不同。他非得吃糌粑才覺得舒服，如果吃不上糌粑，你再好的米飯給到他都不對他胃口，猶如嚼蠟，猶如吃糠，難以下嚥，這就叫「不稱心如意」。所以你不能用自己的好惡去理解上師的好惡。因爲你是漢人，你吃米飯吃習慣了，吃起來當然覺得很香，衹要哪一天不吃米飯，你哪一天就像沒吃飯一樣，這沒有問題。但是，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生活習慣強加給上師，這就叫不孝。你應該以上師的好惡來對待上師，而不是以你自己的好惡來對待上師。可不要以爲這是一件小事，這是好大的一件事！

我再說一遍：不要以自己的好惡去取代上師的好惡，一定要以上師的好惡爲好惡。這句話聽起來很容易，但做起來好難好難的！我活了半輩子，現在已經年過半百，半個世紀活下來，我越活越覺得這句話太難了！「不要用自己的好惡取代別人的好惡，特別是不能用自己的好惡取代上師的好惡」，它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是一到行爲中、現實中，難落實得要死！不信你實踐一下試試。做著做著你就會以自己的好惡去取代上師的好惡。前三天你還能做到以上師的好惡爲好惡，第四天你就忘了，第五天你就用自己的好惡取代上師的好惡了，第六天你就逼著上師學你的好惡了，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生活中這樣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比如，上師不愛吃米飯但你愛吃，前三天你還能保持著反省和覺知，要以上師的好惡爲好惡，但第四天你就忘了，第五天你就開始逼著上師跟你一樣吃米飯了。「米飯那麼好吃，上師爲什麼不吃？」你就用這樣的思維來考慮問題了。「那麼好吃的米飯上師必須吃，不吃不行。」你就逼著上師做你喜歡而上師不喜歡的事了。你喜歡吃米飯那是你的事，上師不喜歡吃米飯那是上師的事。但是，你不這樣想，你想的是「米飯那麼好吃，上師不吃怎麼行？必須吃！」你就逼著上師跟你學，把你所有的好惡都要在上師那裡體現出來。

再重複一遍：不要拿自己的好惡去取代上師的好惡，一定要以上師的好惡爲好惡。這就叫「稱心如意之供品」。你衹有嚴格恪守「上師的好惡就是上師的好惡，不以自己的好惡來取代上師的好惡」，才能夠做到，你做的所有事情，你所有的供品（不管是財物供、無畏供，還是法供），都能令上師歡喜，都能正中上師下懷，都恰恰是上師喜愛的。也就是說，你的工作、你的供養才能體現出最好的價值，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意義。這就是「稱心如意之供品，恭敬奉獻上師尊」。

「恭敬奉獻上師尊」就是用最恭敬之心、最無偽之心、最無雜之心供養給上師，希望上師笑納。爲什麼要供養給上師？這是培福報、培福德的一種方式。因爲上師能夠把我們的功德放大十倍，故供養給上師比佈施給普通人要有意義、有價值得多。同樣一個東西，我把這個東西給了普通人，有沒有價值呢？有。有沒有功德呢？有。但是把這個東西供養給上師所獲的功德，是供養給普通人所獲功德的十倍、百倍之多。因此我們首先給上師供，其次再給普通人供。不是說普通人絕對不可供，而是要有個輕重緩急。上師爲先，上師爲重，首先供給上師。如果還有，那就再佈施給其他人。因爲上師是一個放大器，能夠將功德放大十倍、百倍，供養一分就可以收穫十分甚至百分的回報和成果，所以我們要把上師作爲自己的福田來對待。第十六頌就講到這裡，下面學習第十七頌。

於自誓言阿闍黎，難施兒子與妻子，
自之生命亦恆獻，何況不定之受用？

儒家有句話叫「無所不用其極」（《禮記・大學》）[①]。它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現在的人把「無所不用其極」作爲貶義詞，說一個人做壞事無所不用其極。其實這句話的本意是指做好事無所不用其極，和現在人們所說的含義是完全相反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意思是：從內在的起心動念到外在的修齊治平，包括待人接物等，所有的事情有一個算一個，全部用來作爲自己角色覺醒、倫理覺醒、道德覺醒和生命覺醒之所用。用佛家的話說叫「轉一切爲道用」。佛家的「轉一切爲道用」和儒家的「無所不用其極」完全是一個意思。也就是說，儒佛道或者叫一切聖學都在教導我們同一個理念——「無所不用其極」。把你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接觸到的個人的、社會的、天地的、自然的所有一切全部轉化爲道用，借此修道。儒家就是借此進行角色覺醒、倫理覺醒、道德覺醒、生命覺醒的。

一個不善於「無所不用其極」的儒者是一個不合格的儒者，是一個不懂儒的儒者。反之，一個懂儒的儒者，他一定會在儒家聖學的啟迪、教導和指引下，將自己的身、心、情感、起心動念，以及外在的家庭、事業、身份、職業、地位、名聲等所有的一切，不管你是天子、諸侯、士還是什麼身份，都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全部調動起來、利用起來，而且是毫無保留地、發揮到極致地調動起來，調動起來幹什麼呢？爲了達到一個目的：獲得角色覺醒（身份覺醒）、倫理覺醒、道德覺醒，最後實現生命覺醒。

佛家也是這樣，佛家叫「轉一切爲道用」，注意這個詞——「一切」。就是把一切都用來促成你向佛更進一步、向覺醒更進一步、向解脫更進一步的道用，這也是「無所不用其極」，其中就包括把師徒關係也發

① 《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潘麟：《〈大學〉廣義》，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頁。

揮到極致。轉一切爲道用嘛，既然是「轉一切」，那「一切」裡面當然包含一個重要的因素和環節，就是師徒關係、師徒環節，即轉師徒爲道用。因此如何對待師父、能否處理好師徒關係，能夠充分體現出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轉一切爲道用，它是一個試金石。如果師徒關係怎麼也處理不好，就證明我們轉一切爲道用的能力和智慧遠遠不夠。

「轉一切爲道用」也包括對自己財物的處理。上一頌的內容是：「稱心如意之供品，恭敬奉獻上師尊，依此今後不遭受，瘟疫病等諸損害。」「稱心如意之供品」的這個「供品」就包括三供養中的財物供養。如何善用身邊的財物，轉身邊可利用的財物爲道用，這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也是一大智慧。

這一頌更進一步說「於自誓言阿闍黎」，就是和自己建立了三昧耶誓言的上師，通俗地說，叫「根本上師」或「重要上師」，除了「稱心如意之供品」之外，還要怎麼樣呢？還要做到「難施兒子與妻子」，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妻子也供養給上師。

這句話非常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爲是把自己的妻子供養給上師做上師的妻子。不是的，是做上師之弟子，不是把自己的妻子送給上師作爲上師的妻子。這句話很容易被人誤解，但這只是誤解，不是事實。事實是什麼？事實是我在這個上師這裡受益了，我要讓自己摯愛的妻子也和我一樣受益。因此我要派妻子去拜上師爲師，隨侍其左右，受其教化，得佛利益。同時我也要把我摯愛的孩子（孩子對任何父母而言都是摯愛）——兒子、女兒，送到這個上師面前，因爲我的上師是一個以人身示現出來的大菩薩乃至佛，所以我要把他們送到上師這裡接受其教化，蒙受佛益。這纔是「難施兒子與妻子」的正確含義。

這裡用了一個詞叫「難施」，有這麼難捨嗎？當然很難捨，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上師那裡以後，也許一兩年甚至若干年都難以見上一面，對於熱愛孩子的父母而言，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但是爲了孩子的一生，再難以決定也要決定，再難以割捨也要割捨。尤其是恩愛之夫妻，那就更難以割捨了，一旦把妻子送過去，三年兩載甚至更久都難以見上一面。因爲過去交通閉塞，稍微有一點距離，相互見一面都很困難。但再難也要割捨，再難也要讓妻子盡快到上師身邊，拜其爲師，趕緊蒙受佛益，獲得解脫。這是對妻子最大的愛，而不是佔有型的愛。佔有型的愛是：妻子就得在我身邊，就得不離我左右，就得侍奉著我。非佔有型的愛是：我要爲自己的妻子、爲自己的孩子、爲自己的親人指出一條光明之道，將他們置於佛的解脫之道上，讓他們不斷地通向覺醒和解脫。這纔是對摯愛的正確表達方式。所以這裡有一句話叫「難施兒子與妻子」。

「自之生命亦恆獻」，除了把我們的妻子兒女供養給上師做其弟子之外，還要恆時供養自己的性命給上師，就是把自己整個身心、整個性命供養給上師。這樣做的用意是什麼呢？不是上師需要我們的這個身心，而是借由此供養，達到把這個身心幻化，解除對它的貪戀與執著之目的。這是一種修行方法，叫「施身法」，就是把自己四大假合而成的、業力幻化的身體，卻被我們誤認爲是真實而珍貴的身體，獻給上師，以獻給上師爲名，來解除我們對它的貪戀與執著。這種對身的執著，簡稱「身執」或「我執」。上師衹是一個藉口、衹是一個理由，不是目的。表面上我們是把自己獻給上師，其實上師不需要我們這一百多斤臭肉。這個身體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上師要來幹什麼呢？是背著、拖著還是拉著呀？這個身體反而還成了上師的包袱。所以，不是上師需要我們，是我們借上師爲名，來解除我們對自己這個幻化之身的貪戀與執著。

我們畢竟是凡夫，很多事情都需要一個藉口和理由。比如說，我們一見上師就跪拜，用最虔誠的態度來跪拜，不是上師需要我們的跪拜，上師衹是我們跪拜的一個由頭、一個理由。如果你到一個荒漠上，你絕不會對著荒漠「撲通」跪下，你也絕不會拿著非常虔誠的心，對著一座荒山「撲通撲通」地在那兒磕頭。如果你這樣做，旁邊人一看，就會說：「這人有病啊！」因此，你磕頭總得有個理由，你發虔誠心總得有個理由。

這個理由是什麼呢？在佛家有個專用詞叫「對境」，就是指一個特殊的環境。你得面對著一個特殊的对象、特殊的環境，這個時候再磕頭，就顯得名正言順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寺廟中，一見到佛菩薩你就跪

下磕頭了。你爲什麼不在馬路邊上對著空氣「撲通」一聲跪下磕頭呢？爲什麼一見到佛菩薩你就跪下磕頭呢？佛菩薩此時的價值和意義就是你的對境，給你喚起虔誠心的一個環境、一個对象。其實那個菩薩就是個泥菩薩——你磕不磕頭，他也是泥菩薩，你虔不虔誠，他也是泥菩薩。泥菩薩本身沒有任何意義，意義在於你借著這個泥菩薩成功地喚醒了自己的虔誠心。是虔誠心讓你解脫，而不是泥菩薩這個泥胎讓你解脫。泥胎怎麼可能讓你解脫呢？泥胎是不能讓你解脫的。那麼你跪拜他的功德是怎麼來的？是因虔誠心而來的。

那個泥胎都能夠作爲你喚醒虔誠心、虔誠狀態的對境，何況是活著的菩薩、活著的佛，化身爲人形的菩薩、佛也就是上師，就更有資格當你的對境了，就更能夠作爲你喚醒虔誠心的對境了。所以你一見到上師，就像見到廟裡的那個泥胎菩薩一樣，趕緊跪下表達虔誠心。這個時候上師衹是一個對境，衹是給你喚醒虔誠心的一個手段、一個途徑。沒有這個藉口、這個途徑，你是難以生起誠敬心的。你不會憑空對空氣生起虔誠心，你不會對一朵雲彩生起虔誠心，非得有一個善巧的对象，然後你借助這個对象才能生起虔誠心。

所以，歸根結底，表面上你是在拜泥胎菩薩，實則你是在拜自己；表面上你是在拜上師，實則你是在拜自己。表面上你把整個身心供養給了上師，實則你把整個身心供養給了般若、佛理、心性。上師是你拿出身心、供養身心的一個由頭，要是沒有這個由頭，你生不起供養之心。你不可能把你的身體供養給空氣，或者供養給一塊普通的石頭，你不會這麼做的！你生不起要供養給它們的決心和信心。

但是一見上師，你就生起了決心和信心：「噢，我的上師是現人身的如來，是現人身的大菩薩，我要對這個如來、這個大菩薩表達我的敬意。怎麼表達呢？恆時貢獻我身心。」因此，上師衹是你貢獻身心的由頭。

那麼，供養身心的作用是什麼？也就是施身法的作用是什麼？施身法的全名叫「施身法大手印」，意思是通過施身法以實現大手印四瑜伽成就。所謂「大手印四瑜伽」，就是專一瑜伽、離戲瑜伽、一味瑜伽和無修瑜伽，那麼貫穿其中的就是施身法。通過施身法以實現四瑜伽成就的這種特殊修法，名曰「施身法大手印」，簡稱「施身法」，又簡稱「斷法」。「斷」就是切斷之意。通過施身這種方式切斷輪迴、切斷生死、切斷一切煩惱和一切不好的東西（包括無明），以實現明、實現智慧、實現解脫，所以它簡稱爲「斷法」。斷法就是施身法，施身法就是斷法。

對於初級階段的修行者而言，他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對境才能夠把這個身體給出去。因爲我們有身執、我執已經很久了，有多久了呢？佛家有個詞叫「無始以來」。「始」就是開始，「無始」就是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無始以來」就是不知道從哪一生哪一世開始以來。那麼，生生世世以來，我們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我執。因此我執不是這一生才有的，而是無始以來即有。它像滾雪球一樣，滾到了我們這一世，已經濃得化不開了，我們執著這個身體的那種粘連性、黏著性、捆綁性，就是世界上最強的萬能膠都比不上它。正因爲我們對身體的那種貪戀、粘連、黏附比世上最強力的膠還要強百倍千倍，所以非得有一個更強有力的對境，我們才能夠稀釋、減輕、解除這個特別強的我執、身執。

我們對這個身體的貪戀是人間第一貪戀，它勝於一切貪戀，是貪戀之王。我們對這個身體的膠著、粘連，遠勝世間一切萬能膠。由於我執、身執的力量太強，強到簡直無以形容，若是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對境，根本就撼動不了它。非得有一個極強的力量乃至壓過它的力量才能解除之。在這個世上，唯一可能實現這個結果的，就是向上師、向佛菩薩供養我們的身心。向上師、向佛菩薩供養身心，這個理由、這個藉口就足夠強大，強大到能夠壓過我們對這個身體的貪戀。這兩個力量就像蹺蹺板一樣，就看誰的力量大了。

爲什麼我們要熱愛上師，而且要不斷地加強熱愛？就是爲解除的力量增加砝碼，讓解除的力量不斷加強。衹有這個力量加強到一定程度，才能壓過我執的那種膠著的力量。一旦壓過我執的膠著的力量，才能解除我執。沒有對上師足夠的熱愛，我們是不可能給出身心的，也是捨不得給出的。衹有我們對上師的愛，超過了我們對自己性命的愛的程度，才能非常樂意、非常渴望地真實地把身心供養給上師，非得強烈到這種程度的

時候，我們才能夠很輕易地把身心供養出去。這一供養出去，好了，我們就達到目的了。什麼目的？解除我執、身執，就是生生世世以來，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強大、越滾越膠著的世間第一纏縛——我執、身執被解除了。「自之生命亦恆獻」是這個目的。

一旦解除了我執、身執，這個身心就會恢復其本來面目。我們的身心現在之所以沒有恢復其本來面目，就是因爲我們錯誤地糾纏、執著於它，這種糾纏和執著阻礙了它恢復其本來面目。一旦解除了對它超強的糾纏與執著，很快它就恢復其本來面目：心恢復其本來面目爲智慧，身恢復其本來面目爲無死金剛虹身。我們本來就是無死金剛虹身，祇是無始以來，在滾雪球般的越來越強大的顛倒錯亂的執著和貪戀中，掩蓋了、阻礙了無死金剛虹身的呈現，故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有質礙的、顛倒錯亂的、沉重的、充滿無明的凡夫式的身心。

因此，凡夫式的這個身心和無死金剛虹身是同一個東西，又不是同一個東西，又是同一個東西。其間的分水嶺、界限，就看是執著還是不執著。執著了，它就現凡夫身、凡夫相，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身心的樣子；不執著了、解除執著了，它就現無死金剛虹身相。所以說凡夫的身心與無死金剛虹身既有差別，又沒有差別，又有差別。到底是有差別還是沒有差別？依執著還是不執著而定。所以執著這個身心和不執著這個身心，那區別太大了！

因此，佛法針對這個現象給了一個善巧的設定，就是借助對上師越來越深的愛，越來越超過我們生死、超過我們性命的愛，來把身心獻出去，以解除我們對身心的執著。當然這個愛肯定是真愛，沒有真愛的話，你是給不出去的，你自欺欺人是沒有用的，非得有真愛才行。不管你通過什麼方式，都要不斷地培養對上師、對佛菩薩們的愛，要讓愛越來越強、越來越強，強到你可以隨隨便便甘願獻出身心的程度。那麼，一獻出去，我執、身執就解除了。

所以，不要以爲你給佛菩薩、給上師頂禮，上師就得了多少便宜似的，這裡面沒有便宜可佔。有些人就說上師佔他便宜了，「我一見上師，他就要求我給他頂禮，他老是佔我便宜。」這完全是凡夫之想！上師佔你便宜幹什麼？你跪不跪拜，他還是他，你還是你。那爲什麼又一再要求我們對佛菩薩、對上師要不斷加強信任，不斷加強熱愛，不斷拿出所有的愛心？目的就是實踐施身法，即實踐施身法大手印。

所以，我們跟上師互動、相處的過程就是修行的過程，就是修大手印、大圓滿的過程。千萬不要以爲在上師之外還有大手印、大圓滿，上師就是大手印，上師就是大圓滿。我們在和上師相處的過程中，無論是行爲上的交集還是心靈中的互動，每一個起心動念、每一次交往、每一次走進上師，都是在走進大圓滿，都是在走進大手印。我們和上師之間的關係就是大手印、大圓滿本身，除此之外沒有大手印，也沒有大圓滿。

這就是爲什麼要「自之生命亦恆獻，何況不定之受用」。「受用」就是衣食住行中的一些東西，「不定之受用」就是不永恆的、臨時性的衣食住行的東西。這就很多了。比如，天氣突然變冷了，我有件衣服，趕緊拿來供養給上師。這就是臨時性的，因爲不可能天天冷嘛。再比如，我無意間獲得了一匹馬，這是一匹駿馬，考慮到上師出行的交通工具不好，第一個念頭就想到，趕緊把我獲得的這匹良馬供養給上師，讓上師在出行的時候有個良好的交通工具。這些都是臨時性的，都是「不定之受用」。很難一言說盡「不定之受用」是哪些東西或不是哪些東西，所以用一句話概括就叫「何況不定之受用。」以上是第十七頌，再往下學習第十八頌。

無數俱胝劫之中，亦難證得佛陀果，
於諸具足精進者，上師即生亦賜予。

「無數俱胝（jù zhī）劫之中」，「俱胝」是什麼意思？「俱胝」是印度梵文的一個數量單位的音譯，意譯就是「千萬」，有時泛指不確切的龐大數字。那麼現在就把它改爲「千萬」：「無數千萬劫之中，亦難證得佛陀果。」就是平時的情況下，要想證得佛果需要千萬劫才能實現。

在顯宗就是這樣的，成佛需要千萬劫才能實現。顯宗的《法華經》《華嚴經》這些大的經典裡面自始至終都在討論、講說、闡述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成佛無比遙遠而艱難，動不動就要好多劫。《法華經》裡面就有幾品（《授記品第六》《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佔去《法華經》很大的篇幅，《法華經》本來就很厚（共二十八品），它佔了那麼多篇幅，是要說什麼呢？是佛陀給他的著名弟子們授記的。說大迦葉（頭陀第一）一定能成佛，但不是現在，什麼時候呢？說「我以佛眼，見是迦葉，於未來世，過無數劫，當得作佛……號光明如來」。把大迦葉高興壞了，趕緊跪下說：「謝謝佛陀！」剛說完，須菩提（解空第一）就問：「世尊，我能成佛否？」佛陀說：「能，你一定能成佛，當你供養了三百萬億諸佛，就能成佛，號名相如來。」須菩提就趕緊站起來，單膝著地，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感恩佛陀，我終於能成佛了。」如此，到了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說法第一），簡稱「富樓那」。富樓那就站起來，合掌白佛言：「如來，我能成佛否？」如來曰：「富樓那一定能成佛。過無量阿僧祇劫之後，將成爲法明如來。」富樓那說：「謝謝佛陀！」我仔細一看，講的都是無量劫才能成佛，太漫長了！

但是密宗不同，密宗有即生成佛之法。「即生」就是在這一生之內，你就可以成佛，而不是指到臨死的那一刻才成佛。如果你具備兩個條件，很快就能成佛，哪兩個條件呢？一是先天根基好，爲上根器人；二是後天又十分精進，心無旁騖，專心修法。先天和後天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以後，你衹需要幾年、十幾年就可以成佛，不需要終生。所以，即生成佛的這個「即生」不是指終生，不是指到了這一生臨終的時候你才能成佛。「即生成佛」是說，在這一生中的任何一個時間段，你都有可能成佛：也許在你很小的時候，也許在你少年的時候，也許在你青年的時候……如此即生成佛之大法，我的上師也具備。

「於諸具足精進者，上師即生亦賜予」，需經過無量劫的精進修行才能成就的佛果，我的上師即生就能賜予。賜予的前提是他掌握著即生成佛之法。這個即生成佛之法，具體地說，就是大手印、大圓滿。我的上師掌握著即生成就的大手印、大圓滿之法，衹要我是一個精進的、勤學的弟子，在追隨上師的過程中如理而如法，那麼我的上師一定會把即生成佛之大法賜予我，也就是傳授予我，這一點毫無疑問。

追隨上師而獲即生成佛之法的意義有多大呢？比追隨佛陀的意義還大！即使佛陀的十大弟子[①]或者千二百五十常隨眾[②]終生追隨釋迦牟尼佛，他最後也衹是來一句：放心，你能成佛，衹是時間有點長，過了無數劫之後，你就能成佛了，不要著急。

但是，金剛乘的上師在這一點上遠優於釋迦牟尼佛，他不會告訴我們：甭著急，無數劫以後你就成了。上師給我們傳的法是即生成佛之法，而不是告訴我們此後再此後的無量劫能成佛。也就是說，就這一點來講，即使像千二百五十常隨眾那樣來追隨釋迦牟尼佛，都遠不如我們追隨金剛乘活著的現實中的獲得大成就的上師更有意義、更有價值。這就是金剛乘的殊勝性，這就是密宗遠勝於顯宗之處。顯宗動不動就是多少劫以後才成佛，而密宗是即生成佛。

---

① 十大弟子：一舍利弗，智慧第一。二目揵連，神通第一。三摩訶迦葉，頭陀第一。四阿那律，天眼第一。五須菩提，解空第一。六富樓那，說法第一。七迦旃延，論義第一。八優婆離，持律第一。九羅睺羅，密行第一。十阿難陀，多聞第一。《天台淨名疏》曰：「今十子各執一法者，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隨其樂欲各一法門，攝爲眷屬，雖各掌一法何曾不具十德，自有偏長，故稱第一。」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一），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4 頁。

② 千二百五十常隨眾，《過去現在因果經・四》曰：「耶舍長者子朋黨五十人，優樓頻螺迦葉師徒五百人，那提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伽耶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舍利弗師徒一百人，大目揵連師徒一百人，此千二百五十人先事外道，後承佛之化導，而得證果。於是感佛之恩，一一法會常隨不離，故諸經之首列眾多雲千二百五十人俱。」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一），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7 頁。

這個即生成佛之法掌握、傳承在大成就的上師手裡，衹要我們能做好「事師」，即按照《事師五十頌》的要求追隨師父，很快就可以獲得即生成佛之法，那比用終生追隨釋迦牟尼更有價值、更有意義。所以兩相一比較，就更加突顯出我們追隨上師比追隨釋迦牟尼佛還要重要百倍。如果讓你選擇，你這一生是追隨釋迦牟尼佛，還是追隨一位金剛乘的大成就上師？一個智者會選擇後者，不會選擇前者。因爲前者是能成佛，但是太慢了，而追隨上師不是這樣，是即生成佛。

那麼，金剛乘說的「即生成佛」衹是一個理論、一個理想，現實中有沒有做到呢？答：大量地做到了。也就是說，它不是一個空頭理想，不是一個永遠落不到實地的假設，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事實。過去無量無邊的印度大師、西藏大師以及現在世界各地的密宗大師，用自己一生的修證，來雄辯地證明了確實可以在此生實現成佛。即使成不了佛，稍次一點的，那也成了大菩薩。

在金剛乘裡，無窮無盡的大菩薩恆時出現。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就是秋英多傑大師，那是典型的大菩薩級別的大師。他是在臨去世前的半個月內成佛的，那麼，自他明體呈現並穩固後，貫穿其後半生的是十地大菩薩的成就。他常年在紮西嶺上閉關，氣脈變化的時候，整個紮西嶺以及周邊的大山就劇烈抖動，他就有如此大的威力！那麼大的大山在他氣脈變化的帶動下明顯抖動，就像二三級的地震一般在那裡抖動，而且是經常性抖動。所以這種大菩薩的威力確實能夠撼天動地，非常厲害！就如他自傳裡所說的那樣，他經常指揮密佈的烏雲按照他的意願移動到山的另一邊，從而避免了一次次冰雹等災害的發生，他經常這樣做。大菩薩可以改天換地，秋英多傑大師就有這樣的力量。

秋英多傑大師就是典型的即生成就者，他的傳記（指土登吾沙著、江陽堪布譯的《秋英多傑仁波切外傳》）中對此說得很清楚。他從小就是一個放牛娃，給生產隊放牛，放了小半輩子。後來開始精進修法，通過修大手印和大圓滿而獲得成就。在西藏，類似這樣的事例無窮無盡，如恆河沙數。這些如恆河沙數的大師們用自己的事實證明，密宗所說的即生成佛絕非虛言，此乃實指。衹要我們如理如法地追隨上師，獲得傳承，獲得教導，再加上勤奮修行，也許在三十歲，也許在五十歲，總之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即可達到大菩薩和佛陀這個級別。

但前提是你要具足精進，不可偷懶。你偷懶了就是孺子不可教也，那沒有辦法。「於諸具足精進者」，如果你具足精進，如理如法地追隨上師，一定會「上師即生亦賜予」。再往下學習第十九頌至第二十一頌。

恆時護己之誓言，恆時供養諸善逝，
恆時亦供上師尊，上師等同一切佛。
欲求無盡果位者，自之稍許悅意物，
至極珍愛物品間，悉皆供養上師尊，
供養上師即等同，恆時供養一切佛，
供養上師乃福田，積纍資糧成佛果。

這幾頌都不需要太過解釋，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恆時護己之誓言」，就是我們拜師的同時、締結師徒關係的同時，師徒之間就締結了三昧耶誓言（三昧耶戒）。三昧耶誓言沒有什麼具體的內容，它也不需要具體的內容，它就是一個宗旨，就是一個原則。這個宗旨和原則就是：成爲師徒以後，師徒之間衹能加深心心相印和生命相通，不可減弱。一旦減弱，就違犯了三昧耶誓言。如果師父導致了三昧耶誓言的減弱，原因就在師父那裡，那麼師父需要懺悔，需要修補三昧耶誓言。如果弟子違犯了三昧耶誓言，那麼弟子就需要懺悔，需要修復三昧耶誓言。一般情況下都是弟子違犯。因爲師父已經是佛或菩薩，是佛菩薩的人形存在，他不可能再違犯三昧耶戒。

一個真正獲得大成就的師父是不可能違犯三昧耶戒的，因爲他深通三昧耶戒之奧義而嚴格恪守之，自覺恪守之。他不用機械、教條地去恪守，他已經做到了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他不需要刻意地說「我要去守三昧耶戒」。但是，他所有的言行無不合乎三昧耶戒，因此，上師幾乎不會違犯三昧耶戒。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上師動不動就違犯三昧耶戒，那這個上師你也別拜了，證明他不咋地，他壓根就沒成就，他壓根就不通佛法。一個真通佛法者是斷然不會違犯三昧耶戒的。所以，上師違犯三昧耶戒衹是一種理論上的存在，現實中幾乎不會有。那麼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的，都是弟子違犯三昧耶戒。身爲弟子的我們一旦違犯了三昧耶戒，就趕緊想辦法修補，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哪裡出了問題就從哪裡修補。

「恆時護己之誓言」的這個「誓言」就是三昧耶誓言。意思是，我要發誓，我和師父之間的距離，永遠都衹能拉近不能拉遠，一旦拉遠了就違背了誓言。這句話就是爲了時時提醒自己：我是發過誓的，我衹能跟師父越來越心心相印，越來越生命相通，我要守護好這個誓言，我要踐行這個誓言，我要實現這個誓言，不能發完誓言就忘了，就把誓言拋到爪哇島去了。

「恆時供養諸善逝」，「善逝」是如來的別名。佛有十個名號[①]，任何佛都同時具有十個名稱——佛、如來、善逝、明行足、天人師等等，一共有十個。什麼叫「善逝」呢？字面意思就是善於消逝。什麼叫「善於消逝」呢？就是他善於從這個痛苦、愚昧、顛倒錯亂的世界中隱遁的意思。我們不善於隱遁，我們和這個世界發生了越來越深的糾纏，所以說我們不善於隱遁。這就是凡夫。凡夫是不善逝者，而如來是善逝者，他非常善於從一切錯誤中隱遁、逃離出來，或者說善於從假惡醜的世界逃離到真善美的世界中。我們不善於逃離，我們生生世世都跟這個假惡醜的世界幹上了，我們就賴在這裡不走了，這就是凡夫。而佛陀說「我不賴在這裡，我走了」，這就叫「善逝」。

「恆時供養諸善逝」的意思就是恆時用三供養（財物供養、無畏供養、法供養）來供養佛陀。密宗有這樣一個傳統：如果你供養上師一塊美玉，上師轉身就會把這一塊美玉供奉在佛龕之上；如果你向上師供養一個好吃的水果，上師先不吃，先裝在盤子裡供養在佛龕上，供養一會兒以後再拿來吃。總之無論是什麼東西，越好的東西越要先供養佛陀、供養諸善逝，供養以後自己才使用，或者是飲用，或者是吃掉。這是常見的一種財物供養。

秋英多傑上師告訴我們，還有一種更善妙的財物供養。比如說，我們去看黃山，情不自禁地感嘆：「哇，黃山好美呀！」我們一般人呢，只會感嘆「黃山好美呀！好美呀！」，感嘆完了，下山。——這是普通人的情況。秋英多傑上師說，如果是一個修行者，此時要立即想到，我要把如此美麗的黃山供養給我的上師。不管我的上師在哪裡，我要把他想像在半空中，或想像在我的心目中，我要把美麗的黃山這個美景供養給我的上師。其他的事物都以此類推。如果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好的好事，我立即想到，要把這件非常好的好事供養給我的上師，供養給諸佛。或者今天我穿了一件很美麗的衣服，馬上想到我要把這份美麗供養給上師——未必是美麗的衣服，是把這份美麗供養給上師。總之，一切好的東西，無論是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還是好用的，衹要是好的東西，乃至於一個好心情，我都要供養給上師。心情這個東西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也是可以供養的。我今天心情特別好，要把這個非常好的心情供養給上師，希望我的上師能夠分享我愉快的心情。要切實感受到我的上師確實收到了我的供養，什麼供養？好心情的供養。就是我把這一份好的心情供養給上師，要假設上師真的收到了，他和我一樣高興、開心、愉快。因爲我的上師分享了我的好心情而愉快，我就變得更愉快。這是第二種財物供養。

---

① 佛有十種稱號：一如來，二應供，三正徧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間解，七無上士，八調御丈夫，九天人師，十佛世尊。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一），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4—115 頁。

你不要追問上師是不是真的分享到了你的好心情，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中有師，這纔是目的。不要在享受美食的時候忘記上師，忘記諸佛；不要在享受美衣的時候忘記上師，忘記諸佛；不要在欣賞美景的時候忘記上師，忘記諸佛。這就叫「無所不用其極」——轉一切爲修道之妙用。

如果遇到不好的事情怎麼供養？一般人會想：「我不能把不好的心情供養給上師呀。」其實是可以的。怎麼供養？就是恆時希望吾師不遭受像我一樣的糟糕心情，這就是供養。我祈禱、我祈願（要發自內心、要最真誠地祈禱、祈願）我的上師和諸佛，這一生永遠不要遇到和我現在一樣糟糕的心情。想像我的上師接收到了我的祈願，我的祈願在我的上師身上發揮了作用。什麼作用？如我所願那樣，他這一生真的沒有遭遇到像我此時此刻這麼糟糕的心情，他真的不會遭遇了。他不遭遇這樣的糟糕心情，就是我真誠地祈願帶來的結果，這叫「惡供養」，就是拿不好的事情、惡事來進行供養。但是你不要從字面上理解，理解成「我把邪惡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供養給上師」，而是反過來理解，「祈願我的上師不要遭遇我這些不好的經歷」。這就是「惡事供養」，簡稱「惡供養」。

所以，除了善事供養之外，還有惡事供養。之所以要時刻供養，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分分秒秒不離師，無論是身不離師還是心不離師，總之我們生生世世、分分秒秒不離師，是要達到這個目的的。這就是「恆時供養諸善逝，恆時亦供上師尊，上師等同一切佛」，後兩句的義理都講過了，這裡不再重複了。

「欲求無盡果位者」，這個「無盡果位」就是指無窮無盡的佛果、廣大深奧的佛果。如果你想得到這個「無盡果位」，要怎麼做呢？要做到「自之稍許悅意物，至極珍愛物品間，悉皆供養上師尊」，就是自己稍微喜歡的東西，乃至最爲珍愛的東西，都別忘了供養給上師。

供養分爲兩種，一種是真供養，一種是意供養。所謂「真供養」，就是我真的把這個東西送給我上師了。所謂「意供養」，就是我把自己喜歡的東西想像著供養給上師，比如說我有好心情，但好心情它拿不出來，我無法將其供養給上師——沒事兒，好心情仍然可以供養，我用意供養。總之，要麼是意供養，要麼是真供養，就是對於自己喜歡的東西，我越喜歡越要供養，爲什麼？因爲最珍愛的這個身心我都能毫不猶豫地供養上師，那麼我的身外之物就更不用說了。

佛家有一個專用術語叫「我所」，全稱「我所有」，即我之所有、我之所屬的意思。凡夫就執著於「我」和「我所有」。「我」指的就是這個身心，就是凡夫概念中的「我」。實際上是無我的，但是凡夫就認死理，執著地認爲這個身心就是我，我們現在這個身心就是真實存在的。這就是凡夫之「我」，凡夫還有一個「我所有」。什麼叫「我所有」呢？就是自己擁有的一切身外之物，既包括金銀財寶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也包括名利、權力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名聲、職稱、頭銜等等（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又是屬於我的），這通通叫「我所有」。佛家要求我們不僅要供養出「我」，也就是供養出這個身心，還要供養出一切「我所有」。

爲什麼要供養出一切「我所有」？因爲我們對「我所有」也有著難以割捨的貪戀和執著，就像貪戀這個身心一樣地貪戀之。有時候我們貪戀「我所有」的程度還高於貪戀「我」，也就是高於貪戀這個身心。有時候是同等重要地貪戀，既貪戀內在的身心，又貪戀外在我所有的一切。所以，要想讓自己快速進入無我之中，領悟無我之理，領悟無我之境界，僅僅向上師供養出自己這個身心還不夠，還要供養出「我所有」。這樣的供養才全面，這樣的供養才徹底。

如果僅僅是供養「我所有」，或僅僅是供養我的身心，這衹是供養了我一半的貪戀和執著，另外一半的貪戀和執著仍然存在，這樣的修行是不徹底的。徹底的修行是把「我」和「我所有」全部供養給上師——這個供養指的是真供養，不是假供養，因爲真的要跟我執和我貪作戰，而且還要迅速地戰勝它，這個力量不能小，小了是不行的。所以，我要把我和我的一切全部供養出去，才能迅速戰勝我執和我貪。

前段時間我在「今日頭條」上還看到有人攻擊佛法，說佛陀不是口口聲聲教導我們要無貪、無嗔、無我嗎？爲什麼他又提倡我們要拿大量的財物去供養佛陀、供養菩薩、供養僧人呢？這些僧人、這些佛不是無貪嗎？他們不是視金錢如糞土嗎？他們不是什麼都不執著嗎？那佛爲什麼要口口聲聲鼓勵、提倡乃至逼著信眾又供錢又供香蕉又供蘋果的，有什麼供什麼？那就證明佛是貪的嘛，僧人是貪的嘛。網上的文章就表達了這麼一個意思，說佛也貪，僧人也貪，修行人也貪，因爲他們要求我們供養香火、供養錢財、供養水果、食物等等，所以說佛家都是貪。

我想跟這些人說，不是這麼回事兒，事情不是這麼理解的，你們完全理解錯了這個事情的本意。佛陀不貪，真正的修行人也不貪，如果真貪的話他就不是修行人，真修行人是不貪的。那麼佛陀逼著我們一定要把身心獻出去，要把「我所有」的一切獻出去，是爲了什麼呢？他是爲了斷除我們的貪執的，就是斷除我們對這些東西的執著和貪慾。做到這一點很難，但是我們又必須做到，不做到不行，因爲不做到的話，是難以即生成佛的。不要說即生成佛了，生生世世都成不了佛，所以非要做到不可。

現在就捫心自問：你是希望用十劫做到，還是十世做到，還是十年做到，還是十天做到？依你而定。如果我是釋迦牟尼的話，我會說：「理就是這麼個理，至於你什麼時候做到，對不起，那是你的事。說不清楚則是我的事。我說清楚了，至於你願不願意去做，下不下定決心去做，馬上就做到還是拖拖拉拉地拖到十世才做到，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要走了，因爲我的話說完了。」如果我是釋迦牟尼的話，我就會這樣說：「理就是這麼個理，這就是生命中的解脫之理、覺醒之理、佛法之理。」這個理是什麼理呢？就是你非要把你的身心和你的所有獻出去，以解除你對它們的貪慾和執著。它們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你對它們的貪慾和執著上。非得以上師、佛菩薩爲由頭、爲藉口，逼著你獻出去才可以。不僅要獻出去，還要愉快地獻出去，還不能不情不願地獻出去，那樣也不行，那就證明即使你獻出去了，你還是貪。

什麼叫「不情不願地獻出去」呢？比如，你給上師獻了一塊玉，然後心裡還念念不忘：「我去年給了我上師一塊美玉，哎呀，現在想想，那塊玉真好啊！我給出去了，不知道我上師現在把那塊玉放在哪兒了？是戴在身上了，還是放在抽屜裡了呢？下一次見到上師的時候我問一問，請求上師讓我再看一眼。那塊玉實在美麗呀！」如果是這種情況，你就別獻了，你還不如裝在自己身上好。你獻出去以後，反而成了你的一塊心病，你對它更執著了。本來你還不太執著，如果裝在你口袋裡，你可能三天想一次，自從給了上師以後，你是一天想三次。所以你最好別給，千萬別給！給了更麻煩，給出去了你越發執著了。我這裡說的給是愉快地給、一給永給，是真給，不是戀戀不捨地給。要真的斷捨離，給了就不要想了。既然給了就不是你的了，不是你的就別想了。這樣的給纔是真給，是這一輩子不再想起來的給，這纔叫「供養」。而不是給出去以後，過了十年你都戀戀不捨、念念不忘。那就完全沒有達到斷除我執和物執的目的，你對周邊事物的執著反而還增強了，那就與法有違，與佛的教導有違。

「自之稍許悅意物，至極珍愛物品間」，就是從我稍微有點喜歡的東西到我十分喜歡的東西，都包括在內，這兩句話就是這個意思。都包括在內幹什麼呢？「悉皆供養上師尊」，把我有點珍愛的和我最珍愛的東西，全部拿出來「供養上師尊」。

越愛的東西越要供養，因爲越愛越貪著。你貪戀什麼、執著什麼，什麼就是你的拴驢樁，就是你的束縛，就是你的枷鎖。如果你真的明白這句話，「我越貪戀的東西，越要慷慨地供養給上師，供養出去了，我就斷了對它的貪戀」，你就會「悉皆供養上師尊」。

在印度，上師們都喜歡金子，傳法之前都要求弟子供養黃金，這樣的例子很多。西藏的很多大師們在成爲大師之前，都紛紛到印度去拜師求法。在拜師求法之前，他們都要變賣自己所有的家產，把田地、牛羊全部變賣，有一個算一個，變賣以後換成金子，再到印度去求法。

瑪爾巴（1012—1097）[①]大師也是這樣，他把自己所有的田產全部變賣換成金子後，就去印度求法了。一生當中，他一共三次去印度求法：第一次是把全部的家產變賣成了金子，到印度去求法。第二次沒有家產可賣，他又想去求法，怎麼辦呢？他就到處籌措金子，籌措了好幾年，才籌措到差不多的金子，然後繼續到印度，拿這些金子供養給上師，向上師求法。第三次又去的時候，他仍然像第一次、第二次那樣帶了很多金子。

這一次，他見到上師那若巴（956—1040）[②]以後，那若巴說：「你知道我前兩次爲什麼向你索要那麼多的黃金供養才傳你法嗎？」瑪爾巴說：「弟子愚鈍，請師開示。」那若巴說：「我是爲了斷除你對財物的貪著的。其實我是不需要金子的，金子對我來講是包袱、麻煩，我要那玩意兒幹什麼呢？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招賊，除了招賊之外，它啥用都沒有。所以你這一次向我供養金子，我告訴你實話吧，我是不會接受的。前兩次我接受了你的金子，是爲了斷除你的貪戀。現在你的貪戀已經斷除完畢，所以你再供養金子、我再收取金子已經喪失了意義。本來收取金子和供養金子是斷除弟子貪慾的，而你已經沒有貪慾了，你已經獲得了大成就，此時你再向我供養金子，我再向你收取很多的金子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這個金子給回你吧。」

瑪爾巴就堅持說：「我那麼大老遠才把金子帶來，不可能再把它帶回去了。我是真心供養您的，不是假裝讓您看一下又拿回去的。」所以他又把金子送給那若巴，那若巴堅持不要，他們倆就這樣推來讓去的。最後那若巴說：「得了，你也別要了，我也別要了。」就把金子撒到了山谷裡。瑪爾巴就覺得好可惜啊，心裡想：「你知道我籌措這些金子多困難啊，我小命都快沒了纔籌措到這些金子，你怎麼像撒石子一樣地就把它撒掉了呢？」那若巴有他心通[③]，當場就知道弟子的心意，說：「你喜歡金子嗎？如果想要金子，這個山谷裡面全是金子，你儘管拿回去吧。」說完那若巴用腳踩了一下大地，整個大地都變成了金土，並對瑪爾巴說：「大地已經變成金土了，你衹要扛得動，就盡你力氣扛，都扛回西藏去吧。」就在那若巴的這一句教導下，瑪爾巴對金子的最後一絲貪戀徹底沒有了。本來他百分之九十九的貪戀已經沒有了，但是還有那麼最後一點點，現在，最後的這一點點貪戀也被他的上師那若巴通過變幻整個山谷爲金子這種方式，很善巧地斷除了。從那以後，瑪爾巴對身內身外之物的貪戀和執著永久性斷除，任何貪戀和執著都完全斷除了。

這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就是真正的上師是不需要你的財物的。那麼，爲什麼佛家尤其是佛家的金剛乘鼓勵你，要變賣一切所有去供養上師以求取法要呢？那還是一個藉口，還是一個由頭，上師是以這樣的由頭來斷除你對身內之物和身外之物與生俱來的執著與貪戀的。不是上師貪戀錢財，是你貪戀錢財。上師是哪壺不開偏要提哪壺。因爲你貪戀錢財，所以就從錢財下手；你貪戀金子，就從金子下手；你貪戀名聲，就從名聲下手；你貪戀身心就從身心下手……這就叫「哪壺不開提哪壺」，這是爲了達到解脫的目的。這就是「轉一切爲道用」，也就是儒家所說的「無所不用其極」，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無所不用其極」。

「供養上師即等同，恆時供養一切佛」，這兩句表達的就是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不用說了。

「供養上師乃福田，積纍資糧成佛果」，因爲供養了上師，上師能夠把我們的福德放大十倍百倍，他是我們積纍資糧成就佛果的福田。資糧又細分爲福報資糧和功德資糧兩種。「福報資糧」是什麼意思？比如說，我們這一生都遇不到上師，這就是沒有福報的原因；或者是遇到了上師卻沒有抓住機會，讓上師在我們眼前消失；或者說遇到上師了，自己不夠精進，等上師涅槃以後才猛然醒悟，「哎呀，上師涅槃之前我怎麼不好好用功呢？現在上師不在了，我纔知道用功」……這些情況，全部是因爲自己福報資糧不夠造成的。這是第

---

① 瑪爾巴，原名塔瑪旺秋，法名卻吉洛追（1012—1097），生於山南洛紮秋切的卑窩隆·牌薩村，自幼習法，先從卓彌譯師學習梵文，繼又三次赴印度，四次赴尼泊爾，修習密法，並將許多典籍譯成藏文，返回西藏後多方弘揚佛法，從學弟子甚多，被奉爲塔波噶舉派的祖師。參見索朗旺堆主編，霍巍等編寫：《吉隆縣文物誌》，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0—161 頁。

② 那若巴，又譯作那洛巴、那饒巴、那茹巴等，是諦洛巴的心傳弟子、古印度八十四成就者之一。他是噶舉派追認的第二位祖師。據在許多經論中，他被授記爲真實佛。那若巴領得諦洛巴的四大語旨教授等所有密法，並把這些密法歸納爲著名的《那若六法》。諦洛巴說：「我的證德在那若巴，後人若想得證悟，就去依止那若巴。」參見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61 頁。

③ 六神通之一。六神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

一種資糧——福報資糧。第二種資糧是功德資糧，什麼叫「功德資糧」？就是修行的時候，別人一修行就有長進，我修行了半天卻沒長進。這就是功德資糧不夠的原因。合在一起，就是福報與功德兩種資糧。

這兩種資糧通過什麼方式來積攢呢？「供養上師乃福田」，就是在上師這一塊福田中培育福報和功德兩種資糧。尤其是功德資糧培育好了，上師隨便傳給你一個法，你稍微一修就有很好的成就。而不像那些沒有功德資糧的人，即使傳了他大法（大手印法、大圓滿法等），他修了半天啥也沒有。這是因爲功德資糧不夠，傳了你也沒用，或者是收效甚微。這就是「供養上師乃福田，積纍資糧成佛果」。第二十一頌就講到這裡，下面學習第二十二頌。

具有慈悲慷慨施，戒忍功德之弟子，
上師與佛金剛持，切莫觀爲異體也。

這一頌的意思是，對於上師的慈悲和慷慨的佈施，身爲有戒律和堪忍功德之弟子，應該視上師與金剛持佛，也就是金剛薩埵佛完全一樣。「戒忍」就是有戒律，什麼戒律？這裡特指三昧耶戒，或者說三昧耶誓言。一個恪守三昧耶誓言的弟子或擁有大忍辱、大精進的弟子，應該視自己的上師如同金剛持如來一樣毫無差別，應該視自己的上師就是金剛持如來的人身化現，具有和金剛持如來一樣的慈悲、一樣的慷慨。「慷慨」是什麼意思？就是衹要我成爲一個合格的弟子，我堅信上師一定不會有任何保守，一定對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傾囊相授，這一點我堅信不疑，爲什麼？因爲我的上師是一個慷慨的佛陀。你見過吝嗇的佛陀嗎？當然沒有，佛陀怎麼可能像凡夫一樣吝嗇呢？這是斷然不可能的！太陽從西邊出來都有可能，我的上師吝嗇絕無可能！太陽從西邊出來都有可能，我的上師不慈悲絕無可能！除非他不是一個合格的上師，不是一個優秀的上師。如果是一個合格的上師，他斷然跟佛一樣地慷慨而慈悲。這就是第二十二頌的含義，下面學習第二十三頌。

畏懼如毀佛塔罪，師影尚且不應跨，
鞋子坐墊乘騎等，不能跨越何須言？

第二十三頌講得就更具體了。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講《事師五十頌》，因爲它很具體。我們講《事師五十頌》的緣起時就講到，爲什麼其他同等重要的經典我們要往後推一推，而先講《事師五十頌》？就是因爲我們這十幾年來不斷地提倡尊師重道，但在現實中發現，大家在尊師重道上做得很不盡如人意，很不理想，原因就是沒有告訴大家具體該怎麼做，衹是籠籠統統地告訴大家要尊師重道。一到現實中到底怎麼尊師、怎麼重道，大家就手足無措，不知該怎麼辦了。這個時候一定會出現一種可能——哦，不是一種可能，而是一個事實。一定會出現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以己之心度師之腹」，將自己的好惡習慣性地強加給師父，作爲師父的好惡來對待，一定是這樣的。具體點講，就是用你自己這幾十年的人生閱歷、人生經驗，來揣摩師父的人生閱歷、人生經驗，而忘記了師父的前半生跟你的前半生有著天壤之別。你不能用你的凡夫之心去度聖賢之腹、度師之腹，這樣的話，你就有意無意地把師父拉到和你一個水平、一個檔次、一個狀態之中來對待了。

從師父的角度來講，你知道師父有多少難言之隱說不出口嗎？所有的這些難言之隱，所有的這些道不出的苦衷，就是你強行地把師父看待成和你一樣造成的。你是一個顛倒錯亂的凡夫，就把上師看成和你一樣顛倒錯亂的凡夫而對待之。這是對上師的大不敬，會給上師帶來極大的困擾和麻煩。師父要一再一再地告訴你：「我不是你，我不是你想像中的樣子，我是什麼什麼樣子。」這個時候你就作恍然大悟狀：「噢！師父原來不是這樣啊。」你一天有三次到五次這樣的恍然大悟，當然會給師父帶來相當大的麻煩！師父一再一再地、一點一滴地告訴你：「我不是你。」遇到一件事情就告訴你一次：「在這件事情上我不是你，你不要用你的

態度來理解我。」然後你作恍然大悟狀。再遇到一件事情又告訴你一次：「我不是你想像的那樣，你不要用你的『我認爲』和『我覺得』擅自揣度師父，強行把師父拉到和你一樣的水平上去，我不是你。」你又作恍然大悟狀。從師父角度來講，他多累呀！他要累死了！

在衣食住行的點點滴滴上，他要一個一個地告訴你：「我不是你。」爲什麼他非要這樣做？是你逼他這樣做的，你強行地、武斷地、自以爲是地把師父看成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等同於你。不得已，師父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遇到一件事情就告訴你一次「我不是你」，遇到一件事情就告訴你一次「我不是你」。一天到晚逼著師父在衣食住行中一再一再地告訴你：他不是你，他是他。甚至三年以後還在某一件事情上告訴你：他不是你，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樣，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對師父來講，極其勞累！極其麻煩！非常非常麻煩！

所以，再次告訴你們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一定要以師的特點來理解師！千萬不要以己之心度師之腹！以己之心度師之腹是《事師五十頌》中的大忌，是比天都大的大忌！非常嚴重的大忌！

在我們的弟子中，所有人都犯這個大忌，衹是程度不同而已。你不要以爲你是例外，我說的就是你。你不是什麼例外者，你就是我要說的那個人。所有的弟子，無論是新老弟子、男女弟子，還是老少弟子，全部一個樣：頑固地以己之心度師之腹，頑固地把師拉到你的世界中，和你等同，與你合一。應該是你與師合一好不好？不是師與你合一好不好？所以，我們一再一再地強調一個概念：是誰跟誰學習？你不要以爲這句話好理解，這句話本身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在現實中難理解得要死！

作爲弟子的我們一定要時刻清楚，是我們在跟師父學習，不是師父在跟我們學習；是我們在追隨師父，不是師父在追隨我們。誰是師？誰是徒？削誰的足？適誰的履？一定要搞清楚！應該是處處削我們的足以適師父的履，而不是處處削師父的足以適我們的履。但是在現實中，大量存在著把師父塞到自己鞋子裡，而不是把自己塞到師父鞋子裡的現象；大量存在著逼師父向自己看齊，而不是逼自己向師父看齊的現象。很是麻煩！如此，師徒之間的相處，就變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拔河：師要求你向師看齊，你要求師向你看齊。這就成了拔河，看誰拔得過誰。師徒之間就變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你逼著師成爲你，而師又逼著你成爲師。那就開始拔河了，最後把繩子拔斷，師徒之間就崩了。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就是師徒觀沒搞清楚，最基本的問題沒搞清楚，這個基本問題就是：誰向誰學習？削誰的足適誰的履？誰在追隨誰？

歸根結底，這是角色和身份問題，也就是儒家說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太多的人都沒有角色覺醒、身份覺醒，就是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沒有覺醒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具體地講，就是身爲弟子者，沒有意識到弟子這個角色和身份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至今都沒有整明白。這就叫「角色沒有覺醒」，總是迷迷糊糊、混混沌沌，從而產生了很多麻煩。本來這些麻煩都是可以不出現的，但是它又真真實實地出現了，根本原因就是弟子沒有做到角色覺醒，雖然拜過師了，卻仍然處在混混沌沌、暈暈乎乎的狀態。身爲弟子者，搞不清自己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什麼義務，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和態度來對待師父，完全一團糨糊！這就是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師不師、徒不徒。根本原因就是角色沒有覺醒，身份沒有覺醒，不知道自己的弟子這個角色應該怎麼做，亂七八糟，一塌糊塗！因爲亂七八糟、一塌糊塗，師徒之間就處理不好關係，處理不好關係就滋生出很多不必要的問題，這都是因爲師沒歸師位，徒沒歸徒位，父沒歸父位，子沒歸子位。一旦各自不歸位，就亂了套了。

那麼，我們具體應該怎麼做？「畏懼如毀佛塔罪」。「毀佛塔罪」就是毀壞佛塔，罪過無窮。這種罪叫「近無間罪」，意思是其罪過接近「無間罪」。

「無間罪」總共有五個，是哪五個呢？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清淨修團。尤其是第五個罪過，非常容易違犯。我們相當多的弟子都違犯了第五個無間罪——破壞清淨和諧的修行團體，叫「破清淨

修團」。「修團」就是修行團體，「清淨」是什麼意思？就是沒有亂七八糟的世俗中的那些東西，大家滿腦子除了修行，別的什麼都沒有，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修行中。儘管他們是一個團體，但他們不是一個功利團體，他們是一個修行團體，而且是一個清淨修團，每個人都在自覺地維護這個修團的清淨。你進來了，就把所有的習氣都帶了進來，開始挑撥離間，開始製造矛盾。你就像超級攪屎棍一樣，把所有人都攪得不能安心修行，相互之間變得猜忌、衝突、打鬧、矛盾。這都是因爲你而挑起來的，本來他們之間沒有矛盾。這就叫「破清淨修團」。破壞清淨修團的罪過和殺父、殺母是同等罪過。

在我們的弟子當中，有相當一批人正在或已經做過大量的破壞清淨修團之事。我們的弟子群就是一個清淨修團，自從你進來以後，好傢伙，你上躥下跳左右生事，搞得雞犬不寧。你已經犯下了「破清淨修團」之不可饒恕的罪過，這個罪過和把你親媽殺了、把你親爸殺了是同等罪過。多麼嚴重的罪過呀！很多人是無知者無畏，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還在那裡上躥下跳，指責這個，指責那個，製造矛盾，還在那裡亂搞一套。你不知道你已經犯下了如此嚴重的大錯！

趕緊住手！不要再生事兒啦！如果你還沒有能力解決事情，那就首先保證自己不成爲一根攪屎棍，不成爲一個生事者，這是底線。其次再鍛煉自己，讓自己越來越有能力去解決事情，那就更好。在擁有能力解決事情之前，你最低限度是保證自己不再生事，不再挑起矛盾、製造事端。這是底線，這是弟子與弟子之間、師門與師門之間相處的最低底線。一旦突破這個底線，業報會讓你承受不起，這個業報就是五無間罪之一的「破清淨修團罪」。這個罪過完全等同於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一個大阿羅漢，如果你把他殺了，這個罪過是極其巨大的。還有惡意出佛身血，就是看佛不順眼，趁著佛從旁邊走過，你拿起一把匕首去刺殺佛陀，導致佛陀出血、流血，這個罪過和你殺死你親爸、親媽也是一樣的罪過。

無間罪總共有五個，所以叫作「五無間罪」。什麼叫「五無間罪」？就是立即墮入無間地獄中的五種罪過。那麼毀壞佛塔不在五無間罪範圍內，它叫「近五無間罪」，就是接近於五無間罪的罪過，比五無間的罪過稍微小一點，因此叫「近五無間罪」。這個罪過也是相當不小了，也是很嚴重的。

「畏懼如毀佛塔罪」，如果我們對師父的各種教導存有敬畏之心，而這個敬畏之心達到了畏懼五無間罪或近似於五無間罪這樣的程度，這纔是應該的。

「師影尚且不應跨」，「師影」就是師父、上師的影子，「不應跨」就是你不可以從影子上踐踏過去。你不可以理解成這樣：「哎呀，不過是個影子嘛，又不是真的從上師身上踏過去，衹是從影子上踏了一下，影子只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不可以如是想、如是觀，爲什麼？影子本身是沒什麼，但是它又有什麼。它能反映出你心中是有師還是沒師，它要反映的是這個問題，所以影子不是影子，你不要在影子本身上糾纏。你放肆地從影子上面跨過來跨過去的，對影子本身來說當然是沒什麼的，但它代表了你心中有沒有師。

對待師影，就像對待佛經或儒家的「四書五經」等經典一樣，要給予充分的尊重。《弟子規》裡面就說「列典籍，有定處。讀看畢，還原處。雖有急，卷束齊」[①]。意思是書看完了要很正規地合上，再放到書架上，並擺得整整齊齊。

在儒家，過去的人都是很尊重經文的。他們經常用毛筆抄經，或者是爲了練字，就在練字的過程中抄經。反正寫什麼字都是寫字兒，那爲什麼不寫「四書五經」呢？他們就找《大學》或《論語》出來抄，以抄經的形式來練習毛筆字，練習書法。練習完的這些紙，是不可以隨意扔到垃圾簍裡的。那麼，有條件的人家就會在院子的角落裡建一個有煙囪的爐子——非常像西藏的煙供爐，那個爐子就叫「惜字爐」，或者叫「焚字爐」，或者叫「焚經爐」。就是把練字用的、寫過字的這些宣紙很鄭重地疊好（過去都是在宣紙上寫字），再把這些宣紙放到爐子裡點一把火燒掉，這是對文字的尊重；而所寫的文字是「四書五經」，故實際上這是

① 〔清〕李毓秀著，房春草編註：《弟子規》，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8 頁。

對「四書五經」的尊重；而「四書五經」都來自聖人，實則這是對聖人的尊重。所以，踐踏聖人的教化、聖人的文字，古人是於心不忍的，是於敬有違的。因此古代的讀書人，就把寫過字的宣紙放到惜字爐裡焚燒掉，平時也斷然不可從「四書五經」等經書上面跨過去。儒家是這樣，佛家、道家也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狡辯說：「那不就是一張紙嘛，我實際上是從紙上跨過去的，紙能有什麼呢？紙是沒有生命的東西。」你不可以這樣狡辯！爲什麼？它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紙了，它是寫上了聖賢教導的紙。它裡面含著聖賢的精神、聖賢的教化，你對聖賢的教化不尊敬就是對聖賢不尊敬。所以你不要狡辯，說你衹是從幾頁紙上跨過去。不可以這樣來理解，這樣理解就叫狡辯。所以說儒佛道的修行人、學者，都不會隨意從經書上跨過去的，這就叫敬重、尊敬。所有的經書都要歸整好，隨便往那兒一扔是不可以的。它代表的是一種態度，是對聖賢和聖賢教導的一種態度。不能把它理解成「衹是一張破紙」，不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就是「畏懼如毀佛塔罪，師影尚且不應跨」。

「鞋子坐墊乘騎等」，「乘騎」就是上師騎的馬。上師的鞋子、坐墊、馬等東西，都不可以隨意從上面跨過。它的原理和不可以從經書上跨過是一樣的，這裡就不再重複說了。

「不能跨越何須言？」就是「這還用說嗎？」連影子都不能跨踏，何況是上師的鞋子、上師的坐墊、上師的衣物等東西，當然不可以隨意跨過了，這還用說嗎？這就叫「何須言」。

這一頌講得很具體。你們要的不就是這個具體嗎？好，具體的事情來了。但是對於這些具體的事情，你們不要打死了、著實了理解，要學會舉一反三。比如，這裡說不能跨鞋子，那能不能跨衣服呀？能不能跨上師的帽子、手套呀？那不就是「何須言」嘛，那還用說嗎？你們要學會舉一反三，你們不能這麼想：「《事師五十頌》裡面只提到了鞋子，沒提到帽子，那意思是可以從帽子上跨過了？」如果這麼想，就叫欠抽，該抽！不是說沒提到的你們就可以做，要學會舉一反三。再往下學習第二十四頌。

大智慧者以喜心，聽從上師之言教，
合理之事若無力，稟師無能爲力也。

就是真正有智慧的弟子，應該滿心歡喜地聽從上師的所有言教，無論這些言教貌似做起來有多難，都要以最大的歡喜心來聽取，不可以憂愁心來聽取，一邊聽一邊憂愁：「媽呀，太高了吧？做不到吧？」越聽越憂愁，這是不可以的。要以最大的歡喜心來聽取上師的教導，無論這個教導看上去有多麼難以做到，都要以最大的歡喜心來聽取。用以前的話說，這叫「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克服重重困難，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我們現在也要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以修行者的樂觀主義精神，聽取來自上師所有的教導。注意，不可以選擇性聽取、部分性聽取，而是上師所有的教導都要聽取。

在我們的弟子中，大量存在著選擇性聽取的現象。對自己脾氣的就聽幾句，不對自己脾氣的就裝聾作啞，假裝沒聽見。一提起師父的某個教導，他一臉疑惑：「師父說過嗎？我怎麼不知道，啥時候說過的？我不記得了。」這就叫「選擇性聽取」。對自己脾氣的，他很樂意聽，而且以歡喜之心聽：「哎呀，師父這句話說得好，正中我下懷！」他可高興了，這句話他會記得牢牢的。另外一句說到自己痛處了，他就裝聾作啞，裝著沒聽見了。這是選擇性聽取上師的教導，是嚴重違犯三昧耶戒的行爲。

「合理之事若無力，稟師無能爲力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比如說，師父讓你畫壇城，如果你像我一樣不會畫，那你就要如實地稟告上師，不可以躲躲閃閃地不吱聲。如果你不吱聲，上師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畫呢？如果你不會，就要趕緊如實向上師匯報：「上師，這件事我還沒學會，我還不會做。」上師知道了就不指望你了，他就去找會畫的人了。這也是與上師溝通的一個技巧。凡是不會的，你就如實說，你不要耽誤上師的時間，不要耽誤事情的進度。

這個現象，在我們這裡也是大量存在著。一件事情交代給他後，其實他不會做，但他也不說自己不會。不但不說，他還亂點頭，給別人一種誤判，以爲他好像聽明白了，好像聽懂了，好像會了。但其實呢，他沒聽懂，他也不會做。這樣過了很久之後，上師問他：「那件事你咋沒做呢？」他纔支支吾吾地說：「我不會。」惹得上師很不高興地說：「既然你不會，那你咋不早說呢？」「我沒好意思說。」諸如此類云云。這就非常影響事情的進度，很是麻煩！

人不是神僊，不可能所有的事情你都會，七十二行無所不通，天底下沒有這樣的人。不會很正常，但你也要有一個正常的心態。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也不要覺得你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這都不存在，這都是你想多了。安排給你的事你不會，那你就趕緊如實地跟上師說：「這個事情我沒學過，我不會做。爲了不耽誤事情的進度，上師您趕緊找別的人做。」這樣就可以了。千萬不可不會裝會，不懂裝懂。假裝領受了這個任務，但實際上你又不會，你又完不成這個任務，導致結果亂七八糟的。這就是「合理之事若無力，稟師無能爲力也」。以上是第二十四頌，下面學習第二十五頌。

由依上師而獲得，悉地善趣及安樂，
是故一切精勤者，切莫違背師言教。

「由依上師而獲得，悉地善趣及安樂」，這裡有個詞語需要解釋一下，什麼叫「悉地」？「悉地」是梵語 Siddhi 的音譯，翻譯成漢語叫「悉地」。蓮花生大師的心咒裡面就有這個音，叫「嗡啊吽，班雜古汝貝瑪悉地吽」，「悉地吽」那個「悉地」就是 Siddhi。蓮師的這句咒語翻譯成漢語是什麼意思呢？

「嗡啊吽」代表的是三身——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

「班雜」是金剛，「古汝」是上師，「貝瑪」是蓮花，「班雜古汝貝瑪」就是金剛上師蓮花生。

「蓮花生」的梵語全名叫「貝瑪桑巴瓦」：「貝瑪」是蓮花，「桑巴瓦」在梵語中的意思是「從什麼什麼地方出生」，「貝瑪桑巴瓦」就是從貝瑪中出生的聖人，也就是從蓮花中出生的聖人，簡稱「蓮花生」。所以「貝瑪」在這裡是「貝瑪桑巴瓦」的縮寫。「班雜古汝貝瑪」就是「班雜古汝貝瑪桑巴瓦」，正常的語序是「貝瑪桑巴瓦班雜古汝」，就是從蓮花中出生的金剛上師，也就是蓮花生上師。

「悉地」是成就、證量、境界。

「吽」是如此這般（事情就是這樣的）。

整句咒語的意思是：從蓮花中出生的那個偉大的上師呀，您所證到的法身、報身、化身全部在我的身心中、在我的生命中呈現出來呀！這就叫「嗡啊吽，班雜古汝貝瑪悉地吽」。

所以，咒語是可以解釋的，不是說咒語不能解釋。而且經過解釋後，你再去念誦咒語，效果更佳。因爲你知道它是什麼含義，你念誦的時候就能把它的意思帶進來，一邊理解，一邊念誦，效果更佳。

其實蓮師的這個心咒就是我們跟蓮師的上師相應法。什麼叫「上師相應」？就是蓮花生上師所有的證量都在我們的身心中自然地、自發地、自如地呈現出來。意思就是我們什麼都不用幹了，等著呈現就行了。事實也是這樣，所謂「春來草自青」，我們衹需要在虔誠中完全地放鬆，什麼都不用做，就等著蓮花生大師所有的證量（注意，是「所有的證量」）在我們的身心中呈現出來，就可以了。但是，不要著急，不要指望它兩分鐘就呈現完了，它沒有那麼快，它有一個過程，這個呈現的過程就叫「修行」。每個人的根基不同，呈現的速度、程度也有所不同，有的人三年就呈現完了，有的人需要五年，有的人需要一生。不管怎麼說，總體方向就是這樣：我們在虔誠中徹底放鬆，讓蓮花生大師法報化三身所有的證量、所有的成就在我們的身心中呈現出來。我們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什麼都別做。

但是做到這一點很難！人一輩子做東做西的，做事情做習慣了，讓你什麼都不做，比讓你做一點什麼要難得多。這個需要訓練。讓你什麼都不做，開始你會憋得很難受，你感覺到自己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難受。就像很多老年人退休以後，突然之間不上班了，子女又結婚單獨成家去了，家裡什麼事都沒有，他每天在客廳裡面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很是煩躁，爲什麼？他沒有事情可幹了。人哪，是需要一點事情來佔據心靈的，若是沒有事情可幹，他就會覺得身心空落落的，整個身心特別空，他無法忍受這個空，所以他十分憋悶，都能把他憋死。你給他一點什麼事做，他高興壞了：哎呀，終於又有所執著了，我這頭驢又找到了一個拴驢樁。

曾經有一部很火的電影叫《隱入塵煙》[①]，裡面有一段描寫，就是男主角的妻子死了，死了以後，他就準備殉情，也準備去死。臨死之前，他想把伴隨他半輩子的那頭驢給放生了，那是他家唯一的財產。因爲他就要死了，他要把它放生了。有一個鏡頭就是，他把驢的籠頭從驢頭上去掉，說：「你自由了，你走吧，我也回去了。」意思就是我回去自殺呀，你現在自由了，你走吧。但是那頭驢不肯離開，反而掉轉頭跟著他走。他說：「你真是一頭笨驢呀！你現在自由了，你走啊！」驢還是不走，他走一步，驢就跟上一步，他走一步，驢就跟上一步。他掉過頭來打那頭驢，踢那頭驢，推那頭驢，對著驢喊：「你走啊，你自由了！」驢又不會說話，就被他踢著攆著往回走了幾步。但是他一回頭，發現驢又跟上來了。所以他就罵：「你真是一頭笨驢啊！」這是這部影片中很經典、很真實也很淒涼的一個鏡頭。

其實我們都是那頭驢，被籠頭套了一輩子，突然有一天把籠頭的繩子解除了，我們還不習慣，非得再找一根繩子把自己拴上不可。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總要有一個可依附、可執著的对象才覺得有著落。

話說回來，「由依上師而獲得，悉地善趣及安樂」，「悉地」就是成就的意思。所有的成就都是來自上師，就叫「由依上師而獲得」。其實不僅成就來自上師，「善趣及安樂」也是來自上師。善趣要比悉地低一點：善趣是福報，悉地是功德，功德可得解脫，福報可得安樂，這是兩回事。

什麼叫「善趣」？善趣的「趣」就是六道的「道」。「六道」在佛家還有一個別名叫「六趣」，六道就是六趣。六道又分爲上三道和下三道：上三道叫「善道」，下三道叫「惡道」。這個善和惡是相對而言的，就是上三道比下三道好一些，受的罪輕一些，因此它是善道。善趣就是善道，就是指上三道。上三道是哪三道呢？天人道、阿修羅道、人道。人道屬於上三道之一，就是屬於善趣，不是惡趣。惡趣是指下三道，就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佛陀問：「你這一世是人，下一世還想做人嗎？」你說：「想！」如果下一世你還想做人，那我告訴你，困難得很，相當困難，非常困難！去下三道的概率太高了，繼續留在上三道的概率太低太低了！非得這一生幹一點好事，當一個好人，你纔有可能死後下一生還留在上三道，也就是留在善趣中而不進入惡趣。要想進入善趣，你這一生非得做點好事、積點福報不可。

那麼積福報最好的辦法是什麼？是供養上師。供養上師是積攢福報最好的方式。供養多了，下一世你再留在善趣中的概率和把握就大得多了，能夠留在善趣就是一種福報。安樂也是福報。我們這一生不動盪，這一生很順利，這一生大部分的事情都能夠心想事成，就叫「安樂」。善趣指的是死後下一生的果報，安樂指的是此生的果報。此生從現在開始到臨死之前，能夠心想事成，比較順利，沒有太多的波折，就叫「安樂」。要想獲得安樂，也需要一個很好的福報，沒有很好的福報是不行的。福報從哪裡來？——「由依上師而獲得」。

「是故一切精勤者，切莫違背師言教」，一個真正精進修行的智慧的弟子，他一定會自覺地做到不違背上師的言教。第二十五頌就說到這裡，下面學習第二十六頌。

---

① 《隱入塵煙》是由李睿珺執導，武仁林、海清領銜主演的劇情片。該片故事背景設定在 2011 年的甘肅農村，講述了兩個被家庭遺棄的孤獨個體，日復一日地在田間勞作中相互扶持，共同度過艱難時光，他們從最初的陌生到逐漸熟悉，再到深入瞭解彼此，最終建立起深厚感情的故事。該片於 2022 年 7 月 8 日在中國大陸上映。

上師財物護如命，師愛之人亦如師，
師之眷屬如親友，專心致志恆思維。

「上師財物護如命」，就是對於上師的財物，身爲弟子的我們要主動地給予維護，要像守護自己的性命那樣去守護上師的財物、財產。「師愛之人亦如師」，師父所疼愛的人，比如說師父的子女、師父的愛人、師父的父母等等，總之凡是師父所疼愛、敬愛之人，也是弟子的我們疼愛、敬愛之对象，我們要視其如師一般地對待之。

前段時間我們發了一個標題叫《愛屋及烏》的短視頻，主要內容就是，一個真正熱愛自己上師的人，一定會愛屋及烏，把上師的眷屬，也就是上師的愛人、父母、子女、弟子以及其他親人等，也如同上師一般地去對待，這就叫「師愛之人亦如師」。我們發的那個短視頻，其義理就是從《事師五十頌》裡的這句話來的，它是其來有自的，不是憑空捏造的，它是來自十地大菩薩——馬鳴菩薩的教導，不是某一個人隨意杜譔出來的。

「師之眷屬如親友」，就是對待師父的眷屬，如同自己的親人、友人一樣對待。「專心致志恆思維」，就是時時刻刻都能夠如此思維、如此對待，而不是僅僅如此對待一會兒。這就是第二十六頌，下面學習第二十七頌。

坐於高墊與先行，頭上戴有圍巾等，
雙足放於坐墊上，雙手叉腰皆莫爲。

「坐於高墊與先行」，「坐於高墊」的意思是你坐的位置比師父的還高，師父坐在低處，你坐在高處，讓師父仰視著你，而你俯視著師父，這是不可以的。應該反過來，讓師父坐於高處，你坐於低處，你不可以高高在上地坐著，這叫「坐於高墊」或者叫「高處」。「與先行」的意思是和師父一起走路的時候你搶著走，你搶了師父的道，所謂「你走了師父的路，讓師父無路可走」就是這個意思。身爲弟子的，卻搶了師父的道，這是不可以的。

「頭上戴有圍巾等」，在上師跟前，頭上不能戴圍巾或帽子什麼的，西藏人在這一方面做得都很好。西藏人愛戴禮帽，因爲西藏的紫外線特別強烈，禮帽能夠擋住紫外線，所以他們無論男女都愛戴禮帽。這是他們爲了適應高原這一特殊地理環境而形成的一個習慣。他們前往寺廟，在進入寺廟大門的同時，第一件事情就是趕緊把帽子摘下來。我們漢人就沒有養成這個習慣。我去西藏的寺廟時，經常是戴著帽子就進去了，因此時常被藏族人提醒，說：「你的帽子怎麼沒摘？」經人這麼一提醒，我就趕緊把帽子拿下來。但是西藏人就不需要提醒，因爲他們從小就有這個習慣，而我們沒有這個習慣。在西藏，衹要上師從旁邊經過，尤其是大上師、大活佛、大法王從旁邊經過，所有戴帽子的人，大老遠的就要把帽子摘掉，以示尊敬。

這一點跟儒家是一樣的。我們在影像鏡頭裡經常看到，孫中山先生從旁邊經過時，所有的人都要把帽子摘下來，以示尊敬。這個傳統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佛家也有這樣的例子，當上師從旁邊經過的時候，周圍人就要把頭上戴的帽子、圍巾等東西全部都去掉。

「雙足放於坐墊上」，這在儒家經典《弟子規》裡也有專門提出來講述，叫作「勿箕坐」。「箕」就是簸箕，即用篾子所編的大體上是三角形的一種用具。現在很少有人使用簸箕了，我們小的時候還經常使用。小時候要把稻穀變成米，先得把稻穀舂去殼，或者碾去殼，去殼後的米和糠是混在一起的，就要把它們分離開來，具體做法是舀一些米和糠放到簸箕裡，再上下扇動簸箕，這樣就能把糠扇出去，只留下米。現在科技進步了，機械可以把稻穀加工成很乾淨的大米，不再需要簸箕來操作了。那麼「箕坐」是什麼意思呢？就是

把兩腿叉開，形成一種像簸箕一樣的三角形的坐姿。如果上師從你旁邊經過，你仍然是兩腿叉開這麼坐著，這是極爲不敬的一種表現，是斷斷不可的！這裡的「雙足放於坐墊上」，說得很文明、很隱晦，其實它要表達的真實意思就是「勿箕坐」，就是不要兩條腿叉開了這麼坐，這是極爲不雅、極爲不敬的一種坐姿。

足說完了，再說手，「雙手叉腰皆莫爲」，就是雙手叉著腰，這樣的行爲不要做。它是一種傲慢自大的表現。上師從旁邊經過，你雙手叉著腰，這種傲慢的態度也是不可以的。以上是第二十七頌。

上師如若已起身，切莫躺臥與端坐，
恆時圓滿而精通，此等承侍上師事。

這是第二十八頌，這一頌講得也非常具體。「上師如若已起身，切莫躺臥與端坐」，就是上師已經站起來的時候，旁邊的弟子端坐著都不可以，更不用說躺臥著了。如果你仍然躺著說「走吧，走吧」，這是斷不可以的！應該要立即站起來。

「恆時圓滿而精通」，就是要精通侍奉上師的禮儀、禮節、規矩；不但要精通，還要做到位，做到位謂之「圓滿」。就是在這些細節上，首先要做到精通，然後在精通的基礎上做到位。「恆時圓滿」就是無始無終、時時刻刻、日日夜夜都要做到上面所說的這些要求而不違反。

「此等承侍上師事」，「此等」有一個「等」字，其意思是大家要學會舉一反三，而不是這裡面提到的你就遵守，這裡面沒提到的你就選擇性忽略，假裝不懂，這是不可以的。生活中的事情無窮無盡、層出不窮，因此馬鳴菩薩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列舉出來，天底下沒有這樣的書。如果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列舉出來，那得是多厚的一本書呀！即使像汽車那麼厚、那麼高的書它也列舉不完呀。不要說馬鳴菩薩列舉不完，就是任何一個人來列舉生活中的注意事項都列舉不完的。貴在用心琢磨，舉一反三，貴在心中有師。心中有師了，你的言行自然就到位了；心中沒有師，僅靠外面的一點提醒，只是杯水車薪，只是事後諸葛亮，那沒用的。事前你就要心到，心到了行一定到。心不到，你衹是機械地遵守《事師五十頌》裡面所說的幾十條，有什麼用？那其他沒說到的事情呢？

生活中有無窮無盡的事情，關於如何待人接物的細節那就太多了，你要藉口說《事師五十頌》中沒說到的細節，你就可以忽略，這是不可以的，你要學會舉一反三。怎麼來舉一反三？就是心到。如果你心中確實有師，確實做到了「事師如佛」，那麼你此時就不是在追隨一個師父，而是在追隨一個比釋迦牟尼更重要的佛陀。衹要你真真切切地把師父視作佛陀來對待，那麼很多事情你自然就知道該怎麼做了，你自然就做到位了，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別人教你該這樣做、該那樣做，這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能夠這樣教你做事，你親媽都做不到每一件小事都教你怎麼做。就看你自己有沒有心，就是俗話說的你眼中有沒有人、眼中有沒有活。

如果眼裡有活，你進到房間打眼一看就知道：那把椅子不好，我師父不愛坐那種椅子，所以椅子要調整一下；那床被子太厚了，我師父不愛蓋太厚的被子；這個門太矮了，我師父個子很高，門這麼矮的話，師父會碰著頭的，怎麼把它弄高一點……這一切，你自然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如果你心裡沒有師父，你就發現不了這些問題。你不要找什麼客觀原因：「哎呀，我沒有發現門太矮。」那你爲什麼沒有發現？你長眼睛是幹什麼的？你這都是狡辯，實際上還是你心中無師。如果你真的把你的師看成佛，佛要入住這個房間，那麼你肯定就會想到這些事。爲什麼師來你就想不到呢？就證明你沒有把師視爲佛，你纔會出現這些失誤和過錯。事後又去狡辯：「哎呀，我沒想到這個問題，我沒留意到那個問題。」你爲什麼沒有留意到這些問題呢？證明你還是沒有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如果你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你一定會發現這些問題而給予及時糾正。第二十八頌就說到這裡，下面學習第二十九頌。

隨意口吐唾液等，坐墊之上伸雙腳，
輕拍緩捶與辯論，上師之前皆莫爲。

「隨意口吐唾液等」，就是隨意吐痰，不可以在上師面前這麼做。

「坐墊之上伸雙腳」，前邊已經講過，這裡又重複了一遍，就是不能箕坐。

「輕拍緩捶與辯論」，「輕拍緩捶」是什麼意思呢？「輕拍」是一種不良習氣，比如說愛拍自己的大腿等等。有的人在聽音樂的時候，就愛用手在腿上打拍子，就這麼拍著。特別是那些老人們在聽戲曲的時候，經常有這個習慣，一邊聽著一邊拍著。平時你這麼做沒啥，但在上師面前，這些惡習就不可以有。你不可以在聽上師開示的時候，一邊聽著一邊這麼拍著。你以爲你在聽小戲、聽相聲呢？上師在講佛法、講聖學，你以如此輕慢的態度來對待，怎麼可以？！這叫「輕拍」。「緩捶」是指相互打鬧，相互捶打。就是你搗我一下，我搗你一下，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這叫「緩捶」。一般小孩子都愛幹這些事。但在上師面前，上師正在講法的時候，如果你戳一下前面的人，前面的人轉身再戳一下你，這是不可以的！

我們小的時候上學就是這個樣子，趁著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們就搗一下旁邊的同學，旁邊的同學又搗一下我們，相互嬉戲打鬧。在小學學堂中可以這樣做，但是在上師講法的嚴肅場合中，是不可以這樣做的，絕對不可以在上師身邊嬉戲、打鬧和辯論。這裡的「辯論」不是指辯論佛法，而是指杠精式的抬杠。就是兩個人當著師父的面在那裡抬杠，這都是不可以的。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杠精，別人隨便說個啥，你馬上跟人杠上，尤其是當著師父的面杠上，這是絕對不允許的，這就叫「上師之前皆莫爲」。第二十九頌就講到這裡，下面是第三十頌。

搓手唱歌與跳舞，彈奏樂器亦莫爲。
談論諸多閑雜語，師聞附近切莫爲。

「搓手唱歌與跳舞，彈奏樂器亦莫爲」，「搓手」就是搓手，這個好理解，但唱歌、跳舞、彈奏樂器「亦莫爲」，就有點不太好理解了。爲什麼在上師面前不可以唱歌、跳舞或彈奏樂器？不是有一種供養叫「舞供養和樂供養」嗎？「舞供養」的「舞」指的是專業舞蹈，而不是胡亂跳一通好不好？「樂供養」的「樂」指的是專業演奏團的音樂，而不是那個難聽得要死的業餘演奏。因此這裡的「唱歌」指的是無韻律、無調子的那種非專業的唱歌，就是我們經常聽到馬路邊的那些唱得比驢叫都難聽的卡拉 OK，明明不會唱，就在那裡吼叫，五音不全，調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這樣的情況下，你就不要在上師面前表演你那個五音不全、鬼哭狼嚎的所謂「唱歌」了。你如果想唱，趁著上師不在跟前，吼兩嗓子是可以的。要是上師在跟前，你就趕緊別唱了。這裡的「唱歌」就是這個意思。這裡的「跳舞」指搔首弄姿、扭捏作態，是這樣來理解的，不是指真正意義上的舞供養。「舞供養」是專業水平的跳舞，是在上師許可的情況下，用舞供養上師、供養諸佛，那是完全被允許的。但這裡的「跳舞」不是那個意義上的跳舞，而是指扭捏作態。彈奏樂器也是這樣，它不是指專業水平的演奏，而是指那種比挫鋸條還難聽的胡亂演奏，這是不允許的。

「談論諸多閑雜語，師聞附近切莫爲」，就是在師父可聽見的範圍內，絕不允許「談論諸多閑雜語」。這一點，大家務必要做到！「談論諸多閑雜語」就是閑談雜議，身爲一名佛弟子，身爲一個精進修行的弟子，他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和意樂去談論閑雜言語的。

修行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止語，止什麼？把一切無意義的閑談雜議、虛偽客套全部去掉，不要不好意思。有時候我們是出於面子，因爲別人追著我們說話，我們爲了不駁他的面子，爲了應付他，就跟他聊上了。一個修行人要敢於拉下面子，敢於得罪對方，明確地告訴對方：「對不起，我不喜歡你的談話，你有重要的事

嗎？如果沒有，閑聊到此爲止。我要讀經去了，我要打坐去了，我要做正事去了。」要敢於得罪對方，不要礙於對方的面子而不好意思拒絕他，於是就皺著眉頭去陪他聊，一聊聊半天。

如果你陪著他聊天就是爲了不駁他的面子，就是皺著眉頭陪他聊天，你就犯戒了，你犯了很嚴重的戒律，或者說你違反了上師的教導。因爲所有的上師、所有的佛菩薩都一再一再地教導我們，不可以把時間、精力浪費在不值得的事情上。像閑談雜議這樣的事是典型的不值得的事，非常不值得！如果我們在閑談雜議上放鬆自己，就是違反上師的教導；違反上師的教導，就是違犯三昧耶戒。違犯三昧耶戒之罪過，完全等同於五無間罪！也就是，閑談雜議完全等同於殺了你的父親、母親或者阿羅漢這樣的罪過，你看著辦吧！

如果你切實理解了「我陪著他閑談雜議，其罪過等同於殺死我父親、殺死我母親」，你還敢這樣做嗎？你還願意陪他閑聊嗎？你當然就不願意了。你一定會正告對方：「對不起，從現在開始我是修行人，我乃佛子，我的言談舉止要如理如法，我不能和你閑談。而且我還要規勸你，從此以後不要閑談。人生苦短，要把時間放在重要的事情上。如此寶貴的人身不該浪費，我下一輩子還未必能夠再次獲得人身，極大概率是變成畜生身、地獄身，衹有極小的概率才能變成人身。我這一生如此幸運地獲得了人身，你也是如此幸運地獲得了人身，希望你不要把如此珍貴難得的人身、不要把一生的時間浪費在閑談雜議之中，這太沒有意義了。做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去吧，這是我對你的忠告。你有權不聽，但我有權給你忠告。我不會陪你閑談雜議了。」

一個真正的修行人要敢於堅持真理、堅持正確的事情，不要向閑談雜議等惡習低頭和妥協！也就是說，一個修行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學會止語——不僅要止自己的語，也要止周圍人的語，警告周圍人不要和自己閑談。從現在開始到臨死的那一刻，我要把每一分鐘都用在修行佛法上，這就叫「無所不用其極」，就是把所有的時間、精力乃至睡眠都用於修行佛法上。因爲人生太過苦短，我已空過半生，不想下半生再空過，那樣太愚昧了，太不應該了！原來我愚昧，尚情有可原；現在再愚昧，就該千刀萬剮，天地都不饒恕我！所以從現在開始，我要絕情一點地生活。絕情就表現在正式警告周圍人：「要是再敢跟我閑談，小心我跟你翻臉，我翻臉就不認人了。因爲我沒有時間陪你閑談雜議，把所有的閑談雜議從自己的生活中全部過濾掉，讓自己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過得價值最大化、意義最大化，這纔是一個修行人該有的樣子。」

別人說：「你變了，你怎麼變得我都不認識了？」「這就對了。我要的就是你的不認識，因爲我要跟前半生的我告別，我要跟那個醜陋的不知珍惜時間和光陰的我告別，你要重新認識我。如果你不願意拿出時間來重新認識我，悉聽尊便，你從哪兒來就到哪兒去。我不會再爲了你而刻意保存過去的我，所以你看我不再是你心目中過去的我了。這就對了！我要達到的就是這個目的，我不再是你心目中過去的我。如果我仍然是你心中過去的我，那是我的悲哀！我經過一番努力，目的就是要變成不是你心中原來的那個我，這樣才達到了我的目的。你可以重新認識我呀，如果你不願意，那就悉聽尊便；如果你願意，我非常歡迎你認識脫胎換骨後的我，我非常歡迎你重新認識我。」這就是「談論諸多閑雜語，師聞附近切莫爲」，就是在師父能夠聽聞到的範圍內切莫閑談雜議。下面學習第三十一頌。

應當恭敬墊上起，以恭敬心而端坐。
夜晚過河恐怖途，得許可後當前行。

「應當恭敬墊上起」，就是師父從旁邊經過的時候，你要從坐墊上恭敬地站起來。「以恭敬心而端坐」，在師父面前坐下的時候也是以恭敬心來端坐，而不是很隨意地往那兒一坐就行了。

「夜晚過河恐怖途，得許可後當前行」，就是你走夜路的時候，要經過上師的許可才可以走。沒有經過上師的許可，你不可以走夜路。它的意思是，你不可以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中。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

就是對上師不敬，爲什麼？因爲上師如此疼愛你，萬一你有個三長兩短的，會令上師傷心。你的不當行爲令上師傷心了，就是對上師的不敬。不把自己置於危險之地，不給上師以傷心的機會，這本身就是對上師的一種尊敬。這就是第三十一頌，下面學習第三十二頌。

上師能見之眼前，具智慧者身扭轉，
倚靠柱子不應爲，亦莫抻[①]拉手指節。

「上師能見之眼前，具智慧者身扭轉」，這兩句好理解，就是在上師看得見的範圍內，不要用屁股對著上師，或者是給上師一個後背。「具智慧者」，指的就是有智慧的弟子。「身扭轉」，就是轉過身用屁股對著上師，給上師一個後背。這都是不可以的，這是對上師的不敬。「倚靠柱子不應爲」，就是在上師能看見的範圍內，鬆鬆垮垮地倚靠在柱子上，這也是不允許的。

這一頌實際上說的是我們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可以站無站相、坐無坐相。像電影裡面演的那些土匪兵，就是坐沒坐相、站沒站相。身爲一個成就上師的弟子，在這些細節上都要注意。

我們幾十年來跟各個流派的上師以及上師身邊的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總結出了一個經驗，開始沒見到上師的時候，都是上師身邊的侍者、身邊的人接待的我們。在接待的時候，我們通過上師身邊人的言談舉止，大體上就能判斷出這個上師是好的上師，還是不好的上師。如果是一個好上師，他身邊的弟子都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待人接物有理有據、進退自如，說話應對得體、有條不紊。那麼通過他們的言行，我們就知道那個調教他們的上師是一個大上師，是一個了不起的上師。如果上師身邊的人站無站相、坐無坐相，動不動就在那兒嗑著瓜子閑聊、嬉笑打鬧，說話也顛三倒四、無規無矩，證明這個上師也不咋地。這個上師就不值得見了，因爲見了也沒有意義。通過上師身邊人的言行來判斷一個上師的水平，可謂屢試不爽！

上師身邊的弟子就像一面鏡子，我們通過他們就能看出這個上師是一個好上師、了不起的上師，還是一個平庸的上師，兩者很不一樣！從大上師身邊出來的人，一直到死，他的身上都透著大上師獨有的那種風采。如果他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在大上師身邊歷練過，被大上師調教過，哪怕只被調教過三年或很短的時間，他就離開上師了，這一生再也沒有見過他的上師，他現在都七八十了，你有機會見到他，你都能夠從他身上看到五十年前、八十年前他那個已經去世很久了的上師的影子。就是他的言談舉止裡都能體現出大上師的風采、聖賢的風采，他的一個眼神、一個不經意的回頭、一個轉身，都能夠體現出來。

所以，一個弟子如果被大上師調教過，那個風範、那個規矩都能夠伴隨他一生。如果這個弟子還是一個好學上進的弟子，那就更好。上師是了不起的上師，弟子是精進智慧的弟子，這樣的弟子在上師身邊衹需要三五年，出來以後，他的言談舉止之間隱隱然有帝王之相。哪怕他都窮得沒有衣服可穿，穿著一件破爛的衣服，拿著一個破爛的碗，但是，這件衣服、這個破碗裡都透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帝王氣象、聖人氣象，十分神奇，十分真切，一點都沒有誇大。

我幾十年來見到的這種現象太多太多了，就是在大上師、大法王、大活佛身邊待過的弟子和普通弟子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完全不同！那個眼神、那個語氣，包括那個思維方式、看問題的高度與角度等等，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受過規矩和沒受過規矩的弟子之間就是有天壤之別。甭看他們的外表都穿著袈裟、都剃個光頭充當和尚，那和尚與和尚之間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包括西藏本地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渴望能夠到大上師身邊接受歷練。尤其是自己家的孩子在十來歲的時候，就打聽周圍有沒有偉大的上師。如果有，想盡一切辦法都要把孩子送到大上師身邊待上個三五年，哪怕當個侍者，僅僅端個茶倒個水，衹要給機會讓孩子走近大上師，接受大上師那個風采的涵攝就行了，就

① 抻，音 chēn，指拉長東西。

是生活在大上師的範圍內，在他的視覺範圍、聽覺範圍內就可以了。幾年下來，這個孩子的舉手投足間，隱隱然就有聖賢氣象。那個眼神都不一樣，包括他的思維都是聖賢式的思維、佛陀式的思維，那個高度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就因爲他是站在大上師這個巨人的肩膀上起步，而普通人是站在大地上起步，起點不一樣，結果很多方面都不一樣。

這就是「上師能見之眼前，具智慧者身扭轉，倚靠柱子不應爲」，就是背對著上師，或側著身對著上師，或鬆鬆垮垮地倚靠柱子，這都是不禮貌、不尊敬的表現。「亦莫抻拉手指節」，「抻拉手指節」就是拉手指節，一拉指節就「嘎嘣」響一聲，有時候是按指節，一按指節也「嘎嘣」響一聲。在上師面前你就不要這樣做，拉手指、按手指這種惡習都不可以有。再往下是第三十三頌。

洗足以及沐浴身，擦拭以及搓揉等，
首先頂禮再爲之，最後亦可隨意行。

「洗足以及沐浴身，擦拭以及搓揉等」，意思就是給上師洗腳，給上師沐浴，給上師擦拭身體，給上師按摩等等。「首先頂禮再爲之」，如果上師身體不好，比如有肩周炎，或膝蓋有病，你想給上師按摩按摩，給上師揉揉肩按按腿，都要先經過上師的許可，最好的辦法是先頂禮再按摩。「最後亦可隨意行」，頂禮完以後，得到上師的許可以後，你才可以給上師洗腳、擦拭、按摩等等。你不可以一上來就給上師按摩，這是一種不尊敬、沒規矩的表現。這些方面都講得非常具體。第三十三頌就講到這裡。

倘若稱呼上師名，師名之後加尊者，
爲令他人恭敬之，言說尊稱之敬語。

這是第三十四頌，講的是弟子不可以直呼師名，一定要在師父的名字前面或後面加上敬語，這樣才可以。如果不加敬語而直呼其名，這是大不敬的行爲。不僅佛家是這樣認爲的，儒家、道家也是這樣認爲的，全人類的聖學都是這樣認爲的：不可以直呼師名，一定要使用敬語。衹有你使用敬語了，才能帶動其他人和你一起尊敬自己的上師。如果你自己都不尊敬自己的上師，怎麼可能指望別人來尊敬呢？反過來說，如果你想讓別人來尊敬自己的上師，首先你自己要尊敬自己的上師。尊敬上師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使用敬語，不可直呼其名。直呼其名是很嚴重之過錯，是大不敬之過錯。

請求上師予吩咐，口中當說謹遵命，
雙手合十不散亂，洗耳恭聽師吩咐。

這是第三十五頌。「請求上師予吩咐，口中當說謹遵命」，就是當我們請求上師一些事情，或聽取上師吩咐的時候，要積極給予回應，就是回復「謹遵命」。別搞得師父說了半天，你卻像木頭疙瘩一樣地坐在那裡一動都不動。你要適時地給個回應，給個回聲，要說「遵命」。在藏語中，「遵命」兩個字叫「拉索」。就是上師說了一個什麼，你就回應「拉索」，意思就是「好的」「好啊」「收到」，這就叫「謹遵命」。

「雙手合十不散亂，洗耳恭聽師吩咐」，「雙手合十」和「心不散亂」是兩層意思，「雙手合十」指的是身體上雙手合十，「心不散亂」就是精神上要集中注意力。集中注意力幹什麼呢？洗耳恭聽師父的吩咐，而不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如果師父給你吩咐什麼事情，你表現出一副心不在焉、愛聽不聽的樣子，就是大不敬。

發笑以及咳嗽等，應當用手摀住口，

事情成辦圓滿後，當以柔語作陳述。

這是第三十六頌，此頌講的這些具體的行爲規範不僅佛家有，儒家和道家都有。「發笑以及咳嗽等，應當用手摀住口」，就是咳嗽的時候要用手捂一下嘴，發笑的時候也要用手捂一下，不要放肆地大笑。在上師面前，毫無遮掩地咳嗽、放肆地大笑都是一種不敬的表現。

「事情成辦圓滿後，當以柔語作陳述」，當師父吩咐我們做某事，我們圓滿辦完了以後，要及時向師父匯報，匯報的時候「當以柔語作陳述」，這一點很重要！不要有這種態度：「看，我把事情都辦完了，我的功德有多大，我的功勞有多大，我多麼了不起！」你要是用這種傲慢自大的語氣來跟師父匯報，是不可以的。應當以「柔語」也就是輕柔之語，向上師匯報這個事情的經過和結果，不要以表功的心態向上師匯報。如果以匯報爲名而行表功之實，這樣的態度就是大不敬。

上師之前調柔住，衣等儀表當整潔，
雙膝跪地手合掌，欲聞法等祈三遍。

這是第三十七頌。「上師之前調柔住」，就是在上師面前，身心要柔和、輕柔，動作也要輕柔，語氣也要輕柔，脾氣性格也要輕柔。別搞得像張飛[①]一樣火爆爆的，走路也是火爆爆的，說話也是火爆爆的，這都是不可以的。要像水一樣地輕柔，像春風一般地輕柔，像花朵一樣地輕柔，以這樣的身和心來到上師身邊才行。整個言談舉止都要柔和下來、溫柔下來，別動不動就像張飛似的瞪著眼睛，說話也像張飛似的大吼一聲當陽橋斷[②]。你幹啥呀？你大吼一聲是要把上師吼死嗎，有必要那樣嗎？沒有必要。說話也好，走路也好，做事也好，都要以最輕柔的語言、最輕柔的姿勢去表達，別莽莽撞撞地行事。

「衣等儀表當整潔」，這就更不用說了，衣服要整潔，尤其是女弟子，不可以穿超短裙來到上師身邊，如果這麼做，是很不妥的行爲。你既然知道過一會兒要去見上師，那就趕緊換成寬大輕柔的衣服，那種超短裙之類的暴露很多的衣服就不合適了。儀容儀表要整潔，別搞得蓬頭垢面的。若是衣衫不整、蓬頭垢面的，都是對上師不尊敬的表現。

「雙膝跪地手合掌」，如果你想祈請上師講授法要，要怎麼做呢？這裡翻譯的是「雙膝跪地」。不知道是不是翻譯有問題（湯薇銘居士將此句譯作「以膝著地而合掌」），因爲印度人不是雙膝跪地，印度人是以單膝跪地爲最高禮節，衹有我們漢人纔是以雙膝跪地爲最高禮節。也就是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習俗，對「最高」兩個字的理解也會不一樣。我們中國人認爲最高的禮節就是雙膝跪地，但印度正好相反，是以單膝跪地爲最高禮節。所以，這裡的「雙膝跪地」不知道是不是翻譯有問題。總之，你要用最高的禮節來請求上師。「手合掌」代表恭敬。

「欲聞法等祈三遍」，就是很尊敬地請示師父，而且要請示三遍，以示隆重。在過去都是這樣做的，現在就簡化了，不需要請示三遍了。但是形式可以簡化，意思不能簡化。「意思不能簡化」是指什麼？就是指慎重、莊重的態度不可以減弱。總之，外表的形式可以簡化，由三遍減爲一遍就可以了，但是態度不能減。我要拿出最大的真誠，來請求師父給我解答一些問題。

向上師請問法要是弟子之本分。請示又分爲兩種：一種是己所不明而請求開示，就是自己確實不懂，請師父給予開示；一種是爲後世眾生而請示，就是自己其實已經明白了，但我假裝不明白，而拿這個問題去請教上師。爲什麼自己已經明白了，我還要假裝不明白而請問上師呢？目的是爲他人而問，爲後世而問。我擔

① 張飛（?—221），字益德（也有稱「翼德」），幽州涿郡人，是和關羽并稱「關張」的三國名將。他給人的最主要印象就是「猛」。參見李安石著：《三國群英》，商務印書館 2013 年版，第 28—29 頁。

② 《三國誌・張飛傳》載：「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演義對此進行了藝術加工，由一喝變成了三喝。特別在相聲《八扇屏》中，張飛的三喝更加誇張：大喊一聲，曹兵嚇退；大喊二聲，順水橫流；大喊三聲，把當陽橋喝斷。參見趙春陽著：《三國武將排名・增訂本》，中國財富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5—86 頁。

心如果自己不問，師父就想不起來說這個問題。我不問，師父也不說，過兩天師父要是圓寂了，就沒有機會對這麼重要的問題進行開示，如此就留下了一塊知識的空白。這不是我個人的損失，而是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的損失，乃至是整個人類的損失。我認爲不可以留下這樣的遺憾，當我發現這個問題後，就找個機會很鄭重地跪下，雙手合十，祈請師父解答這個問題。我一問，師父一答，就彌補了一個時代的遺憾，這個遺憾就不存在了。歷史上，這樣的情況是很多的。可見，一個大菩薩、一個大成就者，他的深奧與廣博是超出大家想像的。

總體而言，歷代（包括現在）以來，所有的弟子（包括我的弟子）都存在一個以己之心度師之腹的問題，就是從門縫中看師父，把師父往扁裡看。不管你是有意還是無意，結果就是這樣。由於自己的低劣，總是有意無意地認爲：師父也高不到哪裡去吧？其實是自己太低劣，就武斷地認爲：師父可能比我高，但是也高不到哪裡去。那是你對師父沒有瞭解，你對聖賢沒有瞭解，你對大成就者沒有瞭解，你不知道大成就者有多深有多廣，其深廣超出你的想像！他們的智慧、他們的品德、他們的證量，是你做夢都夢不到的，你就是把自己的想像力發揮到極致再乘以十，都想像不到他們有多高深、有多寬廣！

但是所有的上師（指真正的上師），所有的大成就者，由於根除了虛榮，身心中沒有任何虛榮，因此他們不愛顯擺。因爲不愛顯擺，加之弟子沒有慧眼，就產生了那個不該產生的結果：用凡俗之心看待師父，認爲「師父也就那樣吧，我看也沒啥嘛」。爲什麼師父那麼高，在你眼中卻變得那麼低呢？那是因爲你眼太笨、你境界太低，你的業障、你的無明就像一面厚實的牆，你透過業障的牆縫去看師父，透過小門縫去看師父，結果就是「門縫裡看人——把人看扁了」，你總是把上師往低處看、往扁裡看。

任何一個大成就者都是一個智慧的寶庫，在佛家叫作「法庫」。所有的經律論都儲存在他的智慧中，都儲存在他的心裡，他就是一個精通八萬四千法門的法庫、寶庫。身爲弟子的要善於挖掘這個寶庫，一是爲了自己，二是爲了他人。如果你是一個慈悲的弟子、敬業的弟子、合格的弟子，你既要爲自己挖掘，也要爲後世挖掘。要走近師父，多多接受師父的教導，再把師父的教導趕緊整理出來，先利己，再利他。反之，如果他是一個不合格的弟子，整天只會傻不拉嘰地跟著師父，師父給了一個重要的開示，他一轉眼就忘掉了，或者說，他不會緊接著去作進一步的請示。身爲弟子的要善於追問、善於請示，師父剛開個頭，你就趕緊跟上：請問師父，這句話更深一層是什麼意思呢？更進一步是什麼意思呢？你要善於請問，善於請法，這才是一個合格弟子該有的素養。

釋迦牟尼就說過：「諸法因緣生」[①]。「諸法」就是所有的法，「諸法因緣生」的意思是，但凡是一個法，都是從因緣中生出的。什麼意思呢？就是遇到一件事兒，或遇到一個問題，你一問，佛一說，這個法就誕生了，這部經就誕生了。所有的佛經都是在一問一答中產生的。阿難出去遇到一件事了，回來就問佛陀：「我今天去乞討的時候遇到了一件事。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請教佛陀……」佛陀就著這件事「嘩嘩嘩」地給了一個開示。第二天，阿難又遇到一個人問他一個問題，他回答不上來，回來後他就對佛陀說：「世尊呀，今天有一個人問了我一個很深奧的問題，我沒有辦法解答。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呢？請您給我解答一番。」佛陀就其所請，又回答了，這一問一答，記錄下來就是一部經典。這就叫「諸法因緣生」，或者叫「萬法因緣生」。就是因爲有這個緣起，它就誕生了。如果當時沒有阿難這一問，這方面的智慧、這方面的開示就永遠不會誕生，這部經就永遠不會誕生。

---

① 《智度論・十一》曰：「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是法因緣盡，大師如是言。」其他諸經論所說之偈頌，總爲生滅，即苦滅之二諦也。《佛本行集經・四十八》馬勝比丘對舍利弗說頌曰：「諸法從因生，諸法從因滅。如是滅與生，沙門說如是。」《浴佛功德經》曰：「供養舍利有二種：一者身骨舍利，二者法頌舍利。即說頌曰：『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又]此偈明說法身之不生不滅，故名法身偈。《造像功德經》曰：「爾時世尊說是偈言：『諸法因緣生，我說此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善男子！如是偈義，名佛法身。汝當書寫置彼塔內，何以故？一切因緣及所生法，性真寂故，是故我說名爲法身。』」《大日經疏・六》曰：「法從緣生，即無自性。若無自性，即是本來不生。因緣和合時，亦無所起。因緣離散時，亦無有滅。是故如淨虛空，常不變易。」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三），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5 頁。

像阿難這樣的弟子就是好弟子，因爲他善於提問；再加上佛陀善於回答，這樣一問一答，浩如煙海的佛經就誕生了，我們現在就享受著這些智慧的滋養。如果沒有當初阿難等弟子的善於提問，我們今天哪有機會享受包括《心經》《金剛經》在內的這些智慧的滋養呢？沒有機會的。所以，佛陀是一個法庫。

同樣，包括蓮花生大師、龍欽巴大師在內，所有的大成就者都是法庫。大成就者身邊的弟子都要善於提問，不要裝聾作啞、如聾如啞，不要「師父講什麼我就聽什麼」。也不會問，也不會引出話題，要麼就是問一些十分愚笨、十分下劣的問題。再三地問這些下劣問題，你就把師父問煩躁了，該問的你不問，不該問的你糾纏不休地問，這就叫「不善問」。在我們的弟子中，這種「不善問」的現象大量地存在著。第三十七頌就說到這裡，下面是第三十八頌。

承侍一切行爲中，當無貢高我慢心，
知慚畏懼護根門，當以新媳姿態住。

「承侍一切行爲中，當無貢高我慢心」，這個「貢高我慢」指的是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師父面前貢高我慢，做了一點事情就覺得自己了不起，時時刻刻以大功臣自居；另一種情況是在師父身邊人面前貢高我慢，就是在別人面前顯擺自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看，我待在師父身邊，多了不起！」這是不可以的。既不可以在師父面前趾高氣揚，也不可以在師父身邊人面前趾高氣揚，如果這麼做，就是淺薄無知、沒有教養的表現。做了一點事情就做了一點事情，又有什麼了不起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如果做了一點事情，就貢高我慢，還是因爲沒有把整個身心供養給上師。如果你的身心都供養給上師了，你的貢高我慢是從哪裡來的呢？你的貢高我慢是依於什麼而存在的呢？如果說依於身體而存在，那你的身體已經供養給上師了，你沒有身體了呀；如果說依你的心靈而存在，那你的心靈也供養給上師了呀，你的貢高我慢是從哪裡冒出來又在哪裡存在的呢？找了半天，你連貢高我慢的滋生處和落腳點都找不到，何來貢高我慢呢？你整個人都是一個幻覺，你哪兒來的貢高我慢？何來貢高？何來我慢？如是一想，自然就沒有貢高我慢了。

「知慚畏懼護根門」，「知慚」就是知慚愧，要時時刻刻知道自己的不足，且知錯即改，有畏懼之心。實際上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在上師身邊的人，尤其是在大上師身邊的人，一定要二十四小時都保持覺知，時時刻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不可以有任何一個時間段落入無明昏沉之中。「護根門[①]」，就是要保護好、調柔好自己的六根、六門。六根就是六門，這個之前就講過，這裡不再重複講了。

「當以新媳姿態住」，這個比喻很生動，我們要像一個新媳婦、小媳婦那樣待在上師的身邊。爲什麼呢？新媳婦和舊媳婦有什麼差別呢？唯一的差別不是年齡也不是時間，而是警覺心、覺知心。新媳婦剛嫁入新家的時候，時時刻刻都能保持覺知、覺醒。而生活久了的媳婦，也就是那種老妻，她就漸漸喪失了警覺心，喪失了覺知心。這個比喻非常生動、非常形象，意思是讓我們像一個新過門的小媳婦那樣，對所有的事情保持新鮮感，保持覺知心。而不是像老夫老妻那樣，在同一個屋簷下都生活幾十年了，對家裡所有的事物都瞭如指掌，因爲瞭如指掌，所以不再有新鮮感，不再有覺知心；如果這樣，那是不可以的。這就是第三十八頌，下面是第三十九頌。

嬌媚姿態等諸行，上師之前當斷除，
其餘類似之事宜，自己觀察當捨棄。

① 根門：（藏語）眼等六根爲漏出種種煩惱，入種種妄塵之門戶，故曰根門。《雜阿含經・十一》曰：「善關閉根門，正念攝心位。」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三），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35 頁。

「嬌媚姿態等諸行，上師之前當斷除」，「嬌媚姿態」就是搔首弄姿。在上師面前搔首弄姿，這是斷斷不可以的，當然要斷除。

「其餘類似之事宜」，就是指「嬌媚姿態」一類的事宜。像那種嗲（diǎ）聲嗲氣、嗲模嗲樣的姿態，也屬於嬌媚姿態，這也不可以有。你就正常地說話，別那麼嗲聲嗲氣地說（比如台灣人的嗲音），那樣聽起來讓人很不舒服。你正常說話不行嗎？你爲什麼要嗲嗲地說話呢？那個聲音就是一種怪怪的發音，就不是正常發音。總之，一切假模假樣、裝模作樣的姿態都不可以有。

「自己觀察當捨棄」，「觀察」在這裡作「反省」講，自己要反省、反思，發現有類似的情況就要斷除。再往下學習第四十頌。

開光灌頂與火施，攝受弟子傳佛法，
上師若在彼境內，未經開許前莫爲。

「開光灌頂與火施」，「開光」又名入住或融入，「灌頂」就是「傳法」的別名，我們習慣上叫「灌頂傳法」，「火施」就是火供。這些術語之前都解釋過了，這裡就不再解釋了。

「攝受弟子傳佛法」，這是上師最主要的佛行事業。一個合格的上師、一個優秀的上師，他會把「開光灌頂與火施，攝受弟子傳佛法」作爲他一生最主要的事情來做。

「上師若在彼境內，未經開許前莫爲」，意思就是上師正在開光的時候，或正在灌頂傳法的時候，或正在火供的時候，你不要過去打擾他，不要擅自闖進去。上師正在傳法的時候，如果你在旁邊穿梭往來、起立坐下等等，就會破壞其環境、破壞其狀態，這是斷斷不可以的！更不可以喊著強行讓上師終止其過程。

我以前跟大家說過一個小故事。我剛回國的時候，曾經在北京講過皇冠瑜伽，那時候還是我親自講，現在都不親自講了，現在都是視頻講（播放以前的授課視頻）。當時我們在北京辦了一個皇冠瑜伽的學習班，在辦學習班之前，北京的朋友就提議，讓我去見一下當時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我說可以呀，有機會見見他也沒什麼。那時我剛回國，各個方面都想接觸接觸。他就去聯繫了，我這邊就開課。那天我在講檯上講課，正講到一半的時候，他就衝到我講課的課堂上，擅自宣佈說：「停一下，停一下！我剛纔得到消息，我已經聯繫上了會長，他此時正有時間。錯過了這一時間段，他就沒時間了。我們趕緊把課停下，坐車去郊區拜見他。」我說：「就是這件事嗎？」他說：「是的，很著急，他現在就在等著我們呢。」我說：「他再著急，你也讓他等著，我必須把這節課講完才能去。這是對我講課的尊重。你也不應該擅自闖進來打亂我講學。我正在投入地講著課呢，你這麼一進來，對我和我的教學非常不尊重。你先到門外等著，無論如何，天塌下來也等我講完課再走。」

這樣的人就沒有規矩。他沒有學過《事師五十頌》，他不懂即使有天大的事情，也應該等我講完課才可以告訴我。他更不可以擅自闖入我的課堂，擅自打斷、終止我的講課，這些都是大不敬的行爲。講學的時候，沒有極爲特殊的原因是不可以中斷的，必須把內容講完才可以：如果講的是佛法，這是對佛法的尊敬；如果講的是皇冠瑜伽，這是對皇冠瑜伽以及皇冠瑜伽傳承人的尊敬。這是不可以胡來的！那是非常神聖而莊嚴的會場，不可以隨便找一個什麼理由就把講學中斷了，無論什麼理由都不可以中斷！這就叫規矩！

這一頌裡面就是講這個規矩的：「開光灌頂與火施，攝受弟子傳佛法，上師若在彼境內，未經開許前莫爲。」就是上師正在進行這些事情的過程中，在沒有獲得同意的情況下，你不要胡作非爲，擅自打斷、擅自干擾上師。再往下學習第四十一頌。

作開光等所得物，悉皆供養上師尊，

上師接受供品後，其餘隨意自享用。

「作開光等所得物，悉皆供養上師尊」，就是上師在開光講法的時候，會得到很多供品，其中有很多供品還很珍貴，所有這些供品都是供養給上師的，都歸上師所有，這是毫無疑問的。

「上師接受供品後，其餘隨意自享用」，就是供養給上師的供品，上師納受以後再分給大家，大家就可以隨意享用，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在上師納受之前，大家提前就把糖果、梨子或牛奶等供品給分食了，這是不可以的。這是第四十一頌，再往下學習第四十二頌。

不攝上師之弟子，於上師前當禁止，
自之弟子承侍己，起立頂禮等行爲。

「不攝上師之弟子」，如果你也開始收弟子了，而你上師的弟子（你的師兄弟）想來拜你爲師，當你知道這個人是你上師弟子的時候，無論他怎麼請求，你都不可以收他爲弟子。他既然已經是你上師之弟子，他和你就是師兄弟關係，你當然不可以收他爲你的弟子。你要是收了，就是對你上師的大不敬。除非你上師說「我這個弟子你也協助教導教導」，在獲得上師的開許下，你才可以收他爲弟子，這是遵循上師之命而給師兄弟講講法、講講學，這是可以的。但是，在上師開許之前，上師的弟子想要來拜你爲師的，你斷不可收！這就叫「於上師前當禁止」。

此外，你也不可以當著上師的面教化自己的弟子。上師在場的時候，你當著上師的面教化弟子，也是對你上師的大不敬。應該怎麼做呢？上師在你面前的時候，你應該恭敬地請上師教化自己的弟子，而輪不到你來教化自己的弟子。上師不在你面前的時候，你才可以教化自己的弟子。這樣做纔是如理如法的。

「自之弟子承侍己，起立頂禮等行爲」，「承侍」就是侍奉的意思，就是上師在場的時候，你不可以接受自己的弟子對你行起立、跪拜等承侍供養。應該怎麼做呢？當你和上師在一起的時候，假如自己的弟子對你供養衣物、從座上起立對你作禮等等，你應當制止他們：不要這樣做！第四十二頌就說到這裡，下面學習第四十三頌。

供養上師任何物，以及上師賜何物，
具有智慧之弟子，應當頂禮雙手接。

這幾句是大白話。就是作爲一名具有智慧的弟子，在供養上師時，或上師有所賜予時，自己都應先恭敬頂禮，再雙手呈獻或承接。往下學習第四十四頌。

不忘正知與正念，自之行爲謹慎者，
道友行爲越軌時，當以喜心互制止。

「不忘正知與正念，自之行爲謹慎者」，自己要不忘失正知正念，就是正確的知識、正確的起心動念，自己要很自律、很自覺。

「道友行爲越軌時，當以喜心互制止」，你衹能保證你自己自律、自覺，如果你身邊的道友有越軌行爲，就是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行爲時，你要怎麼辦呢？你要懷著歡喜利他之心，制止他、糾正他。如果你旁邊的人在師父面前放肆，你不可以推脫責任說：「這與我有什麼關係？他不如理不如法，是他在冒犯上師，與我又沒有關係。我又沒有冒犯上師，我做得都很好。」如果你這樣做，也是對上師的不敬，其實你也冒犯了上師，你冒犯了什麼呢？你任由周圍的人在上師面前放肆而不予規勸、制止，你睜隻眼閉隻眼，放任其胡作非爲，這就是你的過錯。既是旁邊人的過錯，同時也是你的過錯。不要以爲自己沒有冒犯上師，你就沒錯了。雖然

你沒有冒犯，但是你沒有制止他人冒犯，你就有錯。你給予制止了，盡心盡力了，你就沒有錯。你不盡心不盡力，不給予制止，玩所謂的鄉願，睜隻眼閉隻眼，這本身就是錯。這就叫「道友行爲越軌時，當以喜心互制止」。第四十四頌就說到這裡，往下學習第四十五頌。

病人對於事上師，雖未頂禮求開許，
已做一切遮止行，具善心者無罪過。

「病人對於事上師，雖未頂禮求開許」，什麼意思呢？前邊特別提到「雙膝跪地手合掌，欲聞法等祈三遍」，就是咱們在向上師請法的時候要雙膝跪地、雙手合十祈請三遍。但如果祈請者是病人，他沒法做到「雙膝跪地手合掌」，就請求上師給予開許，上師說：「行，因爲你有病，身體不好，你就不用頂禮了。」上師開許以後，衹要他的病未好，他見到上師就可以不用跪拜、不用頂禮，這都不爲過錯。

「已做一切遮止行，具善心者無罪過」，你衹要心存敬意，做這些事情不是出於惡意，就不是什麼罪過。如果你在心中想著「我就是不想頂禮，我假裝有病」，那是另外一種說法了。這裡不是指那個意思，這裡說的是你真的有病而不能頂禮，不是故意不頂禮，是確實身體有問題，並經過師父允許不用頂禮，這就沒有任何問題了。這個時候你不頂禮或者有其他不如儀的行爲，就不算是冒犯，不算是罪過。第四十五頌就說到這裡，再往下學習第四十六頌、第四十七頌，這兩頌是說依止之方式。

於此多言何必要，能令師喜皆當爲，
師不喜事悉斷除，於此應當盡力行。
所謂悉地隨師生，此乃金剛持親言，
了知此後諸行爲，竭盡全力令師喜。

這裡面就一個主題：想盡一切辦法令師歡喜。令師歡喜是身爲弟子者的頭等大事。哪怕你一時半會兒還做不到令師歡喜，但是最低限度，你也不能令師煩惱，不能令師一想到你就直搖頭，一看到你就煩惱。上師本來還挺高興的，自從你進來以後，他就不說話了，爲什麼？不想看見你，煩你。雖然你沒有辦法讓師父一見到你就歡喜、高興，但你也不能讓師父一看到你就煩惱，這是最低限度。總之，想盡一切辦法令師歡喜，這是弟子的責任與義務。

「於此多言何必要，能令師喜皆當爲」，意思是這裡不需要多說，只給你一個總原則、總方向，這個總原則、總方向是什麼呢？就是你要想盡一切辦法令師歡喜，讓師父保持一個愉快、輕鬆的心情和狀態，這是身爲弟子者責無旁貸之事。

「師不喜事悉斷除」，師父不喜歡的事，你要趕緊斷除，甭說那麼多，就這麼簡單。

「於此應當盡力行」，要盡力斷除師父不喜歡的事，並盡力做到師父喜歡的事。

「所謂悉地隨師生」，「悉地」即成就，此句意思是，一切成就源於師。

「此乃金剛持親言」，「金剛持」是「金剛總持」的簡稱。他有三個名字：一個叫「金剛持」，一個叫「金剛總持」，一個叫「金剛薩埵」。此句意爲，這是金剛總持如來親口所說的話。他說的是什麼話呢？說的是「一切成就源於師」。因爲一切成就源於師，所以「師不喜事悉斷除」，你要想盡辦法令師歡喜。令師歡喜就是令佛歡喜，就是令大菩薩歡喜。大菩薩歡喜，對身邊的弟子、對眾生，乃至對一切來說，都太重要了，可不是件小事！

「了知此後諸行爲」，了知什麼呢？了知上面這幾句話：「能令師喜皆當爲，師不喜事悉斷除」，以及「所謂悉地隨師生」。

「竭盡全力令師喜」，就是你明白了一切「悉地隨師生」以後，就要竭盡全力令師歡喜。竭盡全力令師歡喜的前提是你明白了「一切成就源於師」。凡是吊兒郎當，沒有竭盡全力做令師歡喜之事，沒有竭盡全力斷除師不喜之事，就證明你還沒有理解「一切悉地源於師」這句話。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一切悉地源於師」這句話，你一定會竭盡全力令師歡喜，或竭盡全力斷除令師不喜之事，別人擋都擋不住，你一定會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這麼做。爲什麼？因爲你深知「一切悉地源於師」，也就是「一切成就源於師」。師不歡喜，你就不得成就；師一歡喜，你才能得成就。你當然想得成就，因爲想得成就，所以竭盡全力令師歡喜。師父一高興，就把他的證量遷移給你，你就得成就了。師父不可能一邊討厭你，一邊把他的證量遷移給你，他就是想移也移不過去呀。爲什麼？因爲他討厭你、不喜歡你，「不喜歡」這三個字就證明你和般若之間有障礙，所以他無法把證量移給你。

這不是又回到前面所說的那句話了嗎？就是我們不可能一邊誹謗上師，一邊又想從上師這裡獲得悉地。務必要記住：我們對待師的態度就是對待般若的態度，就是對待佛性的態度。我們與師之間的距離，就是我們與般若之間、與佛性之間的距離。師不喜歡我們，實則是般若不喜歡我們，實則是佛性不喜歡我們。這種「不喜歡」裡面就暗含著這層意思：我們與般若之間有障礙、有曲折、有問題。既然我們與師之間有障礙、有曲折、有問題，師的加持轉移當然就轉移不過來，因爲這個障礙沒有解除。所以我們與師之間的問題，不是我們與師之間的問題，而是我們與佛性之間的問題。永遠永遠記住這句話！

你把這句話記住了，徹底貫穿其中了，《事師五十頌》的精髓、心髓就被你掌握了，這句話就是：師不是師，師是般若，師是佛性；事師就是事般若，事佛性。永遠記住這句話！衹有把這句話貫穿於事師、追隨師的所有過程中，你才會如理如法，你才會做好每一件事。一旦偏離了這句話，你永遠都做不好，你怎麼做都做不好，你怎麼做都不對勁兒，因爲你的見地出了問題，就是你沒有處在正見中。

「正見」是什麼？「正見」即正確的見解，就是視師爲般若，視師爲佛性，視師爲佛陀，視師爲大菩薩……衹有正見才有正行（正確的行爲），沒有正見是不可能有正行的。因此說「了知此後諸行爲，竭盡全力令師喜」。令師喜不是令師喜，是令般若喜，是令佛性喜。佛性喜歡你了，般若喜歡你了，你距離解脫和覺醒還遠嗎？當然不遠了。第四十七頌就講到這裡，下面是第四十八頌。

意樂清淨之弟子，已於三寶前皈依，
此部事師五十頌，應當施彼讀誦也。

「意樂清淨之弟子」，「意樂」就是心智、心靈清淨的弟子，什麼叫「清淨」？這個「清淨」跟我們平時所說的「衣服洗得很乾淨」「家裡掃得很乾淨」「地板拖得很乾淨」之類的「乾淨」，不是一個概念。「清淨」是指嚴格地如理如法地修行，不是指衣服洗得乾淨、家裡掃得乾淨，也不是指地板拖得乾淨，而是指如理如法。如果不如理不如法，你把衣服洗得再乾淨也沒用，把地板拖得再乾淨也沒用。因此，「意樂清淨之弟子」，就是指嚴格地如理如法地修持之弟子。

「已於三寶前皈依」，這一句主要介紹「三寶」和「皈依」的內涵。「三寶」是出自佛家的一個專用術語，叫作「皈依三寶」（在金剛乘裡面是「皈依四寶」）。「三寶」具體是指佛寶、法寶、僧寶。

第一是皈依佛。這個佛就是佛寶，佛寶就是如來。「如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之如來特指釋迦牟尼佛這個佛；廣義之如來指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佛。釋迦牟尼佛不需要解釋，我們主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十方三世一切佛」，它涉及空間和時間兩個方面，「十方」就是一個空間概念，「三世」就是一個時間概念。

先從空間上講，佛是徧佈十方（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的。比如，東方香積世界有阿閦佛（不動如來），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無量壽佛），南方歡喜世界有寶生佛（寶相

佛），北方蓮花世界有不空成就佛（微妙聲佛）……總之十方都有佛。在大乘和金剛乘看來，不是衹有釋迦牟尼一個佛，而是有無量無邊如恆河沙數的佛，這是從空間上講。

再從時間上講，佛分爲三世佛，即過去佛、現在佛和未來佛。需要說明的是，佛經的「現在佛」是以釋迦牟尼佛爲基準的：釋迦牟尼之前的燃燈佛爲過去佛的代表，釋迦牟尼則是現在佛的代表，除了過去佛、現在佛，還有未來佛，像彌勒佛就屬於未來佛[①]。這在多部佛經裡都有預言，彌勒佛將於未來的五十六億七千萬年[②]後出世於人間，顯然，彌勒佛屬於未來佛。話說回來，其實現在佛遠不止釋迦牟尼一個，那麼除了釋迦牟尼，還有哪些佛屬於現在佛呢？像蓮師也屬於現在佛，他並沒有離開我們，而是和我們同處一個時代（蓮師就在鄔金剎土生活著），因此叫「現在佛」（根據顯宗的說法，佛經預言的賢劫千佛中，認爲釋迦牟尼佛爲賢劫第四佛，彌勒佛爲賢劫第五佛，並不包括密宗金剛乘的蓮師、密勒日巴等大成就者。實際上，自釋迦牟尼以來的兩千五百多年間，成佛者不計其數，遠超千佛之數，因此，依密宗的歷史事實，賢劫有無數佛出世）。

皈依佛，就看是從狹義上說，還是從廣義上說。從狹義上說，就是指皈依釋迦牟尼佛，從廣義上說就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佛。你皈依誰，誰就是你的上師，你就得聽誰的話。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佛，就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上師，就是視佛爲上師。佛給予的教導你必須遵守，因爲他是你的上師。這是皈依佛。

第二是皈依法。什麼叫「皈依法」？無論是釋迦牟尼佛傳給我們的所有法，還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傳給我們的所有法，都不可以捨棄。如果捨棄了，就犯了捨法罪。在佛家，捨法罪與殺佛、殺父、殺母之罪同等，因此佛所傳的法要，我們不可以捨棄。尤其是上師教授的重要之法，我們務必修行，而且要不鬆懈地勤勉修行，要遵守此法要的規範和指引，務必修出成果來。如果修不出成果，或者說以三心二意之態度對待，沒有盡心盡力地去修持，尤其是對重要之法不盡心盡力，那就犯下了捨法罪，或者是對法不敬罪。我們沒有盡心盡力、全心全力去修法，而是用非常散漫不敬的心態對待之，這是不可以的。反之，以最大的誠敬之心對待來自上師和十方三世一切佛傳授我們的法，不可以跟法談條件，因爲我們已經皈依了法，當然不可以跟皈依对象隨意談條件，也就是不可以給自己找藉口，要拋棄一切藉口，最大限度地修行，合乎法的教導去做，就叫「皈依法」。

皈依法，在很多所謂的「修行人」那裡，做得都很不好。比如說，你們現在學習的《事師五十頌》就叫法，這個法的名字叫《事師五十頌》，它是事師之法，實際上就是上師相應法。今天傳授給了你們這個法，你們從現在開始直到臨死的那一瞬間，都要全力對待、做好、實現好《事師五十頌》裡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沒有做到，你就違背了你的皈依，具體地說就是違背了你皈依的法。

第三是皈依僧。這個僧需要解釋一下，是聖僧。什麼叫「聖僧」？獲得成就的僧人才叫聖僧，聖僧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聖僧，指的是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中的傑出者、優秀者或成就者。我們皈依這樣的聖僧就是狹義上的皈依僧。廣義上的聖僧，指的是無論在家出家，無論男女老少，乃至於他未必是人，有可能是六道中其他道的眾生，比如說是龍道眾生（龍屬於畜生道），或是天道眾生，不管是哪一道的，衹要他通過佛法獲得了成就，統名曰「聖僧」。這是對「聖僧」的廣義理解，就是那些追隨佛陀教導並取得優秀

---

① 《增一阿含經卷第十一・善知識品第二十》有：「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至真、等正覺，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這裡的「劫」不知道是小劫，還是中劫，還是大劫。一小劫略當人間 0.16 億年，一中劫略當人間 3.2 億年，一大劫略當人間 12.8 億年。

② 關於彌勒出世人間的說法，有好幾種，從八百四十萬歲到五十六億七千萬歲不等，其中後一種說法最爲普遍。《菩薩處胎經》：「彌勒當知，汝復受記，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於此樹王下成無上等正覺。」《彌勒下生經》《彌勒成佛經》等佛經記載，彌勒在兜率天的壽命是四千歲，換算成人間的時間則是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他命終之後，便下生人間成佛。

這個時間怎麼算法？彌勒菩薩在兜率天，兜率天的一天是人間四百年，兜率天人的壽命很長，壽命四千歲，一年也是三百六十五天。那麼計算公式就是：4000（歲）×360（天）×400（年）=576000000（年）。但這樣計算出來的時間是五億七千萬年，與佛經的說法相差了十倍。

爲什麼出現這種差距呢？《長阿含經》云：「億有四等，一以十萬爲億，二以百萬爲億，三以千萬爲億，四以萬萬爲億，今言百億者，則以千萬爲億。」就是說，印度的「億」字是計算數字的單位，共有四種：十萬爲億、百萬爲億、千萬爲億、萬萬爲億。這就是出錯的原因所在。翻譯佛經的三藏法師，看到佛經裡的「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時，沒有考慮到這裡的「億」有好幾種情況（應當按照千萬爲億來計算），直接按照中國的計算單位「萬萬爲億」翻譯過來，以至於以訛傳訛。

成就的堪爲世之導師或曰世上眾生師範的人，不管他在家出家，不管他是不是人，衹要取得了成就，這樣的僧都叫聖僧。我們如果有機會遇到這樣的僧，就要立即皈依他，拜其爲師，受其教化，這就是廣義上的皈依僧。

如果你在現實中既沒有遇到狹義之僧，也沒有遇到廣義之僧，怎麼辦呢？這個時候，你選歷史上已經去世的一個成就者拜其爲師，也是可以的。因爲他的教導就在他的著作裡，所以你就好好地閱讀其著作，並遵循其教導，這也叫「皈依僧」。因此，從是否在世這個角度看，皈依僧又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皈依在世的成就者，一種是皈依已經離世的成就者。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者合在一起叫「三皈依」，三者缺一不可。那麼到了金剛乘呢，在三皈依的基礎上又加了一個皈依，叫「四皈依」。這個新加的皈依叫「皈依上師」，金剛乘將其置於三皈依之前。爲什麼要置於三皈依之前呢？金剛乘給予了明確的回答：上師已經獲得了成就，因此上師就是佛；上師身上傳承著十方三世一切佛曾經講過的經律論，因此上師就是法；上師本人因爲獲得了成就，而成爲聖人，成爲世之導師，所以上師就代表僧，代表成就者，代表世之導師。上師集佛、法、僧於一身，皈依上師一人即等同於皈依佛，等同於皈依法，等同於皈依僧。因此要把上師排在第一位，先皈依上師，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這樣合在一起就是四皈依。

四皈依又可以簡化爲一皈依，就是皈依上師，因爲上師就是佛法僧的集合體。如此一來，我視上師爲佛，我皈依上師，也就等同於皈依佛；上師講的法都是佛法，我遵循上師之教導，就是皈依法；上師是佛法成就者，我皈依上師，就是皈依僧。「已於三寶前皈依」的「三寶」就介紹到這裡，接下來介紹「皈依」。

我們經常在寺廟中看到「南無阿彌陀佛」，爲什麼佛名前面要加個「南無」？一般情況下，我們理解的「南無」就是皈依的意思，「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皈依阿彌陀佛。其實，「南無」（nán wú）這個發音不是很準確。梵語有一個術語叫 Namas，nā mó纔是它正確的發音，因爲「南無」就是從 Namas 音譯過來的。阿彌陀佛在梵語中叫 Amitābha Buddha，Buddha 就是佛，「皈依阿彌陀佛」在梵語中正確的發音是 Namas Amitābha Buddha。其實準確地說，Namas 在梵語中的原意是「皈命」，不是「皈依」。

什麼叫「皈命」？就是從皈依的那一刻開始，我的命就給了皈依的对象，我皈依誰命就給了誰。如果我皈依了阿彌陀佛，我的命從此就是阿彌陀佛的，不再是我的。我一切聽命於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讓我死，我絕不生；阿彌陀佛讓我生，我絕不死。本來我都該死了，但是阿彌陀佛說「你還是再活幾年吧」，那我絕不敢死！儘管我非常想死，但是由於阿彌陀佛說讓我再活幾年，我無論如何得再活幾年。也就是說，阿彌陀佛讓我活我就得活著，讓我死我就得死去。總之一切的一切，唯師命是從，唯皈依对象是從，這就叫「皈命」。Namas 本來是皈命的意思，但我們現在把它翻譯過來叫作「皈依」。其實「依」這個詞把 Namas 的內涵大爲簡單化和膚淺化了，「依」是依止、依靠、依賴、跟從，這層意思雖在 Namas 的意思之內，但不能把 Namas 簡單理解成這層意思。Namas 正確的意思是「皈命」，它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我追隨一下，跟上師或者佛菩薩待兩天。不是這麼簡單，而是直接就把性命交付於、供養給上師或佛菩薩，這就是所謂的供養法、施身法，這就叫 Namas，也即皈命。

由此可知，把「皈依」替換爲「皈命」其實更準確，「已於三寶前皈依」就是「已於三寶前皈命」：皈依佛就是皈命佛，皈依法就是皈命法，皈依僧就是皈命僧，皈依上師就是皈命上師。皈命上師就是把我的整個性命供養給上師，皈命佛就是把我的整個身心供養給包括釋迦牟尼佛在內的一切如來。可見，修學佛法是一件無比神聖而莊嚴的事情，這裡面容不得一點兒打鬧、嬉笑、隨意，因爲這直接關乎到性命問題，所以不敢馬虎。我的整個性命都供養出去了，這當然是一件無比神聖而嚴肅的大事！

其實儒佛道都是無比莊嚴而神聖的。我們現在呀，習慣西方的快樂教育了，老是在心中生不起莊嚴心、神聖心。無論學什麼東西，都是一種嘻嘻哈哈、吊兒郎當、不過如此、遊戲式的心態。我們從幼兒園開始就養成了這個毛病，就是無論學什麼，都是用一種遊戲式的、吊兒郎當的、一邊嗑著瓜子吃著花生一邊學習的心不在焉的態度來學。這個毛病就是自教育西化以後養成的，它是非常惡劣的一個習氣，很是討厭，完全破壞了儒佛道的嚴肅性。

我們現在要重新找回這種嚴肅性，重新在心靈中培養這種無比莊嚴、無比神聖的態度。沒有人在對你嘻嘻哈哈，我們在討論著極爲嚴肅的大事——關乎性命生死的大事，這樣的事情，怎麼可以用一種嗑著瓜子、聽著小曲的心態來對待呢？不可以的！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拿出最大的虔誠與莊嚴聽受來自你皈命的上師、你皈命的佛陀、你皈命的法要、法本，以及你皈命的聖僧們的教化，就是拿出人世間所可能的、最大的、最嚴肅的態度來對待聖賢教導，不敢再有之前養成的那種嘻嘻哈哈、吊兒郎當、不過如此的習氣。以一副輕慢、遊戲般的心態來對待聖賢教導，是非常不可取的、不應該的、不如理不如法的。

在這個時代，非常容易產生輕慢法、輕慢上師、輕慢如來的罪過，非常容易。尤其是在中國漢地，不知道怎麼回事，最近幾十年下來，漢地人越來越嚴重地把所有的聖人、聖學、聖事遊戲化、輕慢化。你在那個視頻上或者是電視上，經常能看到人們引用孔子的教導，或者是談論孔子時，都用一種很調侃的語調來談論：哈哈，那個叫「孔老二」的人。都用這樣一種嬉皮笑臉的態度來討論，包括討論釋迦牟尼、老子，討論歷代高僧、大師，都是用這樣一種嘻嘻哈哈的態度。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我們要重樹師道尊嚴，重樹四皈命之尊嚴，要拿出最大的虔誠心和莊嚴心來對待聖賢及其教導，再也不可以用時下流行的心態來對待他們。

「此部事師五十頌，應當施彼讀誦也。」「施彼」就是讓對方，對方是誰呢？就是皈命四寶者。此句意爲，我們應該拿《事師五十頌》教授於他，并命其時常讀誦、學習。第四十八頌就介紹到這裡，下面是第四十九頌。

如何成爲妙法器

傳授欲學密咒等，令彼堪爲妙法器，
後當讀誦與受持，密宗十四根本戒。

「傳授欲學密咒等，令彼堪爲妙法器」，什麼叫「妙法器」呢？就是非常優良的、美妙的法器。在我們金剛乘裡有一個說法：獅子之乳，普通器皿不可裝盛，應該用金器裝盛，否則會污染、侮辱獅子之乳。這裡用「獅子之乳」比喻「無上密法」，用「金器」比喻「妙法器」，也就是「上根器之人」，用「普通器皿」比喻「根器一般之人」，用「獅子乳要用金器裝盛」比喻「密法要傳授給妙法器」。那麼，這個「獅子之乳」來自哪裡呢？來自雪山之獅。

有一個傳說，是關於雪山之獅的。當然，這不是事實啊，因爲雪山上是沒有獅子的，獅子是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比如那個非洲大草原上就有很多獅子。但是傳說中有雪山之獅，它全身白毛，是所有獅子中的王者。據傳說，非洲的獅子如果來到雪山之獅的身邊，簡直就是嬰兒級別的存在，因爲雪山的獅子十分高大威猛，比非洲的獅子要大很多倍。由於體型龐大、力量強勁，雪山獅子可以從這座山的山頂一縱身就跳到那座山的山頂。這是個神話啊，事實上沒有。傳說中的雪山獅子會產生一種純潔無染的奶水，叫「雪山獅乳」或「獅子之乳」。這個獅子之乳，完全等同於天人飲食的甘露，和甘露沒有任何差別。如果有機會喝到這樣的雪山獅乳，你的福報和功德將會獲得不可思議之增長，境界也將會獲得飛躍式增長。

據說，前幾世達賴就喝過獅子乳，而且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喝到了。這個獅子乳從哪兒來的？不知道，反正據傳說他們喝過。除了達賴之外，班禪也都喝過。至於他們是從哪兒弄來的，就是一個謎了。衹是傳說他們喝過獅子乳。

如果有幸遇到這樣的雪山獅子，那麼就不能隨便弄個小木盆，或者是小鐵盆來盛裝獅子乳，否則會污染雪山獅子乳的。正確的做法，是用純金打造的、體形優美的碗或其他容器，來盛裝這樣的獅子乳，蓮師稱其爲「勝密教法須法器，雪山獅乳金器盛，若貯劣質器皿中，微妙甘露質壞失」[①]。別的容器都太低級，不可以用來盛裝雪山獅乳，若是裝了，就會污染它。

「令彼堪爲妙法器」，指的就是把你的身心變成一個像純金一樣的能夠盛裝雪山獅乳這種甘露的容器。之前呢，你是一個粗劣的容器，衹能盛裝一些粗劣之物。現在經過學習《事師五十頌》並嚴格遵循其教導，你就變成了一個純金妙器。也就是，《事師五十頌》相當於點金術一樣，把你之前粗劣的身心「點石成金」，轉化爲可以盛裝人間妙物獅子乳的妙法器。《事師五十頌》就有如此之妙用。

無論是從弟子想學法的角度看，還是從上師想傳法的角度看，都要看一個前提，那就是弟子的身心配不配飲用佛法的妙甘露，配不配接受大手印、大圓滿這樣的佛法之心髓。之前你是不配的，因爲身心過於粗劣。現在，你通過學習《事師五十頌》，整個身心被淨化了、被提陞了、被點石成金了、被轉化了，轉化爲可以接受如雪山獅乳這樣的妙甘露的專用法器，那麼從現在開始，你就可以很好接受大手印、大圓滿的傳承和學習，沒有任何問題。這就是「傳授欲學密咒等，令彼堪爲妙法器」。

「後當讀誦與受持」，就是學習之後，領受法教之後，要經常地讀誦與受持。法不是領受一次就完了的，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伴隨我們終生的。沒事就要把《事師五十頌》拿出來學習學習，無論是個人學習，還是集體學習，都可以。總之，不是學一次就把它扔掉，而是要時常拿出來學習誦讀。不僅要學習讀誦，還要落實到身心中，落實到言行中，這叫「受持」。

① 洪啟嵩：《伏藏傳奇：蓮花生大士全傳 3・1》，商周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4 頁。

「密宗十四根本戒」，「密宗」就是金剛乘，金剛乘除了有三昧耶戒之外，還有一個戒律叫「十四根本戒」。十四根本戒和三昧耶戒是什麼關係呢？答：十四根本戒是三昧耶戒的延伸和具體化，三昧耶戒是十四根本戒的濃縮和概括，三昧耶戒展開具體化就變身爲十四根本戒，所以它們是同一個東西，不是兩個東西。好幾年前（2019 年 8 月 4 日），我在上海對弟子們講授過一次十四根本戒，其實講授的就是師徒之間的三昧耶戒。既然這裡提到了密宗的十四根本戒，那麼我們就再簡單地回顧、學習一下這十四根本戒，看它到底有哪些內容。

從名稱上就可以知道它是個根本性的戒律，總共有十四條。如果這十四條戒律你沒有遵守，必墮無間地獄，所以十四根本戒又叫「十四根本墮」。不遵守十四根本戒的後果就是這麼嚴重，嚴重到直墮無間地獄。

第一條，「對上師身、口、意不恭敬」[①]。注意哦，不論是在身、口、意三個方面的某一個方面不恭敬上師，都叫犯戒。對上師的身不恭敬，就是對上師的衣著、長相等隨意評論，或者踩踏上師的影子，更有甚者，做出傷害上師身體的行爲，等等。對上師的口不恭敬，就是對上師說的話、上師寫的書（也屬於口或語的範圍），你在沒有經過一番深入學習和研讀的情況下，就妄肆評論，表露出輕藐、蔑視。你連學都沒學好，就大放厥詞、大加貶斥，這不是弟子該做的事，如果你做了，就是對上師的口、對上師的語生起了大不敬，這種大不敬將會讓你直墮無間地獄。對上師的意不恭敬，就是對上師的精神不恭敬，這也不可以。這是第一條，「對上師身、口、意不恭敬」。

第二條，「對顯密律儀不遵守」[②]。「律」就是戒律，「儀」是儀式、儀軌、儀容。整句意思是說，顯宗和密宗都有很多條戒律，修習者如果對這些戒律藐視不遵守，就是犯戒。比如小乘有小乘的戒律，小乘的戒律又分爲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男和尚即比丘，持守的是比丘戒，共兩百五十條；女尼姑即比丘尼，持守的是比丘尼戒，共三百四十八條。大乘也有大乘的戒律，比如《梵網經》記載的菩薩戒，有十條重戒，四十八條輕戒（每個流派的戒律說法不一）。密乘也有密乘的戒律，就是十四根本戒，再加上師徒三昧耶戒，大概就是這些內容。還有一些很小的戒律，在這裡就暫時不提了。總之，對小乘、大乘、密乘的各項戒律不可以有任何輕蔑的態度，要以最莊嚴神聖的心態對待之、遵守之。如果輕蔑戒律將犯下不可饒恕的大不敬之罪。這是第二條，「對顯密律儀不遵守」。

第三條，「對金剛兄弟起怨諍」[③]。「怨諍」就是怨恨和紛爭。「金剛兄弟」又分爲狹義和廣義兩類。狹義的金剛兄弟是指同一個上師的除自己之外的其他弟子。如果我們都是同一個上師的弟子，我們就是金剛兄弟姐妹，女的就是金剛姐妹，男的就是金剛兄弟。廣義的金剛兄弟姐妹，就是我不管你的上師是誰，衹要是金剛乘的追隨者、學習者、修行者，男的都是我的金剛兄弟，女的都是我的金剛姐妹。我要視之爲親兄弟、親姐妹，要視之爲生生世世永不分離的人。不僅生前我們要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死後我們到了淨土還要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爲了保證死後仍然能夠在淨土中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我們生前就要做好準備，就要最大限度地團結友愛，最大可能地避免紛爭和怨恨。如果有紛爭、有怨恨，我們要最大限度地、最快速度地消除彼此的誤會，化解彼此的衝突與矛盾。每個人都要深加反省，修己復禮，做到相互之間越來越親切，越來越緊密。

這一點很是重要。恭敬對待上師固然重要，友好對待上師的其他弟子，能夠相互之間處理好關係也是同等重要的。不要以爲你衹要好好對待上師就行。上師不是衹有你一個弟子，稍微有成就的上師都有若干弟子。如此就面臨著你和上師的其他弟子該如何相處的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後果十分嚴重。

嚴重到什麼程度呢？會影響上師的轉世。像十五世、十六世噶瑪巴活佛，就有弟子請教過他們，爲什麼指示不同的活佛轉世會出現難度不同的情況。因爲噶瑪巴是西藏活佛轉世之首開先河者，所以幾乎所有流派

①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1 頁。
②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2 頁。
③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3 頁。

的活佛（無論活佛是大是小）身邊的弟子都希望自己上師圓寂以後，能夠得到大寶法王噶瑪巴的指示，從而知道自己家的上師轉生到哪裡了，以及上師轉世後的父親叫什麼、母親叫什麼等等。所有的流派都是這樣。雖然大寶法王本人隸屬於噶舉派，但不衹是噶舉派本派內的活佛弟子希望得到噶瑪巴的指示，就連其他流派，比如說格魯派、寧瑪派等流派的活佛弟子，也都希望在自己上師轉世後有機會獲得噶瑪巴的指示——因爲他是開活佛轉世之先河者，他看得最準、最清楚、最沒有意外、最沒有例外。

他的指示能準確到什麼程度呢？準確到活佛圓寂以後轉世的名字叫什麼，在家裡排行老幾，父親叫什麼，母親叫什麼，他所在的村子叫什麼，村子背後那座山的名字叫什麼，前面那條河的名字叫什麼，乃至於他哪年哪月哪日生，等等，都能非常清楚地給出指示，寫成文字。得到指示後，這個活佛的弟子組成的尋訪團就拿著噶瑪巴的指示文字去找，一找就能找著。因爲噶瑪巴說得很清楚，具體是什麼河什麼山什麼村莊都很清楚，所以很好找，一找就找到了。找到以後一看，與指示完全脗合：噶瑪巴指示的父親叫什麼就是叫什麼，母親叫什麼就是叫什麼……這是西藏非常神奇的一種現象。

但有時候不會那麼順利，不是尋訪團一見噶瑪巴，他馬上就能寫出轉世指示信，不是這樣的。有時候他要告訴這個尋訪團，說你們等一等，等我這幾天狀態好了，我的心念中、精神中或眼前才能出現你們家上師轉生之地的場景，以及他父親、母親的長相。等它呈現出來以後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了纔能寫出轉世指示信。尋訪團有時候要等半年，有時候要等一年，有時候要等兩三年，這是比較少的情況。大部分的時候都特別快，尋訪團一來，短短的一兩天之內噶瑪巴就能給出準確的指示信。尋訪團拿到這個指示信就去找活佛的轉世。根據指示逐條對應，對上了那就是了。對上了還有啥說的？趕緊就把活佛的轉世找回來坐床，那就是下一世的活佛。

但有些時候，尋訪團一等等兩年，甚至一等等三年才能得到轉世指示信。有一次，一個尋訪團不斷地催促噶瑪巴，說上師你趕緊給出這個轉世指示信啊！每一次噶瑪巴都說：「很遺憾，我還沒有獲得消息，我無法給你，我不能瞎猜呀，要是靠瞎猜，那猜錯了咋辦？所以這個事情是不能瞎猜的，必須清晰地在我眼前呈現出來，我要看得真真切切才可以寫成文字，但我總是看不清楚。」

因此有人就請教噶瑪巴：「爲什麼大部分的時候，轉世活佛的信息都很清晰，少部分的時候不清晰，甚至很模糊呢？」噶瑪巴說：「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這位上師的弟子之間不團結，總是相互爭執，矛盾、衝突、抱怨太多，總結起來就一句話：弟子不團結。由於上師的弟子，尤其是貼身弟子、主要弟子不團結，相互之間有各種糾葛衝突，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太多，這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業障。這個業障太深，一直障著我，使我老是看不清他們上師轉世的場景，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給出清晰的指示。比如他父親叫什麼、母親叫什麼、前面的河叫什麼、旁邊的草原叫什麼、他上面有幾個哥哥和姐姐、哥哥的名字叫什麼、姐姐的名字叫什麼等等，這些本來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說得清清楚楚，但現在因爲有業障，導致我始終看不清，也就給不出指示了。」

由此可見，上師身邊的弟子是否團結會對上師產生極爲巨大的影響：影響上師再來，影響準確地找到下一任上師，乃至於影響更多更深的內容。其實這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弟子不團結，首先傷害的是弟子自己，其次傷害的纔是上師以及上師的轉世。

「傷害自己」是什麼意思？你很難往生，非常難以往生。難以往生的原因是什麼？上師加持不到你。本來對於一個大成就者上師而言，衹要你跟他關係處理得很好，就是按照《事師五十頌》的標準處理得很好，借助上師的加持，你和其他弟子都可以十分輕鬆地在上師的加持和引領下，瞬間進入淨土中，在淨土中繼續修行，繼續接受上師的教導，直至成佛。

但如果你生前像根攪屎棍一樣到處惹是生非，特別是在上師身邊惹是生非，弄得上師身邊的弟子們，個個之間都充滿了各種矛盾、抱怨、衝突，那你在臨死的時候，就很難借助上師的加持順利地往生淨土。因爲上師的加持力難以在你身上發揮作用，所以上師無法引導你往生，這個損失是無可估量的，是極爲巨大的。因此，身爲一個合格的弟子，你應該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跟上師之間保持最清淨、最神聖的師徒關係，同時還要與周圍的金剛兄弟姐妹保持好、維護好、促進好最神聖、最純潔、最和諧、最溫馨的關係，這是弟子的重要任務之一。一旦處理不好與金剛兄弟姐妹的關係，既影響自己，也影響上師，還影響傳承，其罪過無以估量。這是十四根本戒的第三戒，「對金剛兄弟起怨諍」。

第四條，「忘失慈悲心，嫉有情樂」[①]。這是什麼意思？有情就是眾生，眾生就是有情，「嫉有情樂」實際上就是嫉妒社會上那些傑出人士的才華、喜樂。比如說，你今天去參加一場音樂會，發現那幾個音樂家太出色了，他們演奏的音樂太好了，你就對他們生起了濃重的嫉妒心。或者說你身邊有幾個朋友，他們長得實在是漂亮，比你漂亮多了，你每一次見到他們就生起了嫉妒心：「爲什麼我長得這麼丑，他們長得這麼漂亮呢？老天爲什麼對我不公呢？」總之，對眾生的優秀、喜樂，產生種種抱怨、種種嫉妒，這就叫「嫉妒有情樂」。所有形式的嫉妒有情都不可以有，因爲嫉妒有情讓你喪失了慈悲心。應該無差別地、平等公正地愛所有人，也就是博愛，這纔是正確的。你不僅不博愛，反而還生起嫉妒，這嚴重毀壞了一個修行人的慈悲心。這是第四條，「忘失慈悲心，嫉妒有情樂」。

第五條，「畏難不度，退失菩提心」[②]。「菩提」就是覺悟，「菩提心」就是通向覺悟之心。佛家有發心的說法，佛家所有的修學人在入門的時候都要有一個儀式，叫「發菩提心儀式」。什麼叫「發菩提心」？就是儒家所說的「立志成聖賢」。佛家的發菩提心，就是爲了普度眾生而立志成佛。「我此生必須成佛，不成佛不行。我要傾盡一切可能來成佛，如果不成佛，那我希望天打雷劈，把自己整個身心都毀掉。」要發這樣的毒誓，發這樣的狠心，立這樣的大願，這才叫「發菩提心」。什麼是「退失菩提心」？就是菩提心發是發了，但是發完以後發現成佛好艱難呀，眾生好難度呀，於是就產生了畏難情緒，這個畏難情緒導致自己喪失了菩提心，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提這個誓言了，就像曾經沒發過這個誓言一樣，不敢提了。如果發心後發現成佛艱難，由此產生了畏難情緒，這是不可以的。這叫「畏難不度，退失菩提心」，這是第五條。

第六條，「輕顯重密，誹謗顯密經典非佛說」[③]。這主要是指誹謗顯密經典，也就是對顯宗和密宗的經典進行誹謗，認爲它們不是佛所說之法。這是不可以的。

第七條，「泄露密法引起誹謗密乘」[④]。這是指對根器未成熟者輕易宣講密法，也叫「非法而授」。對於一個凡夫而言，他低劣的身心還沒做好準備，你就傳他大手印大圓滿，很有可能讓他對密法生出誹謗之心、誹謗之言。其實這也是我經常幹的事，我就違背了這一條戒律。弟子還不是一個妙法器呢，我就急不可待地要傳他最高密法，也就是大手印大圓滿。「非法」指的是非法器，對方不是那個法器，你還授予其大法，這是不可以的。正好我就中了這一條，中得可准了。所以我這輩子可能虹化不了，因爲我違反了十四根本戒。這個沒事，下輩子再虹化唄，這輩子不虹化不要緊。

第八條，「損害自己的肉體，影響修行」[⑤]。翻譯得好古怪，其實更準確地說，應該叫「惡意毀傷身體」。這一條像儒家所說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開宗明義章》）。在佛家也是不允許毀傷自己肉體的。當然，出車禍或者是出事故毀傷不算，那不是有意的，那是無意的。它這裡指的是有意的，特別是自殺，是不被允許的。如果你自殺，就違背了密乘十四根本戒的第八條。密宗將身心理解爲成

①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4 頁。
②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4 頁。
③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5 頁。
④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5 頁。
⑤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5 頁。

佛的舟車，不可以惡意毀傷。因爲一旦把我執解除，一旦把自我解除，這個身心很快就會恢復其本來面目，這個本來面目就是無死金剛虹身，就是佛身。當然它現在還不是佛身，現在是充滿各種問題的業報身，但是業報身裡面含著佛身。如果你輕易損壞此業報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損壞無死金剛虹身，那就是殺佛，就犯了五無間罪的第一罪「懷惡逆心出佛身血」（《楞伽經・卷四・無常品一》），就是惡意毀傷佛體。你說「我沒有毀傷佛體，我衹是毀傷這個充滿了五毒的業報身」，表面上看是這個意思，其實不是。因爲這個身體是無死金剛虹身佛體，所以你毀壞它就是毀壞佛體，你所犯下的過錯就等同於五無間罪的第一罪「懷惡逆心出佛身血」。這是第八條：惡意毀傷身體。

第九條，「懷疑自性清淨，持邪見性空正法」[①]。第九條是質疑金剛乘所說的這些法要爲不清淨法，認爲裡面摻雜了一些雜質，實際上就是對自己所學內容的純潔性有所懷疑、有所質疑，這是違背了「皈依法」之理。金剛乘法是極度清淨的法，儘管它有時候在表面上顯得難以理解，特別是站在凡夫的角度來學習某些方面時，一時半會兒難以理解。但是難以理解不代表它就是邪法、惡法、不好的法、不清淨的法，那衹是你一時半會兒沒有理解而已。一旦你理解了，就會發現它沒有任何一法是不清淨的，是污染的。如果你沒有經過深入學習而輕率地污衊金剛乘法爲不清淨佛法，一邊學著金剛乘法，一邊又污衊金剛乘法，那麼就犯了十四根本戒的第九條：輕蔑侮辱金剛乘法之清淨性。

第十條，「與譭謗上師、三寶者爲友」[②]。如果一個人污衊三寶——污衊佛、污衊法、污衊僧，嚴重毀壞一切戒律，那麼佛家稱這樣的人爲惡友。惡友是要遠離的，你不僅沒有遠離，還和他稱兄道弟打成一片，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在佛家，一個破壞三昧耶戒者，一個破壞十四根本戒者，也就是毀戒者，是要被師門驅逐出去的。他被驅逐以後，你再也不可以和他有來往。萬一你出去旅遊不小心又遇到了他，如果他坐在一棵樹下，你也坐在同一棵樹下，就會受到他的污染，這是不可以的，你得坐在別的樹下。這是遵循第十條戒律所要注意的其中一點：不可與惡友同坐一棵樹之下。

另外一點，是不可與惡友飲同河之水。打個比方，如果他在一條小溪裡舀了一瓢水喝了，你就不可以再從這條小溪裡舀水喝了，因爲這條溪水已經被污染了。爲什麼溪水會被他污染呢？因爲他失壞了戒律、損壞了戒律，所以他碰過的任何東西都會被污染，他舀了這條小溪的水喝了，這條小溪的水就被污染了。你在不知道溪水被污染的前提下，就從裡面舀水來喝，尚且無罪，如果你親眼見他舀了小溪的水喝了，還不以爲意，覺得沒事，也跑去喝，那就違犯了十四根本戒的第十條：與惡友爲友，與毀壞佛法戒律者爲友。你受到了他的污染還不自知，還很樂意地走近他，與他爲友，這是不可以的。那麼正確的做法是什麼？就是不與他坐同一樹下，不與他飲同一河水，等等，更不可與他爲友，要遠離他。

第十一條，「自矜勝法，忘失密義」[③]。什麼意思呢？「矜」就是驕傲，「自矜」就是驕傲自己獲得了密法，或驕傲自己通過密法獲得了很好的成就。在未獲得上師的許可時，不可以隨意泄露自己的成就。如果以炫耀之心來炫耀自己的成就，是密法之大忌，是不可以的。要時刻清楚，一切成就源於師：「我這些成就都是上師恩賜於我的，是如來恩賜於我的，不是我自己的本事有多大。」如果將其視爲你的本事、你取得的成就，以你之所有來炫耀於他人：「看，我的本事多大！看，我取得了什麼樣什麼樣的成就！」你不去說上師有多大本事，反而說自己有多大本事，尤其是在未修行人面前，就是在不懂密法的人面前炫耀，這樣容易讓這些不瞭解密法之人產生誤會和誹謗。

這些誤會和誹謗是由你炫耀而產生的。如果你不炫耀，對方不就不會產生這樣的誤會和誹謗了嗎？你創造了對方的誤會，創造了對方的誹謗，這就是你的過錯。再說了，這些成就又不是你的，你沒有資格以你的

---

①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6 頁。
②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7 頁。
③ 關於此條，《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講的是「對不變樂所生慧的妙法以分別心去揣測密乘是果位的修法」，這裡採用的是另外的版本。

本事自居，應該歸功於上師的加持：這是我上師的本事，這是我上師的功德，乃至於是諸佛的功德，不是我的。你應該更加虔誠地感恩上師賜予你這些悉地和成就，而不是把這些悉地和成就輕易地作爲自己之所有炫耀出去，這樣會助長你的虛榮、自大與自戀，這是違法違理的行爲。以上是第十一條根本戒。

第十二條，「不說真密法障破善根」[①]。它和第七條是反著的。第七條是對非法器授予妙法，他明明不堪承受這樣的妙法，你偏偏要授予他。這一條是說對善根者保守密法。他明明是一個妙法器，根器很良善，堪受這些法要，但是你出於私心和保守，就是不傳他，那你是有罪的。這就是十四根本戒的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這條翻譯得很有問題呀，我們直接講意思就行了[②]。它的意思說得非常清楚，就是不依三昧耶戒，毀壞三昧耶戒，沒有嚴格持守三昧耶戒，這是不可以的。

第十四條，「誹謗女性，懷疑女性不能即身成佛」[③]。這條根本戒是最有意思的，其實就是輕蔑婦女，尤其是在修行上輕蔑婦女。認爲大手印大圓滿衹有男人能成就，女人修了也白修，不能成就。如果你持此見，就犯了十四根本戒的第十四條。那麼正確的做法是什麼呢？女人修行比男人更快，此爲正見。如果你持此見，好，這是正確的態度。如果你不是這個態度，老是頑固地抱持著男女不平等，女人劣於男人，無論在哪些方面女人都劣於男人，不能給女人以正視正見，那你就犯下了輕蔑婦女罪。

輕蔑女性還表現在拜師上面。如果一個女人獲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你是一個男人，此時你不可以性別爲由，認爲「我堂堂一男人怎麼能拜在一個婦人腳下，我怎麼能拜她爲師！」如果你有此認識，完了，你也犯下了輕蔑婦女罪。你本該拜其爲師的，僅僅因爲她的性別是女的，你就不拜，證明你對女人有偏見。男人不可以拜女人爲師嗎？女人都可以拜男人爲師，爲什麼男人不可以拜女人爲師？這與性別沒有任何關係，只問對方有無成就。管他（她）是男人還是女人，衹要他（她）有成就，都應該拜其爲師，受其教化，追隨其左右，這纔是正確的態度。因此，在拜師方面也不可因對方是女性或男性而有任何顧慮和任何障礙，一旦有，你就犯下了輕蔑婦女罪。

第十四條特別好，這條體現出密宗是偏愛女人的一個流派。密宗總是把女人放在高位上，把女人提陞到佛母的高度上。密宗認爲：你們男人厲害吧，你們男人很了不起吧，男人都是女人生的。你們再了不起，也沒有生你的人更了不起。所以密宗把所有的女人都上升到佛母的高度，她們是生下佛的母親，密宗是以這個高度來尊崇婦女的。這就是第十四條根本戒。

我們這裡衹是大概說一下，因爲之前已經講過了。這裡強調一下，「後當讀誦與受持，密宗十四根本戒」。這就是第四十九頌。再往下是最後一頌。

---

① 這條採用的是網上比較流行的一種版本。

② 這條有好幾個版本，其一是「法器及密法材料不完成」，其二是「不如法使用法器，把密供物視爲不潔而拒絕食用」，其三是「不受聖物」，其四是「應時亦不享用誓言物」。總體大意是：不能夠如法使用各種法器，或者是不接受上師賜予的各種聖物（舍利子、甘露丸、大小香等）。

③ 陳泉州：《聖道指歸——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9 頁。

結語：祈願眾生速成佛

爲利隨學師弟子，造此無垢之論典，
以我所積諸善根，祈願眾生速成佛。

從最後這句話就能看出來，這是一句收尾的話，叫「結語」。一本論著的正確結構，是由序言、正文和結語三個部分組成的。那麼這個《事師五十頌》，完全具備此三個要點。最前面有四句話是序文；四句話之後是正文；現在的最後一頌，也就是第五十頌是結語。結語是怎麼說的呢？

「爲利隨學師弟子」，「利」就是利益、有利於，整句是說，爲了有利於跟隨上師學習的弟子們。

「造此無垢之論典」，爲什麼是「無垢之論典」？「無垢」和「清淨」爲同義，無垢就是清淨，清淨就是無垢。什麼叫「無垢之論典」？我不是出於私心、私意，不是爲了七拼八湊而造的這部論典，這部論典是從佛的清淨之心中流露出來的，裡面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不是於我馬鳴菩薩個人的內心中揣度造作而來，而是從諸佛之清淨教導的經論中摘抄而來的。因爲諸佛是絕對清淨的，所以從諸佛經論中摘抄而來、編譔而成的《事師五十頌》，也是絕對清淨無垢的觀點與思想。因此叫「無垢之論典」。

「以我所積諸善根」，這裡的「我」指馬鳴菩薩。馬鳴菩薩做了一件什麼事情呢？就是從諸佛經續中廣摘他們的觀點，就是關於如何當好弟子、如何追隨好上師的觀點、看法與教導，將其全部彙集在一起，經過一番編譔而形成《事師五十頌》。這個事情做了以後，可謂廣利於後世追隨上師學習的弟子們。因爲廣利他們，所以馬鳴菩薩做下的這件事既重要，又積攢了一個很好的功德。但是，馬鳴菩薩沒有認爲這些功德歸他所有，反而要把這些功德回向給諸佛，回向給後世的弟子們，回向給眾生。這叫「功德回向」。

回向在佛法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特別是在修法結尾的時候，更爲重要。在密宗裡，任何修法在結束的時候，都要有回向環節。怎麼回向呢？就這麼想：「我剛纔修這些法所積攢的福與德，無論積攢了多少福或是多少德，我都毫不保留地回向給所有的親人、所有的上師、所有的如來，以及此世與後世的所有眾生（不光是人道眾生，而是整個六道眾生），讓他們都離苦得樂。」修法結束時很真誠地這麼想一遍就可以了，想完了就完成了回向。如果不這樣想，就是與法不合的，是違法的。每一次修完法或者是每一天晚上臨睡之前想一遍：「我今天做了一些還值得稱道的好事，把這些事情積攢的福與德全部回向給我的親人以及六道的眾生，希望他們速速離苦得樂。」好，有這麼一個念頭，這麼一想就可以了。這就叫「回向」。

一個長期不做回向的人，不是一個合格的修行者，不是一個好的修行者。這樣的人更不能以有功德自居，認爲「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修來的，我憑什麼給別人？」不可以這樣想！如果你有這樣的認識，證明你的我執未除。一個我執未除的人，就會把修行變成壯大自我的過程，而不是消除自我的過程，這就與佛法有違了。佛的法教在在處處教導我們：沒有「我」和「我所」。「我所有」簡稱「我所」，就是我所擁有的東西。「我」尚未有，何來「我所」？我都沒有，何來我所擁有的東西？我所擁有的東西衹是假象，其實都不歸我所有。也就是說，不要把任何東西當作我的，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東西：這個身體不是我的，這個精神不是我的，所有的東西都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是誰的？誰的都不是。你壓根就沒有這個身體，沒有這個精神。你之所以好像有這個身體，好像有這個精神，是因爲業障欺騙了你，這是一種錯覺，這是一種假象。這是你被業障成功地欺騙以後產生的錯覺或假象，你還錯上加錯，執著其爲「我有」。

修行的過程就是認清真相的過程。什麼真相？本來無我，更無我所，就這麼一個真相。如果把修行變成一個不斷強化我和我所的過程，那麼就與佛陀的教導完全相悖，就叫「不如理不如法」。因此不可以有任何類似「我今天修了一天法，又有了很多收穫，這些都是我的收穫、我的成就」這樣的想法。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我的成就」這件事，這件事就不存在。如果你認爲經過這一天的修行，自己獲得了一些「我的成就」，

那你這一天白修了，修行過程中的苦也白吃了，因爲你沒有搞明白佛理。今天應該比昨天更進一步地認識到「沒有我和我所」，明天比今天更進一步地認識到「沒有我和我所」，這纔是走在正確的路上。如果每天都覺得自己很有收穫，每天都覺得自己很有進步，每天都覺得自己很值得炫耀，又有了巨大的收穫，完了！這樣你十劫也成不了佛，你只會越來越墮落，越來越麻煩。

佛陀很慈悲，爲了防止我們產生今天又進步了、明天又長進了、後天又有收穫了這樣不如理不如法的想法，就在每天晚上，或者是在修行結束的時候，加入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回向。回向什麼？回向福德：我剛纔修行，或學習，或做了一些好事、一些利他的事，產生了一些福德（按照佛理來說，衹要利他必有福德，要麼是福報，要麼是功德），我把這些福德——不管是福報還是功德，全部一點兒不留地回向給我的親人，就是供養給他們以及六道一切眾生。希望他們因我回向的這些福報與功德而離苦得樂，痛苦減少，快樂增加。那就太好了！可見，回向這個環節十分重要，必須有這麼一個回向。

最後這一頌就是回向頌，是馬鳴菩薩教導我們要回向的偈頌。「爲利隨學師弟子，造此無垢之論典，以我所積諸善根」，其實不應該叫「諸善根」，這個翻譯不是很準確，正確的說法叫「諸善業」。所以，這一句可改爲「以我所積諸善業，祈願眾生速成佛」，就是把我積攢的福德全部回向給六道眾生，希望六道眾生通過我的回向，離苦得樂，速速成佛。這是最後一句話，這裡面包含著一種大慈大悲之精神：「祈願眾生速成佛」。到這裡，《事師五十頌》全部學習完畢。

最後總結一下，要想學好、踐行好《事師五十頌》，衹需悟透一句話就夠了，這句話就是：「我快死了！我沒有理由、沒有條件再左顧右盼、搖搖擺擺、猶猶豫豫、踟踟躕躕，我要把包括《事師五十頌》在內的來自佛和上師的所有教導立即做到，立即實現，而且要加倍做到，加倍實現。」要告訴自己：「我沒有任何理由在那裡徘徊猶豫，因爲我快死了。對於一個將死之人、來日無多之人而言，我哪還有時間在那裡搖搖擺擺、猶猶豫豫？沒有時間了！我要立即做到這些教導，而且要做到最好。」所以你衹要把「我馬上就要死了，我來日無多了」這句話切實領悟透了，把包括《事師五十頌》在內的來自上師、諸佛的所有教導領悟透了，你立即就做到了。不然，你一定會在那裡猶猶豫豫、搖搖擺擺、前走走後退退的，一定做不好。

所以，「死」之一字，實爲眾妙之門，是進入佛法的眾妙之門。不然，你一定會猶豫：「這真的假的？是不是這麼著急？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過？」你就會產生無窮無盡的念頭，產生無窮無盡的理由：「哎呀，最近太忙了，以後再說吧」，「哎呀，等孫子長大了再修吧」，「等重孫子長大了再修吧」，「等我退休了再修吧」……無窮無盡的理由都來了。這樣你永遠也修不好，你永遠也做不到《事師五十頌》。阻絕這些理由、這些藉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我快死了，我來日無多了，我沒時間了」。你衹要把這個念頭切切實實從頭腦中生起，這些藉口、推脫就會從根上全部被剷除，包括《事師五十頌》在內的佛法教導你就會做得很好，在事師方面、在追隨上師方面，你會超過所有人，做得最如理最如法，這是一定的。